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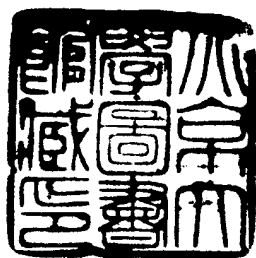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70/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一八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楚寶四十五卷總論一卷

(明)周聖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楚寶四十五卷總論一卷

〔明〕周聖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寶四十

五卷》提要

楚寶序

楚幅幘視十二省最賒名

勝最多古今人物最盛庚

辰予來視學徵十五郡二

楚寶 序

乙

州志及總志楚紀諸書閱

之可架可倉可旁綜流略

可備輶軒采擇然姝汙漫

參差恨不能撮三楚之勝

就數卷之書展寢食之翫
間愛野乘多引人勝地然
如蒼壁小璣不足語玄圃
之流光也周子伯孔有葺
錄四十五卷人物十九名
勝十一古文十九今文十
一間附已意評騰名曰楚
寶其書摘志之精補志之

缺亦史亦子亦集亦林埤
益菁秀發人心目而長人
意智其功良多昔劉思貞
有云爲之者勞觀之者逸
三歎斯語可似斯編然余
更謂爲之者工勞而筆逸
手勞而致逸心勞而解逸
夫以周子垂翅未舉擁書

居業摻雞次鐸氏之遺考
百家七庫之略力云殫矣
乃博洽之患連類難區衆
美易眩自非腕具神工曷
裁累牘勒茲快書是爲筆
逸鈔錄數十萬言自題門
目無假陶甌之投衆手之
撮殆所云饑以作飽倦以

作枕然不爲劉知幾之掇
摭得失不爲束廣微之銓
證荒詭義取嘉言懿行可
以淑人奇文藻篇可以密
娛而已是爲跋逸觀書當
得大意悞書思之更是一
適摘鉛次繫之餘卽復橫
卧方牀覃求論世而參伍

既熟古人如見品題所屬
如八面更敵沛然應之是
謂解逸以此三逸善運其
勞故著作有樂事有成績

楚寶 序

六

名爲楚寶實周子之家珍
矣乎王孫圉有曰楚之所
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詞左
史倚相能道訓典此善言

寶者也而孟氏以土地人
民政事爲諸侯之寶其說
尤備斯編列人物而政事
該誌名勝而土地該予以

楚寶 序

七

爲寶兼王孫孟氏之義此
固作志之要領也具體乎
志而不必以志名則周子
之善於用長也夫

楚學使梁谿高世泰題



楚寶

序

八

楚寶董工序

周伯孔湘潭奇士談古今事
如列眉如以鏡取形百不失
一初年慷慨以天下為己志
後稍不得意遂憤然擊斲古
刻以身許諸古人為賈集世
間書恐或後時而失之又
不喜為閑居咄咄放意山水間
別具眼孔胸臆興盡而歸便
獲與藏書為讐故伯孔書中

蠹魚注：無所遁其獨至者
多不以示人稍傳其一二者
皆為其平日歡好者持去輒
付之木伯孔已而悔而傳者
日遠又不能知其素心但謂
邇來著書滿閣都是名士習
氣故稱伯孔者究竟埋沒伯
孔本色夫世間有真名士先
要不好名若認定幾片災梨
為百年以內生活計此何異

老和尚以袈裟蒲團為真衣
鉢乎伯孔唯無意好名故能
成其名凡卷四十有五若使
生于姑蘇白門一葉出即為
好事者登場舞袖其書久在
四方紙客箬籠中無一分生
氣矣幸其書成之不蚤而刻
之又遲天所以愛伯孔而居
之湘潭又愛伯孔而使之貧
薄無棹人資乃使其書終不

可泯滅也。書載楚地楚人楚事皆有所論斷，不苟與昔人同，又不肯為昔人作注腳。

高督學以楚寶額之，數月而刻不成。夫此書係之楚，則宜

序四

楚人重之，何令伯孔費十年心血，今對刀工噴上，歎其直不售也。若一境之內賢人君子，曾不能相謀此事者，是失伯孔也是不識其書也。不

然是忌其名之成也。天下好名者，既以浮淺不終朝而敗，不好名者，又以寂歷待知己之助而不取之，而歸於無成。然則如何而可也？余俸薄且

序五

受事之日淺，無以伸其志，萬一此等事為俗吏占盡，諸君子又將戟手詈之矣。

辛巳十月風雨夜，湘中吏隱晉江蔡道憲書。



門人周雲紉

拜手錄

序

楚寶總論

明 定區域以尊王

湘潭後學周聖楷伯孔



尊王之大者莫先於一統二統之大者莫先於括地
楚幅員當春秋戰國時兼有陳徐吳越之地延袤六
千餘里蓋舉今之大江南北以暨淮海盡入版圖故
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
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此亦揔其大勢而
言矣秦始皇兼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楚始裂而為
楚寶

八 楚論

乙

三司馬邈以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
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
楚是也三楚之後東縈西帶星離豆剖未可為據惟
我 明興指臂萬國平定江漢繼而 龍飛郊郢翼
軫麗天青陽白水之墟一大開闢而楚復粲然甲于
海內雖其地不當戰國之遺而山川靈氣所匯偉人
傑士接踵而生蓋若天所授焉予故斷自秦漢以上
無罷邑沿革者但稱楚人皆係之楚漢魏以後有罷
邑沿革者則一以我 明所定罷邑係之如今之案

陽卽漢蔡陽今之澧州卽晉南平是也若夫宦遊而復歸本土如二程子之生于黃陂大小宋之產于安陸客寓而未經著籍如諸葛亮之隆中草廬段柯古之木香村舍文若他國而終于楚甸如趙壹卿自爲壽藏于荊州胡安國父子家南嶽山下此則採風之餘烈昔人之佳話楚豈惜重哉

別人物以徵傳

左丘明作春秋內外傳而列國卿佐有一才一能之表著皆令不朽于後世司馬遷作七十列傳而異代楚實

八總論

英傑有難明難語之心事皆若自寫其生平雖云戶牖獨開殘毫豔溢抑其時實多奇人奇事筆不勝書畧一點撮便堪傳世西京以後操觚纂牒非不代雄故府然而家乘之所載半是官勳實錄之所編率多忌諱寒暑異筆刑禍交胸媲美二氏其可得乎故夫作史者如頰上三毛戲墨成蠅祇能描畫其所本有不能增益其所本無讀史者如張僧繇之畫龍破壁顧虎頭之美女繫心可以精氣相感不可以粉本相貽繇此而上觀千古下觀百世庶幾旦暮遇之乃人

亦有言楚國多才自我瞻覽抑何寥落豈異感升沉人不能自見其長捧木羈栖國不能盡收其用歟是則可歎也於是上搜舊聞傍撫遺銓敘審正彙別門分求之左氏得十之五求之司馬氏得十之三求之漢唐宋以下得十之五求之我明得十之一大抵一人有一事之可傳傳其一事而其人亦可附見也一事有一人之可傳傳其一人而其事亦可附見也發潛德之幽光致高山之仰止所謂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如黼亦知其清明豈班金

楚實

八總論

陳米可得而瞋目乎增價

約論注以騷雅

楚自赤帝和聲赫胥耀迹巖下鳥書山尖玉宇天下文章亦云盛矣於是檇杌鷄次之典酉陽巫峽之藏先賢耆舊之傳荊州湘中之記以至萬潭鉅澤涪溪白兆好奇者無不欲撝探淵索聞所未聞而世卒鮮有全書恣其展握則後此著述又可知也少日商閱先達楚紀楚史諸書恒不如人意後見華亭藺公稱天下罷乘可採者惟徐宗伯所修湖廣總志亟購得

殊復憤憤耳。因歎古今文人正患無才不患無書。弟患不雅不忠不博。以才轉書則可以導河源於腕底。規建章於硯北。以雅資博則酌羣言而攻瑕奏新。非至理而露文抒性。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豈擬拾其膏馥。便得據虞白上座乎。昔王仲任著論衡。閉門潛思。牆牖悉置刀筆。數十年方就。自謂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而卒不免拙于用人。自守拘陋。刻子玄歷鳳閣舍人。還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史通一書又何其工于詞古拙于用已也。然此二書吾所祖

楚寶

八 楚論

四

法非今人所及。又若裴松之楊季漢之芳流劉孝標振江左之藻潤。其書具在。匪同湮滅。望其涯者猶思攬秀焉。予是以褰裳而濡足。不自知其濟勝之無具矣。

考遺勝以闡疑

昔者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涇。西包巴蜀。東裹鄒淮。潁汝以爲泓。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繇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以故車轍馬跡之所經。煙路留其琬琰。歌臺舞榭之所峙。翠首猶拾香鉏。而沈碑斷

鼓字青石亦可畧得而言也。若夫少昊沙墟。丹陽兆土。腐鄉九井。渚宮二南。赤帝秦余。州鳴鳥。不但湘霧怨瑟玄夷。勒蝌蚪之文。亦有寶露流壇。蟹積珠塵。竹黛浪傳虞陟。晚分玉米。步畦猶重屈田。冠蓋宜坡。宋玉有宅。殯官湘澨。杜甫無墳。凡此皆帝鄉之白非雲騷客之碧不化。黃衣紀載其能既乎。又若花落故宮。月臨舊郢。瓊弁玉纓之臣。繡衣桂裳之女。諸侯會章華之童樂。乾谿而不返。嬀子田雲夢之澤。望龜塞以消魂。無不寄慨興衰。念歎時肯以爲高。聽肆浮之一

楚寶

八 楚論

五

快雄風。幕雨之多。塢矣。惟夫大別天塹。中絡雄關。涇庭要害之區。襄鄧攻守之地。西塞斷而長江據險。海匪濤而巴蜀無虞。然後捧朱絲繫蔡之帥。修明二虜六卒之法。遷棧車牝馬之相。坐致六王三公之業。墳典丘索以充清秘。式金式玉以登獻替。美人香草日進于御陽阿。採菱洋溢宮懸。斯亦哲后之遺軌也哉。是用僭改勝蹟遺事。附之論注之后。庶幾曲終奏雅也。

楚寶總論終

楚寶總目	
卷第一	卷第二
大臣	大臣
卷第三	卷第四
大臣	名臣
卷第五	卷第六
名臣	名臣
卷第七	卷第八
大將	大將
楚寶	乙
卷第九	卷第十
名將	名將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智謀	智謀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諫諍	諫諍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文苑	文苑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文苑	文苑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良史	命使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二
典故	典儒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四
諸子	孝友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六
忠義	忠義
楚寶	二
卷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八
獨行	真隱
卷第二十九	卷第三十
列女	方伎
卷第三十一	卷第三十二
異人	宦蹟
卷第三十三	卷第三十四
宦蹟	宦蹟
卷第三十五	卷第三十六

遷寓	遷寓
卷第三十七	卷第三十八
山水	山水
卷第三十九	卷第四十
山水	名祀
卷第四十一	卷第四十二
列仙	名釋
卷第四十三	卷第四十四
祖燈	祖燈
楚寶	楚寶
卷第四十五	
祖燈	
楚寶總目終	

楚寶大臣論次

楚之官制在春秋時爲近古者自令尹而下有左右尹有大司馬有左右司馬有司徒有司敗有太師有太宰有太子保傅有大夫有左右史其百執事亦有稱尹者然皆以其地或以其職單舉之如蔑尹宮廄尹連尹是也亦以示隸於令尹也其受邑之大夫有稱公者專政於外入佐令尹皆彷彿三公六卿之遺意故君子謂楚能官人官人國之強也能官人則民無觀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

楚寶大臣論次

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嘗以此意推之楚雖下國祝融風后參職天子功烈偉矣子文叔敖諸人或毀家以紓國難或薦賢而霸其君皆有成績載在春秋豈非宰相之才以救時爲大以用人爲亟哉無相才而居相位者楚之得臣嬰齊是也楚令尹卽古所謂相也而無相之名秦始置丞相漢因之又曰宰相其人相者或自孤卿或自布衣楚則非大司馬不得爲令尹此合將相而一之爲法最善凡大征伐大司馬將中軍左右司馬將左右軍令

尹惟雍容決勝而已。邲之戰，所以霸也。若夫鄢陵之戰，大司馬既將中軍矣，嬰齊復以令尹將左右，尹將右是時，韓旆所指，繇將手繇相乎？且夫古者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非謂宰相而可以攝官承乏，下同百職事者也。唐宋以來，此弊尤甚。勳賢並建，政事參兼，三台四輔，如奕棋射覆，是安得宰相才而用之哉？作史者，譜其門族，表其年序，以為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失，可得而見。吾未之敢許也。我朝初罷中書丞相，設五府九卿，分理庶務，列聖相

楚寶

大臣論次

二

承得人為盛，於是省府之名雖廢，內閣之體益尊。故膺大拜者，翰林孤卿尚矣，其或擢自臺省至政，或拔之縣尹、王僚，靡不賞飾絲綸，巍隆上古。又如夏忠靖堂圖計四十餘年，劉忠宣以本兵受知，孝廟雖不入內閣，而休休綽綽之風自如。嗚呼盛矣！烏龍雲火，寧復有加焉者哉？信乎任官惟賢，濟事惟能也。述大

大臣一

祝融

風后

熊羆

仲山甫

闕子文

虞丘子

孫叔敖

公子貞

遠子馮

屈建

沈諸梁

大臣二

黃瓊

胡廣

蔣琬

費祿

張柬之

郝處俊

柳渾

馮京

趙少

大臣三

楊溥

夏原吉

李東陽

楚寶

大臣目次

三

劉大夏

張居正

楚寶大臣論次終

明 梁竊高世泰纂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男 雲蚪 較訂

大臣

祝融

祝融者炎帝神農氏之後而帝裏之玄孫也神農生臨魁臨魁生承承生明明生空空生來來生來來生

楚寶

卷一

古本無此

舉六相以祝融辨乎南方始為司徒有土德之瑞及帝醫高辛氏復舉其後重黎為火正命曰祝融以世其官

管子五行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為虞者審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士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太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

北方故使為李

聖楷曰祝融相業僅見管子書中按史稱黃帝守柔順有坤厚載物之德又使祝融為地官培植深矣是以人倫攸叙君臣道合而黃龍土墳之瑞畢至也其子術醫生勾龍復為顓頊后土以平九州教兆民後人祀之配于社帝嚳又舉其後黎回為火正甚有功故鄭史伯曰楚重黎之後也重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焯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錄此觀之祝融之名號依祖

楚寶

卷一

二

德以立稱故能毋養中聲之一氣薪傳無盡之光明生柔嘉材以大其用于萬世豈徒禮祀名山川比于列星而已哉于是以定其發祥之自為稽古之相隆于斯也抑攷之史禪通紀之世有堯衡山之祝融以帝名女媧氏之時有滅其工之祝融以官名惟此祝融以人名高世掌其職故其後亦皆以官名

炎帝神農氏考

按小司馬稱神農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始教民

耕故號神農氏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
崩塋兵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亦曰
厲山氏荊州記曰厲山在隨州厲鄉有一穴是神
農所生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寒汲
一井則農井水動即其地為神農社年常祀之災
帝陵在今衡州鄧縣康樂鄉宋乾德中建廟以祀
融配享置守陵戶國朝洪武四年洪熙元年俱
遣官奠祀修陵又史多誤稱炎帝塋于茶鄉茶鄉
即今茶陵州其地有雲陽山最為秀傑遁甲記所

楚實

卷一

三

謂沙土之縣雲陽氏之墟也所以氏往可以隱處
其上有少吳金天氏冢縹緖路史云於雲陽得少
吳之墟是也少吳亦曰雲陽氏今謂少吳陵在曲
阜者亦非

古祝融氏

按六韜曰祝融氏古之王者也始作樂以諧神明
以和人聲路史曰祝融氏一曰祝融是為祝融氏
師於廣壽以毓其德聽弁州之鳴鳧以為樂歌作
樂屬續以火施化號亦帝故後世火官因為名

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虛其治百年塋衡山之陽
是以謂祝融峯也又按祝融氏之先有赫胥氏亦
塋衡之朝陽峯仙傳拾遺曰赫胥耀迹于潛山潛
山南嶽之副在潛山縣去衡甚遠

重黎考

按左氏謂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
所出各別而史多合重黎而言者蓋以重黎氏世
序天地官有通職名因兼舉非定指當日之重與
黎也既衡思玄賦云流日順夫衡阿兮時有黎之

楚實

卷一

四

圮墳此則指火正黎司地故或塋于衡山而註引
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霸王
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夫以重黎合為
一墓而又單舉南正其譌益甚小說家不讀史書
之過也

風后

風后伏義氏之苗裔也。不能紀其世。黃帝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寢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存。后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求之遂得。風后于竟陵。以為相。納三宮五音之機。受八門九江之要。

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張衡客問曰。渾元初基。需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臆。臆黃帝為斯深。懔有風后。

卷一

五

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曰。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戰。大機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枉折地維絕。小者作。慮虛山負阻中。冀上帝怒。怒下民。是恤乃。春武德。黃帝受命之始。順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虔。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益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專陰謀。

之不作。則凶。蜀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

衡于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造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則張。則二黃。迭舉倚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麗昆陽之

卷一

六

虎豹出。匪以律我。異于是。既而圖成。鍾祖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消方于空明。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予是遺風。冥冥時公。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藉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為韜鈴者。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

地之心見于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所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國也與于多難廢于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高氏子畧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汪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真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

又以比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百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按武侯八陣圖本於風后人多不知

伏犧氏考

按太吳帝庖犧氏風姓始養犧牲以充庖厨故曰

庖犧氏又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虛羲氏虛古伏字風俗通義云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習鑿齒論青楚人物云伏羲墓于南郡今其地無所考惟古竟陵屬沔陽州治元和志云州本古之風國其地五華山有風城卽古風國之故城相傳伏羲後裔封此嗟乎雲陽祝融宅兆朱陵炎帝少昊冢望軫野羣聖變化之鄉固宜神曾之崛起矣

熊湘考

索史記證熊湘在長沙益縣歷改稅縣諸志無此山或云以熊繹始封得名不知熊繹封於周成王時何得黃帝時便稱之益縣卽今安陽縣水經注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武資水之殊目也

熊繹

熊繹者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凡歷三世至吳回始代重黎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析剖而產焉一日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渠熊渠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僻在荆山草露藍縷以處草薺跋涉山林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與魯公伯禽衛康叔

楚寶

卷一

九

子斗晉侯燮齊太子呂伋俱事成王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爵乃封繹於楚蠻錫以子男之田姓羊音氏國號曰荆居丹陽風俗通義曰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嬃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羊其後有鬻熊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勤勞而封熊繹于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至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謠曰楚雖三戶

秦必楚

聖楷曰楚自熊繹而後熊渠熊通相繼僭稱王號楚乃益大若莊若昭皆賢辟也子盪之不錄而錄夫繹者所以尊王也所以重藩屏之臣也天下有王則微盧彭濮足以興周天下無王則穀鄧庸鄧足以撓楚藩屏云乎豈故知封建之得失有未易言者矣

丹陽考

丹陽在今夔州秭歸縣水經注曰秭歸縣北對丹

楚寶

卷一

十

陽城城據山踰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嶺峭壁立信天固也地里志以為吳子之丹陽者非又按丹陽或云在枝江縣赤非也蓋秦廢列國為郡縣始取楚丹陽地為枝江縣不得即指枝江為丹陽也且其地夷敞蜀江至此析為諸洲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為稱古人建都形勢何取於此

仲山甫

仲山甫周宣王時賢臣也謚穆仲封于樊魯武公來朝以其世子括及庶子戲見王王將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釋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

楚實

卷一

十二

懿公而伯御攝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之攝諸侯從是而不睦三十九年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族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華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藉蒐于農隙耨穫亦于藉備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

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國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諷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兒爲大妄以諉乎後嗣或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

楚實

卷一

十三

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聖猶曰周宣末季穀杜伯拒號父信讒遠賢大業不卒至於敗績千畝料民太原人情洶洶河水悲而祈父作白駒逝而黃鳥歌老臣憂國如仲山甫者安得不與天憫人而慮及于後嗣哉柳子厚乃以惑于神怪非之是必如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而後可耶強辭奪理天下事往往壞于此輩谷江端禮病柳子厚非國語

而作非國語東坡見之曰父欲為此書不謂君
先之也又元虞卿亦作有非非國語惜乎二書今
皆不傳

樊城考

按周宣王封仲山甫為樊侯其地即楚所滅之鄧
鄧地也秦滅楚以其地屬南陽郡至漢始置襄陽
縣三國時改樊城縣樊城之名始此後漢樊宏傳
云其先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宏南陽湖陽人
即今鄧州在樊城北九十里

樊城

卷一

十三

關子文

關穀於菟字子文關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邵生
伯比若敖卒從甥畜于邵淫於邵子之女生子文邵
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
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曰關穀
於菟高以其女妻伯比楚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穀
使子文為令尹子文賢以楚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
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時齊桓公霸江黃近桓
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

楚實

卷一

十四

遂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
取成而還三十五年成得臣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陳以通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
伯楚大夫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
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遂相之初子文為令
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
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
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為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
吾而不能免之於法吾族之犯法據明而使廷理因

緣○否○心○而○釋○之○是○否○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刺○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獲○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怨○我○逃○死○非○逃○富○也○

楚實

人卷一

十五

聖○楷○曰○楚○成○王○六○年○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薨○王○宮○闕○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申○公○闕○班○於○是○殺○子○元○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紆○楚○國○之○難○故○其○為○令○尹○八○年○而○春○秋○始○書○楚○嗣○是○而○盟○齊○桓○于○郕○陳○執○宋○公○于○鹿○上○滅○弦○滅○黃○焚○許○男○之○與○觀○取○陳○之○焦○考○納○頓○子○于○頓○敗○徐○人○于○婁○林○諸○侯○長○齊○晉○至○莊○王○而○遂○伯○中○原○其○大○有○功○于○楚○國○故○尼○父○稱○其○為○忠○也○若○夫○申○廷○理○之○法○逃○朝○設○之○祿○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在○當○時○齊○魯○諸○名○卿○可○一○二○見○耳○何○能○望○

之○後○世○之○為○相○者○乎○晉○稽○康○曰○三○為○令○尹○不○壽○桀○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為○已○靜○恭○古○惟○二○子○誠○知○言○哉○

郢子國考

沔○志○謂○郢○在○景○陵○通○考○謂○郢○在○江○夏○雲○杜○縣○東○南○皆○非○也○按○左○傳○杜○預○註○郢○在○江○夏○安○陸○縣○東○南○郢○子○與○楚○同○爵○地○分○東○西○今○德○安○古○安○陸○故○郢○國○在○郢○之○東○而○其○屬○隨○州○應○城○雲○夢○又○在○景○陵○之○東○郢○子○會○隨○蒙○六○伐○楚○而○築○蒲○騷○今○應○城○也○郢○隨○蒙○六○

楚實

人卷一

十六

皆○在○郢○之○東○而○蒲○騷○在○四○國○之○中○其○西○與○楚○郊○郢○鄰○假○令○郢○在○景○陵○則○所○伐○在○西○乃○却○走○而○東○築○欲○何○待○耶○故○景○陵○有○郢○國○城○是○楚○滅○郢○子○後○封○其○臣○蘭○辛○為○郢○大○夫○稱○近○臣○非○郢○子○之○故○國○也○古○郢○郢○字○互○通○

弦江黃遵栢考

按○弦○國○在○弋○陽○縣○今○光○州○仙○居○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今○信○陽○之○東○南○息○縣○之○西○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黃國在
光州定城有黃故城云僖公十二年黃人恃諸侯
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鄧及我九百里焉能
害我夏楚滅黃道國在汝南陽皮縣南道毫是也
今確山有故道城栢國在汝陽西平縣栢亭今蔡
州西平縣爵姓俱未詳又按一統志楚紀俱指黃
國卽今黃州者其說皆本杜佑通典謂黃州爲黃
國之境也其地當在光山麻城間距荊州適九百
里今黃州府治乃古邾城楚宣王滅邾徙封于此

樂

人卷一

七

今府治西北百二十里有新州城是也

子文廟考

廟在雲夢縣北十里於菟鄉後遷縣東北文獻通
考曰宋哲宗元祐八年賜安州雲夢縣楚令尹子
文祠爲忠應廟封崇德侯

虞丘子

虞丘子名伯爲楚令尹薦孫叔敖於莊王曰臣聞奉
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
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
不加治獄訟不息農士不升淫禍不討父踐高位妨
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于理臣竊
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麗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
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絕域遂霸諸侯

樂

人卷一

七

非子如何虞丘子曰父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
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
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
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
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
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嘗施刑
戮而不軌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呂氏春秋曰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游于鄧
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

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至王下至於霸
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詢均以適至心子不
如我也子何以不勉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游
于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
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
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爲令尹
聖楷曰左傳楚莊王九年誅令尹闕椒至十六年
使令尹爲艾獵城沂爲艾獵即孫叔敖也其中五
年不知令尹何人即使虞丘子爲之亦不得云爲
令尹十年也且此五年內止滅舒蓼伐陳伐鄭而
已十七年與晉戰邲始霸諸侯皆孫叔敖爲令尹
時事今虞丘子姓氏既無所徵呂氏生于七國聞
見當有據不稱虞丘子而稱沈尹筮或虞丘是沈
尹筮之封邑而人遂以名之耶水經注淮水自白
公城南至期思縣北中有虞丘郭地名似亦一證
左也姑存之以俟傳識沈尹筮呂氏書凡數見
或作蒸作巫當是傳寫之訛

孫叔敖

孫叔敖亦曰爲艾獵爲賈子也莊王九年爲賈見
孫叔敖于王既而隱于民間不仕十六年令尹虞丘
子薦于王使爲令尹是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
郢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
財用平板幹稱春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餼糧
廩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期年而
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孫叔敖始爲相也賀密畢至有
老父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吊孫叔敖曰王不以
臣爲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吊豈有說乎
老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
者君惡之孫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吊也孫
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意益
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
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爲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
常乘棧車北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
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孫叔敖曰聞君子服美
益養小人服美益傷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

施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
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
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
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
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也
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也
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
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愈

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莊子曰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禁
攀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
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
幾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
矣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買子新書曰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
不食母問其故位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
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

吾恐他人又見之已殺而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
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夫必報之以福人聞之皆
論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循吏傳曰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
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
令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
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太百姓不便皆去其業
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

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
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
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
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
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
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
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
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
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

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桓譚傳曰：管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對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楚實

卷一

廿三

聖楷曰：孫叔敖與關子文三爲令尹，事俱無確據。然子文相成王二十八年，始傳位于玉，以暗弱之主而值楚多難，其三仕三已，客或有之。若孫叔敖相莊王，自莊十六年至莊二十三年，莊王卒，其中僅八年耳。高叔敖又卒於莊王之前，爲時無幾。且莊王賢君，方霸諸夏，叔敖決無罷相之理。以荀卿諸人所引多見道語姑存之。

寢丘考

韓非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

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按水經注：潁水東逕固始縣故城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孫叔敖以土浸薄取而爲封，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文募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更名固始。今廣輿志云：寢丘在潁州者，亦以潁在固始之南，而叔敖尸祝之鄉也。固始屬今河南汝寧府。

芍陂考

楚實

卷一

廿四

按先大人司訓壽春時作芍陂記云：安豐塘一名芍陂，在壽州通淝門外六十里，以芍亭汨而爲陂也。濶三百餘里，六安龍穴橫石諸水皆壅焉，引之廣灌田萬餘頃。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墅，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卽此地也。又陳後山談叢曰：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公子貞

公子貞字子襄，莊王之庶子也。於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爲令尹。是歲，子襄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鄆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襄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遺業，韓厥老矣，知盤稟焉，以爲政。」

卷一

卷一

廿五

范句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子襄師於武城，以爲秦援。二十八年，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襄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襄乃還。子襄乞旅於秦，秦右大夫喬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

鄭人使良霄石彘，如楚將服于晉。子襄使執之，明年子襄及秦庶長名無地，名庶長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三十一年，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高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公師于鄆，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奄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嘗請爲霽，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襄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襄曰：「君命以若，若之何？」毀之，赫赫。

卷一

卷一

廿六

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彘猶在楚，石彘言于子襄曰：「先王卜征五年，高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襄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襄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襄殺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皐舟之隘，襲而擊之，楚人。

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還自伐吳卒。將先遺言謂子康。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先不忘衛社稷。

劉向說苑曰。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人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過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適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將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過。若是。則楚國終

爲天下。賜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按此說。本呂覽高義篇。與左氏還卒不同。然喪師而後遺言。城郢。不若全軍伏劍之義。誠高也。併存之以恥夫。近日之欺君而倖死者。聖楷曰。楚自鄢陵敗績。其君親集矢於目。其令尹子重復喪組練之師。子囊獨能識大察亂。服陳爭。鄭與晉君三駕高。不輕一戰。卒與其君以改過之。美可不謂之賢。相乎。相賢則服小圖大。相不賢則

喪師辱國。故子囊爲令尹。而范宣子知晉必喪陳。鄭子耳侵蔡。而子產知楚必來討楚。詎無才是在官人者。慎擇之耳。

城郢

按郢城在今沔陽縣東北十五里。龍陂橋卽楚舊都。楚文王自丹陽遷此。未有城。故子囊將死。以此爲言。及平王時。始城之。又縣北有紀南城。荊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是也。又水經注云。沔陽城關羽所築。羽北

國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注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制築。畧無差矣。今其地屢經戰爭。皆不可考。

楚子馮

邇與子馮孫叔敖之子也。楚廟王二年，子馮為司馬及公子午卒，主使子馮為令尹。子馮訪于申叔豫，辭方暑，闕地，下水而牀焉，重蘭也。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瘳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既而子南敗，復使子馮為令尹，有寵于邇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管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敢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先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楚屬邑，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荊浦，使沈尹壽與師祁利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主欲伐之，遂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也。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人滅之。

晁無咎雞肋集曰：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偽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子馮以之。聖樽曰：孫叔敖父子相繼為楚相，其事甚奇，而子

馮託疾辭相事，尤奇。學者多不知，乃獨取史記優孟之言，相與辨駁，如歐陽永叔亦復不免可歎也。世豈復有讀史者哉？

羣舒考

按舒，偃姓子爵國在廬江。舒縣，舒鳩亦子爵舒也。別封廬江南有舒城，東夷也。舒庸亦在廬江，巢在廬江六縣東。舒巢皆楚屬國，又有舒蓼，叛服不常，其後楚皆滅之。

舟師考

此後世水戰之始也。春秋時惟楚與吳越有舟師。其他無聞。孫子十三篇亦無水戰行軍篇。乃漢水上之軍如韓信夾濰水而陣之類。非以舟戰也。又按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鈎拒。此戰舟之始。又太白陰經曰：水戰之具始于伍寅製之以船為車，以榜為馬。云又杜氏通典云：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檣棹篙橈帆席經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

牆戰格掛幡幟開弩，臆子空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犁棹孔，前後左右有弩，應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闢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犁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

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皆往逐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游艇無女牆，舷上置檣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鵲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鵲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鵲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注海之中戰船也。

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爲莫敖。名官建之父曰屈到，嗜芻豢，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芻豢。」及將薦芻豢，屈到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舉其祭，以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饗。」屈人有魚炙之薦，蓬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羞。

楚寶 入 卷一 世三

侈也。多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爲莫敖十二年。代蒍子馮爲令尹，舒鳩人叛，楚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驤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居楚所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形勢而救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

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實于木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爲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爲子之功也，以與焉。」掩掩子馮十四年，宋左師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如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奔齊，齊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息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調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

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
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
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
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
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
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

楚

卷一

廿五

襄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
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
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
常先楚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
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貞非歸其尸盟
也引務德毋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
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
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

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
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款神人宜其
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晉荀盈遂如楚盟諸夏之
君始族見於楚十五年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
盟

劉向說苑曰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
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免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

楚

卷一

廿六

之萬人不得走分未定則一免走使萬人擾分已
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
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
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
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
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蘇軾屈到嗜芰論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
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
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

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未嘗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竟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主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

藝實

卷一

七

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

羊裘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簪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則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簪於病軀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至猶視纔懷子曰王苟終

藝實

卷一

八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嘆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否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莠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聖楷按胡氏謂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趙請晉趙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典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

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自宋之盟始也，或又曰：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子木之功大矣哉！柳子所取于子木者，立嫡以定亂，近于智，去莠以合道，近于孝，推舒功于為子，近于讓，近于智，去莠以合道，近于忠，為國上相而脩美，若此，可謂賢矣。况疆場之事，又有利于社稷者哉！故其卒也，趙孟喪之，如同盟而蘇子亦稱之于千百世之下也。

薦芟考

楚實

卷一

九

按爾雅諸書皆以芟為淺，而無所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芟，兩角曰淺，其花紫色，晝合夜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爾雅翼曰：古者嘉籩之實，淺矣，桌脯，淺矣，桌脯再言之者，兩設之，盛禮乃用焉。屈建去芟薦而引祭典云：云蓋籩豆脯醢雖上下所共，然以多少為差，則珍異庶侈，非大夫所宜。晉者季武子聘晉，晉侯享之，有加，遂辭曰：寡君猶不敢請，微加而後卒事，則非屈到所宜薦明矣。此論亦通。

沈諸梁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見殺于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實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益人，詐也，彌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而不淑也，是六德

葉實

卷一

四

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懷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穀食而無厭，既而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行舊怨，高欲大

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剝愛子與司馬子西之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怨乎？余善之。夫乃其望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可。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威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

楚寶

卷一

四

將敗，必用義人而害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膏肓能者，蚤除之，傳怨滅宗國之疾，膏也。爲之關箴，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管齊驢馬，緹以胡公入於具水，郤駟職，莊懿公於間，竹晉長魚矯殺三卻於榭，魯國人擊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

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念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警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不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亦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懷。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

楚寶

卷一

四

以戰，備獻所服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慙，葉公也。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奢其求，無憂偏重，必離間其殺齊管修。大楚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謂乃曹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曹國人之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而得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齊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

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過○箴○尹○固○師○其○
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
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
而○從○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
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
二○事○司馬國靈乃使寧子西爲令尹使寬子期爲司
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滅○
見○俘○於○吳○后○滅○不○待○辨○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

卷一

左氏曰

三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衆而侵楚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子高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
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
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夢服
隨唐大啓羣蠻彭仲賁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
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
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

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
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校于良以爲令尹沈尹朱
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
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淮南子曰太宰子朱待飯于令尹子國令尹子國
覲美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
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
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

卷一

左氏曰

三

答之三曰按子國無所建豎太宰子朱獨能見
機勇退明哲之士哉
聖楷曰葉公子高知白公勝之必亂楚不難知其
必亂楚而預防之爲難既入定其亂而歸老于葉
爲尤難謀國謀身可謂忠且智矣又能治民以惠
舉帥以德勤躬清問如恐不及此非深依聖人之
教未易企也若夫母俘于吳終身抱戚君父仇讐
大節凜然學者往往不通時務妄議古人如畫龍
小說本劉向新序以爲寓言豈足據哉

楚令祠考

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淵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子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葉公白葉而入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友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于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于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俗說以孝明帝時葉令王喬仙去帝建其處號葉君祠此世之矯誣豈一事哉聖楷按葉令祠當漢時已訛為

楚寶

卷一

四五

王喬祠故應劭極辨飛鳥之祀為矯誣也其地即今南陽葉縣有王喬飛鳥遺跡三里許有祠墓喬已仙去不應復有焉翹豈所謂天下玉棺土自成墳者耶

楚寶卷第一

楚寶卷二

明、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江南周聖楷訂

大臣

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罷太守瓊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適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

楚寶

卷二

乙

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廣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顧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璵至卽拜議郎稍遷尙書僕射初璵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璵上疏順帝曰問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煥相干蒙氣數

楚寶

卷二

二

與日關月敬哀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室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定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客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苞及會稽鄧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翟黃錯漢陽丘崇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璵復上疏曰魯陽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說佞

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高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尙積多致死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璵奏書屬施行自帝卽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禮璵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祚故必躬郊

楚寶

卷二

三

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光羣萌率勸農功符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爲大議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于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咏成湯之不息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戒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主卽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京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項之選尚書令璣，以前左相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璣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

卷二

元嘉元年

四

元嘉元年，遷司空。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璣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皆尚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議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

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復拜璣為太尉，以師傳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鄉侯，邑千戶。璣辭疾，讓封六七上言，皆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璣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處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冠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氣，是以王者處高

卷二

元嘉元年

五

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寧，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主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壓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永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患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登宜充剏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華實

卷二

六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聲替之至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殞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藩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旣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割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

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眞僞復與忠臣并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襍跡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璣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魯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

華實

卷二

七

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累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辛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行貲以致齋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貨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旣至祭畢而退後漢徐穉傳曰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穉舉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

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荆
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風俗通義曰公車徵士
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禮文有加孺子
隱者初不答命瓊既塋負笥并涉齋一盤醢哭
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
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
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遣璆門生茅季瑋追

楚實

卷二

八

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與踊進
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
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踊墳前是也
訖當即其帳舍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
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答謝
教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
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
無介夫何爲哉
聖楷按璆初教授于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是有

師弟子之分非同薦辟之知也豈以稱皎節高志
反自薄于申徒蟠諸人乎風俗通駁其吊喪一段
極有見又按即顯上書薦瓊云江夏黃瓊耽道樂
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于從政明
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實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
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天下莫不嘉朝廷有
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云云十數語可與瓊
疾篤一疏並垂有國之鑒

延熹日食考

楚實

卷二

九

按延熹元年夏五月甲辰晦日食太史令陳授因
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劉冀聞之
諷雒陽令收考授死于獄帝由是怒冀嗟乎若陳
授可謂能于其職以死恬主者矣當表出之與李
雲杜衆諸人並傳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
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
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
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
輩入罷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具從家來省其父具
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具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
吏與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
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

覽賢

卷二

十

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
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
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矣
疑需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
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
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
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
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

陳聞帝從之以剏賢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

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
文史試章奏廣復與敞處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
覽博昭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
士詩美先人詢於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詁
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
雄議罷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史
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
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

覽賢

卷二

十一

之萬世詩云天難謫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
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子產治鄭
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
在弱冠終年十二子奇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
師經參雜霸軌聖王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
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儲章便利未明宸心不厭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
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
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

採厥衷敢以瞽言冒於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
陳智親缺職尚書史敝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
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
以臣竭其忠君盡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
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賈窮
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
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
慎行廉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
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明年老既蒙

魏書

卷二

上

簡煥宣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智近親今太守任缺
廣才畧勝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類俗使束修
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
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
司徒廣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
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
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還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
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
孫期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

大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帝立與太傅陳蕃
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割被誅代爲太
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
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
無愆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堂雖無察直之
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彥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
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
侍丁黨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
仕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

魏書

卷二

三

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文爲
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
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
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
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省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謚
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謫
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塋漢興以來人
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
官家其九箴後添魏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

駒駟增補十六篇。廟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
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
著詩賦銘頌箴書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
肅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廟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
郎蔡邕爲其頌云。

蔡邕撰胡廣黃瓊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
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
執奔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
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

楚實

入卷二

古

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奕奕四牡。沃若
六轡。褒職龍章。其文其蔚。崇曜乾台。窮寵極賢。功
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邁乎。莫與爲二。
李贇歲書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
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
身巖穴。不肯見于世也。胡廣趙戒。雖不能如李杜
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
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
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爲中庸也。豈

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順。專
爲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蓋隱于無名者
也。

聖楷曰。君子之慮人家國也。必先審其幾度。其勢
而後。以其身付之。庶幾生不徒生。死不徒死也。劉
固身爲三公。負時重望。初與梁冀爭立。清河王不
克。此時卽宜奉其身以退矣。而不退。是已失先後。
着及質帝遇毒。事出變異。使固于伏尸號哭之時。
痛哉。殺君之罪。內以白于太后。外以告于天下。卽

楚實

入卷二

十五

不能正其誅。猶可以取其氣。燭而驅使之。宋大勝
張遼。奪劍之勇。乎又復舍此急。着不下而再與之
爭立。清河王卒死。凶豎之手。乃抱憤貽書胡廣。趙
戒。欲何爲乎。晉人謂其忠有餘。而才不足。詎不信
哉。今之訾議胡廣者。亦不過責之以激怒凶冀。而
速之與固同死耳。不知一死之後。于國何益。悠悠
萬事。惟此爲大。獨殺身云乎哉。此皆小夫陋儒。不
通時務之見。故蘇頌濟以爲無益于事而徒
身君子不爲也。

菊水考

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太尉胡廣父患風羸恒汲飲此水疾遂得瘳年近百歲此菊莖短葩太食之甘美異于餘菊廣又收其菊實播之京師處處傳植聖楷按菊不結實此菊實亦出創聞穰縣一作鄴縣今南陽鄧州地廣輿記云內鄉縣

菊生卒考

菊實

卷二

七

殷芸小說曰胡廣本姓菊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歲之胡盧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胡盧而生也乃姓胡名廣云按蔡中郎撰胡夫人黃氏神誥廣生繼兩母皆江陵黃氏如安得有胡盧托生之事此等妄說無識者多喜信之文廣陪塋洛陽今華容縣不應復有廣墓惟伯始讀書堂遺址猶存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農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顧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琬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涕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

蔣實

卷二

七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轉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焉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珍百姓人既不能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嗣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薨外甥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我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
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
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爲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
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
驕凶遼東三魏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嗣大
興農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廟首難今有此變斯
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
西特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

裴寶

卷二

七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
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
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
戲欲贊否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否言則顯吾之非
是以默然然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
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曰言
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細按
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
憤憤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宿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奸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
爲咎諸葛亮戰關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
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
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
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
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
經六年臣旣開弱加嬰疾瘵規方無成夙夜憂憊今
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
特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

裴寶

卷二

七

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
禕等議以京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羗
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羗郭淮破衆算其長
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京州刺史若繼征行銜持
河右臣當帥軍爲維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
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
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樹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
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樹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
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

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嗣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春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公若答遭疾。疾公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如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劄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斌弟顯為太子僕。劄亦愛其才學。與斌同遇難。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如布野農。穀栖私。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竊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聖楷按湘鄉。東漢屬零陵。魏晉屬衡陽。魏至隋始罷衡陽。魏以湘鄉省入屬潭州。珣生於湘鄉。塋於涪本傳甚明。乃修魏縣志者。或辨珣墓在湘鄉。或爭珣為今零陵縣人。又總志云。營道南三十里有蔣珣墓。此何異說夢。

楚寶

卷二

二十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西士。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趙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塋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高禕晏然。自若。持車入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遙迎。年位多在禕右。高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還。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嘲無方。諸葛恪羊衞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櫛甚罷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為侍中。亮北征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禕首頻頻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

楚寶

卷二

廿一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禪常入其坐間諷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禪匡救之力也亮卒禪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於將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禪識恬過人每省讀書記自晡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怠常以朝脯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琬自漢中還涪禪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禪節率劍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楚寶

卷二

廿二

禪許別求共圖基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禪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禪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禪復領益州刺史禪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禪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十五年命禪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禪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

禪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禪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雖繁至禪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禪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陳壽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禪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殷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室居靜之理也裴松之

楚寶

卷二

廿三

曰蔣費為相克遊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室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聖楷按別傳文謂禪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此猶是乘鹿車時氣象古人窮達不異如此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張東之

張東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
狐德茶異其才便以王佐奇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
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
東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
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東之奏古無天
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
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臣
按姚州古哀牢國城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

樂實

卷二

二

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筭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未始
請內蜀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匪蜀以利中土
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
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陵
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
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
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
國高安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
爲陛下惜之晉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置博南哀

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

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高爲蠻夷所驅役也
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戒耗國儲費謂日引使陛下
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
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
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率統之不置漢
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
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
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

樂實

卷二

五

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
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剝削動會渠遣成
朋黨折支語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
子弟彌引凶惡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
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
王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暢死於羣
蠻詔遣郎將趙武賢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
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
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

變乾。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據李。稜。為。樹。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瑒。受。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授。參。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空。罷。姚。州。隸。屬。府。歲。時。朔。觀。同。蕃。國。處。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便。不。許。交。通。增。置。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固。愚。以。為。便。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

變實

卷二

共

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醒。醒。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霧。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東。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吾。用。之。即。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東。之。曾。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漢陽魏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魏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閭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東之剛直。不傳會。然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變實

卷二

七

通鑑唐紀曰。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東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華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

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卿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寔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露武至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卿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戚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種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通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龍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逆。復李氏社稷。願陛下鑒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

等斬易之。曷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曷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復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陛下不念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順天人之望。李湛病瘠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囚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曷。龍背斬之。與易之。曷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卽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制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神龍元年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御史臺記曰二張之誅也張柬之勅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東之固爭不果

五王傳贊曰五王提衛兵誅諸呂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耶學牙一啓為鮑后堅畧所乘劫持戮辱若於朕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崇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劉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楚寶

卷二

三

聖楷曰張孟卿稱宰相才者其功莫大于誅二張本傳止云首發其謀四字似太畧子故備採唐紀諸書使讀者有所考鏡焉嗟乎自古奸人亂國而君子能安攘之者雖自竭其心力亦有天意存焉况功成之後變出不測君子又安能逆料之乎讀史至此真堪泣下又按定命錄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申程律

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果如其言

哀牢國考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倭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

楚寶

卷二

世

而點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土地沃美室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蜀氍毹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亾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永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貳賦聖楷按獮音陌白豹也狀頗似熊

蒼白色白樂天有獾屏贊序云獾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確瘻圖其形確邪引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山海經云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又按哀牢即今雲南永昌府姚州即今姚安府

鳳閣鸞臺考

按唐武后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爲鳳閣改門下省爲鸞臺漢舊儀中書官領尚書事自魏晉始謂之中書省其職總國內機要多擅威勢亦謂之西臺

楚寶

卷二

世三

唐開元又改爲紫微省門下省卽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之總稱也唐謂之東臺亦謂黃門省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賢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緣贈之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畧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府屬兼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涇江道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陳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餐乾糲不顧密昇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

楚寶

卷二

世三

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藥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答先帝詔浮屠那羅邈婆索其方書爲祕劑帝餌之俄而大漸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深察之帝納其言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請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

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死。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嗣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解于位。人之攸望。仁也。式遏寇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

楚寶

卷二

世

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叙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嘗從幸未央宮碑仗既過有橫刃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如此類非一臣之躬處儼被擢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鴈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

音按分東西。明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詐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勿造。當使相諄諄。彼併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訕非所以遵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還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到

楚寶

卷二

世

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爲營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貼地諫。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顧。一罷之。帝聞惻然。

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富如田，彭。

聖楷按唐宰相世係處俊子二人，北，與官司議耶南。容官秘書郎，通鑑曰：垂年夏四月，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

楚實

卷二

世六

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于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隱奪市人崇以擊刑者。金舌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屍，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云：又按小說，初處俊死，塋訖，有一書生過其墓，歎曰：塋壓龍角，其棺必斷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斷後棺竟如所言。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懷六世孫。後籍襄州，今襄陽。蚤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矣，且幾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衛州司馬，察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瘠奴軍候

楚實

卷二

世七

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還圖練副使，俄為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人為尚書右丞朱泚起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為賊，汗且載於文，從戈非僞武所室，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宣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闕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

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嘗選京兆尹承大化尹常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安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銖工不敢開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逮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罷服罪常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

楚寶

卷二

世

丞田季羔從子伯疆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微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非刑人地高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淺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至卑回義邪滉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

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慨然曰既委有司高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已至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城與吐蕃會平京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友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

楚寶

卷二

世九

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郊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否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辨好談諠與人交豁如也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

然。既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聞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空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蓋曰貞。

聖楷按崔祐甫輔政。薦渾為諫議大夫。其後渾陷賊。不汙卒。為唐之名相。若李元平之敗吐蕃之劫。盟皆算無遺策。真奇才也。惜未大用。而卒。柳宗元念其終于散地。喪贈不及為之上狀。請謚其畧。謂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官。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備

贊

卷二

四

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

河東柳考

按宰相世系表。柳始遷於河東。已居解縣。有平陽太守純。生子卓。晉永嘉中。自本縣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生子四子。輔。恬。儵。奮。號東春。柳悅其四世孫也。任梁為左僕射。封曲江侯。自卓至渾。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云。

馮京

馮京字當世。鄆州江夏人。少篤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少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東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項之宮中。持酒。殺出。查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沅請并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姑翁富弼。當國

楚有

卷二

四

嫌拜龍圖閣侍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還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氏界。木征官以斷夏入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變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山州城壘兵械不治。安石皆受

諫京以先師本道上章白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不敢復矜情贖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放蘇軾掌外職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劄可相呂惠卿因是請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藩部何卅方寇雞籠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侵掠給稼罷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

楚實

卷二

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謂京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召京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馮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允孚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大

一宮使兼侍讀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諡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迫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迺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為罷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二無繼帶人服其敏云

楚實

卷二

孫公談圃曰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也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還自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志中

馮商還妾考

楊太史惲曰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

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聖楷按馮商還妾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之甚詳但云其父商也未云名商耳又以京爲鄂州咸寧人所著有滯山詩集皆未遇時所作夫大經亦宋人也豈京父未官之先曾爲商有還妾事而傳奇因而附會之歟小說所載固不足信然亦不可盡抹殺之也且事有關於盛德寧信其有勿信其無馮京以弱冠三元却婚張氏較父還娶更有光焉固當論著之以爲立品者勸

楚寶

卷二

四四

南宮成考

湘山野錄曰馮當世京秋試於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時鄂倅南宮成一作監試當拆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荆南倅成遷長沙倅當世以詩寄曰常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歎音書絕千里長懷道義寬每向江陵訪遺跡邑人猶指縣題看蓋江陵縣額成所書也按近日舉場多有此事但不盡如馮公之

報恩耳謫王仁裕春風羽毛之句可爲歎息

宋三元考

宋史稱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司馬溫公送馮狀元京題鄂州詩云風昔負奇節邛然爲衆珠下韜連得借出手盡成虛喜氣兼鄰曲榮名溢道塗風雲俱動色非復舊江湖又按澠水燕談錄曰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倅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卽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謂睡至曉與共載入稅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由此觀之科名信有定命耶

楚寶

卷二

四五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崇，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崇不為，屈緊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樹與崇交。方遂從。樹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至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

葉寶

人卷二

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罷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以金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區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便兼權荆湖

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至戰，親往襄

葉寶

人卷二

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退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興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金將完顏塞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於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於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輔援隨州，隨

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
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
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
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暮退力不能捍諸將表
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漢河進世興李琪出城
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
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於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
於隨州鴨兒山擒寶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寶不
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

華寶

卷二

只

大舉命詔可圖棗陽壘其外統以土城方計其空巢
穴而來若掃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
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後殿時宗政在
城中日夜廩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
化境出砦於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
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
城堅金頭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
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漢河
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大擊殺其衆三萬金人

大潰詔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
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
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請屯守禦從之方
料金人數不得志於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
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
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背糧而已
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
均與金人戰於北陽戮其將李提搭再興破高頭城
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

華寶

卷二

兒

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
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河西樞密完
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
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柘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
于唐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陷詔趣方
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
興軍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士豪祝文蔚橫
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寧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
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

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華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與隊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嘗使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

變實

八卷二

五

對故知名士如陳賅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冠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範范葵
宋史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

政後皆爲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懋宗政一理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
井曰陳亮中興論謂天下之大勢在于襄漢其地控引東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誠得一重臣德望素著謀猷明審者鎮撫之進城要隘大建屯田又荆楚奇才劍客自管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于農隙時講武藝如此則可以指臂江淮進窺京洛高謀取齊秦之地按此論在孝光之月辰爲要着惜

變實

八卷二

五

無一人能用之因循至于蒙古內逼金從都沛寇犯襄陽而趙方始以其地大著功名焉且其進兵如風雨料敵無遺算無日不戰無戰不勝其拔用諸將如扈再興孟宗政皆岳武穆一流人不第勇畧見長也其後孟珙以荆襄之衆滅金禦元亦藉輯和北募之力實多而亮之言乃益驗嗟乎邊帥重臣亟復重任荆襄重地何得妄付之庸流之手予謂陸抗羊祜以守奇趙方孟珙以戰奇撫茲荆襄若四公者亦足稱矣

楚寶卷三

明 梁谿高世

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列民較訂

大臣

楊溥

楊溥字弘濟楚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靖難後侍東宮爲洗馬兼編修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因采

楚寶

卷三

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時二王巧中東宮宮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上還上怒黃淮先至下獄西楊金問繼至上曰且有士奇問何人乃得侍太子下法司訊詞連公及尚善王愷遂輟獄中人止公命巨測無徒勞苦爲應曰朝聞道夕可死奈何輒自烹經史諸子讀數周長陵崩獻陵釋夏公卽釋公公出得哭文皇伏地不能起上亦哭陞公翰林學士直德元年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

開是年獻陵崩是獻陵欲近公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公掌閣事又選侍講王璠侍直改博士陳繼學

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潛爲給事中輪對上手弘

文閣印授公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

知民事爲理道助卿有建白封識以達公嘗密疏言

事上褒答至是上還弘文閣印宣德元年上

召公諸及治兵公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

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不訓養

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上

楚寶

卷三

出喜峯口征虜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

業難守成不易夙夜倦憊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

于不虞嘗爲憂惕邇來羣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

宜勉輔朕公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歲朕

過報朕多矣公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

上曰然是年秋內竄遣中官護行賜堊母一品夫

人禮遂召公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鷄鳴山

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朕念祖

宗積德累善萬古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

宗迅掃奸回再宗社 皇考恢宏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揚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尋陞禮部尚書兼學士裕陵卽位昭皇后臨朝公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 東宮遺音尚在露鑒如臨 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

楚寶

卷三

乞蚤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 昭皇后喜一日后坐便殿 上西面立后傍召三楊及國公輔尚書澂諭曰卿等老臣嗣君中年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公前諭曰 先帝每念卿忠履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 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先是永樂中 上時巡北京 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寮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

潛尚寬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 昭皇后爲言后又顧 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機宜與五臣共計正統四年 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公夙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公能含已從人畧無係吝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東楊公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文明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

楚寶

卷三

十四年遂有本土之禍公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鄭端簡公論曰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醞醢榮合成名並稱賢相云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 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其力也

菽園雜記曰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僭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潮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閣滿宰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理天台人後仕至吏部侍郎按二公可謂兩賢季世諛佞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爲相士奇有相業猶有相才潮有相度確論也

樂實

卷三

五

夏原吉

夏原吉字維禎湖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思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文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邪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

華實

卷三

六

市建文君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邪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章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麗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松湖宜欲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

之法。宣。浚。吳。松。諸。浦。港。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
表。音。戎。延。豆。東。西。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
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旋。塞。
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
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
里。潮。汐。壅。障。菱。蕰。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
大。且。澆。沙。淤。泥。浮。泛。動。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
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熱。白。茆。港。徑。入。大。
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
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
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
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
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
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圯。岸。以。
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
經。畫。盛。暑。揮。蓋。去。日。刻。赤。體。暴。日。中。否。何。忍。歲。饑。奏。
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
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

計。皆。取。辦。於。公。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部。兵。部。都。
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督。守。北。京。總。理。行。在。
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展。前。
參。決。機。務。朝。退。即。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
聲。色。駕。還。冠。京。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蓋。泰。進。太。
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九。年。滿。考。安。便。殿。論。起。
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
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冠。北。巡。侍。太。孫。居。上。
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
年。官。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
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還。都。便。言。官。遂。
劾。諸。大。臣。上。晚。言。官。大。臣。午。門。難。還。都。利。害。都。御。
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
衆。議。云。何。公。曰。堂。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
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
說。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諍。移。時。
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

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
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
侍郎楊勉之。遠矣。是年冬。上議征虜。公力諫。上
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
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
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
將至。父皇寶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
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
少蘇民困。太子卽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朔。表乞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
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
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
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手。
力除。除。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
密。諺。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
諍。激。上。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
能。損。聖。德。願。山。崩。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

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
郊迎。后留公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卽位。時密咨
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時有所言。宣德元年。漢
人反。指公微救。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
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
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
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
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崇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燕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
範金銀印曰。舍弘貞時曰。謙謙。泰曰。後天下樂從。巡
還。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
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閱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
圖。爲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
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
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愛人節
用。爲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
而民不繇騷。雖相幅無矯節。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
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

求官。上問公稱。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琦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稅守。公言。稅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常。見時。劉夏奔名塞。公簡重。善謀。夏公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參。綰閣。吁。余可否。期於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公再修者十六年。

華實

卷三

上

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實訓十五卷。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豪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對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賈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克嗣又治之。

通紀曰。原吉德量寬宏。嘗有從。越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汗可浣。何懼。為吏壞所寶。硯石。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恩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汗。

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神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汗。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吝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太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其敬慎如此。

楚實

卷三

上

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視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它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燭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揚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黼黻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成籍京師。公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加諸膝。賜寶鑑。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年十六舉鄉試。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轉侍講。十九年進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弘治二年遷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四年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職掌翰林院事。日講七年。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時占城爲安南侵

楚寶

卷三

三

擾。請賜誥問。公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特險賁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安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臣各議政事。今朝恭外。不得一親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

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矣。繼

宗崇信道流及劍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夷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此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擲滅竟亦何益。今上清龍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歷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霧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蚤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節下之

楚寶

卷三

三

禮違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科道疏救武岡知州劉遜。上震怒。俱下獄。文同疏申救。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云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召見。高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公與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什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災感聖聽。莫此爲甚。且賄賂公

行賞罰失賞紀綱廢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國困
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
積正此之內時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清
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執不可上
皆從公言十二年給事中華利劾程敏政考會試通
私命公覆試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十七年賜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
豫召入受顧命康陵卽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
大學士如故正德元年上不親政又與同官上疏

楚寶

卷三

十五

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
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
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衆
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
于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
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
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可回天慰人不聽又與
同官上疏曰先帝顧命倦倦以陛下爲托臣痛心刻
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星犯星斗晝見白

虹貫日彗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
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在於民
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
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
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文
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璫梟梟益恣暴尚寶卿崔璉御
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公力
救得戍邊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

楚寶

卷三

十六

鼓炮火聲徹都邑旆牧旂役紛充禁庭大臣與忌不
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
廢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
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
方奎御史張或忤璫荷校公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
繫至公又力救是夏蚤朝有投匿名文書疏瑾罪者
瑾怒羣臣悉逮詔獄公又力救五年夏旱霽上疏條
四事會張永發瑾奸伏誅上以公有友正功加特
進左柱國蔭其子兆蕃爲尚寶丞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胎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固有意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蚤嗣大位。蚤成大婚。光前裕後。行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而顧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未講讀之暇。安處官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七年流賊。

楚寶

卷三

七

數十萬。殘破半天下。賊就平。上以公有功。加詹子錦衣指揮。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公疏陳十不便。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公。慧悟風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親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不專政。歸卿。人顧思之。

張東沙芝園集曰。李文正公。幼負雋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孜。

收如不及也。其為相也。會逆璫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目中已久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册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都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題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楚寶

卷三

八

先進遺風曰。公致政後。遠薈楊閣老。載酒過懷麓堂。為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繩耶。遂悉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釀金錢賻之。乃克塋。文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視身者。可知已。彼時權璫狂剝。公卿鮮不受其贅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耶。

叢說云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事建力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又云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湖西涯比平日所用袍笏束帶視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

聖楷曰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傳貽書邵子欲授

楚寶

入

卷三

五

劫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効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况宰相去留係天下之安危高又有不能自由者西涯公當國時有士人投一絕句云才名真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不能與劉謝同去位也東如所見是使朝廷之上有小入便無君子成何世界且西涯受顧命不幸而當逆璫疏論廷辨無所避忌非伴食者後生輕薄恣其綺舌乃至於此後世豈無公論哉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庶吉士出職方為主事歷郎中時有獻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公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肅敏公力沮得寢朝鮮使貢苦建州廟遮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為地下部議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四三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塞有廟今尚書必問劉郎

楚寶

入

卷三

三

中云何劉郎中言輒行行輒效出為福建參政巡海海道兵久弛公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宋慈元后陵法然曰屆與陶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釋誅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遣平江伯陳鑑內臣李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鑑興專任公及抑損外戚以回天意茂元謫長沙同知公集山

河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
可輒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
大明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
渡河二十里西府營河十里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盡
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量能
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朔入塞師行乏軍與公以戶
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遷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
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廷
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遷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

楚寶

卷三

三

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
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
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亦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
米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
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
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過人言自劉帥
即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十一年三章
乞致仕賜詔杜門修廟十三年家拜右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即携二童行兩廣人聞公來大喜公旌賢

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十
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亟上以兵事屬內臣間
遠謀出兵掩虜上召公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
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
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洪國公丘福稍
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禍下不若且
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曰善一日召問天
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故貧對曰江南

楚寶

卷三

三

困於運糧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
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
門誣公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忿不得
私役軍士耳修清寧宮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
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
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
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
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是
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十事皆兵食要務下諸司議

興革。上嘗詔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改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安達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直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空太急。凡用行政，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即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上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威咄，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刑部尚書閔珪獻大獄忤旨，批答久不下。公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為無足

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領之，明日允璉奏十七年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諸公用李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口語。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公。上手一帖付公，帖書李名。公退至部，詰問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為大帥？明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去鎮無幾，劾章至。上謂公曰：悔不用卿所薦。先是公應詔陳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公。上召公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其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甚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嘗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時戴公為左都御史，上有大政事，每召公及戴公面

議十八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錢諭曰
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疑有問戶不與人接者卿二
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
勿胡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上崩公慟哭不能起
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理專政劉宇恨公
泰陵時商對不為字地謂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
萬金瑾因滿尚書謝毛總兵銳獄詞有公名三年夏
矯制逮詔獄且欲殺公下廷議屠滿曰檢律劉尚書
無死罪論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則

華寶

卷三

八年璿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
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
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具述其
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
期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
陽記曰子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
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
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濬竊科甲官祿前後
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

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
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和生等藏之以俟
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子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
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特常戒利亦常還名李東陽
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卒贈
太保諡忠宣

先進遺風曰劉忠宣公大夏生而岐嶷穎敏楊文
定一見曰為國器年從父憲副公任知按部歸
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即以請父示為餘康易者

華寶

卷三

乃釋門者手一銀劍遺公公引付父所善大叅拈
所詰其從來甫弱冠發解堂司檄有司佐贖公念
里中阻饑固辭謝焉已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外
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既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
部主事已為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戰守諸巨
務尚書悉倚公畫才望輝著時樞璫用事適兵侍
缺欲援之超補尚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遣謂
且擬助之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
同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為言乃出叅閣藩其怙於

進也如此。武宗初政在權。嘗遠乞骸。歸三年。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行。蕭舉爲公。賂公。公籍之。府督被逮。經汴。二司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餓彼。意第舉殘骸。舉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子姪丐貨。四方知。擬贖金。公曰。如此而死。擠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賴居中。承得。我死。成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必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恭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成鍾尚書。索貨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公居恒言。財貨惟務農服買。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公轄廣東時。常乘小艇。訪白沙。問其學。曰。子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

又聞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朝著之交。如李文正。張簡。謝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學。輩真可了一生耶。又曰。公被逮時。瑾屬官校。羅某。關公。貨產。羅至廉。知公貧。僉羅以酒。慰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通紀曰。大夏爲職方時。吏部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謂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否。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手。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張居正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母趙氏嘗夜見室中有光，上
昭天頂之一青衣童子自天下達床左右，遂娠。凡十
有二月生，少名白圭，穎敏絕倫。十二為諸生，就魏試
時大司徒李公士衡為隄守，先有異徵，奇其狀，更名
居正。尚書顧公璘撫楚，行部大奇之，語監試直指使
者張璠，子將相，罷也。安老其才，即見其名，姑乙之。及
啓卷，果售，直指因用顧公言，力置之。次日為特設鹿
鳴慰勞焉。庚子舉于鄉，謁謝璠，璠猶以為早，因解所

楚寶

卷三

廿九

繫犀帶以贈，曰：為若異時，圍腰飾然，若且玉不足久
涸也。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已酉授翰林院編修。時
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沈毅淵重，深相期許。甲寅請
告歸，則卜築小湖山中，終日閉閣不啓，人無所得望
見。父之益博極載籍，通當世之務，庚申以右春坊中
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甲子重修典，都志成，進右諭德。
為裕邸日講官，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喻，詞極
剴切。莊皇帝往往屬目，加禮焉。隆慶元年，累進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公之入閣，同時閣臣皆折

節雍容

公班最後，獨謂輔相體尊，當自嚴重。時倨見
九卿，他亦無所私款洽，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
愈與憚之，重于他相矣。當世廟末政多偷玩，事無
統紀，舉朝務為繁言鮮實，劾詔令屢下，多廢格不行。
是以上下相蒙，名與實爽。又以國用空乏，督賦之便
四出，民苦搜括，而劇數犯塞，京師武備久弛，乃條上
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
因請舉祖宗大閱禮。上嘉納，已巳之冬，遂大閱
于北郊，公戎服扈從。天子坐武帳，躬擐甲胄，親將

楚寶

卷三

三

士為帳，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人已知為
救時相焉。四年庚午，用三年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北虜俺答最強盛，
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畧吏民畜產甚衆，雲中遠東尤
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等，抵掩容居
板升，擁勝兵數萬，而中國亡命又悉往從，虜熟知險
隘，扼塞為劇。鄉黨自夜教廟，候利害處，以故二十九
年俺答大舉逼京師。四十九年犯蘇，隆慶元年陷石
州，會其孫把漢那吉和于虜，與其妻比吉等十餘騎

來款閭督樵王崇古上狀朝議以爲納叛啓釁非宜
不然安殺之公獨勸上納那吉降安置大同城中厚
給飲食衣服供帳器具以市之俺答聞那吉大驚
發萬騎臨平虜城索廷臣恒懼公令諸將堅壁清
野勿與戰使那吉衣麻賜緋衣金帶誘示恩便而陰
遣謀者以好語款廟曰若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約
稱臣守邊乃得趙全而孫崇古謂廟久不去老師費
財欲乘老會得孫急而因與爲市公與書曰和戎自
有體彼即欲得孫謂空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

楚寶

卷三

世

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禮那吉而歸之耳今擁萬騎平
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夫全等至狡獪
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鷄犬乎假命語淫彼得爲謀或
聯以脅從數人欺誤朝廷而我乃棄重寶非糾故矣
且那吉歸而老會幸奉約束無他吝即假爵封王通
貢市可矣有如廟諸所言特空給幕府殊無意群臣
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
全等數十輩何爲于是崇古遣使二耳詣廟營曉
以利害堅其約俺答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不以

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命厚
禮那吉遣趙全等感泣遂稱臣內屬求通貢市歲歲
勿絕上令礫全等東市傳首于邊全曉諭甚願其
屬曰吾屬死邊事寧矣上嘉公殊勲加少保兼建
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丞而詔集朝臣請閣下議
封貢可否衆士籍籍公復以書抵崇古言封貢有五
利邊鄙不驚穡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養士馬修
戰守備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酋既
臣屬土蠻古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既禽即板升

楚寶

卷三

世

數萬之衆知廟不足恃可馴而致四也廟驕天公其
兆已見老會死族必分不死必有伺願呼韓之變我
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乃復請文華殿舉成祖
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上上意遂決許通
貢市封俺答爲順義王俺答大喜已而套虜亦願修
貢市易如宣大例自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虜馬劇
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居庸以西五千餘里無烽火
警天子無西顧憂得一意備東顧矣上念公運
籌制劇茂著忠獻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一子錦衣

衛正千戶世其官六年五月上不豫召輔臣至御前
受顧命公伏地號泣不能起神宗嗣位詔公卜視
大行皇帝陵寢北趨而首輔拱已去位矣公爲首輔
召見平臺慰勞懇至初在東宮嘗畫寢夢一美
婦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寤而異之以問左右對
曰殿下他日當有大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公長身玉
立跪拜修美上憶中事特賜金幣及繡蟒斗牛
服公頓首泣謝因疏請大詰文武羣臣示上意所
嚮百僚震發振動矣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請勅

楚寶
卷三

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又按劉文靖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以寒暄小故廢罷山陵禮
成進左柱國兼中樞殿大學士官一子系疏辭免
上復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良曰良臣曰爾惟
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公頓首曰上幸勸意
文字卽操觚染翰非前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
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采古答帝王善可
爲法者八十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以應陰陽之
數繪爲帝鑑圖說以獻上起敬受命宣付史館萬

曆元年癸酉有王大臣之獄一時汨汨禍及轉輸高
樹公以百口保其無他事乃解嶺東平上將首論
籌策功謝不受上言臣當先帝時上便宜六事
其一願上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玩歲愒月卒不能
以實應卽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
封事有事下四方罷國者諸官皆置記籍與爲期約
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
或已奏報而諸會故慢令無可否者臣等常條列其
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上報可十一月以六

楚寶
卷三

年考績進中樞殿大學士二年甲戌西南夷都蠻平
都蠻古瀘戎也數剽掠蜀肥公推轂會省督撫四川
以劉顯爲總兵征之是時言官論顯開事罪且不貸
公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卒不罷顯顯竟就功公以
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瀚大司馬譚綸奏上御
房中繪天下疆域左文右武各列職名上命設于
文華殿省覽又請修祖宗故事今日講官記注起
居兼錄詔諭制勅凡郊廟耕籍幸學大閱皆令侍從
又選史官六人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

殷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入對大臣紀述
送史局銓次爲異日國史原卒四年正月御史劉臺
劾奏公臺故公所取士也出按遼東遊捷御史不當
報高臺違例報公以故事裁抑之臺怒遂抗章極論
公點橫十餘事公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廷杖臺公
復伸救竟從寬貸六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時歲比不
登又多水旱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罷國奉行
不勤督賦益急間里愁歎盜賊竊發乃請詔責有司
加意牧養命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侵若

楚寶

卷三

世

逋久賦重慶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大倉所儲
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勤
動不得休服上下交病矣請令今歲賜民改拆十之
三實公帑寬民力真兩利之道上從之公何以一
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倅官一子
尙質丞于常典外賚賜有加累疏辭謝許辭太傅伯
祿五年丁丑三月廷試賜公子嗣修及弟第二人有
詔修慈慶慈寧宮公上言兩宮規制甚偉又至壯麗
足以娛太后萬壽不安時縉舉羸上卽入言聖

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以其地置龍縣公舉兵
部侍郎委雲翼力也公爲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實
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尤得心邊
事有本鎮將吏不知而公別偵之以告者人亦不測
其歸是以羣臣恐然救過惟謹職事整舉無敢飾
非枝梧者居恒謂高皇帝真得聖人之威者也
世宗能得其意故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
亂以大阿不下援也於時政體大肅而漸有不便于
公者矣九月父文明卒于江陵計聞累乞守制不允

楚寶

卷三

世

是時慧出斗牛間尾指婺長數十丈臺官微言按天
官書斗丞相之位慧出斗牛女至大臣移徙天子愁
兵起天下受怨于是上召公益堅至于流涕公又
以母老疏請極哀切上乃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
公子嗣修馳驛驢營葬卽迎母來京侍養公感殊恩
慨然遺諭督督疏乞辭俸守制預允歸葬後之十月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于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五人皆以疏
諫奪情自是怨公者益甚公皆身之卽以是稍除

異已者不恤也。六年三月大婚禮成。再疏乞歸。上不得已。勅璽卿金吾獲贖。以三月為期。葬畢。即上道。又特頒帝資忠良銀印。記一如先朝楊士奇張孚徹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頒行入辭。便殿。上為鳴咽流涕。入言。聖母聖母亦感痛。所以慰賜祖送有加。既勉。襄事。訖奉。旨敦迫還朝。召見文華殿。西室。問所過民間疾苦。及北虜衰敗狀。公對甚悉。上大悅。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

卷三

世七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撙損。且乖格不可訓。公乃畧舉事例。未安者十餘事。請勅禮官集羣臣定議。著為令。甲昭示諸侯。王諸王有見而感泣者。七年二月。河工成。自河決崔鎮呂泗淮陽諸縣。悉為巨浸。潁河罷縣治隄。費且萬萬。廷議迄無成。上以問執政。公因言。故河道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聖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一切假以便。空餘年工成。上漸憐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宜進。公因戶部進仰覽數目。陳言。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餘兩。而六年所入。

僅三百五十萬餘金。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餘金。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不可不知也。主制量入為出。三年必有一年之積。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願將至計。所上疏。置座。賜省覽。文。上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織造。不聽。公而委曲以請。得省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選官恩數。上多曲從之。十一月。詔度。

卷三

世六

民田。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弘治十五年。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偽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說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民窮逃亡。勢又不得不請減額。而國課日以益虧。公請料田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好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并。又民間新所懇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則國初故額不失。而民賦以輕。其撓法者。皆下明詔切責。天下奉行。靡靡焉。八年。

庚辰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百石晉前所平錦安
衛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公辭大傅尋以大禮畢成聖
德日茂拜疏乞休上諭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
諭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自今以往輔爾至三十而
後商處願令無復出口矣遂不得辭三月廷試賜公
子懋修進士及第第一人九年正月請令翰林官分
齊人直應和文章或侍上清譙質問經義陳說理
道如唐宋故事又奏屬儒臣纂輯累朝實訓實錄分
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一月上御文華殿講訓

楚寶

八卷三

世

錄畢公偕輔臣四維時行持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
進覽因言大江南北大饑或相聚為盜大可憂即如
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乞將積遺盡賜蠲貸
而責各官發贖緩倉穀以惠窮民上俞允公又言
今天下至困矣即上幸履蹈節儉臣愚猶過計以
為大司農所入不足佐緩急近者宮中賜寶動至鉅
萬輒引常例夫所謂例者今年偶一行之明年即指
為故事陳乞耳非祖宗舊制也至于布施一事尤當
禁止與濫施緇流以求福利孰與蠲賦與民以活億

元元之命其功尤大上為感動十月以一品十
二年秩滿奏最上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勲朕言
不能盡官不能庸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
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
美賜宴禮部辭上柱國及伯爵俸十年二月寢疾
上時時下手詔問安否賜內厨饌及視醫藥黃門使
者絡繹于道久之不愈上令輔臣四維理閣中細
務大事即公家平章六月上書乞骸骨上覽之感
痛會遼東大捷至加公太師進前所平錦衣衛指揮

楚寶

八卷三

世

命事同知世世不絕時病已革上使中使問國家
大計不知所報次日卒上悼悼報朝賻賜金幣他物
皆加等兩宮賜亦優厚予祭九壇復增七壇益視
國公兼師事者儀贈上柱國諡曰文忠遣營葬仍命
太僕錦衣內監獲喪歸公性謹嚴敏求博聞強識尤
練習本朝故實及邊域情形少時即自負以天下之
重仇厲守高不好為奸言以悅人意及入政府感
稱廟顧託神廟勿冲虛心委任故任法獨斷操持
一切無顧避毀譽嘗與人書曰僕以一監儒操十

餘齡。幼立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置。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章大信。修明祖宗法度。一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為務。天下始知有君也。彼護人者。欲割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污。蟻獨曰。專擅。稟擅云云。欲以悚動。幼主間僕于主。上耳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違道干譽。直饒之所。薄而不為。其大意如此。是以人多恨之。上敬重公。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戲。輒慮張先生知之。而公亦益勉責。人卷三

以夾輔主德。自力然。上春秋漸長。公過為禁持。不。少假嘗在講筵。上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音。公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驚而上左右貴倖。用事多恨老璫。馮保公又嘗疏請斥逐其為奸佞者。是以寢相搆。而輔臣張四維亦怨公會公卒。上所幸璫張誠以保與公交結。專恣奏聞。上心動。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遂嗾其門人極論保以嘗上。上謫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窺望風旨。益務攻公。為奇弁及其黨。于是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削其諸。

子官御史。年可立者。追論公罪。因謂公以私構。違庶人憲。卿獄庶人。妃因訟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盡入居正府矣。上心艷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中貴人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橈。偕錦衣衛指揮給事往并勘。故搆王憲。卿事主。憲卿者其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為護衛卒。太妃聞公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食而坐。王憲卿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為張生穿鼻。王憲卿以是慙而卿之會公登第。召其祖雲之。酒至死。而王淫醜橫暴。其國遠近皆怨之。彈劾屢上。遂至削國。以幽死。所謂金寶者。譬諸也。丘橈等籍其家。懼不中程。乃拘其諸子。備極榜笞。長子教修自縊死。家人死者累索。而荆楚之間。騷然株及矣。獄成。命削公秩。奪前所賜寶書。西代詔命。謫其子緡修嗣。修成當籍沒時。侍諱于慎。行遺丘橈書。畧曰。江陵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陰禍機深。結怨于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益。

勉責。人卷三

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爲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
 又不使隘有交遊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
 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
 堂八十老矣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
 必至落魄流離可爲酸楚望于事寧罪定疏請于上
 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爲樂
 之族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亦上帷蓋之仁也櫛
 得書不能用萬曆末臺諫等連章訟居正寬且言其
 有十大功于國不聽天啓二年朝廷始追述其功

復原官于祭塋稍稍給其房屋之未變直者與于孫
 奉祠任今上御極尤思之錄用公孫同敞爲中書
 舍人追卹有差
 毛壽登曰江陵承顧託輔幼主身伊周之任寵
 眷稠渥前古未有也天下固已側目其身矣而振
 綱剔弊海內披靡又皆其誓沈族碎家而爲之者
 也雖欲避專擅之迹何可得然公無所不可得之
 人主而奪情之役不以死爭推擊過嘗有容之度
 闕焉豈自信報主眷平物論蓋有非常之功誠不

屈區區形迹間飾款言冀觀望耶海忠介有言
 正工于謀國拙于謀身諒哉上下數十年間羣
 視事楚人兩見然江陵名差不正而人顧益思之
 矣

聖楷按衡山竇太處先生講學于鄂必參稽楚
 人楚事互相問答一日謝古心鳳洲在坐竇問曰
 楚之相如張江陵將如熊經畧可謂才矣然江陵
 奔情今曩同譏如何謝曰古大聖人有奔情者二
 皆以天下事其親不足爲疑曰爲誰曰父死不葬

愛及于戈竇曰學聖人者須大中至正武王反經
 行權後世有口實之者且史闕疑寧足傳信謝曰
 更有一無聞之聖人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如何竇然之既而曰古心引經證事可廣孝經

楚寶名臣論次

所謂大臣者固無愧于其名矣然人臣奉職循理名非所邀也不邀名而名始無愧何得以官爵通顯屈我良有司乎古史于列傳外特設循吏蓋念臣有不必爲其太而可以自名者歟子仿其意述名臣第二凡三卷

名臣一

尹吉甫 文之無畏 公子午
申無宇 公子申 黃琬

楚寶

名臣論次

乙

名臣二

祝良 鄭產 董和
羅憲 李重 車胤
孟嘉 樂諤
許圜師 岑文本 李邵
李邕 周輝 胥偁
吳棹仁 唐義問 張問
譚世勣 吳徽 胡頴
楊大異

名臣三

吳琳 夏瑄 王竑
伍文定 袁宗鼎 李承勛
何孟春 梅國禎 耿定向

楚寶

名臣論次

二

楚寶名臣論次終

楚寶卷四

明 梁竚高世泰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第 伍 較訂

名臣

尹吉甫

尹吉甫周宣王內史也楚房縣人初宣王即位勵精中興乃命吉甫帥師北伐獫狁有功而歸詩人為賦六月之章以叙其事厥後宣王自將伐淮夷命吉甫

楚寶

卷四

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申伯封謝仲山甫城齊吉甫咸作詩以贈送之

聖楷曰嘗考周官內史之職掌王八柄掌書王命以詔王聽治漢唐宋相沿所謂中書令是也百官之本國家樞機非有庸勳超格才量清遠者未易授也吉甫或自北伐之後擢居是職亦允稱賢明之選矣然吉甫贈仲山甫詩舉其職曰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豈亦以冢宰而兼為內史乎宣王官人固

其家法後代有宰相兼領中書令或加中書令者皆得此意而朱子謂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似未確

房縣考

按房縣即古房子國其地有房山四面石室如房故名舜封堯子丹朱于房戰國屬楚地秦漢為房陵縣屬漢中魏唐為房州中宗以廬陵王被廢居房州今有廬陵城焉地志誤作四川瀘州人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皆誤也又按房縣有湯泉在

楚寶

卷四

縣東十里宋洪邁夷堅志泉中產硃砂有粉水在縣東北五十里源出房山經穀城入漢江雍州記蕭何夫人於此漬粉鮮潔異于諸水俗呼粉漬江又房州圖經云西連九室窮若曲房南搆建鼓以望勾將是亦一形勝之區也

文之無與

文之無與字子舟。楚穆王九年，會陳侯、鄭伯、蔡侯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諸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與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與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

楚實

卷四

三

官乎？莊王十九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辱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必也。」公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平，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

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安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至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

楚實

卷四

四

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與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主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劉向說苑曰：「解揚字子虎，霍人。莊王赦而歸之，晉

爵之爲上卿故世言雷彪

聖楷曰申舟爲宋孟諸之役不廢王命以死莊王亦不自棄其言故伐宋君臣之間信義儼然却又生出解揚致命一事皆可爲後世人臣死封疆者法也子反夜爲華元所刼懼而吐實使敵人知備專命辱國罪莫大焉高公羊穀梁俱取而大之何也且左氏云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此是後世劍客之術如楚倫之類故子反懼而與之盟公羊乃謂子反乘墮而闕宋城又謂子反對

楚實

卷四

五

莊王曰君請處此臣請歸爾云云傲慢悖理豈對君父之言乎當從左爲是

孟諸考

孟諸乃九藪之一爾雅云十藪宋有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是也又風俗通謂漢有九州之藪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豈未之考耶高逵夫封丘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達夫滄洲人而云然者少時客梁宋間故也此亦是一證

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康王二年代子囊爲令尹五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室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高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入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固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楚實

卷四

六

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轆伯有子彌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爲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齊康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兩及之楚師多車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蒍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八年子庚卒以公子追舒爲令尹

聖楷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故從楚而叛晉其師甚無名高又不義子庚弗許可謂識大乃楚康強之以出兵卒罹東雨之咎而應南風之泰子庚何罪焉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知言哉又按左傳曰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蔣子馬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

楚實

卷四

宮廡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時卷耳詩作如此解亦奇太抵古人讀詩包廣而舉微非有專指如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又如韓詩外傳所舉篇章皆此類

申無宇

申無宇仕楚爲芋尹曰芋尹無宇霸王立會諸侯於申遂滅賴遷賴於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霸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人以實之無宇之闢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

楚實

卷四

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自甲入有十等至王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甸甸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閭有逃臣者當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繩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

無所執逃臣也。退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晉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至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寃，未可得也。遂赦之。霸王十年，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主，城陳蔡不義，使公子蕩病爲蔡公。問於無字曰：蕩病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內。寢親不在外，五則大無羈不在內，五則今蕩病在外，鄭丹在內，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威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無字子曰：申亥，霸公乾谿之難，王沿夏入於鄆。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主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闢，以歸。王繼于申亥氏。

楚實

卷四

九

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春秋外傳曰：霸王城陳蔡不義，使僕夫子哲問於范無字。無字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惟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晉有京櫟，衛有蒲威，宋有蕭毫，魯有邾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微衙，叔段以京忠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威實出獻公，宋蕭毫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重蜚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哲復命。

楚實

卷四

十

王曰是知天恩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聖楷曰申無字荅使棄疾為蔡公一段文字內外傳俱載繁簡不同各極其妙昔人謂左氏聖于文信然哉因備錄之可悟作文之法

棄疾考

棄疾即楚平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决之使王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

楚寶

卷四

上

太室之庭召五子齊而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皆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闕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皆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公子申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甥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奸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主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否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子使徐

楚寶

卷四

上

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公子奔楚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先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幸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系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曾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其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雲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我盡姑億也。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奔隨。子西帥奔。徒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初。王之奔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白藍尹。蠻涉其孥。不界。余舟必殺之。

楚寶

卷四

十三

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繫敗楚舟師。獲滿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自閭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文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晉閭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從壇。龜不形。鑊官室。不親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敢費。在國。

天有苗。痛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就食者。今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遂是以民不羅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楚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高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陳。父自春至秋。上戰。不吉。上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警亦。

楚寶

卷四

十四

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警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主有疾。方攻大。寒。卒於城父。子聞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見殺于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蒯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

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賜也，好復言而求死，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處吳，爲白公十年，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聖楷曰：楚令尹子西始而讓國昭王，爲義至高。既而料敵制勝，安定楚國，以至報讐大第，色色可觀。其失着處，惟召白公一事耳。近代小儒不曉讀書，因孔子彼哉一語，遂抹殺其賢，可笑甚也。且孔子不答或問，深意固未可測，而小儒又謂子西沮書。

楚實

人卷四

十五

社之封故孔子惡之，不足採錄。然則晏嬰之沮孔，與子西無異，何獨不絕其交？此皆俗論無補於世。昔陳亮有言：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抵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嗟乎！子所以取公子申也。

遷郢於都考

按水經注：郢，古都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邑。後遷都焉。秦滅楚，復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韓愈有宜城驛記，甚詳。文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日，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聞茅屋祭昭王。

楚昭王考

按昭王軫，平王秦女之子也。立十年而吳師入郢，十一年及國。二十一年，救陳卒于城父。是歲也有

楚實

人卷四

十六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黃琬

黃琬字子璵江夏安陸人少失父蚤而辯慧祖父璵初爲魏都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璵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璵思其對高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璵大驚卽以其言應詔高深奇愛之後璵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璵造琬侯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

楚寶

卷四

十七

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第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謚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辭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麗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素重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爵官琬題俱禁錮

題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吉事者多訟題復

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爲魯東海二魏相性抗厲有明畧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情容焉琬被廢奪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文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

楚寶

卷四

十八

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宣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運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蠃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殺之時年五十二

聖楷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
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子瑛所以犯難而不
顧也惜乎與王允共謀誅卓而不救蔡邕之死王
公無後殆豈獨存君子不能無深咎焉耳

日食考

按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世始推月九道然未驗
其所行之遲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推其遲
速又未詳其交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爲日
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

楚寶

卷四

九

高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
下卽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
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
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若夫臣子背君父妾婦乘
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而日爲之食者此
則繫乎人事之威也今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
朔自有食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問蓋
是時梁太后攝政故天變應之

祝良

祝良字名卿一姓長沙人順帝永建中爲洛陽令時
大旱祈雨不得良乃褊身庭階告誠引罪自辰至申
紫雲沓起甘雨大降民歌之曰天久不雨蒸民失所
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而下太尉龐參
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殺之良聞之率吏卒入大
尉府索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
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
陽吏人守閤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楚寶

卷四

三

未幾出補并州刺史永和二年日南徼外蠻夷區憐
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
發交趾九真二郡兵二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
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習而賊勢轉盛帝召公卿
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畧李固建議謂空更選有
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因舉故并州刺
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
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真太
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

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蔡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聖楷按祝良本長沙人楚紀與湖廣總志俱作長沙湘鄉人大誤兩漢時湘鄉屬零陵魏漢書何得云長沙也一統志作臨湘人是又按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聰明博學以廉平見稱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此事與麗參妻絕相類一殺子一殺婢良皆收治悍婦之風其稍息乎

楚寶

卷四

廿一

鄭產

鄭產字景戴泉陵人也爲白土耆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勸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因言於縣爲表上言錢得除於是更名白土爲更生鄉

聖楷曰禁殺子如之慘近日常事亦有動念及此者然皆榜示虛文未嘗實實以救人爲已事如先賢鄭公之所爲也大抵溺殺子如有二端其一貧不能養活其一母苦不樂多子尤惡生如以此

楚寶

卷四

廿一

習爲殘忍不自知非倚爲上者既多方以勸悟之復嚴法制以禁其母厚生殖以周其窮民卽無良室忍故殺其子如哉程子云士苟存心愛物卽一介之士亦必有所濟否故於鄭公贊歎之矣復載記皆人所行輒效者數則于後使有所觀感而惻然也

蘇文忠公與朱鄂州書曰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兒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

常閉目背而以手按之木盆中啾嬰兒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松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妻不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不知剗芟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又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嶼也其舅陳迎夢一小兒授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迎獨念其妹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惟律故

楚寶

卷四

廿三

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具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至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賄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背王清為巴隍太守邑人生子

皆不舉溺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為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人特未知耳恃深契故不自外

厚德錄曰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秧場其利甚博而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都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千三萬七千有奇以足計者一十六萬三

楚寶

卷四

廿四

千有奇免之待下目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此事與鄭公相類而設處之法更巧居尊位者當以為法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壅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疆悍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從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至

卷四

廿五

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踴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慙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

元直勤見啓諷諭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蜀書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水經注曰沔水又東過襄陽縣北與檀谿水合谿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

楚實

卷四

廿六

家駒縱目檀谿念崔徐之友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三國志注曰偉度者姓胡名淵義陽人為亮至薄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仕至兗州刺史右驃騎將軍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蚤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患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太將軍闓中督巴東拜憲領軍為守副貳魏之伐蜀否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遶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貳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

楚賈

卷四

其

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授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器械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蜀艾卒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犂犢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

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魏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譙華林固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宣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罷武帝並召而任之

聖楷曰羅憲初師事譙周及蜀歸順侍譙華林論薦蜀士獨不舉其師者豈亦惡其建策降魏而鄙薄之耶今觀憲守永安孤城繕甲完器械距戰經年卒保無虞其謀畧亦足奇矣使後主毅然不納譙

楚賈

卷四

其

周之言君臣固守背城借一猶有生氣即不然退大東鄒以思後圖蜀未始無人也蓋是時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欲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惜哉一夫誤計漢業遽斬此北地王誠所以痛哭於昭烈之廟也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王景王相相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蚤與羣卿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養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微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于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

楚寶

卷四

三

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至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恩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及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顯顯欣觀太平然承魏氏彫敝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耶吏蓄干軍亦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閉

貢舉之法不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

卽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驥括於間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卽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譚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駁制奴婢限數及貶秩居官等奏文多

楚寶

卷四

三

不載太熙初遷廷尉平又駁廷尉所奏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恭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舉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珣燕國霍原馮翊吉謝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案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祿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

年踰始立草野之舉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淳競宜黜其有履
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
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
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移峻隼詳以一風流然古
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
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語嘿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
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實非所謂擬人
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

楚賈

卷四

二

舉之主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
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藴韜道藝外無希
世之容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
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
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
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
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
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舉未洽德禮無聞舍所
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

所求傳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奪若遂抑
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
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教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
書動以清尚見稱教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
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教字茂彥舊史闕
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
百官志文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
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符先帝患
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樸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

楚賈

卷四

三

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
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
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
因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耋而志氣克壯耽道窮
獲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者德足以
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
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計虜護軍平陽太
守崇德化修學校表薦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
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第崑崙表去官永康初趙王

倫用爲相國右司馬以憂過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歛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

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職矩至江州刺史世說新語曰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遇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慶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

楚寶

卷四

卅三

劉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公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

九品考

按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西民雜處詳覈無所尚書陳羣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

或道義虧喪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焉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閭閻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高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乃罷

楚寶

卷四

卅四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議義理深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

楚寶

卷四

世

每有盛坐高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靈康初以胤為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堂明之制既甚難詳且樂至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韻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

後明堂確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文選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為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詣於會稽王道子諷入坐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至上當陽升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寶二三並不宣兩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綽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世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楚寶

卷四

世

聖楷曰元顯道子之愛子也安有欲誅人愛子而密言之於父乎且元顯少年兇銳邪黨傾附道子耽荒麴藥信惑譏諛而武子自蹈危機寧有生理哉至黜國寶之衰不署殊禮之奏卓然可與事君矣

囊螢考

按今澧州車渚市有囊螢臺即武子少讀書囊螢處也又其墓在州東三十里新城鎮今建書院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嘉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喪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罷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邇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嘉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弟舅民望受

楚寶

卷四

世

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諸部廬陵從事下親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常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嘉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窮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嘉望寔故應尚德之舉大傳河南掾簡穰有羈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嘉在坐次甚遠獨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

楚寶

卷四

世

自寬獨歷觀遂指嘉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嘉之得嘉奇嘉爲褒之所得乃益羈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第四第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墜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嘉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嘉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嘉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父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嘉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嘉之從者嘉謂其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

俄遷長史在朝。賡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
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迨夕乃歸。
溫從容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
終於家。年五十一。嘉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
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達寄。
傍若無人。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
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
生善酣。不愆其意。

楚寶

卷四

廿九

蘇軾史評曰。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
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以
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脫。豈安許人
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
孟嘉也。
聖楷曰。晉書附沈充于王敦傳後。此逆黨理應附
著。若桓溫傳後。綴以孟嘉。似傷忠厚。且其傳語踈
畧。不稱嘉之為人。子故取陶元亮所撰孟府君傳。
庶幾大雅君子之德有所表見焉。

鄧鄂考

按前漢書江夏郡統縣十四。後漢書江夏郡統縣
十二。晉書江夏郡統縣七。俱有鄧縣。而無鄧。蓋漢
晉江夏郡置於今之雲夢縣北四十里。非今之江
夏縣也。今江夏縣乃漢沙羨縣地。亦屬江夏郡。至
三國吳時。又分江夏置武昌郡。統縣七。始有陽新
與鄂縣。陽新即析鄂之南境也。以魏邑沿革考之。
鄂即今武昌縣。是陽新即今興國州。是而鄧則今
之羅山縣地也。其地與孝感相聯。隔在漢江西北。

楚寶

卷四

四

相去甚遠。故嘉別傳云。江夏鄧人。曾祖父宗。塋武
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其說甚明。乃宋
人惟知宗為江夏人。而不考宗為江夏之鄧人。遂
稱江夏縣城東有霧竹院為宗故宅。紹興間立祠
以祀。一統志亦相沿以宗為江夏縣人。武昌縣志
又引別傳。訛鄧為鄂。以宗為武昌縣人。俱誤甚。
近雲間陸伯生撰廣輿記。於孟嘉墓下注云。嘉嘗為
陽新令。卒塋此。尤可笑。古今不學無識之人。妄自
撰著。如此類。何可勝數。

龍山考

按龍山在江陵縣西北十五里山勢綿延俗名崩山其上有落帽臺錢希言龍山記云龍山蜿蜒如龍逕西北羣岡而來又東盡于落帽臺總之皆龍山也胡縉落帽臺記云萬年固佳士然所事非人風伯爲之免冠耳此亦可謂善護

楚寶

卷門

四

樂謨

樂謨字蔚遠南陽清陽人屬南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愨嘗陳罷物試諸甥謨時尚幼高所取惟書愨由此奇之文取史傳各一卷授謨等使讀畢言所記謨畧讀具舉愨益善之齊豫章王勰爲荊州刺史以謨爲驃騎行參軍勰嘗問謨風土舊俗城隍基趾山川險易謨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勰益重焉武諧謨解門如市勰遣覘之方見謨閣閣讀書後爲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

楚寶

卷四

四

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叛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謨問以西事謨上對詳敏帝悅用爲荊州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謨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九年豫章王勰薨謨解官赴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謨爲諮議參軍義師起謨穎川引謨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畧大監初衆遷御史中丞初謨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遇焉謨性公卿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忽庫中火欲

推舉者。謂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二年。出爲廣州刺史。卒。官謫。姪適徵士。同罷劉蚪。亦明議。有禮訓。謫爲州迎。姪居官舍。參分祿。狹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佛。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天監初。累官至尚書右丞。出爲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俸受名。辭不拜。後爲江夏太守。便

楚寶

卷四

四

道還鄉。割宅爲寺。棲心物表云。

聖楷曰。武陵志有樂令圖。云。謫爲武陵令。時治園。植柰李。去後。百姓愛之。不忍剪伐。因名按謫。本傳未嘗爲武陵令也。但還龍陽。相時。齊豫章王。疑爲武陵太守。雅善謫。爲政而後人。遂因而訛傳之。輒爲縣志中。如此類甚多。皆當刪去。

楚寶卷五

明 梁穀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謝 晉較訂

名臣

許國師

許國師。許紹之次子也。有菟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國師愛

楚寶

卷五

乙

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國師掩不奏。爲人所撓。帝讓曰。宰相而弄百姓。非作威福乎。國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慢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嫌無兵邪。敬宗因是劾奏。遂免官。久之。爲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國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爲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陪塋恭陵。

聖楷曰。唐紀云。左相許國師之子。自然。爲奉輦直。

寒遊獵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園師杖
自然一百而不以聞田主詣司憲訟之司憲大夫
楊德裔不爲治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
封事告之云云今本傳俱不載當是許敬宗修實
錄時削去耳然以宰相之子射人旣杖一百使復
具奏引罪則攻訐之輩何所行哉惜乎園師見不
及此

唐高宗書法考

唐朝叙書錄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

楚寶

卷五

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園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
示園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園師見古跡多矣
魏晉以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
妍而少力今觀園跡兼絕二王風蕭瑟迴實古今
書聖也聖楷按寶泉述書賦自高祖太宗以至武
后皆有佳評而獨不及高宗豈銀鈎鐵畫亦爲金
輪氣焰所奪耶可發一嘆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其先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
尚書徙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
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無所謂宸
鳳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
姿儀善文辭多所贊綜擢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
爲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
寇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于野以望真
主蕭氏君臣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

楚寶

卷五

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狠顧驚不如厚撫
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
令止侵畧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誅典檄符進署
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太
宗既籍田文元日朝羣臣文本奏籍田三元頌二篇
文致華瞻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
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
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人泚筆
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爲請帝

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修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軍目甲兵凡娶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家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開夜嚴曰文本先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曰憲陪塋昭陵

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尙何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錫豐饒皆令弟文昭至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欲離左右今若外出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教卒無過唐紀曰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至於克敵苟能克敵雖食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軍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

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聖權按此疏甚得用人要着兼本傳不載諸疏特為存錄

冥報記曰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湧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

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遂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枕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語人云

楚實

卷五

六

李師

李師字子玄延唐人也初今宮建縣宋州唐太和二年舉進士第一時昌平劉資對策議切時政指斥宦官考官馮宿等見資對策伏以為過古則勸而畏中官耽腫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栗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遷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元觀常務類得優調師以河南府參軍入試曰資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贊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

楚實

卷五

七

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資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資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涕謂資指切左右良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喘息誠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與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資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

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不辛先
天下必曰陛下陰殺直結離海內忠義之士皆憚
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前達甚內
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節直
臣逃苟且之態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
不美哉帝不納師後歷賀州刺史
廣西名勝志曰李師爲賀州刺史留意史事甚得
人心州有甌山高千餘丈舊名幽山師更名曰丹
甌賀人愛之至改丹甌爲瑞雲以永其思

楚實

卷五

聖楷曰劉黃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對策後七年有
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皆表薦幕府授秘書郎
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劉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訟黃室
贈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嗟乎由是觀之科名
重人乎抑人重科名乎子玄此疏當與去華對策
並傳天壤今道州靈遠縣有狀元李師墓

李師

李師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文以書判
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
史懷光反河中師與甥裴潛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臥
洛且華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師私遣
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師籍在軍不得爲舅駕奈何
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盧瑋及所以
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
問之師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

楚實

卷五

九

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燧洛中召
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道建封
子愔主軍務帝以師剛敢拜宣尉使持節直入其軍
大會士衆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
敢動愔卽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師曰非詔命安得
輒稱之削去乃受旣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
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
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隴右節度
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卽詣軍

修謁郾以爲不可詔爲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郾以兵二萬分壁郾境資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與天子憂財乏使程忌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郾素富強卽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於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緊郾倡之能是吐突承瓚爲監軍貴寵甚郾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瓚驕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郾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

楚實

卷五

十

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郾纒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郾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

析宗元石表陰先友記曰李郾江夏人果檢自負巖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聖楷按郾子拭仕至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卒拭子礪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怪亦不臣賊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礪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沉字東濟亦有俊才

楚實

卷五

十一

周輝

周輝字德升其先汝南人自襄成侯霸超徙居黃岡
輝其六世孫也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
府巡官入為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
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閔歲召
還太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縉紳有名士紛逐之
獨輝雖嘗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
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
武召左右史資質所疑輝振為天子欽屬俄知制誥

卷五

入翰林為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為華
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賊出兵
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
宿將暴整不循令者輝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
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
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
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
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宣武輝言天下大
鎮如并汴者幾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

尉韋諷求為京兆持不與諷是安進者少衰會吐蕃
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輝對不
合肯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元瞻言于帝
曰世謂輝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
書右僕射辛年五十九贈司徒

聖楷按輝初為義成節度使辟韋諷為判官及為
相諷諷曰何以相助諷曰願相公無權輝憐諷
曰爵祿刑賞與天下若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
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輝深然之又宣宗嘗

楚寶

卷五

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輝曰臣嘗奉職
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
稱歌思如丹尚存於是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
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此二事皆佳不知宋子
京何以不採入本傳

哥儼

哥儼字安道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爲文
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已再
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封彌
卷首輒發視捧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郎監
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後累遷入翰林爲
學士權知開封府府忻州地震儼以爲地震陰之盛
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
勝陰之證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遼塞趙元昊朝貢不

楚寶

卷五

十四

至儼曰遠討之大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出
而後加兵則不直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秦成
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
賂庫吏求棟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露暴
至儼推洪範急恒寒苦之咎請從未報奏可西塞用
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
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儼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
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舉八人抵罪帝使
赦智誠三人而文舉五人坐如法儼曰恤近責遠非

楚寶

卷五

五

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儼未仕時家
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入初天下職田無日
月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爲斷儼水陸田各限以月
因著爲令常與謝絳受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
儼者儼不敢發視函焚之歐陽修始見儼儼愛其文
召置門下妻以女儼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儼數糾
其立舉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與儼有隙
聖楷曰哥儼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宋
史傳之歐陽修志之高長沙志不能詳其事深可
歎也其子哥元衡字平叔亦進士工爲文詞謹良
廉潔居官雖小必慎在崇院二庫有能名卒年三
十九子茂謹太廟室長亦蚤卒曾鞏志其墓元衡
對直史館刀紉之妹也妻韓氏封成安縣君暨茂
誥婦謝氏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
之

吳樺仁

吳樺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
 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廟堂白事宰相
 范純仁獨異之曰簿乃有是人耶建中靖國初畿內
 饑多盜以樺仁知大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
 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公命推埋故犯誅之必
 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積奴犯法按致于理
 榷憲造謗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仇吏
 也疾驅至候者皇遽入自樺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
 慮囚摘隱剔決帑度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趨傳舍
 樺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
 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諸閹方有事青唐權熙
 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秘閣爲副使從招討使王厚
 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
 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譏於帝
 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
 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投監綴之如削鐵譏不能售
 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

楚寶

卷五

其

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云某送某獄某去而尹
 無所可否有寶鑑者以捕盜襲官諸司便服金帶樺
 仁視事扭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二府大驚寶珠人
 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觀第樺仁跡取之
 竄於遠戍中以事出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後再
 起知青州不克拜卒

聖楷曰宋喬年宰相南之孫也用父蔭監市易坐
 與娼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魄二十年女嫁蔡京
 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其人固無足數惟按吳樺

楚寶

卷五

十七

仁一事差不婉元獻公後而楚紀編之稽謀可謂
 不倫甚矣且喬年原非楚人楚紀如此類皆可刪

唐義問

唐義問字士宣，善文詞。試禮部，再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高詔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空復改。嘗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

楚實

卷五

六

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宋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彥博告以再入相時當薦其父。晚同爲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舉兵多，卒所至成聚義，問請命詣官自陳，給券續食，入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候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程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

屬秀斷之以叛，卽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後爲州

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州府卒。聖楷曰：「史稱介之子淑，問難進，義問強敏，介之孫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子謂淑問之難進爲其敢言有父風也。義問之強敏爲其文章通時務也。恕之高行爲其甘貧不樂仕進也。皆人稱處懷惻，三世清節不易。若介家世展也，無愧因各以其美著焉。」

楚實

卷五

九

渠陽考

按宋渠陽砦卽今靖州。楚兵防志云：靖州據辰沅之上流，爲重湖保障，南服要區，與蠻獠相犬牙。夷人族種蟠踞溪峒，道路阻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不能夷驅，且其境與宜州羣苗相接，勢成犄角，表裏爲患。是以宋人議棄渠陽，亦爲其不便攻守也。聖楷按蘇軾有論渠陽蠻劄子，甚詳其制取之策。我國朝卒平其地，爲貢賦之域，然則荒微蠻空何必不爲我用？是在設險防危，貴得其人耳。

張問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宋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至吏苟趣辦持詔書奪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弗安也立擢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疆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

楚實

卷五

三

陳兩隄問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二十萬自濱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爲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需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罷縣株蔓連逮至數百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爲帝言民免常平

助役之苦父以得流公爲幸語切直驚入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

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嘗仕鄆廷幕府與科世衡善父喪遭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又諸神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楚實

卷五

三

聖楷曰宋史爲青苗法始行滿朝大臣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聽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敝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甚矣宋史之陋也牧民之選父母之戴惟守令職不易副而謂縣令不當與部使者抗有是理哉國朝劉忠宣公大夏嘗謂人否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又章楓山

懋亦以當時不得倣臨武知縣爲恨。由二公視之，部使者豈能算於縣令哉？

熙寧地震考

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甲申，地震。乙酉，辛卯，再震。八月壬寅，甲辰，又震。是月，鄆州、須城、東阿、二縣地震。終日，滄州、清池、冀州亦震。壞官私廬舍，城壁是時，河北復大震，或數刻不止，有聲如雷。樓櫓民居多摧覆，壓死者甚衆。九月戊子，冀州地震。有聲如雷。十一月乙未，京師及冀州地震。十二月

魏寶

卷五

三

蔡卯，瀛州地震。大震，丁巳，冀州地震。辛酉，滄州地震。涌出沙泥，船板胡桃螺蚌甲之屬，是月潮州地震。再震。是歲，數路地震。有一日十數震，有踰半年震不止者。聖橋按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是時神宗即位之初，用人求治，而王安石首爲變法。兵役民勞，禍流後裔。故紀元而食于上，秋冬高地震于下，豈偶然哉？先儒以爲由此而上，則爲英宗。仁宗真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爲哲宗徽宗欽宗。以至南渡，乃有宋一代升降之會也。

譚世勛

譚世勛，字彥成，潭州長沙人。舉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勛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屢變，非不易之論，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勛獨坐直廡，繕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隣，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爲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罷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

楚寶

卷五

三

史白有某例，世勛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客賜與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爲當路所疾，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素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同至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勛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宣惑諛，諛進。

給事中兼侍讀內侍監爭殿門詔以賄論世勸其
不恭因言童貫小惡不懲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
何崇建議分外罷為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顯去世勸
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幾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
尾大不掉之慮乎果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駙南下世
勸言守邊為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
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
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
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孫傳深然之又格于勅議再冠
楚寶 卷五 廿五
車駕至金師帳下又以十害說其用事言講解之利
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偕國令與李熙靖同直
學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衰
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所著有師陶集
聖楷曰世勸當在秘書省不附蔡京父子以取貴
仕其立志已皎然矣故其直氣諱言遇事不撓無
不可以殺身者豈待邦昌逆命時耶嗟乎為靖康
之忠臣易為政和之直臣難不然胡寅趙鼎輩逃
人太學欲何為也

吳獵 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至潯州平南
簿時張栻經畧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
以獬廌為本司革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
鬱林等州獵請賞勞罪戾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
縣尉鬱林巡檢人驚厲爭死聞不踰時盜悉擒
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父之知常州無錫縣用
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
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
楚寶 卷五 廿五
陛下安於此時問安上壽格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
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官事不
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
裾折檻之計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
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
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書皇
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
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
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偽學禁

興○備○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憲○遠○以○御○札○泉○祠○中○
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憲○遠○以○御○札○泉○祠○中○
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駭○史○浩○謹○
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議○皆○不○合○尋○劾○罷○禁○既○弛○
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
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
以○保○邊○場○刺○子○第○以○補○軍○實○增○聚○陽○信○陽○之○戍○以○備○
街○突○分○屯○陽○邏○五○關○以○杆○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
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

楚寶

卷五

廿六

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
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鄧○
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適○孟○宗○政○
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屬○江○陵○告○饑○除○秘○
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陞○辭○
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
至○罷○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
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鷺○內○湖○通○濟○保○安○四○賈○達○
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賈○達○于○

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
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邊○走○馬○湖○發○
斗○陂○之○水○西○北○真○李○公○賈○永○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
圍○襄○陽○德○安○游○騎○追○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
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
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侍○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
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曠○俄○反○于○蜀○警○
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
陵○命○其○將○王○宗○廉○允○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

楚寶

卷五

廿七

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適○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
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
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陰○清○粟○越○陝○以○待○
王○師○及○曠○誅○除○刑○部○侍○郎○遷○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
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
像○祠○之○獵○初○從○張○拭○學○乾○道○初○朱○熹○會○拭○於○潭○獵○又○
親○炙○湖○南○之○學○一○出○於○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
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聖○楷○曰○吳○畏○齋○子○同○稔○人○又○其○治○績○在○荆○湖○間○今○

皆泯泯無聞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其然乎？抑史稱其以學爲政，夫適當爲學之禁，而能行已志，千載而下安得不仰詠其餘烈也。

三海八櫃考

按江陵縣東北十五里，吳陸抗築大堰，高保融得之，名爲北海。宋紹興，李師夔乃櫃上下海，以遇敵。開禧初，兵燹既開，劉甲再築上中下三海，於是吳魏趙方皆增修，以壯形勢。後孟珙又引沮澤及諸潮水注之三海，綿亘數百里，遂爲江陵天險。金人

楚寶

卷五

廿八

嘗犯荊門州，距江陵纔百里而去，以三海之險故也。八櫃者，所以蓄泄水勢。三海俗名海子，八櫃俗名九隔，然其地今皆湮塞，間之江陵人，多不知。

胡穎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父璽，妻趙方第，穎之幼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功事。見趙，傳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己，每加賞鑒。成童，即能背誦諸經，中童子科。後從兄學弓馬，毋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訥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寨衆志嚮，必三鼓後全敗。穎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

楚寶

卷五

九

刑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卽家。璽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霽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諭堂奉毋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否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州人入心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早谷，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

旋卒。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傅昇蛇至。其大如
柱。而黑色。戴以關檻。額令之曰。爾有霧當三日見變。
惟過三日。則無神矣。屆期。森然猶泉蛇耳。遂殺之。毀
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漳間
卒。贈四官。額為人正直。剛果。博學強記。吐辭成文。判
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
讀者驚歎。臨政善斷。不畏疆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
人行劫。額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經。意在
浙獄。額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

為默然

老實

三五

聖楷曰。先輩文衡山云。王雲鳳出為陝西提學。臺
長汪公某告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
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
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為之。
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則傳笑
四方矣。雲鳳歎服。按此與楊允恭對胡額之言正
合。其後額殺蛇神。斬劫卒。都從毀淫祠。做去。若見
稍不真。定無此等舉動矣。胡公亦可人哉。

楊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年祖祥
避地禮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
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
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
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
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
米價頗增。民乏食。大異卽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
糴。民甚德之。提刑趙與憲大怒。招其罪。弗得坐。以方

楚寶

卷五

世

命移安遠尉。邑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檄
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入賊峒。
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
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為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以
功。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幹。復以彌盜賞。除四川制
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
兵敗。身被數創。死。闔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竊往。瘞
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
通判。深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

楚寶 卷五

之。大。異。易。服。潛。去。推。知。登。開。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完。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廷。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尤。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才。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進。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度。事。時。常。平。司。進。貢。山。積。械。繫。追。索。姦。蠹。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曲。江。書。院。以。祀。之。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度。二。司。所。至。姦。吏。屏。息。冠。盜。絕。迹。凡。為。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

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為。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秘。閣。修。撰。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震。霖。震。猷。忠。義。聖。楷。曰。醴。陵。故。湘。南。地。山。水。清。鬱。宜。產。英。譽。然。獨。盛。于。晚。宋。時。亦。生。才。之。一。兀。也。若。楊。公。三。世。忠。孝。可。為。惻。然。

楚寶 卷六

明 梁谿高世泰纂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丹陽賀開先較訂

名臣 皇明

吳琳 吳琳黃岡人父應淵富好行德與吳夢麟子輩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書西山先生褒之至今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高祖平陳巖用詹同薦召為國子博士嗣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武進臺著績入為起居注吳元年命同魏觀求遺賢於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尚書京闈鄉談上曰琳經學優命與司業宋濂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尚書賜誥褒美公既入吏部與詹同迭視事尋公以老乞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乎農人欲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也使者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為原官後

在吏部堂。一旦瞑坐而逝。聖楷曰：人臣潔身事主而蹈危機者，非盡其世之不能也。或快意當前，止足念少，或功高譽重，欲退。獨能隱顯一致，坐化木天。視夔門之旅櫬，斯為優矣。魏殄天年，寧不悲夫。故爾興監鴻猷，得時之美。駕若夫含章貞守，以從王事，所謂棄鱗養角，知所輕重也。

楚寶

卷六

二

夏瑄

夏瑄，字韞輝，湘陰忠靖公之次子也。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胡公淵嘗夢上以櫻桃一盤錫忠靖，二子長子瑄避不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瑄卒，胡公以告忠靖，曰：「繼公夏氏者，必此子也。」仁廟帝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

楚寶

卷六

三

官致命於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柩歸鄉里。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官。高別遣官護喪，且厚恤其家。公強記過，公太師弼公輔呼為小友。少師賽公義而下多公父執禮重之。正統初，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曰：「尚寶非處君地，各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命公上疏乞立功，自募尚書王公驥奇之，欲以公往。有沮者，乃已。八

年命署尚寶司事公以明疾乞侍養還鄉胡愈乃就
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
必有首惡糾合爲寇安密令諸帝從諭以利害誘以
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之必破一謂苗
出遠刻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擄其巢穴則賊
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調貢狙詐難測宜令知
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器械修城隍謹烽堠以
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使賊勢日張民困
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見

楚寶

卷六

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
遠闕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
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否
地宜命丸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
虜既舉國入寇退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
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候城爲營進無死志
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
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
行之後虜使至公又言虜無故遣使與吾諱者偕來

必倂爲遜辭以緩我應援揣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爲
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諜者命爲反間安慎防
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
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益彼方恃強
不虞吾至且待使回犯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
况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高用兵取戰吉吉
以爲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公又
言虜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日汝寧鳳陽諸

楚寶

卷六

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
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爲國用仍條陳
事宰以爲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至
及所舉勞以酒幣揚名于旗以佩忠義然後榜諭凡
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爲間諜者許以官賞
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爲兵者釋之
教閱之法以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
人兵集旣衆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
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

已也時為監察御史亦請勅募兵淮揚會事定不
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命掌南京尚寶司
事三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曰賞罰以爲
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宥罪敗師棄守之將
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曰去利以爲
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己因舉近事以利致害者貪
入貢致生邊患宿兵龍川以疲中國其弊在上汚
吏責民以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弊在下
滅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
安

楚寶

卷六

六

本文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藩臬罷縣
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使專決於外以寧邊患曰審機
以爲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
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
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慎大過虜經其城當戰而不
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越重關犯畿甸自納
其死而我退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鑒
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耻大學士高公穀見公
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冊封副使凡所賜

遺懇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京尚寶司事
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特贈所生母王氏爲夫人
成化二年進爲卿時五府多闕惟都督一人公奏守
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四都督往更宿衛十四年
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方圖
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力疾草疏大
畧言臣伏見太宗文皇帝賜皇太孫勅諭皆農
桑軍國爲政治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皇太子讀誦使預

楚寶

卷六

七

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
治臣懷此言未敢輒上今臣病旦夕死此而不言永
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計聞上遣官諭祭於南
京
聖楷曰諸葛武侯卒於軍中宣王案其營壘處所
歎曰天下奇才也夏瑄少恥父蔭欲立功自効不
得土木之變虜犯京師瑄憂憤陳四事又陳三事
識大察紀出奇設伏皆救時急養而當事者卒不
能用其言惜哉子故特表著之使如武備之營壘

後人知所取法也抑觀其終于太常力疾一疏又
何其老成婉劇篤于忠悲廖太史題夏氏三世畫
像云大師公功在當時澤流宇內猶之衡嶽出雲
洞庭浴日鼓扇造化而物不有其功太常君克昌
厥後振揚先烈猶之山下出泉風行水上涵蓄浩
漭而人不知其蘊通政君發其幽潛續其碩膚猶
之山益峻而高水益駛而奇而莫知其所紀極鳴
呼盛矣通政君名崇文瑄之子也舉進士亦有異
才多建白

楚寶

卷六

八

于肅愍功罪考

維風編曰少保于肅愍公諱己巳之秋胡塵騁天
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蹂躪於郊垌變在呼吸間
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
勞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開庭閱然而詳監國
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陛掖留請立斃王毛
二瑩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族俟命行誅焉
順應苑擊苑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
法紀不章戰守無具劇患且方熾也公首正臆

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
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
並授方畧遇劇勤王二也嗣徐理倡議南遷踵宋
季南渡覆轍矣公勸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
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
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
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
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靈嗾劇邀大臣議和後恭
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欵金之愚計也公

楚寶

卷六

九

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劇始震沮五
也喜靈異族以國爲市此劇奸細也公授計擒之
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
患甫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
失干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
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
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番亦復
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
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倉黃注厝

動中機。空二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
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與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
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勅降大同人。登城謝
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
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
合漢帝分羹之說。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也。事以
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
何地。嗟。鑒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
城之錮。公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

楚寶

卷六

食於無疆者。當以鑒公此血誠也。

聖楷按于公初謚肅愍。肅公允嘯撫浙。始題請改
忠肅。時大司馬王公雲渠在都中。夢于公來訪。以
詩相質。覺後但記一聯云。空山清淚憑誰訴。萬里
忠魂獨自歸。王異其夢而謚乃定。噫。公之精爽如
此。類甚多。後學不知。或妄爲論列。予故取耿恭簡
之論附見於此。

王竑

王竑字公慶。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
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
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擢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
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捧順首曰。此
正奸臣當誅。百官批殺順。文索毛王二長隨監國。
爲擊苑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仗。史曰。勿滌。爲若
鑒。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廢犯京師。
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

楚寶

卷六

十二

師解嚴。公上言。廟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
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
險隘。軍政一新。又能諭以大義。感動人心。北門屹然。
尋病還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
撫。清理鹽法。賑濟劫巡。河御史王岷貪淫。謫岷。戍開
平。會災。傷四年。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府抵江北
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
麥稻淹沒。老羸顛連。流徙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
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

子道衰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方春陽衰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而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太貪若廉太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收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都任政奸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

楚寶

卷六

三

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薦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災艱邑賑濟公又上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賑賑每遇過舟董令出米爲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

千五百人勸諭富有之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灾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千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厯之哀鳴方息鵲之棲戢未寧耕藉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兄總督漕運姦貪畏懼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

楚寶

卷六

三

都御史仍治淮安上皇復辟謫浙江叅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字來冠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職聲望益重茂陵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公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正德中謫莊毅通紀曰王莊毅公坊巡撫兩淮諸魏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籍坊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旣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坊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

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全活數百萬人擇堅四十人空庾六十糧饑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殯家塗之窟畫夜竭精慮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輦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楚寶

卷六

十四

聖樞曰今之爲民上者遭歲大歉輒藉口云救荒無奇策試看王壯毅之賑濟饑民是奇策否此策在有位者人人可行否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朱子亦謂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况時位在我得行其志者哉按景祐二年帝頗聲色麥修書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開筵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向方承詔出九重台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西進

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電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鑄半隨羅裳縐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題來坐清晝間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錢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至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

楚寶

卷六

十五

骸百萬嗟乎讀此謹益知成弊公之功德不小矣

伍文定

伍文定松滋人弘治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以
事忤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追逮詔獄為民誦誅補
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琰以異材薦
于朝陞河南府知府時江西吉安多盜乃調吉安至
即會承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岡賊得渠
魁謝志山等宸濠反詐奉太后聖旨移檄遠近入
心惶惑文定即同都御史王守仁倡議討賊提兵攻
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

楚寶

卷六

十六

戰砲火燎其鬚而不為動濠遂就擒陞按察使進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尋起為
兵部右侍郎陞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
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境賊平
時盜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
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文定因乞休許之
至是卒詔賜祭塋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不
能與時為俯仰故功烈甚著然以恒恬終其身為志
士所深惜云

皇明通紀曰正德十四年六月福建福州軍亂王

守仁奉命往撫將至豐城聞宸濠已反守仁乃
棄所乘座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
倡義檄徵諸親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
知府徐迪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
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
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
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官
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

楚寶

卷六

十七

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
宸濠攻圍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
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
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於王家
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
三賊衆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
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
宸濠為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
子及李士賓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

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其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紉用婦言而天下我不用人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吳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機空奮其忠勇則尤文定力也青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鬚眉而不驚以故保全雕陽與誅鋤盜賊者曠世一例焉

王陽明舉能自代疏曰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

楚寶

卷六

六

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因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聖指按平濠一案賞不酬功若文定皆未免有徒薪之歎故併採陽明薦疏可爲定論

袁宗泉

袁宗泉字仲德石首人少俊異有大志弘治庚戌登進士辛亥恭穆典獻皇帝初分封安陸之國遷克長史勵精奉公獻皇慶得賢相事無大小悉裁決焉嘗降溫旨袁長史厚內方外正學篤行盛德衰者也益見信任歷歷嚴肅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不少貸由是府中憚其嚴肅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丁巳獻皇奏躬歷任既久輔導以正宜加陞擢孝皇帝授正三品進階通議大夫正德乙亥獻皇

楚寶

卷六

十九

復表臬清謹有年政事練達武皇帝賜旨勞之進江西按察使秩仍舊輔導辛巳世宗入繼臬扈從至良鄉上覽禮部具儀謂臬遺詔以否嗣皇帝位非爲皇子臬曰至上聰明仁孝實天啓之跡次京城行殿輔臣楊廷和固請上由東安門入劄曰今上繼序卽帝位可復行藩王禮耶因正色厲聲呼閣大明中門入登大寶臬翊贊新政益效靖恭凡所建白悉爲國家無窮之基四月二十二日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先武皇帝時內監乘逆璫餘

烈縱恣不戢。皇言請裁抑。止給役禁闔。不得預政事。典兵柄。繇是闔尹屏縮。朝綱肅清。五月初十日。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索剛正清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門者。八月初二日。上簡儒臣。偕日講。臯預知經筵。數陳墳典。明也。剴切。上汪聽爲之改容。因欽賜如嫻各六人。初爲長史時。中酒盡。寢偶夢一美姬扶床踞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官。至是所受賜嫻李姬預焉。則

楚寶

卷六

二十

昔夢中人也。定數之不可移如此。九月朔。遭疾。上命御醫診視。中官臨問。病華上。疏敬還所賜如嫻。不從。遣命各放寧家。寢疾七日卒。年六十九。謚榮襄。聖相曰。漢官制諸侯王傳相亦盛矣哉。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辟置。及景帝懲七國之亂。始更易傳相。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而官僚亦自此省矣。然魏晉以降。師友文學起家。王邸又何其彬彬郁郁也。我國初畧倣漢制。靖難後。惟置左右長史二人。掌王國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行。

之百年而無弊。洵良法也。崇禎附日月之光華。際飛龍之景運。要其致身亦匪無術。當其扈從至京師。獨正色厲聲呼。關大明中門而入。與宋畧對。蚤已脗合。何異哉。若夫大禮議起。良鄉蒞之。對蚤已脗合。宸衷覺永嘉諸人爲多事也。

楚寶

卷六

廿一

李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幼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為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深畧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塗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瑯瑤崖萃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譟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雲二纓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

楚寶

卷六

三

周憲公諭降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挑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楚舉總制俞諱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贖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竄賊詔大理卿肅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携武擾我開原懿路汎河三

城俱極殘破

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塢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墜柵木為阻固東園稍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勛愬公欲并中端敏公公辭營務不允嘉靖八年尚書兵部當是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苗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

楚寶

卷六

三

哈密提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願戰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蠹宸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佞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叢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賈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直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訖○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即○太○監○育○吉○祥○也○上○從○公○議○九○年○大○風○
畫○腹○上○恐○懼○憂○遑○詔○問○之○公○答○曰○聖○祖○有○訓○諱○
傳○胡○戎○去○歲○水○合○北○虜○盡○入○河○套○以○陝○西○邊○患○延○
寧○固○原○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空○于○蘭○州○及○時○糴○
貯○以○備○河○西○災○害○曩○時○河○西○患○苦○土○饉○亦○上○刺○又○
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
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截○糧○使○賊○相○隔○
絕○元○良○吟○嘯○近○京○師○不○善○撫○卹○為○門○庭○之○寇○雲○南○安○

楚寶

卷六

四

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益○賊○復○起○曠○日○持○久○恐○
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嫗○異○日○歸○命○請○援○或○據○
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蚤○為○警○備○以○保○社○稷○
幸○甚○十○年○議○耕○桑○禮○詔○問○公○答○言○禮○有○儀○文○政○有○根○
本○惟○上○下○儉○節○懇○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
郊○禘○又○詔○問○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公○楚○人○有○名○
上○稔○知○公○幾○欲○用○為○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
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
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

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子樹益府長史

聖○楷○曰○李○康○惠○公○父○李○田○字○舜○耕○景○泰○甲○戌○進○士○
勳○業○人○品○與○康○惠○益○後○先○相○映○云○今○畧○紀○其○一○二○
事○為○郎○中○時○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薦○田○可○任○督○
餉○至○蜀○度○其○地○險○阻○遠○輓○病○民○乃○計○黔○溫○夔○慶○等○
郡○官○民○所○有○徵○調○勸○諭○得○糧○二○十○餘○萬○石○草○四○十○
餘○萬○束○凱○還○論○功○擢○廣○東○左○叅○議○海○南○夷○酋○那○喃○
叛○眾○議○請○兵○田○不○可○巡○撫○檄○田○獨○任○渡○海○發○近○稅○
兵○捕○首○惡○誅○之○躬○抵○巢○穴○懇○切○開○諭○發○畏○威○懷○德○

楚寶

卷六

二五

相○率○効○順○後○陟○右○副○都○御○史○巡○撫○京○畿○適○久○旱○民○
轉○徙○饑○甚○田○發○官○廩○賑○濟○仍○假○貸○富○民○或○給○官○錢○
俾○自○趨○食○全○活○近○萬○人○中○官○汪○直○用○事○怒○田○不○私○
謁○休○以○禍○無○恐○及○其○敗○人○慶○之○亦○無○喜○此○與○康○惠○
彰○義○東○市○之○對○同○一○氣○節○也○楚○先○賢○又○若○鄭○忠○肅○
之○父○子○輔○劉○忠○宣○之○父○仁○宅○皆○有○行○業○卓○越○時○流○
刊○收○之○獨○行○庶○幾○蔚○宗○懷○尚○風○軌○之○旨○耳○

梅國楨

梅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朗有大韻能詩
文善騎射既舉于鄉遂挈家客長安久滯公車無意
仕進鍾采埋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適耳侯憑執
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常與海內之文人詞客花月
晨夕分題賦詠為騷壇至盟遊金吾戚里間歌鐘酒
兕非公不歡筆札唇舌為世所榮孟公驚坐樓綏分
鯖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校射平原酒
後耳熱相與為裙簪之游調笑青樓酣歌酒肆布衣

楚實

卷六

廿六

楚實出入市廛摩杪鍾鼎賞評書畫大鼻長髯有若
劍客道人之狀識者固知公愛憐光景耗磨壯心與
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夷內朗宏量沉機真謝安石
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畿輔笑譚視事不令
而戢邑多中實數擾條教公誦其言崇其禮皆與悅
以去入觀騎駿馬帶長弓控羽箭偕侍史蒼頭十餘
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兔射野雀他邑令值之大駭
以為探丸人熟視則公也以政聚人為御史壬辰春
寧夏逆賊劉東陽許朝序拜序承恩土文秀等念巡

撫黨馨裁制叛卒特起殺之遂據城掠壁反督臣魏

學曾以變聞朝廷肝食公上封事大畧言賊不足畏
獨虞秋高馬肥勾磨入犯禍且不細為今計者惟操
驍將扼要使不得入而後賊可攻因見大將李如松
父成梁第如栢等俱足智勇無忝崇文李愬且世受
國恩可使也上許之諸言者畏李氏跋扈不宜拒虎
進狼議論鼎沸公又上封事曰臣見寧夏猖獗必得
名將以專其任時雖豪傑如雲各有鎮守惟退閑宿
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家丁武勇

楚實

卷六

廿七

可任雖寧夏序承恩父子號為勇使而不知李氏父
子之遠出其上也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有拒虎進
狼之憂臣于此亦念之熟矣李氏父子即為狼子野
心自取覆滅但當防之于遠東握兵之時而不當防
之于廢棄離任之後況昔則危疑不安而今明至洞
察矣不以疑之之日肆其不肖之心而於信之之日
反為赤族之計其愚悖速禍又出劉東陽序拜下矣
謂成梁為之乎臣非不知諸臣之心為濟臣之所不
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上而

疑下必不肯盡與之權下畏上之疑必不敢盡行其
志將領因疑而不受節制上因疑而不聽號令忌
者因疑而得其諛敵人不待秦報欲無借也人曰非
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待秦報欲無借也人曰非
有異志何以要結人心欲行法也人曰非有異志何
以立威欲待人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觀望或與監
軍謀而不合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督
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心服而含
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市恩抗而盡誅之則曰何故

楚賈 卷六 廿六

多屠戮以胃賞賜之而使其自然殺則曰樣以為功困
之而致其近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為怠玩以
養亂有功又以為妄報而欺罔首尾牽制手足束縛
古如王剪樂羊或請田宅而後行或借機杆以自況
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劍破寨而後成功況未
有深信之素而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固云今之將
士殺身不足以成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事之壞所
從來久矣伏望 陛下斷之宸衷博採輿論成梁父
子稍有可疑速罷其權別為調遣如萬萬可以相信

方可處心任之臣自外吏入而臺班雖懷狗馬之心
未效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顧與成梁
馳赴寧夏同討賊不必加以別衙假之以重任但憑
陛下威靈生平忠義賊知趨命則臣為陛下之便
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為陛下之將
披堅執銳為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宜付之魏學
劉等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
自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即返若其不捷軍
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臣之罪貽他

楚賈 卷六 廿六

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臣初聞變即知此賊非魏
學等所能定今日此舉動文知非此時紛紛者之
所能辨也臣之所望在陛下下一人耳惟陛下自
以疑信決其用舍若曰姑以試之高使成梁不敢自
專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狂躁之誅以
免誤國之罪也疏入人皆服其才壯其氣上乃命如
樹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寧夏城下時賊嬰
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劇衆以為聲援意
待秋高劇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降白旗堅之城南

廟聞公至乃索見公自陳願順公許之東陽許朝等
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鎗耀目城上皆控弦挽弓以
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安閑詞語慷
慨許朝露刃擬公公笑而受之賊不自知其勝之下
也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求鐵券世守西夏公悉力攻
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反側引水灌
城會守將失防決隄功遂不終然賊益懼所恃者廟
耳延至初秋達廟數萬果自沙湃大入斷我糧道賊
遣通官二人為廟鄉導餽廟金帛充溢及部落奸人

楚寶

卷六

皆有贈遺又括城中女子千人啗廟令廟來取廟以
故樂為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章州慶陽殺人民
奪牛馬無數廟渡河從李剛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
公曰事急矣若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麾下將李如
樟挺身願往擊廟公壯而遣之李如松等諸將奮勇
擊廟斬獲過當我軍歡聲動地廟敗去賊大失望當
是時賊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有招安詔為
諸將所匿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民故皆為堅
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支一年若至嚴冬此地酷寒

我軍不得屯文恐勾廟復入至生他變大可慮也幸
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以重陽急入
大城寘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蓋寘夏城有二重分南
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不可失也現
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樟等上南城公繼至時餘將
多次且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公從城上語
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上城公念宸
未易約一安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乃大呼云生
擒者論功不以殺凡我軍生擒一人即予紀錄而仍

楚寶

卷六

三

縱其人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炬炮視畫設
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攻大城益急
賊以南城居民子如親戚之在大城者盡縛之寘長
干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然無可為策
公命指揮董正誥呼謂賊云蓋軍已往取許朝之女
劉東陽之母矣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傳呼良已入
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廉知許朝劉
東陽等意欲獻城而憚李氏父子強其中可間也乃
覓居民與李相識者得一人曰李登令其行間持諭

字往呼。呼。所。曰。若。併。劉。計。罪。可。贖。也。呼。見。之。果。戰。手。哭。
曰。吾。父。子。生。矣。召。其。黨。畢。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
據。乃。如。約。登。至。公。密。與。免。死。割。付。入。城。時。賊。土。文。秀。
自。作。逆。後。屢。有。贖。順。獻。城。之。心。劉。東。陽。知。之。乃。偽。病。
托。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殺。之。呼。承。恩。至。南。門。殺。
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及。語。頭。已。墜。
地。呼。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城。門。嚴。申。軍。
令。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公。念。
事。之。殷。也。賜。從。頗。多。渠。魁。既。誅。餘。可。寬。貸。各。賊。家。丁。

楚實

卷六

世三

安。分。屬。諸。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為。有。力。使。兒。呼。氏。父。
子。即。不。可。赦。安。真。固。固。以。俟。天。誅。庶。人。心。不。復。驚。擾。
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力。刃。不。血。保。全。一。國。生。
靈。實。奇。功。也。而。督。臣。忽。有。傳。示。云。本。日。內。不。殺。呼。氏。
父。子。及。諸。從。賊。者。以。賜。劍。從。事。遂。盡。殺。呼。氏。及。家。丁。
等。輩。卒。爭。功。恣。意。剗。奪。賊。賄。悉。被。抄。掠。居。民。蕭。然。一。
空。公。殊。憾。之。以。賊。平。聞。公。不。自。居。功。賞。獨。後。使。晉。官。
蔭。一。子。金。吾。百。戶。不。世。然。天。子。心。知。公。能。明。年。遂。
陞。大。中。丞。開。府。雲。中。時。虜。王。款。塞。公。以。靜。鎮。之。公。嘗。

曰。婦。姑。亦。有。溪。勃。何。況。華。夷。當。事。者。遇。有。事。無。偏。輕。
重。可。潛。消。逸。變。每。遇。華。人。盜。夷。物。者。實。之。法。無。貸。公。
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漠。
縣。令。關。楊。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
矣。後。數。日。得。虜。謀。云。虜。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令。
乃。歎。詔。公。機。用。之。神。也。督。宣。府。時。批。留。遣。人。送。良。鐵。
數。十。片。云。虜。中。某。山。忽。產。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為。
劍。淬。磨。甚。精。及。虜。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鑄。劍。大。
諱。公。出。劍。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遣。鐵。中。國。殆。未。有。

楚實

卷六

世三

兩。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劇。剗。聞。之。歸。怨。批。
節。批。節。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
市。來。虜。中。安。得。有。此。耶。為。誇。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
此。後。勿。復。作。此。狡。獪。仍。命。以。鐵。鑄。與。之。公。雖。令。劇。不。
敢。欺。而。每。遇。虜。饑。輒。以。賑。濟。與。華。人。不。異。故。虜。皆。感。
泣。酋。王。稱。之。為。父。其。忠。信。行。于。蠻。貊。如。此。後。以。憂。歸。
田。既。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夷。外。寬。內。嚴。終。身。
不。見。有。喜。愠。之。色。毀。譽。常。前。不。復。致。辯。倥。偬。之。中。愈。
見。服。整。綜。理。綿。密。筆。硯。皆。有。方。畧。戶。無。減。否。忽。出。一。

言其人立見飲笑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飾頗有夏侯妓衣之諺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腹詩有奇氣不多作尺牘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燕多以寒具爲的與賓僚共射之晚通禪理女孺然以孺爲尼公不之禁澹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方公之開府雲中也公安袁小修客長安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爲念公寄書云貫城之夢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理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需宮古栢

楚寶

卷六

世四

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菴中有唐鐫觀世音相沙窩水窮道士趙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候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其持論蓋如此

珂雪齋集曰世之名位益前定焉楊公爲孝廉時時大冢宰王公某爲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至公同項之即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

吾某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便見女姻也王公即托劉金吾延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髯大鼻依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公以故公遜謝一日王公對賓寮言此事曰梅太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公第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老矣時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與冢宰同夢中之言不其符乎梅公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

楚寶

卷六

世五

也

楚寶大將論次

稽古周官大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王于出征大司馬親執桴鼓將中軍初未嘗改置軍將也其環甲而聽命者即前日比族黨之農士其乘麾而馭衆者即前日蒐獮講武之卿大夫上下相習耳目不亂赴火蹈冰戰無不克豈獨其將能哉文武之途一而戰守之法預斯稱佳兵矣故周宣用皇父督軍事爲其祖南仲而位大師也晉文用卻縠佐中軍爲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其官爲楚寶

大將論次

乙

上柱國封上爵執珪然皆以大司馬或令尹爲之故叔敖之孫薳掩爲楚司馬子木使庇賦數甲兵而楚是以興楚惠王時將取陳麥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子高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於是司馬薳帥師而滅陳洎乎後世班爵既分文武臨戎文不擇帥或驍騎銳卒加以推轂之重或威曉衆人授以專閫之寄或口談兵而拜將或身負逆而統師是以緩帶行間圖要害五旗布陣不辨奇正現

復凶淫嗜殺貪懦鬻貨流血於野傷和致災而欲式清區宇保我黎民其可得乎咎人謂百萬之衆不如一賢良有慨於此耳豈待聞鼙鼓而後興思歌大風而始知勸哉余故錄屈完以下爲大將其五才十過瑕瑜不相掩者悉次之爲名將云述大將第三凡二卷

大將一

屈完 成得臣 公子異齊
薳掩 沈尹戌 公子結

楚寶

大將論次

二

大將二

魯陽文子 景舍 莊躒
項梁 梅鉞 季布
霍峻 向闕
柳元景 歐陽頴 許紹
陶弼 孟珙 余玠
趙葵 李庭芝

楚寶大將論次終

楚寶卷七

明 梁銘高世泰纂修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確源劉 翻校訂

大將

屈完

屈完楚大夫也。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楚寶

卷七

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聖楷曰：楚世家成王憫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按楚國將軍皆以大司馬而同姓者為之。

楚寶

卷七

是時子文為令尹，而楚日彊，大司馬必屈完，無疑也。故使將兵禦齊桓八國之師，而與之盟。功績亦偉矣哉！公羊氏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穀梁氏亦云：其不言使，禮在屈完也。然則春秋美召陵，豈獨序桓績哉？

昭王南征考

世紀曰：周昭王南征，濟于漢，漢江人惡之，以膠舟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焉。

李善東賁漢水辭曰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澤之水蹄澤之水不爲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爲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饑腸按水經注其地在漢沔之間他書以爲湘潭昭山者謬甚

方城考

方城山名在今南陽裕州葉縣界秦置南陽郡屬荊州皆楚地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葉東界有故城

楚寶

卷七

三

始肇縣東至觀水達沘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又地里志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築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郭仲產亦謂苦萊于東俱有方城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聖楷按楚方城之外又別有方城是時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

萬里故號石城是也方萬二字相似楊太史疑方城卽爲方城非也又袁小修謂方城在當陽縣亦非當陽東南一百六十里有方城乃唐郭子儀所築宋趙葵爲荊南置制使避父諱改曰方城非楚先之方城也

漢水考

按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

楚寶

卷七

四

鄧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徑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逕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今按荊州古鄧都也岷江經其前卽西漢水漢水逕其後卽東漢水屈完所云當合二水以爲池始稱天險矣

成得臣

成得臣字子玉，楚大夫也。成王三十五年，得臣帥師伐陳。城頤闕，子文以為功，使代已為令尹。三十七年，秦晉伐都，楚闕克辭，升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成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與人，以圍商密。皆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頤闕子于頤。三十八年，魯滅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秋

楚實

卷七

五

子玉闕安申，醉升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楚，即晉冬，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三十九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四十年，晉侯伐衛，衛君出居于襄牛。晉侯遂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晉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高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誦，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

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秦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鯨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譏惡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韜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晉取二，封衛，宋之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楚實

卷七

六

我言而公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故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姬，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韜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聽乃拘宛韜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辟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師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未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干城。漢楚師背鄆。音美楚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其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音也。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楚實

卷七

七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高固。焉。晉侯使欒叔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晉固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固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放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葵酉而還。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寡余。余賜女孟諸之麋。音與弗致也。大心子旗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高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主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中息之老何。子西孫

楚實

卷七

八

何。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春秋繁露曰。楚王死。其國于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殺殺得臣。天下輕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何武書曰。楚國帶甲百萬。於國不以為難。子玉將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不如一賢也。胡氏傳曰。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

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文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取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爲來世之永鑒矣。

商密考

按水經：沔水又逕鄒縣故城南。注云：古鄒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縣。卽今襄陽宜城地。商密卽今商州，在西安府東。

楚寶

卷七

九

南二百六十里，古商洛也。漢四皓隱其山中，採芝歌曰：「漢、漢、商、洛、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駒馬高羣，其憂甚太，富貴之良小，不如貧賤之肆志。

薊子考

薊子，姓子爵，楚熊摯之裔也。薊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見神弗救，而自竄於薊，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於是滅之，國在建平秭歸縣。

公子嬰奔

公子嬰，奔字子重，楚莊王弟也。爲楚左尹，莊王十六年帥師侵宋，王待諸郢。十七年帥師圍鄭，克之，會晉救鄭，戰于邲。晉師敗績，楚共王二年爲令尹，將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子重曰：「君弱羣臣，弗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剋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厲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寡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以

楚寶

卷七

十

侵衛，遂侵魯及陽橋。魯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鉞，織紵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乃盟于郢。六年七年皆伐鄭，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是年吳入州來。楚九年子重帥師伐莒，遂入鄆。十六年甲午，麻、晉、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晉繼，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固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宸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服，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服。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遺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常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天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貲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主聞之，召子反謀殺穀陽，暨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因先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頃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以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七年，子重救鄆師於首止，諸侯還。十八年，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蒍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白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二十一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師組甲三百，獲練三手，以

楚實

卷七

十一

侵吳，吳人嬰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羊傳曰：莊王伐鄆，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鄆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而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鄆，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鄆而不有，無乃失民困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蠶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屢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言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鄆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

楚實

卷七

十二

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冠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死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否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冠劉子政說苑曰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自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高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高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高羣臣又莫若君者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殺恐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手身自惜不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聖摺曰官人之法爵不踰德而後可以救時匡事也楚嬰齊以將才而遇明至猶可自見迨一綰相國之印屢興無益之師智昏羈滿遂共司馬子反構怨巫臣多殺不辜而楚是以一歲七奔命嗟乎

鄧陵天醉亦足寒心矣乃至馬陵盟而鍾離去國鳩茲克而鄧廖入吳伊誰之咎哉此莊王所以日中忘飯而擇用國良者不可不慎也鳩茲考按鳩茲即今太平蕪湖縣地春秋時吳與楚共有長江之險江以北自蘄黃下至于江浦六合皆爲楚有惟安慶廬州居吳楚之半江以南自鎮江上至於姑孰池陽皆爲吳有惟九江南康居吳楚之半故吳入州來滅巢滅徐皆楚境也楚閻朱方敗鵲岸克鳩茲至于衡山皆吳境也衡山無所考後漢魏國志註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疑橫誤作衡恐亦未然

為掩

為掩者為子馮之子孫叔敖之孫也。楚廟十二年為
 楚司馬令尹子木使庇賦數甲兵，遙掩於是書土田。
 鹿山林鳩澤辨京陵表淳園，表以輕之數驅潦。
 賦其租入規假豬町，原防牧陽阜井行沃量入修。
 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楚是以興是年，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
 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為子
 之功也，以與為掩。邾教二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

楚實

卷七

十五

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困之至也。
 王子相楚，國將善是，而重之，是禍國也。且司馬
 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至，去身之偏，艾王
 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焉，何以得免？

聖楷曰：楚靈王為公子時，殺叔敖之孫為掩，而取
 其室，叔敖之祀斬矣。韓非子謂叔敖獨九世而祀
 不絕，何也？豈乾谿之難，蓬氏之族與蓬居同佐，羽
 王而後以其舊勳立之耶？非之言當必有據。

沈尹成

沈尹成，莊王之曾孫也。為左司馬，平王六年，城州來，
 沈尹成曰：楚人必敗，管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
 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
 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
 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警。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
 之也。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
 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

楚實

卷七

十六

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
 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車之不獲，能
 無亡乎？管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
 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屯集，親其民人，明其
 伍，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備不食，不備
 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率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文武，土不過同，
 為百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平王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已而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秦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與之北謀，諂卻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諂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

樂實

卷七

十七

與諂諂至於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諂，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諂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讖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我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餘，有過成敗，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諂，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諂以自安也。今子愛諂以自危也，甚矣其

惑也。子常曰：「是用之罪，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諛於國。諂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俛來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水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韓冥，阬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

樂實

卷七

十八

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奔死，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於雍澣，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何子常曰：「臣賊，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而卑布裳到而襄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胡氏傳曰：「集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

戒明矣

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郢之始也又
 曰楚平四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不言敗勝
 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
 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輕極以
 讒勝業用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
 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
 幾于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制矣是故為國必以得
 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
 民不足恃也故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

聖楷曰吳兵之入郢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即
 今安陸縣章山非江西豫章也計其舍舟而陸必
 由蔡息以道光黃因而任兵安陸境上以窺漢涉
 數千里之險而伐人之國又深入敵境兵法所最
 忌也伍員孫武皆名將而為之不顧者或恃其
 氣足以奪人又有唐蔡為之內援也然而亦危矣
 哉沈尹戌戒子常公淡而守勿與之戰以挫其輕
 銳之氣此已操勝算却又出一奇間道從方城外

又何愧于申包胥哉

先焚其舟則由淮入楚之歸路斷矣又伏兵大隧
 寘阬諸險隘則由豫交淮之歸路又斷矣然後扼
 其背而擊之吳師首尾不救前後受敵成擒必矣
 斯時即百子胥百孫武其何能為乎惜乎子常信
 讒倖功急與之戰遂使吳人乘勝而前五戰及郢
 豈非天意哉吳人以四年十一月入郢至五年七
 月秦師至始退而卒不敢犯隨以北郢以南者亦
 與楚之諸險隘有脩故也由是觀之沈尹戌盡忠
 竭力以死其功雖覆于讒人而謀可鑒于宗社矣

按淮水出南陽桐柏縣大復山水之隈曲曰汭此
 淮汭據本傳云及息而還應在今汝寧息縣南也
 水經注曰淮水東逕新息縣故城南又蘇子瞻謫
 黃通淮詩云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
 村已渡千山碧羣羆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
 楚郊永與中原隔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此更
 可想吳師入楚之所逕矣

按吳楚相侵伐師于豫章者凡數處皆非江西豫章也今畧以其地考之如楚令尹子旗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楚囊瓦伐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夫巢與乾谿皆江北地與江西遠不相涉故知其地當在廬江賴蔡之間惜地志失載耳若江西豫章以水名至漢高祖六年始立豫章郡于今南昌水經注皆多附會

楚寶

人卷七

廿二

武勝關寔阨亦在應山北六十里信陽州界共戍守之今名平靖關又名恨這關卽九塞之一也此三關乃漢東之隘道北走豫淮南通江漢昔人云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里許臨高阻深與武昌黃鵠並峙其勢陞而險固卽禹貢內方至于大別是也俗名龜山小別在漢川縣南十里其山如甌後周時置甌山縣宋太平興國二年始改漢川與大別山相去一百餘里

公子結

公子結字子期一日子綦楚昭王庶兄也十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夫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作之北兵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以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

楚寶

人卷七

三

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鑄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盟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會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驕王于沂吳人獲蘧射于柏舉其子師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習之

楚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昭王反國以子期爲司馬二十年頓子常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子期帥師滅頓以頓子常歸二十七年吳伐陳楚子救之卒于城父公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高後還是爲惠王三年陳背楚即吳楚人伐之四年冬子期帥師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九年夏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十年秋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子期曰管者否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入而死韓非內儲曰吳攻荆子常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入郢

唐頓考

唐姬姓侯爵屬楚之小國在義陽安昌縣東南卽今南陽唐縣也初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

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與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間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樹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施蔡侯趨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楚昭王十年蔡侯唐侯因吳子以伐楚十一年吳師退楚乃滅唐又十一年而圍蔡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頓亦姬姓子晉國在頓陰卽今陳州南頓縣春秋所謂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

魯陽文子

魯陽文子名憲司馬子期子也子期死白公之難遂代爲司馬初惠王以梁與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武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懼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主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劉向說苑曰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

楚寶

卷七

廿五

朝公叔子曰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警警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開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爲之退三舍
水經注曰淠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卽劉累之故邑也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

之不得禦懼而遷於此有魯縣居其陽故名魯陽昔在於楚文子守之與韓構難戰有迂景之誠聖楷按水經注又云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于雲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今汝州魯山縣卽其地也魯陽關在南陽府城北

楚梁考

按梁卽今陝西漢中府地禹貢爲梁州之域春秋屬秦楚之交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道名曰漢中項羽封沛公爲漢王都南鄭卽

楚寶

卷七

廿六

此晉以後爲梁州有梁州山在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與孤雲四角相接大山四圍其上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

景舍

景舍字子發為楚宣王將軍攻蔡之宣王郊迎列
田百頃而封之執珪景舍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
入寄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
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
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不受魏
圍邯鄲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

楚寶

八卷七

七

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憂是楚魏
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
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
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動必與魏戰魏怒
於趙之動而見楚救之不足與也必不釋趙趙魏相
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
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子發初為上蔡令民有罪當
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謂然有悽愴之心期
人己刑而不忌其恩其後子發盤也罪威王而出奔

刑者遂戮子發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
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替於骨髓使我
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
子發乃得逃去

淮南劉安曰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
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
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
利於後故名立而不隨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聖楷按楚霸王十年醉殺蔡霸侯而滅其國使公

楚寶

八卷七

六

子棄病居之為蔡公十二年棄疾作亂自立為平
王乃復封陳蔡之後至楚惠王四十二年復滅蔡
皆非宣王時事不知國策淮南諸書何所據以為
宣威時也鮑彪註國策以為霸王亦未確又杜氏
通典子發作景舍今從之

莊蹻

莊蹻楚莊王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為將軍，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蹻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太史公西南夷列傳論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節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

楚實

入卷七

廿九

滇復為龍王，然南夷之端，見拘，將番禺、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掄，則分二方，卒為七郡。荀卿子曰：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觸，鱗，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

聖楷曰：莊蹻以楚公子為大將，卒立奇功於異域，而楚祀賴以不絕，較尉陀之王南越更為殊異。嗟乎，世間有此兩奇男子，高猶欲以尺寸量材士，大可痛也。一說楚莊王弟名莊蹻，嘗為盜于境中，然

去威王時已二百餘年矣，且趙楚子族之謚也，其第何得以君謚為姓，此皆偽書謬傳，虛妄可疾。

滇池考

滇池在今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周回三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覓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金馬碧鷄，玉案點蒼諸山，俯仰映帶，真與區也。太史輿有滇海曲，如跨海虹橋三十里，廣寒宮殿夜飄香雲，氣開成銀色，界天工斷出點蒼山，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皆實錄。

楚實

入卷七

奪楚巴黔考

按楚頃襄王十九年，秦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二年，又拔郢乃置黔中郡。太史公以為楚威王何其疎莽也，且與楚世家亦自相戾。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桀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桀船，群柯處乃改其名，為群柯。按群與椿通，柯與柯通，即今之繫船原也。又水經注群柯江中兩山名，當從注為是。

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項籍之季父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紀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所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之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難從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

卷七

三

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籍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籍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下之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公在澤中梁曰桓楚公人莫知其處倘籍知之耳梁乃出試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

諸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至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手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卷七

三

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乃以兵屬項梁渡淮歸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秦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秦嘉死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

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於
委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
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項梁
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
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公秦必
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沛
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

楚實

卷七

三

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
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
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音怡項梁自號
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趨逐其王
假假公委楚假相田角公委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
趙不敢歸由榮立田儼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
下軍遂追秦軍鮒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

之至窮來從我而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
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
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
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音畧地至雖丘大破秦軍
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
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
乃諫項梁曰戰勝而驕驕卒倚者敗今宋少倚矣秦
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

楚實

卷七

三

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
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
去外黃

聖楷曰始皇帝二十三年王剪用六十萬人取荆
虜王負劬其將項燕自縊始滅楚傳至二世才十
五年間項梁起兵於吳遂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報
仇復楚豈非近古以來一大奇績哉又能用張良
言爲韓立後不殺齊王假以悅田榮皆義舉也故
蠶起之將爭響附之所戰必勝項羽撫有成業與

沛公○共○滅○秦○不○能○守○是○其○不○有○天○下○也○不○在○身○死○東○城○之○日○而○在○定○陶○失○利○之○時○天○意○亦○微○矣○哉○或○曰○項○梁○不○死○能○有○天○下○乎○曰○梁○不○死○決○不○肯○關○懷○楚○弑○義○棄○增○高○江○東○猶○足○王○亦○未○可○知○刊○故○節○取○史○記○舊○文○為○梁○立○傳○要○使○復○楚○之○功○不○以○羽○掩○云○爾○

梅銷

梅銷○長○沙○人○番○君○吳○芮○之○將○也○初○沛○公○攻○南○陽○遇○銷○與○偕○攻○析○鄴○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郢○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羽○死○高○祖○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而○銷○從○之○

聖○楷○曰○漢○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文○時○異○姓○盡○矣○唯○獨○長○沙○藩○職○無○恙○故○賈○生○云○欲○諸○王○之○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為○其○

先賢

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也○由○今○觀○之○諒○亦○據○當○時○事○勢○論○耳○貽○謀○不○善○協○贊○無○人○即○匹○夫○思○逞○何○有○於○疆○弱○乎○陸○機○云○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信○矣○哉○

都臨湘考

按○內○都○臨○湘○即○今○長○沙○縣○也○長○沙○初○名○湘○縣○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為○長○沙○王○始○更○為○臨○湘○水○經○注○曰○湘○水○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焉○故○城○即○芮○所○築○其○新○城○北○有○吳○芮○冢○賈○

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屋郭之佳憩也。又郭頌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入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今岳州亦有臨湘縣，初名王朗場，後改縣，宋至道初始改今名，非芮都也。

梅山考

楚書

卷七

七

按楚志：梅銷隨芮之國，長沙以益陽縣梅林爲家。遂世有其地。自漢至五代，皆稱梅山焉。後爲王扶氏據之，溪崗環列，負險爲寇。宋熙寧六年，章惇始開梅山地爲二，以下梅山置安化縣，屬長沙。以上梅山置新化縣，屬寶慶。又徽州祁門縣有梅銷城，云卽初封十萬戶處也。

季布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窮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漢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因家將軍能聽，因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頸。季布許之，適髮鉗季布，衣赭衣，繫木索，暴肌膚，受榜箠，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適乘輶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楚書

卷七

三八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忌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因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卽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高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更赦。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軍于嘗爲書報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素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帝時人有言其

楚寶

卷七

元

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之舉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罷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入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寶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寶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臨欲

得書請季布寶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因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也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詭引入留數日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常殺人以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高灌夫籍

楚寶

卷七

四

福之屬常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弟季心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適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

典○軍○察○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
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也○
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
復○之○耳○藥○布○哭○彭○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
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霍峻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
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隨○
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劉○璋○
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
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衆○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
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
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記○以○

楚寶

卷七

四

峻○為○梓○潼○太○守○神○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
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
國○欲○行○爵○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
祭○之○子○弋○字○紹○先○後○至○立○太○子○禪○以○弋○為○中○庶○子○蜀○
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璽○
之○體○後○歷○永○昌○建○寧○太○守○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
是○歲○蜀○并○于○魏○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至○以○
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

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至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至，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路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得後，至東遷之間，始率六親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至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趾，日南，九真，三龜，功封列侯。弋孫彪，晉越騎太守。」

楚寶

卷七

四三

向朗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史，表卒，隨先主至，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項之轉任梓潼，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為步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習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主從左將軍追論謖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

楚寶

卷七

四三

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張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子儵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兄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稱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劍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

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
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

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
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
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
也○吝○楚國之小子耳而蚤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
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隋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
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
爲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

楚寶

卷七

四五

聖楷曰襄陽記文稱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
直韓德高麗士元皆親善故其老而好學尙有典
刑也耶是時蜀士如秦宓譙周皆博雅好論著若
以出處律之未免多慚安得如朗之牙籤萬軸高
刀斗自嚴乎

楚寶卷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謙較訂

大將

柳元景

柳元景字孝仁其先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魏遷
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
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範質

楚寶

卷八

乙

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
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
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
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爲惘惘服闋緊還義恭司
徒大尉城局恭軍文帝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
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絳河爲村落戶口殷盛
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文帝西鎮襄陽義恭以元
景爲廣威將軍隨龍太守既至高嶺斷道欲來攻
龍龍內少糧罷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

五百人屯驛道或曰驛將逼城不空分衆元景曰驛
開罷遣重戍宣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
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
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鄧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
罷境肅然隨王誡鎮襄陽徙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
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誡遣振威將軍尹顯祖
出賞谷奮武將軍魯方平誡非著作建武將軍薛安都
署陽太守龍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
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龍李明
楚寶 卷八 二
年七十三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誡計
之乃自賞谷入盧氏盧氏民趨難納之季明遂誘說
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
兵繼進閏月龍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
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元景自百丈崖從
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
太守李初古拔安都留屯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元景
率衆至弘農詔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初安都頓軍弘
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無爲坐守空

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宣急進軍可與驛祖并
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後引也宸並遣陝陝城險固
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延是迎提帥衆二萬度
增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東南以待之顯祖勒精
卒以爲後拒季明率高明安陽義兵當南門而陳趙
難嶺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爲犄角魏兵大合安都
等與戰於城南魏多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
兜鍪解鎧唯蒼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其裝顯祖橫矛
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
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
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怡將步騎二千救安都
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陣於城西南方平
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空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
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
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怡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
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綈肘矛折易之
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晏魏衆大潰斬張延提
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壑死者甚衆生降二千

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都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廟
盡力屈乃降何也皆曰靈廟見驅後出者滅族以騎
感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
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
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
楊嶺出於長洲使安都斷後宗趙副之法起自潼關
向商城與元景會李昉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
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元
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

樊城

卷八

四

之武陵王入討元以元景爲咨議將軍領中兵加
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趙隋安都等
十三軍皆隸焉夏四月癸卯發溢口元景以舟艦不
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南安
都帥鐵騎驍兵於淮上之秦淮移書朝士爲陳順逆癸
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
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
心甲子勸使蕭綽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
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勸自登朱雀門

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
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勸將士懷勸重賞皆殊死戰
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厲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
唯留數人宣傳勸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勸衆遽止
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勸衆大潰陸淮死者甚多
勸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勸僅以身免
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
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來奔勸殺義恭十二子
已巳武陵王卽位于新亭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

楚寶

卷八

五

軍尋授雍州刺史東晉於襄陽置雍州始上在巴口問元景
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遇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尋
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加
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統王玄謨等諸將討之時
賊質義宣並反於是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
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
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質攻陷玄
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元景曰西城不守唯
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欲退還姑熟就節

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
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諫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
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
豫州必不可求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
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
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於是克捷大明三
年遷尚書令封巴東郡公六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
南兗州刺史留衛京師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
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加開府儀同

楚寶

卷八

六

三司領丹楊尹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
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
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
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爨爾乃復
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初孝武多
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孝武死太
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
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
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

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自夜聚謀而持疑不能
決沈慶之發其事遂遇害明帝即位令曰故侍中尚
書令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
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贊皇化方任
乎漢輔業茂殷衡而峰豺肆濫顯加禍毒克勤烈
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
彌軫空崇賁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太尉給班劍三
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

楚寶

卷八

七

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謂元景曰君方大
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
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
在
聖楷曰元景傳宋書叙北伐失之太繁南史叙平
劉文失之太畧甚矣史筆之難也予稍爲芟合庶
幾可觀若夫史稱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
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信有命乎此亦古
今所共惋惜矣

歐陽頤

歐陽頤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爲肥豪族，頤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毀瘠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爲平西邵陵王中兵參軍。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頤善，故頤常從欽征討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頤預其功，還爲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頤同行，欽度嶺而卒，頤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

楚寶

卷八

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實，勅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頤爲都督，悉皆平殄。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頤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祐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奔其肥，以兄欽與頤有舊，遣招之。頤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弟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陳武帝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頤乃深自結託。祐遣兵攻頤，武帝援之，祐敗，遷頤爲始興內史。梁元帝承制，以始興爲東衡州，以頤爲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

楚寶

卷八

元帝遍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頤甚公，正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時蕭勃在廣州，兵疆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頤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瑒勃怒，遣兵襲頤，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荊州陷，頤委質於勃。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頤爲前軍都督。周文弼擊破之，擒送於武帝。帝釋之，深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頤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頤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頤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平越中郎將、湘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頤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縵密以金五百兩寄頤，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慈，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頤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

在。曩。緩。亦。尋。卒。至。是。頗。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服。
天。嘉。四。年。薨。贈。司。空。諡。曰。穆。子。紂。嗣。

聖。楷。按。徐。陵。撰。歐。陽。頤。德。政。碑。云。僧。繇。慧。義。等。求。
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期。
卿。實。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
於。是。腕。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是。
時。佛。教。隆。重。士。氣。類。靡。故。清。議。口。碑。操。自。緇。流。如。
此。亦。可。異。也。

楚寶

卷八

許紹

許紹字嗣宗安陸人父法光仕隋為楚州刺史元皇
帝為安州總管紹時為兒與高祖同學相愛大業末
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入自占數千萬開
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
越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
唐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
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
擢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

楚寶

卷八

十二

委之銑將陳普瑗具大艦遡江與開州賊蕭闢提督
巴蜀紹遣智仁及婿張玄靖接李弘節追戰西陵覆
其兵擒普瑗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
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等攻
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安紹境連王世充及銑
其下為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
義殺掠為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範王孝恭等伐
銑復詔督兵圍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為流涕貞觀中
荊州都督

呂溫凌煙閣勳臣贊曰：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爲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蔽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其氣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與胡引忠歸誠，豹變雙仲，金石之契，移爲君臣，奕奕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聖楷按：通鑑唐紀武德二年二月，許紹帥黔安諸羗來降。是年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瑒帥舟師上峽，規取巴

楚實

卷八

十三

蜀紹又大破之，擒普瑒。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武德三年十一月，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紹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紹攻銑荆門鎮，拔之。唐書叙次景珍來降，在破道生普瑒之前。又接云：以破銑功封其子智仁。云云大誤。當以唐紀爲正。且高祖嘗陰敕紹斬李靖，紹惜其才，爲之奏請，獲免。此大有關係。其後李靖以取蕭銑十策上趙魏王李孝恭，卒平江陵。此靖之功，皆紹之功也。本傳俱不載，可知新唐書之陋。

許紹家墓考

按安陸縣唐名安州。紹家在縣西六十里大安山下，其墓在縣東十八里紫石村，與其子智仁同域。又名宰相林，以其子圍師爲高宗相也。今志謂紹爲相，大誤。又李白娶紹之孫女，本傳俱不載。惟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卽年三十始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據此則白未流夜

楚實

卷八

十三

郎已先寓楚，其上裴書亦或在此時耶？白有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詩云：「趨來桃花巖，得憩雲窓眠。則白之往來于許氏，蓋又不止三霜矣。」

陶弼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孤，志行磊落，奇左詩書。右孫吳同學生，歎伏之，以爲一口千里。因窮無地，自致廼張晚學子第，講授六經，以奉母甘旨。慶曆中，英僊諸唐據湖南，山溪鈔掠，罷縣提點刑獄，楊收召弼俱行，頗用其策。弼亦分軍薄噲，得挑油坪、太平峒於畋軍中。功第二，以進士調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高蹈藉二廣，畋以書召弼，掌機宜，乘驛至曲江，畋檄弼下笑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賀蔣偕一軍，沒餘衆。

楚寶

卷八

十四

潰入山林，賊聲勢甚。弼以便安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持狗村落收得。」散卒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否。弼曉以大義，適聽活千餘人，送幕府。會畋罷去，不爲功。然畋在朝延，每爲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弼久次廼爲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賓州。詔換崇儀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甥老乞歸，極懇，則不聽。母喪，奪哀，以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

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內附，儂智高千餘衆皆就耕食。

弼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按治辰州、南江諸

溪蠻，宣撫使舉使知辰州。又奏弼不上吏課者二十

三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問使彭師晏自攻伐

歸其地。縣官三師問罪，安南復知邕州。又用宣撫使

確知順州。四遷爲東上閣門使，康州團練使卒於順

州之官舍。弼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爲能詩

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兵家機會得士死力，智

度閑深，詢護不虞，不見圭角，遇害卒。大軍常倚以爲

楚寶

卷八

十五

重作罷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吏士同甘苦，不以達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吏夏斬斬以約信，爲威嘗請郴、桂、霽、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通用之。於今爲功，初得廣源峒爲順州事，屬草創存亡不可知。弼受命卽上道，折筮指撝溪洞，晏然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繫，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卒無以易，故求去輒進官重任。使遂老于桂林，表裏所著詩文書奏十有八卷。黃山谷銘曰：武夫面牆文吏，疾武維此康州，咀豆

軍旅烏合其兵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
 難行權處女脫兔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端養已
 時其飽饑康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髀猶姑息夷
 獠我一以律不殘不傲藥不職手漂絮終身或千
 戶封許偶匪人梓慶為錄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
 以義往大能小施者技瘡我安義命民得休養
 邊陲之守不必摧鋒我銘康州式勸士功
 楊太史愼曰陶弼宋仁宗時人有詩名仕於兩廣
 詩絕似晚唐宋文鑑選其二首度化縣云暖雪梅

花樹晴雷藏石溪出領云天文離卷石人影背含
 沙其他如僧寺云花露生瓶水松風落架書蚤行
 云炤枕殘雞月吹燈落葉風李洞喻皂可相伯仲
 也

聖楷曰史又稱弼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
 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此固將
 相風規未之數見而珠璣者豈易企及乎若夫詩
 成炎嶠韻絕一時即景風之賞否不與易焉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
 圍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
 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繼翼日諸軍
 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
 襄陽臨陣嘗父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
 曰否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
 尉十二年完顏說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
 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刦

金人被砮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
 近以功升下班祇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
 奇之辟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
 置使起復之珙辭訖堇趣就職又辭理宗卽位特授
 忠翊郎尋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
 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
 總之制不安制置使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
 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初平堰于棗陽自城至
 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

檄八。十有三丈。漚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也。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六年。大元將那顏儔。追金主完顏守。緒。通蔡檄。與成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瑗。相犄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

伏階下。請先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空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寡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使。是之。七月。已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慘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幼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文破。默候里砦。珙料武仙將上砦山。絕。

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奔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元沙約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峇丙辰聲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雲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峇一時俱破武仙牽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

楚寶

卷八

三

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王棚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高黃陵斬首千二百級餘衆遁免花或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逐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脩蓋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脩蓋約南北軍毋相犯夾堰水布虎

落脩蓋遣萬戶張景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鈞二卒以往柔甲流矢如蜚珙麾先鋒救之拔矢以出撥發官宋榮不爾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鈞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狗軍氣復振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棚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歸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

楚寶

卷八

三

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自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洞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爲油號人油砲入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日無光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

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登大戰城上門開招徠盡入江海執其紮政張天網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真小室瑁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焰未絕珙與飾蓋分守緒骨得金證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二年兼知黃州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

楚寶

卷八

三

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三年珙至黃增埤後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文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襄陽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宸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

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燎江數十里相接文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戚沒解入漢陽境大將溫不佞入淮甸斬守張可太舒州李士達委罷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黃守王臨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全其城斬還過者四十有九人以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盃珙益以白金賜諸將士編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升

楚寶

卷八

三

制置使兼知岳州通檄江陵節制司檄襄鄧於是張俊復鄧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家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劉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鄧然後可以通懷懷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庚寅諜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

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樊第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發聲援遣子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窺江州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奔亮聖帥師入蜀號八十萬樊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問道抵均州防遏又條上流備禦安為藩籬三層乞制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治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豐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

史實

卷八

二四

州屯三千人鼎豐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以圖來上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壓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進封漢東魏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來降初飛鶻軍攻愛里名

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瑛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闕豈不愧廟閣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登蜀政之弊為條班諸縣文曰不操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又大典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賦奉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

史實

卷八

廿五

二年瑛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廷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閣忠廟已拜少保進封漢東魏公瑛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且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費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魏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

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
玠宣諭四川道過玠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
萬石遣蜀德帥師六千援蜀子之經爲策應司都統
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玠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
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玠往則彼持吾虛
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玠至江陵登城歎曰江
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
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
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

楚寶

卷八

其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
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匿蓄泄三百
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
上之玠以身鎮江陵而兄璠帥武昌故事無兄璠同
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璠奏襄陽蕩析士無所歸
士張于公安襄士張于鄖諸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
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
玠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晏軍亂鎮北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

質玠白于朝不從玠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
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
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
隕于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計至帝震
悼輟朝特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玠忠
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
人人異玠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悟玠上遊客老校
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臨將吏面
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

楚寶

卷八

其

然事外遺貨色絕滋味其學遠於易每卦各繫四句
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丁南湖曰玠四世祖從岳飛行兵及厥考宗政
皆以禦劍爲志而玠滅金報宋史但稱其忠矣孰
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玠嘗通佛學虛無故號無庵
居士或疑虛無何以有彼大功耶蓋其遺貨色絕
滋味皆出於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余玠

余玠字義夫，新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歐賣茶，翦光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叅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

楚寶

卷八

六

然後華夏率乎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胃之彥場星之士，一或即戎，前指之爲羶人，斥之爲劓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士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制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者或暫，或慘，或貪，或繆，或違。

楚寶

卷八

四

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啓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竊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政，選守宰，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俱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爲遺謝。播州冉氏兄弟璵、璞，有文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璵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利入，卽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璵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何如耳。明日更闕，別館處之。且日使人入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望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晷又旬日，請見。玠鼻人。

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少。裨。益。非。敢。同。衆。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徒。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玠。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徒。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

楚寶

卷八

三

成。玠。獨。坐。之。諸。君。無。與。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張。糧。爲。必。守。計。且。誅。清。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其。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若。臂。使。指。氣。勢。聯。終。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裕。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據。興。元。元。兵。與。之。大。戰。十。三。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蒙。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

掠。蜀。人。悉。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十。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項。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頒。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

楚寶

卷八

四

縱。弗。誅。養。成。其。勢。西。蜀。危。矣。玠。曰。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孰。與。吳。氏。決。吳。氏。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恃。稀。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入。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劉。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誦。指。曉。之。遂。相。率。

拜賀劉至斬之。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我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也。安世安聞，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恒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又密求玠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召，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

楚寶

卷八

世三

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僕，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列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寶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辦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閭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詡，進蜀錦蜀綵過於充飾，久假便空之權，不顧嫌疑，昧

於勇退，遂來譏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齊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丞。

聖楷曰：奇功易建，奇士難逢，何也？乘時勢之便，材可以因人而就，處困厄之會，英雄不能自致，其身使余玠不遇趙葵，能入對理宗乎？使冉璉兄弟不遇余玠，能城釣魚山乎？故闢館招賢，爲功業之本，而知人善任，又爲招賢之本也。玠入蜀時，作經

楚寶

卷八

世三

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嗟乎功既成而玠之志亦滿矣。使其招賢禮士如初，入蜀時又安知無冉氏其人與之商榷老而乃功不謀身，鬱鬱以終耶？

趙葵

趙葵字南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嶽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其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罷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燦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欲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齊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四年，金

楚寶

卷八

三四

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有功，補葵承務郎，知襄陽軍。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奔中懷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循足制之。」爾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葵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罷，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

楚寶

卷八

三五

習自衛，二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我心，國不聽幸。敗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糧實欲覘幾句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况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葵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甥疾謁告省侍，不得割股雜藥以寄之。卒葵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師之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葵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於賊。婦堂堂制，聞如此舉措，豈不隔賊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

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
言更從闕署則自此人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
有不可勝諱者蔡非欲張皇生事啓釁幸全夫非忠
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蔡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
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蔡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
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蔡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
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蔡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
相之恩矣安危治亂係朝廷之計叛與不討爾淮東
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如

卷八

三

是則凡爲國之臣子莫不安矣彌遠猶未欲興討蔡
知政事鄭清之贊夫之乃加蔡直寶章閣淮東提點
刑獄兼知滁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蔡親出搏戰問
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
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益不
貴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城邑朝廷安
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手欺天乎全無以對
彎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皆捷遂殺全事見全
傳進蔡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蔡辭不受六年

十一月詔受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
子兄弟宜力甚多卿在行陳又能率先士卒損身報
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之蔡頓首謝曰臣不佞忠
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
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蔡上疏請出戰時盛暑行
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遂潰而歸詔與全
子才各降一秩移知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
知揚州依舊制置使三年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
士特字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蔡前後留揚八

卷八

廿七

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飾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
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墾其田乞追服終制不允
蔡上疏曰移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
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
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特循惟恐失墜往
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
顧捐軀戡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
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爲人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勸
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

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迫，服廬乞從，憂制又不許。再上疏曰：臣等奉詔討逆，適丁家難，聞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敢辭。是固嘗先國家之急而効臣子之義矣。親恩未報，寢踰一紀，食積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仰苦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乃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

楚實

卷八

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初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

為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四辭免，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其贈太傅諡忠靖。

鄭清之傳曰：清之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新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

楚實

卷八

拜方按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又曰：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楚紀曰：趙方為蒲圻尉時，武夢南嶽神降其家，乃生葵於邑之梅隱坊。聖楷曰：宋史稱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其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

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戮材館之士卽其偏裨
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衛
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予故以葵爲大將而范之
好大喜功卒釀北軍之亂其氣量似有懸絕焉爾

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
後徙隨之應山縣金公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
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張觀以爲生男祥也
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
之上王罌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
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
從之未決旬果爲部曲扶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
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

璘請自效璘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明日
庭芝至璘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
者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卽以庭芝權建始縣庭
芝至訓農治兵選練壯士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
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獲帥下其法於
所部行之淳祐初舉進士硯璘幕中至管機宜文字
璘薦庭芝於賈似道璘卒庭芝感璘知己扶其柩塋
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璘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
制置司叅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

淮南峰百二十。繼知濠州。後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憲為淮南制置使。李應庚為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中。喝死者數萬。李應庚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卯憂去。朝議擇守揚州。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瑄兵。殺瑄將厲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收瑄于壽材。破東海石剛等城。又明年瑄降。徙三城民于通泰之間。

楚寶

卷八

四

又破斬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楊遵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貸通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典士行習射禮。觀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振。

之。民愛戴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順民安之。今邊城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手。但無使聽命于京間。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

楚寶

卷八

四

道遁去。庭芝號自効。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空申請誅文虎。虎似道庇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巳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砦。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觀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

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
五人于市而日謂苗再成戰其南計文德戰其北美
并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
死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叅知政事七月
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州揚州貴不至事遂
已十月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鎮江以
遏淮兵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
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
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

楚寶

卷八

四四

論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
而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
未報豈未悉吾意向欲固圍耶今吾與副君旣已臣
伏卿向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
餘皆退去美才出兵奔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
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
幕客有以言規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
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陣上
已而知淮安府許文德知肝貽軍張思聰知泗州劉

與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
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
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請赦庭芝
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
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
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宋
燭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陣將孫
賁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
被執至揚州死之日揚民皆泣下

楚寶

卷八

四五

陸秀夫傳曰秀夫字君實景定元年登進士第第
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
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
文人少能及之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
賓至交驩秀夫獨飲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
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
庭芝益罷之雖改官不使去已成淳十年庭芝制
置淮東擢於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以
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年祥興二年崖山破秀夫負帝

蜀路海苑

井中心史曰丞相李公庭受刑後書吏司激冒
險白於虜酋阿木公之屍飲棺塋于楊州堡城
司空廟後人皆危之淵亦義士也又云庭受刑
頸無血按此二事可補史傳異聞
聖楷曰庭以百戰保一孤城至天祥之忠義來
奔向不足以奪其守死之志而欲殺之豈非烈男
子哉乃天祥未免憤庭之疑已致使興復無成此
亦責人之過矣又詆其在楊十餘年畏怯無遠謀

楚寶

卷八

四六

惟閉門自守無救于國嗟乎厓山抱節黃冠念母
誰非救國者哉斯微鉤所以待聖而仁也

楚寶名將論次

蘇海御將之法有賢將有才將夫才將即予所稱名
將也養驥驥固異于養鷹然使其盡力擊搏不遂知
已亦非雀鼠之所能羈也乃謂才小而志小者不先
賞不怨此非通論矣張先盡力于劉弘朱伺畢命于
閻侃豈為饑飽哉述名將第四凡二卷

名將

蘭 廉 樂 伯 養山葵
景 陽 次 飛 倫 客

楚寶

名將論次

乙

名將二

李 通	馬 謖	張 光
朱 伺	張 興世	宗 慤
張 欣泰	鄧 元起	杜 前
張 彪		
李 藝	羅 紹威	雷 滿
周 行逢	孟 宗政	趙 范
管 如德	康 茂才	顧 成
張 武		

楚實卷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湘鄉洪業勳校訂

名將

闕廉

闕廉字射師楚大夫也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鄧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

楚實

卷九

乙

使道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闕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聘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闕廉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四十年楚屈瑕將盟貳轅鄧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參伐楚師莫敖劫官名至也君次於郊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闕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不敢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左氏傳曰楚文王二年伐申遇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正而享之騶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巴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蚤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明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楚實

卷九

二

鄧國考

按鄧國姓侯爵今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卽春秋鄧國地也蓋楚伐申遇鄧是時楚都在今荊州申在今信陽楚出荊州抵信陽其道必經襄陽以是言之鄧爲襄陽地無疑矣况鄧爲鄧南鄧今鄧在襄陽去鄧不遠則鄧亦襄陽也若河南鄧州或亦鄧國地因以鄧爲名耳

巴子考

巴姬姓子爵地在巴羆卽今重慶府府城東卽巴

江、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
又有渝水有海棠溪皆實人所居銳氣善舞漢高
祖詔樂府習之世稱巴渝舞是也

隨絞州參考

隨姓侯爵在漢之東今隨州是也在隋唐為漢
東魏其地因山為魏巖石隆險道路交錯自襄陽
至顧山九十九岡皆智謀之士多談漢東險阻如
兵家詭伏奇計又言有括囊之勢易入而難出
絞在隨國之南州在南魏華容縣東

楚寶

卷九

黎在今鳳陽壽州黎與英六皆鼻陶之後又云英
即黎也藏文仲聞六與黎為楚所滅曰鼻陶庭堅
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聖權按高祖
書有言鼻陶至德也其後英黎先亡劉項之際英
布黜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嬰凡人能無
咎乎嗟乎為刑官者亦當惻然于此矣

樂伯

樂伯楚大夫晉楚戰于邲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
以鼓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
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

卷九

楚寶

聖楷曰吳越春秋稱黃帝之後楚有弧父者生于
楚之荆山不見父毋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
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按大易黃帝始作弧矢
而弧父乃以其射著是射法又始于楚也如樂伯
之射麋麗龜熊渠子之飲金沒羽義由楚之穿楊
貫札皆絕倫一時夫豈無所自哉射法始于楚人
多不知

養由基

養由基字養叔為楚宮廐尹。共王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潘圻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
示共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晉呂錡夢射月中，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陰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請朝死為國故。」子必

楚實

卷九

五

射乃射再登，盡瘞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三十一年，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周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密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者。」

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發不中。前功盡矣。聖楷曰：「使養叔而奉斯言，可以為大將。」

淮南子曰：「楚廷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偉擁櫛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按莊王當作共王。尸子射蜻蛉，亦作莊王。非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先之也。」聖楷按：以石為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

卷九

六

邈而不知有熊渠子。養由基，王元美先輩中號博雅者，亦詆王克論衡，誤以熊渠子為養由基，蓋充所據者呂氏耳。但充謂養由基射晉侯中目，則誠可笑。以此見記問之學亦非易也。

景陽

景陽楚頃襄王將也。燕惠七年，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幕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畫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

楚寶

卷九

七

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於楚。楚遣將軍景陽救之。七年，至新中，秦兵去。淮南子曰：「顏聚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投千金，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聖楷曰：「史記稱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

楚寶

卷九

八

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是時，急邯鄲之難者，趙有毛先生，奉銅盤、歃血傳舍子李同，以三千人赴敵。公孫龍夜駕勸平原勿請封魏，則有夷門監、鄼頭以送公子如姬盜晉鄙兵符，朱亥袖四十斤鐵椎許多奇人奇事。又得楚將如景陽者，與春申君並驅。秦合卒却秦軍，存趙祀功，垂名立稱，絕千古天下士固不易識也。

次飛

次飛者楚人也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飛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雨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飛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得活楚王聞之仕之執圭

水經注曰江水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嬰洲下楊子洲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荆次飛濟此遇兩

楚寶

八卷九

九

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按楊子洲在荊容縣東北三十里有荆次飛廟

偷客

楚有善為偷者聞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乃往見曰聞君好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服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子發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

楚寶

八卷九

十

孫薪者得將軍之帳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聖楷曰偷客即刺客也其術本飛天夜又其人多傑異之流如左傳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唐紅線女子皆是此術又若韓魏公駐兵延安忽中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遂塞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

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諒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時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隄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張魏公凌在秀州議討苗劉一夕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

楚寶

卷九

三

執其手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乃攝衣登屋屋瓦無聲月明之下其去如飛翌日公斬死囚徇衆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按此二客畧同二公處之亦各有善處

李通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親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會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

楚寶

卷九

三

衆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太碑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章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

大授、公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曾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毘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死。時年四十二。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咎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

楚實 卷九 七

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携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蚤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馬謖字幼常，馬良之弟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寵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空令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還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鯨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咎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

楚實 卷九 十四

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護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殲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義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楚寶

卷九

十五

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至誠護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從奉承明護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蜀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至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鰲林王露曰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義戰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

用秦穆有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爲尤非也

楚寶

卷九

十六

聖楷曰按王平傳街亭之役平爲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遠規諫謖不能用及大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寇率

將士而還丞相亮以此特見崇顯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由此觀之善用兵者固不在多識字侈談說也謖之違衆自用皆由言過其實好勝者鮮有不敗可不戒哉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氏羗反，叛太守張嶷戰沒，羗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勵。於是

楚寶

卷九

十七

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對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庾初爲步軍

楚寶

卷九

十八

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苻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時流人鄧定據漢中，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羗守共謀，進取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又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旣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羸，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入實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邈同，光弗之知也。」邈援率衆助邈，邈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

悲泣遠近傷惜之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
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
守外無救助內關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
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聖楷曰張光誤信晉邀再失漢中不爲無罪也然
其忠勇固自足取長岐之戰南陽太守衙展說弘
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宣斬光以明向背
弘曰幸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
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及光爲梁州時弘已死

楚寶

卷九

十九

矣使弘而在南服之威相爲應援安得復失漢中
哉孤城力盡乃喻登仙可爲歎息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罷將督見鄉
里士大夫揮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
逆太守弓欽走潯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衆討之
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
督如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
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潯
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

楚寶

卷九

二十

水戰賊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
敏前鋒敏第板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
進討破之敏板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
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
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
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
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
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
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荻發

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何用鐵而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何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何為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何外許之。及聲去。何乃追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閭晉鄭進皆先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橰。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閭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何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用從弟庾代侃。為荊州。庾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督鎮楊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庾曰。曾是猾賊。外云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楊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庾性矜厲。自用不聽。曾等果馳還。庾乃遣伺歸。裁至壘。

即為曾等所圍。時侃故將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禁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鎚摘伺。伺逆接得鎚。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絮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山時王庾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餓山下軍士數驚。與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塋甌山。聖楷曰。朱伺固勇忍之將。哉。然不遇陶荊州。其功名亦無由立也。沔口之敗。卒能力戰。以免陶公子。難士感。知已豈不信然。若夫預料杜曾逆命不殺。馬儁妻。孝懷慨去。就太興諸將。未易及矣。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白衣隨王玄墓伐，每戰輒有禽獲。玄墓甚奇之，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叅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析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魏王義宣反，又隨玄墓出梁山有功。大明末，除宣威將軍，隨魏太守未行。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屯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將陳慶領舸於赭圻。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

楚寶

卷九

廿三

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離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斷截使其首尾，周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爲劉劭所攻，南賊遣龐孟蚪率軍助琰。劉劭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蚪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

楚寶

卷九

廿四

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參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劭。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汧流而上，旋復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劭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洞，汎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也。其夜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口遇離尾賊，覺乃遣胡霽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至，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與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劭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尙遠，而氣盛矢驟，驟既易盡，亦易衰。此宵劇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洞，汎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

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倭長生劉霽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眾軍欲更攻與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與世又遇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眾漸饑劉胡乃遣顗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弔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

楚實

卷九

廿五

軍援接與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晝日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劉胡棄軍遁顗亦奔散與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還左軍將軍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戶泰豫元年爲雍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與世居臨沔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與世初生常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與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云與世城撤而後行與世子

欣泰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沈約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與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楚實

卷九

廿六

宗慤

宗慤字元幹，世居江陵。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交私，通慤殺泰。綺

楚寶

卷九

七

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適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衣拂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為隨郡太守，攻破雍州蠻。

及南新罷蠻羣，蠻由是畏服。孝武卽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先是鄉人吏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茹粟飲，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罷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

宋紀曰：宗慤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以至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

楚寶

卷九

七

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張欣泰

張欣泰字義亭，宋左衛將軍興世之子。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父興世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肥欣泰悉封家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宣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蚤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關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

苑

卷九

廿九

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勅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楸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可恥。從凶

苑

卷九

三

役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闕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而接松山欣泰，賀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書責之，虜旣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誇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虜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疋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與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

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養
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隨魏軍
事雍州刺史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
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廢東昏不克伏誅欣泰少時
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
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
年四十六

張融傳曰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
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楊興

楚寶

卷九

三十一

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
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
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
史所懷時融爲竟陵王長史欣時卒得免死云

鄧元起

鄧元起字仲居南紀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臂力過人
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仕齊累遷武寧太
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魏援焉魏帥田孔明
附于魏自號鄧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
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
散矣仍戍三關鄧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
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否在此表裏之
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

楚寶

卷九

三十一

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
之士樂爲用命者萬餘人義師起蕭穎士與書招之
元起乃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
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
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
即日治嚴上道率衆與武帝會於夏口齊和帝即位
武帝命元起進據南堂西渚以逼郢中興元年七月
郢城降遷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
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圍

身○奮○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
縣○侯○始○之○官○初○義○師○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
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
士○署○開○門○以○待○先○是○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
稱○義○兵○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
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罷○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
元○起○然○之○浩○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
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
離○雖○悔○無○及○膺○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

楚寶

卷九

世三

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
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
時○益○州○兵○亂○既○久○地○廣○耕○農○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
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
開○城○納○附○元○起○送○季○連○于○建○康○武○帝○論○平○蜀○勳○復○元○
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元○起○以○知○人○度○黔○婁○為○
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將○元○濟○並○厚○
待○之○任○以○州○事○黔○婁○潔○元○濟○善○謀○相○須○為○善○政○又○
元○起○赴○季○連○時○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性○能○飲○

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焉○元○起○舅○子○
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
城○中○稱○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元○
濟○政○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養○詔○許○之○徵○為○
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元○起○頗○營○還○裝○糧○
儲○罷○械○畧○無○遺○者○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
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患○因○醉○殺○之○元○起○麾○下○
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
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

楚寶

卷九

世四

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
昏○所○殺○故○云○東○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
將○軍○貶○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闕○土○勞○之○不○圖○
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
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重○楷○曰○初○劉○季○連○為○南○龍○太○守○不○禮○於○元○起○都○錄○
朱○道○琰○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琰○為○
元○起○典○籤○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

益州臨贈豈辨遠遣迎侯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罷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李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聚兵拒元起收朱道琛殺之由此以觀季連之阻兵朱道琛激變之也及元起治益州用庾黔婁蔣元濟政聲頗著又以梁矜孫之諸跡斥二人卒死淵藻之手甚

裴實 卷九

矣。小人之言與我敗德不可不慎也。且李膺以治令而猝辦軍資三萬斛羅研以故吏而詣闕訟冤皆奇士也。而元起俱置不用可勝歎哉。併附錄于後。

南史曰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辨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園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齊荀兒之役臨汝侯朝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寔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

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有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既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現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卒官蜀士以文達者惟研與同郡李膺膺字公胤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至薄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答李膺對曰今勝管問其故對曰答事桓靈之至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

裴實 卷九

益州記三卷行于世

杜崩

杜崩其先自北隄南居於雍州之襄陽晉孝武立雍州子孫因家焉父懷寶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立軍功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寶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入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

楚寶

卷九

七

位至西荊州刺史時識言獨梁之下有暗天子元帝以疑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勅圖墓者惡為之逾年而嶷卒崩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範等夜歸於元帝元帝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王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崩入據臺城景不加敬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

刺史

嚴超遠于秦魏王僧辯令崩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于士林武帝令彊弩射元建眾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人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于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于長沙反元帝徵崩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于硤口旋鎮造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開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予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

楚寶

卷九

八

曰武

聖指曰史稱杜崩識機變之理知而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卒為中興功臣誠然哉嘗考杜氏之先功名甚永自疑見忌於元帝遂凶圖其墓而子孫亦漸凋喪無餘青鳥之說信有微乎抑人謀或有未至也其後惟龔驍勇可與疑匹然既為王僧辯之僭陳霸先決無留龔之事龔何不智而求降耶故古今名將未有不智而能勇者余因嶷崩而深惜夫龔後之為將者可以思去就矣

張彪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爲防閣，後爲中兵，恭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委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

卷九

卅九

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允，復奉表元帝，帝甚喜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得長史謝岐居守會稽，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

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

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港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切來便嚙，一入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

卷九

卅

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舊刼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悍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刼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刼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收啼爲笑，欣然意悅，請。

昭建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
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
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
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
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北出之
垂苑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
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夫皆爲時所重異楊氏天水
人散騎常侍駿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
因亂爲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
楚寶 卷九 四十一

吳闔門爲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至臣若爲
習意氣持寄禹川人

聖楷曰張彪踪迹甚奇然奇不在起兵取富貴奇
在一愛僧辯之知遂始終爲梁而死真烈丈夫也
其妻與犬又能出此二奇以壯之千古生色論者
謂記傳所陳無以復加此異信然哉

楚寶卷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重楷輯纂

寧鄉陶汝霖較訂

名將

李藝

李藝字子延襄陽人初本姓羅歸唐後始賜姓預屬
籍藝剛愎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補虎賁郎將遠東
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饒北平詔藝以兵屬分

楚寶

卷十

乙

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
連兵仗多在而倉儲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
數萬苦盜侵掠將趙什任賀蘭詛晉文衍等惟
藝捍寇數破却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陰自計
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
山而留守不賑卹豈安人彊衆意耶士皆怨既還
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任等懼爭聽命藝卽發
黃賜戰士倉粟給窮境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
唐祿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

林甫改罷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弼爲總管藝自稱
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於○賊○斬○使○者○爲○楊○帝○發○喪○三○
日○時○寶○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
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
王○業○必○成○否○決○歸○之○敢○異○議○者○戮○乃○奉○表○以○地○越○詔○
封○燕○王○數○與○建○德○戰○多○所○會○敵○泰○王○擊○劉○黑○闥○高○祖○
詔○藝○第○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
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
楚寶 卷十 二

會○涪○州○遂○請○入○朝○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
重○不○少○屈○泰○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累○辱○之○高○祖○怒○以○
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
官○領○天○節○將○軍○鎮○涇○州○太○宗○卽○位○竟○誅○死○
聖○橋○曰○李○藝○固○剛○愎○哉○當○其○激○衆○怒○據○幽○州○爲○楊○
帝○發○喪○三○日○識○唐○公○人○望○所○歸○何○其○義○勇○而○明○決○
也○若○夫○摧○黑○闥○之○強○制○突○厥○之○變○功○亦○不○在○諸○人○
下○乃○卒○以○猜○疑○致○叛○甚○矣○御○將○之○難○每○於○獸○盡○狗○
烹○有○深○歎○也○

羅紹威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
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
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
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
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
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
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
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
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
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問遣使詔弘
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
兵舉存信于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
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
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
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
倍年之長否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太
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

楚寶 卷十 三

先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張書數萬卷開
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
沙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
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于梁大敗燕軍于內
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
遂敗燕兵于老鵬隄紹威以故德梁敗已魏博自田
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
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曜韓君
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爲人

楚寶

卷十

四

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
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
校李公佐作亂紹威誅之乃問遣使告梁乞兵欲盡
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于
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
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還良兵寶興
中以長直軍千人雖與夫入魏詐爲助梁太祖以兵
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
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背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

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瀆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
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
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
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候供帳
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
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
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
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
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解兵

楚寶

卷十

五

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蚤自取
之太祖大喜乃急馳太祖卽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
良材爲五鳳樓朝元殿毀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
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感
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
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
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
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
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

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洪門
爲船自河入洛歲清數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
紹威爲畫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
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
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
者曰亟行語而至爲我疆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
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
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貞壯
聖楷曰羅弘信父子其智皆足以自全而紹威遂

楚寶

卷十

六

至盡誅牙軍是又殆爲智所困矣力窮勢迫乃婚
于梁以移唐祚嗟乎唐既滅矣魏將何往此亦可
爲危人以自安者之炯戒也

雷滿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兇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
湖南賊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
數千僞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
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
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
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於唐昭宗以禮朗爲
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襲殺刺史呂自
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

楚寶

卷十

七

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剗州縣楊行密攻杜
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于君山
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于
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
于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羈擲池中因裸而入取
其羈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
州引沅水壅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
滿卒子彥恭自立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
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澧朗

入於楚

聖○楷○曰○雷○滿○初○起○兵○大○澤○中○觀○其○智○計○有○大○過○人○者○使○高○駢○能○善○御○之○何○羣○盜○之○弗○滅○哉○乃○聽○其○逃○歸○而○自○立○遂○據○有○禮○朗○稱○節○度○使○天○子○不○得○而○問○連○帥○不○得○而○討○父○子○劫○盜○為○荆○湖○大○患○此○亦○僖○昭○以○來○所○僅○見○也○向○使○不○遇○馬○殷○禮○朗○其○終○為○蛟○窟○乎○鳴○乎○御○得○其○道○天○下○狙○詐○皆○否○屬○御○失○其○道○天○下○狙○詐○皆○否○敵○治○天○下○者○之○貴○審○所○御○也○歐○陽○子○修○五○代○史○為○滿○作○傳○其○大○旨○或○在○斯○乎○

楚實

卷十

澧朗入楚考

聖楷按五代史楚世家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初為孫儒裨將唐乾寧元年從劉建鋒入湖南建鋒為其下所殺遂共推殷為帥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齊暉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已又取桂管以其將李璣為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已又攻嶺南取昭賀梧州蒙隍富等州攻朗州執雷彥雄等七人送

楚實

卷十

九

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徽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實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下璽書慰勞殷由此地大力完數遂封爵明宗即位二年封殷楚國王自湖南北共十州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文武皆進位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諡曰武穆子希聲立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立為兄希範所弑國遂入于南唐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識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凡五十七年

周行逢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周世宗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

楚寶

卷十

十

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至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千餘人。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遇無大小。皆死。

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繫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平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先期以奉。安得遂忘。權祇間。手行逢。強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與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為逃。兩行逢為。慘損。建隆

楚寶

卷十

十二

三年。祖太。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城田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涕顧其軍曰。汝見耶。君平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

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

聖楷曰綱目稱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滑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又湖南大饑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自奉甚薄或譏其大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按此數事當時諸鎮無有如行逢者但其邊幅狹隘喜於殺

戮雖襲馬氏之餘烈而永其祚此青裙負租所以來室內之誚也徐仲雅杜門不出豈獨高尚哉

老實

卷十

三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其先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鄆宗政率義士掠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襄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鈴轄駐劄襄陽嘉泰十年金人犯襄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躡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

老實

卷十

三

峴首遲明抵襄陽馳哭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襄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新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據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

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
宗政崇榛盛沙以覆樓棚列聚豬水以隄火募砲手
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
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埒城運茅葦
直抵國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窺
戰棚防城隕穿穿才透卽施毒煙烈火鼓鞀以熏之
金人室以濕氈折路以剗土城額樓埒宗政撤樓益
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
樓埒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
切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驢兵披厚氈氈衫鐵面而
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
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耆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
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燄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
刀迫前自斫至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
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葦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
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
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急砲愈急會王大臣領銳
卒一千哥重圍轉闖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

入金營自輔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
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
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閭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
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撤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
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
襄漢東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知
東陽宗政以迫濠而陣更於西北濠外瀦水爲濠以
限騎中原遣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贖之爲給
田廬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
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圖
練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
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
遷城爲罷市慟哭子珙有傳
尾再興傳曰金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傳城再興
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云金人初對樓勢
車革洞决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
面具披氈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乃大敗去
趙方傳曰東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

已竭乃召再興隸以東師赴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

聖楷按金師訛可再圍東陽八十餘日宗政與之血戰凡十五陣援師始至此是宗政第一奇功若據再興傳則是再興與宗政同在圍城中也與趙方傳不合又本傳云會王大臣領銳卒一千司重圍轉闖入城豈王大臣爲再興所統而先遣之入耶三傳共紀一事而矛盾如此蓋當時秉筆者不

出一手故令赴援與城守之功無所差別此脫脫之史之陋也

趙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於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東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掎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固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威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天長與弟葵俱

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奏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秘閣累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希稷書令教二人孳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剗馬軍三千招遊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於制置

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計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肝胎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入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以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海海道五千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伴劉瑄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

振若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監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詢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肝胎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

必凶若是則不詢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預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矣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舉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

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二年春奉祠三年彌遠訪將才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刑兼知滁州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而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易合而

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逆乍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
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
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冠之兵。有遊
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肝
胎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
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
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持其
處此。過冠之兵也。肝胎之冠。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
養之。不過分兵撈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

楚寶

卷十

三

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遊擊之兵也。維揚金陵
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
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入人
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可以強國。一年
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撈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
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賄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
怒。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
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
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

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聞
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
召范稟議。紹定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綴
猷。開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
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
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
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
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
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泉無益

楚寶

卷十

廿二

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
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
撫使。兼知揚州。累進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兼江淮
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
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晏。樊文彬。李伯淵。黃岡。弼。數人
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
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晏。內
判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
不定。變乃囚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

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
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
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隆三官
落職俟舊制置使後卒於家

聖楷曰趙范故好功喜事之人哉然說者謂其狃
楊州之捷遂致洛師之敗此不足以服其心也三
京八陵豈可一日委之腥腐者獨惜以范之智明
于料全而昧于北伐也使當孟珙入蔡滅金之後
各守封境蓄養人材歲歉則發廩以救饑兵服則

楚寶

卷十

廿二

屯田以足餉冠至則以戰爲守冠退則以守爲戰
宋事何不可爲乃獨違衆議饑饉與師爭千里之
空城啓淮漢之大覺既失汴京而范之氣亦索然
矣襄陽煨燼可勝歎哉語云怠生于宜成病始于
新瘳其范之謂乎

管如德

管如德黃州黃陂縣人父景模爲宋將以蘄州降授
淮西宣撫使如德爲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年亦以
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虜思其父與同輩七人問道
南馳爲邏者所獲械送于都如德伺邏者怠即引械
擊死數十人破械脫走間闖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
此真吾兒也至是入覲世祖笑曰是孝於父者必忠
於我矣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鏹握右手悉
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無復然嘗從獵遇大

楚寶

卷十

廿三

溝馬不可越如德卽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爲拔
都賞資優渥帝問我何以得天下宋何以失如德對
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
何恃帝曰善帝又命習國書曰習成當爲朕言之
日帝語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
面對果實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
卽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授湖北招討使總管
本部軍馬佩金虎符是年六月丞相阿朮南攻宋如
德以軍爲前鋒至揚州子橋與宋戰晝夜不忠如德

先登陷陣擒其帥張都統等宋軍遂潰七月進軍佳
山江上復大戰奪宋師夏都統牌印衣甲及餉軍海
船悉送阿末所事聞帝命賞之軍至鎮江如德招安
諸罷守將皆望風降附丞相伯顏取臨安復選能招
諸罷者眾推如德如德銜命往諭紹興諸罷皆下初
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敵戰刀刃盡缺宋平入覲
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從軍以來刀缺如
是矣帝嘉其機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
曰立額薄征息兵懷遠立法用人省役恤民設官制

楚寶

卷十

廿五

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廩
祿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二年丞
相阿塔海命馳驛奏出兵事入見世祖問曰江南之
民得毋有二心乎如德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
生今累歲豐稔沐恩多矣敢有武志帝善其言且諭
之曰阿塔海有未及者卿善輔導之有當奏聞者卿
勿憚勞宜馳捷足之馬來告於朕二十四年遷江西
行省恭知政事破豪猾去姦吏居民大悅是時贛汀
二州盜起如德指揮諸將討平之脅從者多所全宥

二十六年遷江西行省尚書省左丞時鍾明亮以循州
叛殺掠州縣千里丘墟帝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
將欲直搗其巢穴如德曰嘻今田野之氓疲于轉輸
介胃之士病于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
於是遣使諭以禍福賊感如德誠信卽擁十餘騎詣
贛州石城縣降平章政事奧魯赤怒其跋扈不臣欲
以事誅明亮如德聞之曰皇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
叛人何足惜所重者信不可失耳年四十有四卒于
軍贈江西行省左丞平昌縣謚武襄

楚寶

卷十

廿五

聖楷曰管如德父子宋爪牙之任也皆以城降何
取乎爾抑如德之孝足動至知歟乃至缺折膝血
而無怨然後歎士爲知己者死由其感憤深也豈
得以大馬羈之哉若夫不戮一人而下諸罷不殺
降卒以昭仁信則又賢于白起諸人遠矣

康茂才

康茂才，新人元末結義兵，鄉里立功，至都元帥上。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寨天竺洲，諸將以襄陽砲破茂才寨，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脫，率兵三千來降。頃首軍門曰：「前日之戰，戮力為至，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願隨先効，尺土上喜得茂才，立拜泰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敗馬駱沙克樞陽，改營田，使上曰：「北方兵亂，失耕乏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早勞，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陳友。」

卷十

八

廿七

諒既破姑熟，將窺建康，上密諭茂才曰：「有事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分其力，給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汝與友諒舊可偽降，約為內應者，友諒來否？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開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茂才為書，言上不足與，有為兵弱地，感四面勅敵，僕委身圖併，欲奮拔鱗翼，倘大將軍分道進，進便當納款，建康可擒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為？」曰：「木橋，遣閣者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

奮擊功成，官賞不爵，容茂才以書上，上曰：「虜且隨殺中矣，即命善長日夜易橋，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齊馬敵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從破斬黃戰，鄱陽湖圍武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敗吳巫子門，戰尹山橋，過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進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府使，又從征下，齊魯關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中，卒追封新國公，諡武襄子，錄洪武三年，以茂才功。」

卷十

八

廿七

封斬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曰：「錄嫡子也，嫡終無後，及庶長時，錄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鑄斬國武義公五字牌，賜錄及其庶兄鑑，錄長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僚平松壘諸州有功，巡並海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傅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於軍，追封如父，諡忠愍。」
聖楷曰：「開國勳，追封俱，再世者，斬春一人而已，又皆卒于軍，撫慶編加，聞鼓可勝歎哉。」

顧成

顧成字景昭其先湘澤人成往來江淮間遂居江都
客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膽畧喜習武事自文其身諱
異人或謂成黥徒者非也丙申來越充帳前親兵常
擎蓋侍上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從征陞金吾
副千戶宿衛陞指揮僉事從平蜀破貴州蠻克普定
功陞指揮使普定衛進都指揮同知已而征雲南成
扼普定斷後進督府僉事充征南將軍鎮貴州征五
開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斬首三千建文初令錦衣

趙寶

卷十

指揮談全諭成班師二年進同知三年進右都督是
年閏三月從盛庸至真定戰敗被執成祖解成縛
曰吾且用汝遣至北平侍仁宗若守有功建文四
年以左都督封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舉又
出鎮貴州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討撫諸蠻搗臺羅寨
斬叛酋普亮滅其衆羣蠻震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
公諡武毅蠻中皆祠成八子長統爲普定指揮使
先卒孫興祖永樂十二年嗣侯贈父統侯爲總兵宣
德中坐交趾事徵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

督同知

景帝初守備刑關詔與伯爵英宗復
辟詔復侯出鎮貴州有戰功加祿三百石守南京宣
德中鎮廣西坐貪才好色失地喪師逮下獄既而釋
之子翰先卒翰子淳天順八年嗣侯卒無子淳從弟
溥者成諸元孫也成化九年嗣侯溥初學國學解文
墨嘗總兵團營爲平蠻將軍鎮湖廣擒貴苗僞王通
漢蜀道還流移五千家復爛土長官司設都勻府增
祿二百石溥清慎囊無餘資英國公張懋爲率布帛
供飲事謚襄恪子仕隆弘治十七年嗣侯仕隆好文

趙寶

卷十

諸武爲京營總兵寬弘簡質得士心充漕運總兵鎮
守淮安廉幹不苟擾卒贈太傅謚榮靖子寔嘉靖七
年嗣侯出爲漕運總兵二十三年言官劾罷伏菴伯
毛漢代寔肯下數日又劾罷漢用都督劉璽璽致仕
居南京萬表代璽寔端靖廉明溫榮孝友時論歸之
言官竟被考察去寔復爲漕運總兵鎮守淮安尋總
督京營戎政
聖楷曰夏國初事高皇帝忠謹無過雖屢從征
伐位不過充將軍而已迨革除之際受知成祖

始列爵土又終其身永去鬼方也然是時以靖
 難功封者四十餘人而夏國之後獨增華羹鼎以
 迄于今若溥之清慎能文仕隆之寬弘簡質寧之
 康明孝友其聚然往牒者矣豈非事至而捐其私
 則昨福必大立功而忘其報則錫類無疆天道亦
 有不夷者哉予爲夏國同里人每求其先世之封
 楸不可得輒慨然動弔古之悲李太史曰子常開
 公有戰衣一襲血染花殷曾以問公九世孫大禮
 云春秋忌日輒陳以祭其花斑緊恨不遂索兒之

卷十

也

張武劉陽人舒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爲燕山護衛百
 戶戰真定破耿炳文兵於潞沱河設伏戰勝夾河要
 敵西水寨累功陞都督同知建文四年封成陽侯食
 祿千五百石與世參當時武功第三前二人丘福朱
 能封公武侯第一卒成祖出內廐馬賻武贈潞國
 公謚忠毅無子婿臧子聚義兒張旺匪誥券天順二
 年奪入官
 聖楷曰靖難後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棣城夾河
 霧壁七戰論功而武功居封侯之首可謂拔起者
 矣鐵券實給天盟廟授豈能倖致哉惜其無子國
 除不詳青史以光大業也是時孝威王忠封靖安
 侯亦以無後除荊州王友封清遠伯以罪廢皆靖
 難功

卷十

劉巴
鄧 劓 繼 審

黃 潘 朱
盤 濬 朴

桓 楊 王
階 儀 登

楚寶

次

二

楚寶智謀論次終

原缺第一葉

楚寶卷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衡陽唐大成較訂

智謀

闕伯比

闕伯比楚大夫，辛音姓，若敖熊儀之後也。楚武王二十五年，東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楚寶

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後，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音律，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隨，請追楚師。隨師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

牲牲肥腓肥音美牛腓音羊日率盛豐儉何則不信對曰夫
民神之至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腓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癘音疾疥音疥也謂其備
膾威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
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穀旨酒謂其上下皆
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其三
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

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
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少師有寵伯比復
言於王曰可矣警有警不可失也三十七年楚子伐
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
我而怠冠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
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闕
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武王將不許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
年楚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官名此屈
官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於王曰必濟師王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
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
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勅之以
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
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

羅羅與廬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
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呂東萊曰嘗考闕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詐而中
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
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
之慙復假少師之寵而阻季梁之請置毫末之毒
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
起自什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

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敵焉。今時往來陳書之簡冊讀者猶不知其端倪。况於當時自隱其網者乎。水經注曰：隨縣故隨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有澁水出縣西北。黃山。楚武王伐隨。令尹闢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軍臨于隨。卽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管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啣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露蛇珠。丘南有隨季良大夫池。聖楷按：周武王大封同姓四十人。隨爵爲侯。至楚昭王時尙存。其却吳人

楚實

卷十一

四

曰：以隨之僻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不知何時始滅入楚。史記國表俱不載。

羅鄢盧戎考

羅熊姓子爵。初國南。魏枝江。楚文王移之長沙境內。秦立長沙郡。因以爲羅縣。卽今湘陰平江二縣地。羅水所從出也。鄢亦小國在宜城縣南。水經沔水又東。過中盧縣。東注云：卽春秋盧戎之國也。縣西山中有一石穴出焉。其事近誕。故不載。

薦賈

薦賈字伯廉。辛精姓。蚡冒之後。蓬章食邑於薦。故以命氏。楚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爲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楚實

卷十一

五

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已而子玉果敗。莊王三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委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上無次於句瀝。諸使廬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四

子揚憲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
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分所以服陘陘也又
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驪會師于臨品分爲二
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
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力也

胡氏傳曰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
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販

楚賈

卷十一

六

高薦賈曰不可我能往冠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
其謀國之善矣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
詞也

聖楷曰楚莊王九年令尹子文始卒其子蘭般爲
令尹第子越椒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賈因與越椒
譖蘭般殺之故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旣而椒又惡
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固賈於轅陽而殺之是何爲
賈之智工於料子玉拙於自料也黃涪翁謂魏晉
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于反矧便如漆墨

殆亦爲賈之流興

庸麇考

麇麇姓子爵沿革志云鄖陽府古麇庸二國地也
今按竹山竹谿與漢中平利諸縣皆庸地而麇則
鄖縣鄖西居多故唐帥羣蠻率百濮俱各以其
相近而招聚之且庸地廣而近楚麇地狹而百濮
又去楚甚遠伐庸則麇懼而百濮散矣爲賈之善
謀如此

百濮考

楚賈

卷十一

七

周書王會卜人丹沙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
出今按卜人卽濮人也其地與哀牢相接種類不
一有黑焚濮有赤口濮有折腰濮其俗生子子皆
折其腰有文面濮其俗刻面以青畫之有尾濮其
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爲穴以安其尾
尾折便死其俗食人好敬其老故賓婚有日老者
必泣

范山

范山楚人穆王八年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於是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羗及樂耳鄭及楚平

呂東萊博議曰晉霸公不道基干始而成于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葬豈無朕兆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踰于衆人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霸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于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霸公政令之所及也故

楚寶

卷十一

蔽于尊而不知列于齊盟者霸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于良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于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有感焉按是時晉霸公始立三年

伍參

伍參楚嬖人莊王十七年圍鄭晉師救之楚師將飲焉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內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無謀矣不捷參之內將存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韓反蒞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桓子孫父趙武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楚寶

卷十一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敗乘韓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敎部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宋有肅心楚師驪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就子綏先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下書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忘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討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筮路藍縷以啓山林蹇之曰民

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有廣初駕鼓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晉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求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上也鄭不可從趙括中軍趙同下軍大夫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

趙莊子曰樂伯武卿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潰黨逐之及棠溪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
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
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
皆命而往卻獻子即帥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
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
成命多備何爲士季即隨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
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
何損于好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廣左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將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
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殺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使濟堂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克初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幸於
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
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口之曰君
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及昏楚師軍
於郢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楚實

卷十一

十三

胡氏傳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師不能用鐵已
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
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
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問
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恭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
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
謀不用濟渾而次驪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
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

其官罪累上也

聖稱曰惡之戰善師敗楚春秋獨罪荀林父者爲
其令不行乎先穀也然而伍參於未戰之先料之
不來又何其神也蓋謀之既臧即毀人可以佐相
國之所不及謀之不臧雖大夫適足以覆師辱國
而已謀國者可不慎所從哉抑參之後爲伍舉爲
伍員直諫者于楚國忠孝昭乎天下其貽謀之善
子更有取焉爾

楚實

卷十一

十三

昭奚恤楚大夫也。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與
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
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
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
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
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
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
昭奚恤，故北方之與奚恤也，其實與王之甲兵也。猶

十

百獸之畏虎也。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言善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又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至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

卷十一

十五

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顧兩闕之。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梁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乙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卽山陽君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與魏也。夫泄吾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迭苦矣。指江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忌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鄙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楚實。

劉向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羗、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羗、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

楚寶

卷十一

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入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罷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秦王之使。諸侯解忿。怕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愕然。無以對。昭奚恤遂辭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王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聖楷曰。楚司馬子反。死共王十六年。令尹子西。死惠王十年。葉公子高。與昭奚恤。皆相去百餘年。何

楚寶

卷十一

得聚於一壇之上。愛其文采。陸離叙次。可觀。以為寓言。亦足存也。大抵劉中壘之書。此類甚多。如石乞侍坐於屈建。左史倚相畫策於莊王。皆乖繆之尤者。不可觀舉。聖楷又曰。江乙。昭奚恤于楚王。不得其間。而入一承北方畏奚恤之問。遂為狐假虎。遂為狗。非遂為子紂。父臣。紂君言愈支離。意愈深。非以中楚王之心。然而奚恤不為動也。至又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所謂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奚恤於是危矣。

故不得不為王明白言之。末後云。是其為人。也近苦矣。更妙。譏人之口。甘譏人之心。若一語拈出。然奚恤與江乙。自是箭鋒相柱。若使他人當之。死江乙舌本久矣。事君交友者。其何能自保乎。

昭陽

昭陽爲楚令尹、楚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尹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盡地爲

楚實

卷十一

六

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否、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之、十二年、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楚言之可爲好利而惡

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王從之、五國既敗、魏使惠施之、楚將入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也、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

楚實

卷十一

九

子先戰、折兵之半、謂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趙、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聖楷曰、六國時惟楚、魏與秦接界、故韓氏爲楚輔國也、然昭陽相全楚之盛、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一則信陳軫而罷齊師、再則因杜赫而構魏和、是皆以楚爲餌、而保己之富貴功名也、豈忠于謀國者哉、嗟乎、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陳軫之言、可爲楚事之痛哭也、

干象

干象楚入宣王時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許之干象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求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予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

楚實

卷十一

十一

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楚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聖稽按楚策亦有甘茂相秦一段但干象作范曄其立作公孫郝其文字多脫誤故取韓說

景鯉

景鯉楚大夫也楚懷王時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每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之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與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

楚實

卷十一

十一

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

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秦策曰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
秦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
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聖楷曰鯉與於秦魏之遇是時秦魏齊三國俱臨
鯉術中而不悟楚王之不知無足責也故鯉以已
與遇之策使人陰賀之於王而復令周秦代爲之
請此鯉之策最奇處鮑彪高誘諸家注都不解何

楚實

卷十一

廿三

也楊太史慎曰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雅屈
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
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
王謝唐之崔柳易姓則爲之佐命竊國則爲之奉
璽誣盜黨賊樂舊利亡恬不知怪可勝誅乎

昭雅

昭雅楚相也楚懷王二十年紫已欲和秦齊滑王復
遣楚書欲爲從長懷王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
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雅曰王雖東取地於趙
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
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檮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
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宣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
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
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趙之損韓

楚實

卷十一

廿三

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
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
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
於秦王其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檮里疾疾得齊韓之
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檮里子必
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
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三十年秦昭王
遺懷王書欲與王會武關王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
恐秦怒昭雅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

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主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氍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娶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雅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宣乃詐赴於齊請言楚王楚而齊王謂其相曰

楚實

卷十一

廿四

不若留太子以來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鄧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鄧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三國謂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主矣頃襄十八年楚復為從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武公曰西周之地絕

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至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衷不足以動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罷在焉故也夫虎肉膾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至居三代之傳罷罷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聖楷曰昭雅重樛里疾于齊韓與夫為景鯉畫策俱不平耳及諫懷王入秦數語便違出當時策士

入卷十一

廿五

之上故其詐赴于齊以歸太子希希生色至所云賴社稷神明國有主矣我朝于忠肅公謙猶用其策以固神京以全上皇嗟乎忠憤生其智勇千古一徹誰諒之哉

傅慎子

傅慎子楚襄王傅也襄王爲太子時質於齊懷王太子醉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千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楚實

卷十一

廿六

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主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從其計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曰齊使曰我與至東地且與死生悉吾之士卒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又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

卷十一

廿七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聖楷按楚策又云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遂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否與子出兵矣按此即子良之策而兼用景鯉者亦甚捷要但

策實

卷十一

廿九

不若楚策叙次層折點染多姿文人之筆辯士之舌可稱二美

黃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會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畏其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說秦昭王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

楚實

卷十一

廿九

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挑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則黃濟陽嬰城而自守也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秦既服魏又割楚之北注齊秦之要也魏既入秦則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掠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綏攻

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
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王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
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
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理於鑿
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
爲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
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
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
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
矣。本國殘社稷。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首。
身分離。骸骨於草野。顛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脰束手。爲羣。羣者相及於路。鬼神傷無所血
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
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賚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

楚實

卷十一

三

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
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
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晉方與錕湖陵。碭蕭相
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爲王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欲手而朝
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
楚實

楚實

卷十一

四

若是。而王以十萬成。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
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夫王壹善楚
而關內兩萬乘之王。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
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
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
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手應侯曰然歎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
如題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
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
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
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大
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
子計曰秦之將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
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
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

楚寶

卷十一

世三

宗廟矣不如公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闕而黃歇守舍常
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歎乃自言秦昭王曰
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太怒欲聽
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
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
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
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
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

以為罷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
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
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
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
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周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
君歸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
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
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璆瑇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

楚寶

卷十一

世三

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蹠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楚乃
去陳徙壽春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二十五
年考烈王卒李園伏死士利殺春申君盡滅其家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造太子適何其智之
明也後制於李園施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聖楷曰春申君自相考烈王而後無一事足快人

意者豈其才智有盡哉。蓋是時楚已盡失故郢徙。陳未已徙。鉅陽又徙。壽春封疆日蹙。國事已不可。爲矣。然則爲春申計者。將如之何。不請江東之封。不進李園之妹。爲君擇一賢嗣。爲國擇數賢佐。如朱英。汗明。輩使修富彊之術。輔已行政。秦雖大何畏焉。猶可以善始善終也。計不出此。而城吳故墟。盛營宮室。姬嫫。竊國身隨。以滅悲哉。

春申考

按黃歇楚黔陽人。是時楚都申郢。故黃歇封于春

楚寶

卷十二

四

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今黃州相傳爲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春者。勦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封焉。如田之食。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歇始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事。未嘗去國。今無錫慧山有春申廟。亦後人追作之也。廣輿諸志不考。乃謂春申君墓在常德府。又云府治南爲春申君宅。此皆因黔陽而附會之不足據。

楚寶卷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和較訂

智謀

朱建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舉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

楚寶

卷十二

乙

謀得不誅。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手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爲稅當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
 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
 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
 帝幸臣閼籍閼當作籍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
 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欲殺
 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
 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至
 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
 楚寶
 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四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
 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
 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請呂故文帝聞其客平
 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蚤自殺爲平原君曰我
 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

史懷曰平原君朱建廉直竟以貧故不能葬母爲
 辟陽侯所取身與名俱殉之可見貧亦士之累也
 有經世用入之貴者豈可使士貧哉若田叔也
 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累先人名
 志士哉田叔過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貧者也
 聖楷曰朱建以身許辟陽侯雖爲葬母亦是憤恨
 此身不見知于世耳親陸生賀辟陽侯數語便可
 知其志願建豈貧困所能累哉嗟乎士處貧易處
 楚寶
 知已難身與名又當別論
 過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袁盎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秦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至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至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制。」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

楚寶

卷十二

四

楚寶

卷十二

五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否。」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抗概，宜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蘭廷辱之，使共殺

不用孝文帝出。楚同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箠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驂。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詔。慎夫人。慎夫人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諫為龍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

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合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聞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官。與長史掾議。否且奏之。即私邪。否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驅張。遷為豫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曰。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錯錯。錯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

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事獨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盎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妄有謀疑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寶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能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寶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八卷十二

車隨者曰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盎愛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同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

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否不足以為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否觀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隱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闕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楚寶

八卷十二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且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嘗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富人不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恠乃之培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

陵郭門外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恍惚適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難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豈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積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鍾惺曰袁盎有智數人每于強諫犯顏中微寓獻媚之意自結于人主作用甚巧彌縫甚工人知其

楚實

八卷十二

十

直而不知其謫太史公以善傳會三字盡之得其情矣又曰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之說發于盎而盎乃以此殺戾錯漢何以服錯哉且盎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漢遣盎說吳不下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為使盎何以謝漢謝錯也漢無法矣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常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魏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夷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邀

楚實

八卷十二

十一

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勣顧勣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驚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驚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續勣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當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魯
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
並為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
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
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
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
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
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
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

楚寶

卷十二

十三

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
有急欲還救之並使束裝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
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
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
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
克於濟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
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
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

出於是統遂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
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
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眾
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
涕拜統父議郎還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
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
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
知人此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

楚寶

卷十二

十三

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
與士元也
新語曰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
里候之至遇德操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
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
之迷替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扈不易
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
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

竊泰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兄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手在君爲君，卿具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常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甚驚，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

楚寶

卷十二

十四

援故，夫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鍾惺曰：悔者不爲爲者不悔，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于吳也。此悔却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于後而不得不爲之于前者，此類是也。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荊州牧劉表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屯，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

楚寶

卷十二

十五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蠡冠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

之數遺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
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
乃不殺巴年十八罷署戶曹史主記至簿劉先主
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魯游荆北時涉師門
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
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
賢甥摧鬱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
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又曰張飛嘗就
巴宿巴不與語飛遂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
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
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
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
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
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
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
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
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
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請

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
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
間府庫充實
鍾惺曰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巴心粗
作漢末名士習氣至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
禮于我巴輪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附非素懼見嫌
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擢甲冑，旋刀屠城，諸山越不寶。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

楚寶

八卷十二

十六

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奸欺，終不加鞭杖，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供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客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還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配攻掠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罷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翹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遠巴、禮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覲，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於官。蓋常官失斷事，無晉滯國人思之，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楚寶

八卷十二

十九

於赤壁時，曹公軍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曹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禿也。」乃取蒙衝十餘艘，先書報曹公，欺以欲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赤壁考

按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當從嘉魚縣西者為是唐元和志云在蒲圻縣西與烏林峯對蓋初蒲圻地今屬嘉魚也史稱昭烈居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史稱赤壁初戰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宋謝靈運山云子白江夏沔洞庭舟過蒲圻見石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閱赤壁其北岸曰烏林又曰烏巢乃漢陽境有烈火岡上有周公瑾廟至今土人

赤壁

卷十二

廿

畔地得弩箭鐵長尺餘或得斷鎗折戟以今嘉魚赤壁合之信為瑜破曹操處無疑其他四處皆非是若黃州赤壁原名赤鼻蘇文忠特借曹事譏當時用事者爾

桓階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今長沙縣仕魏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安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

桓階

卷十二

廿

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

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奕以剛塞少黨而
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類階左右以自
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還尚書典選舉曹仁為
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
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
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
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
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二者誠以大
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

華實

卷十二

十二

死爭外有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于敗而
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于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
還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
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
樂鄉侯邑六百戶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
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嘉尚升還亭公至會嘉
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
子翊嗣

桓階別傳曰階為趙昶太守在郡時休食醬疑

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不減耶乃詔曰晉
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軍
食魚餐而有加梁之賜豈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
吾所以禮賢之意其賜射鹿師二人并弩
聖楷按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
名南方階孫陵字元微亦有名于晉武帝世仕至
榮陽太守卒今罷乘既不能詳其家世又并階之
行事而畧之彼撰先賢耆舊傳者又何人哉每念
張謂一碑不勝爐雨冥冥之歎

楚實

卷十二

十二

蒯越

蒯越字異度，襄陽毘中廬人。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張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楚實

卷十二

十四

司馬彪戰畧曰：劉表之初為荆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翹之如木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之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

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

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入魏，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

楚實

卷十二

十五

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年未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罷，震竊後為湘鄉令。治甚有聲。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與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將吏悉皆隨附。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而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

楚實

卷十二

廿六

明符觀丁父都，倂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樊申倂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與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仙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仙替寄為州人。

楚實

卷十二

廿七

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還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還太常驃騎將軍，步騭屯滬口，求召募諸魏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裁配為害加臨，有名勢在，在所始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

善濬子翦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翦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而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及蕃國叛，誅夷眾乃隨服。時濬妹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問濬於武陵太守衙，答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問，欲有自託之計。答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答表以示於濬，而召答還，免官。赤烏二年，濬卒。子翦嗣。

聖指按溶本傳止載討五谿蠻與手刃呂壹二事
殊不盡其行事故叙次無色茲採合江表傳與吳
書差可觀江表傳又云權數射雉諫權曰相
與別後時時髮出耳不復如往日之好也溶曰天
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
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溶出見雉臂故在乃手自撒
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楚寶

卷十二

廿八

楊儀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羣
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
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
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
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叅軍署府事將
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
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變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楚寶

卷十二

九

策戎節度取辯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
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出屯谷口亮卒於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
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
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
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
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
郎後雖俱為丞相叅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
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

音發於五內。時人與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狂者丞相。公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廢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詔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楚國先賢傳曰。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號曰德行楊君。

楚實

卷十二

魏延傳曰。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費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整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

楚實

卷十二

卅一

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索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率所領徑先南趨。所遇燒絕閣道。儀等棧山通。道盡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晉書宣帝紀曰。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聖楷曰。按延傳與晉紀所云。儀之計。延全師功固不少。然而致延背叛。夷其三族。上下震動。幾生外寇。儀安得自處無過乎。而卒以怨憤自殺。其身雖云狷狹之性。夫亦好還之道有不爽也。季漢輔臣贊曰。威公狷狹。取異衆人。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此亦惜其反身無術矣。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隣所重。常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王承命為至簿，使說甘卓，卓得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為魏人所敗，以虞懼兄弟為承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

楚實

卷十二

世

之以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甘卓傳曰：王敦稱兵，甘卓欲舉義，不能決。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至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符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

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以隗囂

寶融之舉，參謂梁曰：「先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寶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內，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寶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石城在今陽州東南絕荆湘之梁，將軍將安歸乎？

楚實

卷十二

世

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弱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擁彊眾，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邇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羽也。如是

大將軍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卓於是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卓於是以待。軍虞中與齊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其固守。聖楷曰：「譙王承之討逆也，長沙桓雄、虞懼諸人皆爭爲之死。所謂義高田叔、節趙解、揚斯無愧矣。鄧騫素以忠信著稱，乃一旦坐觀成敗，出就魏矣。曾無抗辭正性，折忤雄奸，又溘然受其別駕之命。長者固如是哉！」當譙王承、湘州刺史之命初下，齊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此非無先識者也。」及

其使說甘卓侃侃正義，知卓之不可有爲而去之。又何其知人之哲也！原其用心，蓋容身之智有餘。而成仁之念不篤，故員國委屈，可以博正直之名。趨時察變，不損其識量之遠，士品至此爲之三歎。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樞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與、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清、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蠶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愷、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

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彊無他能方是時天子失政
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穀士得
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
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
兵所處可一委朴後數月罷爲秘書監三貶郴州司
戶崇軍卒

聖楷曰朴爲人雖不可評若其議都襄鄧則誠良
策也宋陳亮中興論與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皆慤

楚寶

卷十二

卅六

倦以襄鄧爲言豈非謂形勢之消兵亦天命人心
所由係哉我國家撫有全盛襄鄧一隅固不足
煩遠慮亦何至令羣盜出沒其間如蔓草之不除
也顧瞻周道可勝流涕

王登

王登字景宋德安府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
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
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
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至薄總
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
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安憂去及吳淵
爲制置使邊事甚急因憶弟潛盛言王登才畧具書
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登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

楚寶

卷十二

卅七

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
呼諸將共議宸至驢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
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宸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
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師中擇一人爲節
制淵曰請監丞山正爲此也卽書銀牌曰監丞代某
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推牛
醢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
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至帥諸將將有一不用命
有制制在不敢私也宸股栗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

趙葵爲制置使，握登手曰：「景宋一身，瞻惜相見，晚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充蔡謀官。遷軍罷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思忠及徐制幾譏于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辦鍾蜚英訥謫情，如初侍御史戴慶炯劾思忠，其黨遇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十畧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鄂，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尙睜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殁，中暴卒。」

聖楷曰：自古離亂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蔚然自起，功名之會者固不乏人，然或沉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卽偶一用之而卒沮于疑忌，如王登輩又可勝歎哉！此俊傑之士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卷十二

世八

楚寶諫諍論次

夫爲人臣而以諫君得名，固非其臣之幸矣。况復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燠爛于危年，甘滅亡于咎日者，乎太聖人傷之，是以有取于諷諫焉。非謂直諫之終不可行也。自蘇洵設爲機智勇辨之說，而後世之以諫沽名，以不諫容身者，皆得籍口于事君矣。古之人臣安有是哉？故知術諫易，忠諫難。以諫事君，易以不諫事君，爲尤難也。述諫諍第六凡二卷。

諫諍一

楚寶

諫諍論次

七

楚寶諫諍論次終

- | | | | | |
|------|-----|----|----|-----|
| 劉洎 | 唐淑問 | 張皞 | 湯璿 | 皮龍榮 |
| 俞文俊 | 吳中復 | 鄭獬 | | |
| 唐介 | | | | |
| 周章 | 董允 | 楊頤 | | |
| 白公子張 | 芋尹文 | 莊辛 | | |
| 成公賈 | 蘇從 | 優孟 | | |
| 需奉 | 徐申 | 榮饒 | | |

楚寶卷十三

明 梁錫高世泰纂修父鑒定

湘澤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莊天柱較訂

諫諍

需奉

需奉楚大關楚文王十四年冬巴人伐楚十五年春
楚子禦之戰敗于津還需奉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
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需奉葬諸夕室亦

楚寶

卷十三

自視也而需奉曰否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
兵懼而從之需奉曰否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
也楚人以爲大關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需
奉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忌納君于善
方正學曰需奉以兵諫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
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
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
其常不微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
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

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

之以兵勝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聲

體之咄咄之伸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

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

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

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

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躬豈誠重

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躬細故也先生

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

楚寶

卷十三

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
爲心行權以格君安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植哉事
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
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
許父乎舜聖人也替腹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
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薛舜豈不欲格父哉
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
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
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

或待其公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鬬奉之君雖有過非紂之其鬬奉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于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聖楷曰先儒有言臣不忠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實

為諫鬬奉以兵諫正與漢薛廣德欲自刎以血汗車輪事同范甯輩誤解臨之以兵懼而從之二語遂謂奉欲以兵加其君為悖逆之行豈有是理哉且奉楚同姓也始而強諫自刎繼而為鬬又激其君轉敗為功而自殺其情必有萬不得已者不然何自苦若此故君子深痛其兵諫之非正而又不

得不出于兵諫者其心有足悲焉鬬謂之愛君豈云過乎

徐申

徐申為楚太葆申其名也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婦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其年不聽朝徐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菴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婦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其年不聽朝王之罪當咎王曰不穀免衣纁緌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咎徐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咎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徐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

楚實 入卷十三 四

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徐申起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徐申何罪王乃變更召徐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婦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徐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

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

有一物，疑翔，飄飄鮮白，鷹見之，便竦翮而升，蠶若飛，電須臾，羽隨如雲，血灑如雨，有大鳥踞地而苑，度其兩翅，廣一里許，喙邊有黃泉，莫能知，有博物者曰：此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聖楷按：楚文王立十五年内，止伐蔡，伐申，伐鄭，滅鄧，滅息，其後伐黃，歸而卒，所謂兼國三十九者，皆其後王事。

楚實

卷十三

五

楚饒

楚饒，楚大夫，初，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楚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否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否所欲者，勸吾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造之。大夫許諾，乃爵楚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辱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楚實

卷十三

六

聖楷按：楚饒，劉向新序作楚蘇，又楚文王作楚甚，王皆非也。春秋僖七年，書鄭殺其大夫申侯，左氏傳曰：「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收也。』」已據此，則新序之誤甚明。

成公賈

成公賈楚大夫也。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聽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賢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八。羣臣大說，荆

楚寶

卷十三

七

國之衆相賀也。

楚世家曰：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趙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見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

從以政，國人大說。

新序曰：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惡。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

楚寶

卷十三

八

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

聖楷按：三書所述讒語，互有異同。當從呂氏爲確。呂事秦莊襄王，而採集六國時事以爲書，其必有據。若史記以爲伍舉尤謬。伍舉，參之子也。楚莊王十七年戰于邲，用參之謀以敗晉。其後七年，莊王卒，子共王立。三十一年，卒。子康王立。十四年，卒。康王十三年，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令尹子木乃召復之。又六年，靈王弑，夾救伍舉，始爲大夫於楚。

計去莊王戰邲之時已五十八年矣安得莊王立
紀三年而伍舉即秉政也史之不足信如此現他載
紀小說尤多附會是在好學深思者自擇之耳

聽語考

劉勰諸聽篇曰聽者隱也避辭以隱意諷譬以指
事也管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符非而稱麥麴叔儀
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
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城文謬
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
楚實
卷十三
九
次彌遠曉或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
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故因編
文錄之歌末云

蘇從

蘇從楚大夫也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
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
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
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
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綢衽右朝服曰吾
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
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
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刻

楚實

卷十三

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聖楷按說苑又載諸御已諫楚莊王云吳不用子
胥而越并之此是楚昭王以後事相去百餘年何
得出諸御已口中其僞不待辨也楚樽枅原是僞
書故載此事或後人無識妄編入說苑中夫非劉
子政初本今不取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嚼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梓槨楓柳樟

卷十三

七

楚實爲題發甲卒爲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曉寃爲梓銅歷爲棺齋以蕞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

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孫叔敖教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優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教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

卷十三

七

楚實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貧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教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梁谿漫志曰史記載優孟事人頗疑之費補之曰子嘗游浮光叔敖卽是魏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子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

饒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百千金實不賁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既慷慨高歌涕泣數行下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藩國下濕燒塢人所不食遂封潘鄉即因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食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而不可為者

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云聖楷曰孫叔敖一名蒧艾獵乃楚同姓蒧買之子左傳甚明其封地子於寢丘考亦詳辨之今按漢

延熹碑所載歌詞果勝史記且無衣冠抵掌之事俱近理但云叔敖名饒又似後人妄傳如楚狂接輿名陸通之類也而歐陽公信之不疑何也苟劉原父攷私謂所親曰好個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王介甫亦議其不學豈其然哉楊太史慎曰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

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寓言云欲復以為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為戲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為王欲復相之事乎此說亦通

白公子張

白公子張楚大夫也。霸王立，求逞於諸侯，又亟暴於國人。甚患之。白公子張驟諫，王惡其直也。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殤，宮也。謂把其祿，知其制，服其身也。凡百箴諫，吾盡開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庸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

楚實

卷十三

十五

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人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敏，雖不能用，吾慙。』音真

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聲積冠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璜也？王不能用，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有乾谿之亂，霸王經而苑。

聖楷曰：『楚虔執陳以立，三年大會諸侯於申。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而獻禮焉。此莊王之所未遑也。乃不務修德，凶淫以逞，滅陳而縣其國，誘殺蔡侯，般用隱太子于岡，山伐吳，伐徐，師無寧日。既落章、華之臺，又築乾谿之地，是時棄疾在蔡，羣怨在下，禍機將發，故白公子張不得不驟。

楚實

卷十三

十六

諫之也。然驟諫之不聽，則又諫之，又諫之不聽，則急趨而退，杜門不出，何其忠且智也。且其諫也，斂其法，武丁以納誨，法桓文以令終，意迫切而語不激，王即惡而無所加罪，若白公子張者，可爲後世諫暴君之法矣。

芋尹文

芋尹文者，荆之歐鹿，鼯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芋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武車抽弓，於軾援矢於箭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否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期國有名大夫而減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王曰：「否，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否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楚寶

卷十三

十七

聖橋曰：古命百官，歲王闕不廢。虞人今文為滅三等而斷大夫之旗，豈非獸臣之矯矯者乎？當是楚昭王遷都以後，事故其大小臣工相與營惕以有為如此。

莊辛

莊辛楚人，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轅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而怠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為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哀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襄王流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

楚寶

卷十三

大

莊辛對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蠅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脂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仰。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

上以其類為招畫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忽之間
 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
 海淹乎大沼俯噉鯉仰嚙陵衡以奮其六翮而凌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修其器置其機以俟之也蔡侯之事因是
 被剽利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抐矣故畫游乎江河夕
 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侯之事因是以朱
 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
 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霸王繫已以朱綰而
 見之也蔡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故因是以左
 州侯右夏侯贊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
 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家
 國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阨塞之內
 而投已乎阨塞之外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
 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謀秦復取淮北
 之地
 元和姓纂曰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為號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
 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
 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
 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
 也不役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
 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又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鳥立
 於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
 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
 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
 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張翠蓋
 之華會鐘鼓之音畢榜桡而歌曰今夕何夕
 華會鐘鼓之音畢榜桡而歌曰今夕何夕
 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今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
 哲乃脩袖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哲
 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桡越人
 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君可以踰於鄂君子哲臣獨

何以不若榜棹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
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
長者矣未嘗遇倖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
少之禮謹受命
聖稽按楚世家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
庸漢北地子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
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野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
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
中罷莊辛自趙反楚當在此時二十三年襄王乃
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
邑以爲罷距秦此復取淮北之地爲辛之策無疑
也若夫諷諫引喻之妙于蔡霧侯則曰繫之以朱
絲而見之于襄王則曰投已于罟塞之外明是以
楚蔡二君等之靖蛉黃雀不足與有爲也但其置
語婉而善入諸而近理故襄王不覺其傾聽耳豈
乎蟬蛸之羽翼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其莊
辛之謂手

周章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初仕罷爲功曹時大將軍
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
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
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
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
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
公卿以下多以交闊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
廉六選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
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
鄭衆蔡倫等皆秉勢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
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廟食殤帝孩抱
養爲已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
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爲怨乃
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爲安帝章以衆心不附
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
劫尙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
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

范曄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安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德乏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憂地有既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如令君罷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榮實

卷十三

黃允

黃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至立太子允以還為舍人徙洗馬後至襲位還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往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乘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黃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斯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

榮實

卷十三

十四

黃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傳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虞事為防制甚畫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官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安增益終執不聽後至益嚴譴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至漸長大愛官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至下則數責於皓皓與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常與

尚書令費禕中興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
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
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
君已自屈方展調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
乃命解駟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延
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
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
四相一號四英也

楚寶

卷十三

廿五

費禕別傳曰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學禕之所行
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
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楊顯

楊顯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
葛亮至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
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
耕稼婢典炊爨雞至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
遠路私乘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
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
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
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

楚寶

卷十三

廿六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祁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依
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
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掾典選舉卒亮垂泣三日
時零陵賴玄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黃
天亮甚惜之與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
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

水經注曰襄陽蔡洲大岸西有涖湖停水數十畝
長數里廣城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涖楊顯居

下。洞。與。蔡。洲。相。對。在。岷。山。南。麓。昌。里。
 襄。陽。耆。舊。傳。曰。蔡。瑁。字。德。珪。性。豪。白。喜。少。為。魏。武。
 所。親。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牆。皆。以。青。石。結。角。
 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漢。末。諸。蔡。最。盛。永。嘉。
 末。其。家。猶。富。宗。族。甚。強。共。保。于。洲。上。
 聖。楷。按。劉。表。時。瑁。為。江。夏。觀。竟。陵。太。守。鎮。南。將。軍。
 仕。魏。封。漢。陽。亭。侯。是。時。襄。陽。諸。蔡。習。皆。盛。族。而。
 又。多。寓。公。俊。傑。之。士。相。與。往。來。姻。婭。隆。中。之。幽。邃。
 習。池。之。爽。豁。綠。洞。翠。峴。泛。舟。寒。裳。白。沙。魚。梁。望。衡。
 對。字。何。得。不。動。人。卜。居。偕。隱。之。想。每。誦。十。畝。之。章。
 為。之。增。慨。

楚寶

卷十三

廿七

楚寶卷十四

明 梁繼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民較訂

諫諍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為蕭銑黃門侍郎，內署
 地橫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
 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

楚寶

卷十四

乙

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璽，按成復下，彌年
 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今僕職併務，
 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虛
 肅，不敢懈比者，勅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夢相傾。本欲
 自強，先懼謫，故郎中黑柰惟事吝，稟尚書，依違不
 得專裁。管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
 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贖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
 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於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
 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

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藏否洎諫曰
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遠絕勢不倫擬
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自強不可得已陛下降
慈旨假柔顏虔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况以
神機天辨飾辭援古而述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
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
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且今之雍
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常忘愛
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則可矣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
聖賢入卷十四
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
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
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典在焉弗勤於始
將懷於末故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記務知禮
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
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
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
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問正論臣所未諭
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聞者

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察案具員而已非所謂
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
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救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
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
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否膝前見朕
悅諫熱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
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
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
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項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
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
之及征連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
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
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
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
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
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瘵殊可懼遂良即誣
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

不愼歟

異者誅之帝愈召洎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
 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宣有司不敢
 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
 遂良請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
 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
 新唐書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
 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宸為媚
 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
 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

通鑑考異曰實錄云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洎有
 輔少至行伊霍之語洎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
 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
 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
 聖楷按太宗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
 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
 誠然又太宗嘗自評諸臣曰劉洎性最堅貞有利

卒以性疎而敗惜哉

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
 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
 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為忠誠親附於朕觀
 此遂良與周洎三人所謂信友獲上德音不違也
 豈有相諍以死之事乎溫公不取實錄良是又
 按尚書故實云唐太宗嘗召三品以上官賜宴于
 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賜羣臣咸乘酒就帝手
 中相競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
 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姦好辭

筆今見常侍登牀此亦可想其君臣相遇之隆也
 卒以性疎而敗惜哉

俞文俊

俞文俊，荊州江陵人。唐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疫癘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蹇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玄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生矣。」言訖，流于嶺南，後爲六

楚寶

人

卷十四

遣使所殺

聖楷曰：俞文俊以布衣上書，力詆慶山之非，可謂有識有膽。惜其生平無所考見，荊州志亦不載此人，特表著之。

慶山考

程大昌曰：武后改新豐爲慶山縣，其說謂時因雷兩踊出一山，故取以爲名。初不言其詳，此卽在位小人共加傳會也。改兩京道里志曰：慶山踊出，初時六七尺，漸漸高至三百尺，則是積力爲之，自六

七尺，曰：日景增至三百尺，非一夜雷雨頓能哭兀。

如許也。此爲人力所成，大不難見。聖楷按：以災爲慶，其爲諛佞易見。惟昔人共載之，符瑞如黃河清之類，亦多有不驗者。併附記之，以俟特識。漢桓帝之世，河水清至兼句郭璞曰：大河之質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清者也。凡物反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湧泉，湧非所常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爲大慶。君臣動色，載于年號，著于邑名，形于歌詠，紀于史。

楚寶

人

卷十四

驟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汚之處，則萬里停滯，未嘗濁也。而侯人誦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餒錢以賻介尚幼謝不取權進士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吏訟民李貴殺人祭鬼岳守捕之備極楚掠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別鞠之與介同守以下獲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改知莫州任丘縣逮使往來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禁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浸田中人楊懷敏至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諸漲潦介築堤扞之民以為利通判

葉寶

卷十四

八

德州轉運使崔峰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貳移安撫司責數之峰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秉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漬後宮奇靡之耗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霧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督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

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

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違竄介徐請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

葉寶

卷十四

九

進救之貶泰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疎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問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違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
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妄久居外文彥博再當
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
久之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諫院帝自至
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
發德音以勸萬幾又論宮禁干巧恩澤之命不由中
書室有以抑絕賜官嬪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
無窮且有股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精選
端良敦樸之士毋使與檢簿者同進諸路走馬丞吏

楚寶

卷十四

十

擾罷縣可罷勾遺以權歸監司完國公主夜開禁門
安劾衛衛至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
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
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
荆南勅過門下知銀臺司何刻封還之留權開封府
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復召爲
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
左右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

至亦無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
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
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破壞代州邊多築堡
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論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
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尚閱
所進文書於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
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
同視後遂爲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

楚寶

卷十四

十一

難大位帝曰文學吏事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
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
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
常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
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
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卽行之不可不行
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忍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
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旣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割子
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安止令中書出牒帝憚

然介曰昔冠華用劄子遞馮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勅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辨而帝至其說介不勝憤痕發背薨年六十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

楚寶

人卷十四

三

觀其風承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適時有為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爲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諡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言行錄曰仁宗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置之便殿

自警編曰唐質肅公以言事謫潭州倅時有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閩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

售焉及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復覽之果然又曰王荊公與唐質肅公同爲樞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易四姓事十至此得爲純臣乎荊公曰伊尹魯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爲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

楚寶

人卷十四

三

湘山錄曰唐質肅公一日向政府趨諸子曰吾佛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竊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老學菴筆記曰唐質肅公於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黃

聖橋曰介貶英州時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舟幾覆介獨賦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

忠信今日任風波既而得濟又續之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答人處變者多矣如此正性定力未易造也嘗歎彥博爲宰相介爲諫官其立朝之奇節易見安石爲學士介爲宰相其爲國之深慮難知卒之安石相而新法行宋自此多事矣杜鵬舉豈非先兆哉以此見介之力諫非得已也

唐介墓考

按介墓在江陵縣龍山今廣西興安縣亦有龍山

鮑寶

入卷十

古

乃介先世之丘壠也大宜山碑載之甚詳曾能始撰廣西名勝志疑其爲介之墓又引解縉過全州詩云唐介墳前江水聲爲證此亦有理但介生于江陵卒於京師何由復遠葬興安或興安人慕介之品因以龍山名其先世之墓而後人遂訛指爲介之墓也不可不辨

唐淑問

唐淑問字士憲舉進士至毅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權監察御史裏行諡以謹家法大體淑問見帝初卽位銳于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帝王之學不在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王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

鮑寶

入卷十

五

不止淑問日出宿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爲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恥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聖楷曰滕甫字元發在宋稱賢臣而淑問與孫覺俱宜其短亦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吳中復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吳舉之子也登宋進士及第初授職令遷土淫祠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初未之識薦為監察御史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劾宰相梁適仁宗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崇璟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處州未至復還臺富弼至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

楚寶

卷十四

六

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瀘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禁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安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為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曰欵散自有期

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使韓琦琦方

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願寧併省罷邑以永康為縣

中復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亂竟復之會

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恤執政惡之遣使

往視謂為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未幾

卒中復樂易簡約多周人急士人稱之

聖楷按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

大常博士吳中復或云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

之抃曰聞中復知捷為縣廢淫祠以禁民之非開

楚寶

卷十四

七

河灘以通民之利又嘉州舊產紫竹桶榴棗木等任於蜀者競採之以為罷民甚苦之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舟中並不載嘉陽一物其愛民清謹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管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面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本傳似太畧

鄭解

鄭解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整，流輩莫敢望。初試國丘象天賦，登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卽位，治承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擢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歛，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乃欲效乾興，策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飾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卽位，罷國馳表稱賀，例

楚寶

卷十四

六

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度官機衆，充溢銓曹，况前日羣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行此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以恭政者七八大匠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近臣不時見訪，以得失虞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罷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解言古者薦士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况今所失未至於五，而遽以浮言

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

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擢上疏，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韞，以薦諸朝，百萬機務，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察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安選官，蓋屬掌所上章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

楚寶

卷十四

十九

焉則廣詢而求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客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某事，無令徒掛牆壁爲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擢上奏曰：如欲省任子，莫若先擇賢凡任子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而試之，或以一經，或以禮學，或以法律，或以文辭，武臣則試武，伐或以策畧，每歲二月集於有司，如試進士，武舉法差官糊名較實中程乃任仕，如此則得仕者

必。少。而。所。取。者。材。子。第。各。相。勉。強。於。學。又。有。勸。焉。如。有。不。能。文。墨。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請。家。試。一。人。此。所。以。盡。人。之。能。而。且。不。絕。其。世。祿。也。至。於。俱。無。能。焉。則。終。身。不。得。仕。又。何。憾。焉。臣。又。以。爲。臣。下。至。病。耗。不。欲。去。者。顧。祿。而。已。至。不。得。已。乃。求。宮。觀。臺。監。權。是。終。無。去。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俸。皆。勿。奪。俾。終。其。身。病。耗。者。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彼。居。間。里。待。次。累。年。俸。錢。亦。不。絕。也。縣。官。何。惜。一。二。千。錢。界。之。以。禮。引。退。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于。貪。賊。酷。吏。一。有。所。犯。此。

臣。不。敢。喜。而。有。懼。也。伏。願。陛。下。高。視。遠。矚。毋。牽。私。言。使。天。下。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又。奏。曰。日。者。陛。下。陞。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不。得。與。謀。中。外。聞。風。皆。震。動。伊。鬱。之。士。至。有。通。夕。不。寐。拊。髀。而。起。者。以。爲。自。天。禧。以。來。五。六。十。年。間。未。有。此。等。事。管。堯。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之。自。堯。而。後。愈。爲。難。矣。今。賢。不。肖。赧。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陛。下。雖。聰。明。焉。能。探。其。肝。膽。而。辯。其。真。僞。乎。韓。莫。若。試。之。凡。其。所。長。者。安。從。其。長。而。用。之。以。效。羣。臣。以。爲。然。未。也。大。臣。以。爲。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效。然。後。賞。之。賞。罰。明。而。入。自。勸。雖。堯。舜。不。踰。於。此。既。用。其。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參。焉。於。是。黑。白。淆。亂。邪。正。倒。置。則。天。下。事。去。矣。管。者。秦。始。皇。自。後。以。爲。天。下。無。賢。及。漢。祖。之。起。蕭。張。韓。彭。乃。秦。之。棄。士。也。隋。煬。帝。自。大。以。爲。天。下。無。賢。及。唐。宗。之。起。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也。今。天。下。之。廣。豈。乏。賢。者。惟。無。棄。士。以。資。後。人。幸。矣。然。陛。下。既。得。士。安。用。其。所。長。在。三。司。安。擇。錢。穀。之。吏。尹。京。兆。安。擇。通。政。事。之。

臣在御史宣擢強毅之臣在侍從宣擢文學通古今
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宿其所業天下之事
不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復典禮命
禹作司空則不復作司徒命稷播農則不復作士以
養禹之賢而不能兼二事又以肅庸之材而欲兼天
下之任可乎故今世不為官擇人而為人擇官惟履
踐之多則為大臣不問其治與不治此天下所以不
治也今天下士如有自薦或因大臣所舉且試召之
使論其事而觀其蘊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為如此

楚寶

卷十四

世二

則人焉瘦哉是歲召解少對內東門命革吳奎知青
州及張方平趙鼎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入院
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
禍必起於此已而神譔取緩州獬言竊見詔深戒邊
臣無得生事今乃特用變詐之臣務為掩襲如戰國
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畧哉譔擅與兵當誅又請因
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議者避之權發遣開封府
民諭典與妻謀殺一婦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
石所惡出為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

之不聽未幾徙青州去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
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開提舉鴻慶宮卒年五
十一家貧子弱其柩槨瘞僧屋十餘年滕甫守安州
乃克塋

陳氏書錄解題曰皇祐五年廷試國丘象天賦時
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國丘
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倒二字曰禮大必簡
丘園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大云獬著有鄧溪
集五十卷

楚寶

卷十四

世三

夢溪筆談曰鄭毅夫自負勝名國子監以第五人
送意甚不平謝至司啓事有李賡事業自謂無雙
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驎已老甘駕馬
以先之巨麓不露因頑石之在上至司深銜之他
日廷策至司復為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
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
人及第
孫公談曰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
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

或○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貨○不○克○塋○元○發○為○罷○一○
日○夢○殺○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殺○夫○也○元○
發○因○出○俸○營○定○

老○學○菴○筆○記○曰○王○荆○公○素○不○樂○勝○元○發○鄭○毅○夫○回○
為○勝○屠○鄭○酷○然○二○公○資○氣○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
為○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
者○作○詩○云○高○論○有○虞○儒○者○事○齊○交○貢○國○豈○勝○言○慚○
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酷○解○報○恩○

楚實

人卷十四

廿四

張嶠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宋徽宗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
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於川陝宣
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
紹興五年召對嶠上疏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
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
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
進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塲堡以守淮南
之地與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

楚實

人卷十四

廿五

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
軼多出此途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
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嶠奏比年以來賊
欽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填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
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以致
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嶠
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
年矣蜀之利害臣竊知之忠勇之人可擇外侮至于
撫循斯民則非所能宣于前宰執中擇其克任川事

者委任之然川蜀繁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蚤
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官自駐蹕吳會以來未嘗以
襄陽荆南爲意今安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二
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與農桑治城堡爲保固之資重
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之刊政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
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畧曰古之人君其患有
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於不知天下
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外有勦敵之
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

費寶

卷十四

廿六

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皆習以
爲當然而更爲迂濶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
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
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
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空其朋黨之寢成也九
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空其朋黨之寢成也九
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叛盟上命兩
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
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

毫兩罷乃擅退軍使兵飛勢孤金人獵振授承宣防
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
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嶠爲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
私恩邊報始至托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
除數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
上將召用會卒年五十三子留時
直齊陳氏曰嶠爲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
皇恐上章引伊尹善無常至及周任不能者止之

楚寶

卷十四

廿七

文以自解嶠之筆也秦德之逸權修注掌制而其
具藁倉卒誤以伊尹告太甲爲告湯及周任之言
爲孔子自言時秘書省寓傳法寺有書其門曰周
任爲孔聖太甲作成湯秦疑諸館職爲之多被逐
然嶠亦以答檄三折肱之語謂其貳於已無幾亦
罷
聖楷曰張嶠襄陽光化人有巨山集三十卷觀其
所上諸疏切中時務頗有可采旣而爲秦代筆
列清華名譽頓減人故患不知足有如是哉

湯瑋

湯瑋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還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還朝廷從其請。子祠。熹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願望其有。熹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安。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忤。權相意。而瑋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官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瑋負直槩。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瑋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於

葉寶

卷十四

廿八

剔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瑋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嘗捧壻得蔣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聖楷曰。宋史稱湯瑋立朝。謬蔣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于當時。可為難矣。按蔣重珍字良賁。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歷官以刑部侍郎致仕。初行都火。應詔陳言其畧云。荷

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

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

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

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

陛下。焉有為天子為人至而自朝廷達于天

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

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而

微小。奎大不防于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

而焦頭爛額。獨全于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

葉寶

卷十四

廿九

溺知有植。不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以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十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

皮龍榮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歷官三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學諭，授諸王官大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更化之名。一遇改則一善著百過改則百善融，遷秘書郎。陞著作郎，入對，因及其德秀崔與之名，龍榮曰：「今天下豈無廉者？」願陛下崇獎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帝以為然。兼兵部郎中，差知嘉興府，召赴闕，遷右侍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

楚寶

四

三

入對，言忠王少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進封伯。權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為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咸淳元年，以舊職奉祠。他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託故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吝操，至尊於膝上之語，詔徙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畧，精

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慷慨，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為似道所擠，德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賜贈諡，未及行而宋亡。

聖楷曰：史稱皮龍榮精于春秋，南湖丁氏亦謂龍榮負性伉直，不諂似道，是守經知宜也。似道竊之，將致于死，即飲藥而終。是適變知權也。以子觀之，龍榮為度宗舊官僚，度宗既承大統，而似道又專國政，此不兩立之勢也。龍榮惟有引身以退，庶幾能免。乃復危行危言，以自取殺身乎？陽處父一於

楚寶

卷十四

世

剛而寡，羸去之。知其必及於禍也，然而處父為狐夜姑所殺，猶曰：「其君泄其言也。」龍榮之見窘于李雷應也，將誰咎哉？犯小人之怒，以發其不平之氣，而謂其適變知權，吾未敢許。

楚寶文苑論次

楚自鬻熊發忠敬和嚴之旨而後世始有子書倚相讀墳典丘索之書而歷代始尊史學若夫離騷振南國之風屈平詞賦爭光日月太極扶先天之秘濂溪理學上接義文靡不自我作祖以待來茲猗歟盛哉天下文章莫大於楚豈復有憾焉者乎然予不能無深慨者漢唐迄今江漢英靈鮮有貴仕故史家逸其行事野乘因而失載其一二傳聞者又復流離鄉土生卒難稽豈熊子遲暮之氣湘累忠憤之感楚才晉

楚寶

文苑論次

七

用有以開其先乎抑洞庭浩汗沐日浴月九疑二嶽負嶺分天使造物洩而無餘鬼神忌而不惜乎不然霧光一賦妖夢何憑江夏無雙鼎鉉何恡待中開府何仕非君何慈市之能辱何干將之虞折何黃陵詠而祖禮何鹿門去而入越是皆天問所不能窮而草木金石有同悲也嗟乎後之君子慎毋沾沾文入自命先行其言庶幾免夫茲集雖統文苑端採騷流故翰藻久著者錄其本傳姓字稍僻者間附遺篇以至書畫詩僧亦皆收入使夫杜若江離與榘楠齊秀羽

毛萑草共珠璧爭輝是亦詞林之雅致文圃之殊觀也其他曰史曰子曰儒曰辭命曰典故雖同經國大異門庭各以其類區而別之著作之隆斯焉備矣述文苑第七凡四卷

文苑一

屈原 宋玉 景差
王逸 王延壽 黃香
劉珍 周不疑 李充
羅含 庾於陵 庾肩吾

楚寶

文苑日次

二

劉之遴

文苑二

庾信 宗懷 柳詒
杜審言 杜易簡 劉孝孫
歐陽詢 席豫 李邕
杜甫 孟浩然
文苑三
岑參 綦毋潛 薛據
張子容 張繼 衛象

鮑防	朱放	戎昱
柳識	董挺	許渾
李羣玉	崔道融	曹松
劉聚疆	劉蛻	王璘
皮日休	胡曾	廖融
廖凝	懷素	齊已
文苑四		
朱昂	夏侯嘉正	張景
張君房	魏泰	朱芾
狄遵度	鄧忠臣	廖正一
潘大臨	林敏功	高荷
米友仁	易元吉	王質
馮子振	王廷陳	孫安
吳國倫	袁宏道	袁中道
鍾惺	譚元春	

楚寶

文苑目次

三

楚寶卷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門人劉培泰校訂

文苑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志○
 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楚寶

卷十五

乙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說○
 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譏○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憐○憫○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汨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寶

卷十五

二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

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復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鄭。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心。天下皆叛。秦無信。懷王欲行。無行。懷王曰。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

楚寶

卷十五

三

怒。不聽。以秦之起。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趙遂長子項。暗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顧楚國繫心懷王。不怠。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八。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而亡。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

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親。身客死
 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
 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
 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
 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
 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
 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
 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
 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詞見於楚辭。
 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
 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
 辭。今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

滅。白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
 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其
 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
 見賈生。弔之。又恠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聞不
 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先生輕去就。又哀然
 自失矣。
 周子聖楷說離騷曰。屈原作離騷。爲詞賦之祖。何
 取乎離騷也。離騷曰。屈原作離騷。爲詞賦之祖。何
 爲。火。火。在天。則明。風。則擾。矣。屈。子。之。於。君。同。姓。也。
 患。自。內。生。風。自。火。出。有。家。人。之。象。焉。故。曰。帝。高。陽。
 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且。屈。子。自。念。楚。材。也。木。
 入。離。火。而。致。烹。飪。又。有。鼎。之。象。焉。奈。何。衆。口。鑠。金。
 雉。膏。不。食。故。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
 落。英。然。而。屈。子。戴。君。如。戴。天。也。天。在。上。而。火。炎。上。
 將。安。逃。乎。庶。幾。同。人。于。郊。以。待。君。心。之。悔。悟。故。曰。
 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而。屈。子。之。心。
 於是乎苦矣。求爲地上之火。不可得。晉如愁如其

卜居乎求爲山下之火不可得我心不快其行吟
澤畔乎求爲地中之火亦不可得三日不食其赴
汨羅乎嗟乎汨羅有屈子澤中有火天地華矣華
則變變則通大人何以不虎君子何以不豹文明
以悅其終食報于楚乎故思美人曰聞春發歲兮
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忘
憂司馬遷謂其志可與日月爭光以此見離火文
明之象忠君愛國之誠惟離騷爲能兼之爲其通
身是易與聖人同其憂患而非僅以文士自命哀

楚實

入卷十五

六

怨自許也千餘年來讀騷人尙未窺測到此特爲
拈出

汨羅考

水經注曰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
陽安城縣西楚文王移之於此秦長沙立魏因以
爲縣謂之羅水汨水又西逕玉筍山湘中記云屈
潭之左有玉筍山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汨水又
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
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彈機江波投弔

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甄烈湘中記曰
屈潭之左玉筍山屈平之放棲於此山而作九歌
焉聖楷按今湘陰縣卽古羅子國地汨羅本一
水流逕玉筍山下匯爲淵潭而以汨羅江名者亦
猶湘江之統稱矣其地在湘陰縣北七十里異苑
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於常
處民爲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尙存相
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屈原田宅考

楚實

入卷十五

七

按秭歸縣卽今歸州水經注秭歸縣東北數十里
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猶保屈田之稱也縣
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
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須廟擣衣石猶
存女須屈原姊也又楚勝蹟志歸州三閭鄉有玉
米田相傳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三閭鄉一名歸
鄉袁崧云抑其山秀水清故出雋異地嶮流疾故
其性亦隘今以其地改之信然

競渡考

隋地理志曰：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趨，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櫂齊馳，櫂歌亂響，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魏率然而南，魏襄陽尤甚。按他書記，皆以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此云望日，亦異聞也。又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陽回白曰：「忽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皆汨羅之遺風。』」

宋玉

宋玉，南郡宜城人，屈原弟子也。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閎，惜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辯以述其志，又恐其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專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後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黃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鬼，曰：『東郭綈，蓋一旦而垂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垂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泉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緲與遙見而指屬，與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者彌寡。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者彌寡。」

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
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薄籬之鸚豈能與
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晁喻之虛暴發於碣石
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
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一日
同唐勒景差從襄王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
言者上坐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泰山
夷景差曰校士猛毅舉陶噓大笑至兮摧累惡五日

楚寶

卷十五

十

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倚天外王曰未也有
能小言者賜以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飄塵
唐勒曰館蠅鬚兮宴毫端王曰超於太虛之域出於
未兆之庭視之眇眇望之冥冥王曰善賜之以田後
五休睡唐勒譏之乃著諸賦以自見云

陳氏書錄曰楚大夫宋玉第一卷史記屈原傳言
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原之弟子也而玉之
詞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
按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

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
聖樞曰古昔師弟子文章並稱者莫若屈宋矣嘗
誦玉悲秋一章托旨與懷深悽婉至自遠游天問
而下罕見其傳而子雲所謂麗以淫者其高唐神
女諸賦乎劉舍人云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
於風雲又云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蓋其叙情怨則
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
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
以入騷馬揚公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之

楚寶

卷十五

十二

實其然乎若夫景差大招興言於流澤施尙三王
補招魂所未逮抑亦鸞鳳之片羽蘭芷之芬芳也
按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景
昭原叙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則景差當亦
原所獎植大招一作似不容已又何疑哉唐勒初
亦尊事屈平其後懷譏妬玉甘爲鶉鴒之鳴古今
交遊如此輩人可勝歎忠

郢中考

宛委餘編曰楚昭王避吳師自郢涉雒濟江入於

雲中遂奔鄖，鄖卽鄖子國，在宋爲安州。今爲德安府。非今之鄖縣也。雲中卽雲夢地，江南爲夢，江北爲雲。鄖本楚都，在江陵北十二里。紀南城，所謂南鄖也。陽春白雲之偶，在是矣。今之承天初爲安陸，蕭梁唐宋爲鄖州，所謂北鄖也。其在楚，非都會地。然則鄖曲，仍當歸之江陵，乃爲當也。聖楷按：楚都凡四徙，文王自丹陽徙都鄖，今江陵縣北南城是也。卽春秋之渚宮矣。至平王所城鄖，則在今江陵東北，所謂鄖城也。荆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

楚寶

卷十五

十三

灌紀：南入赤湖，進鄖城，遂破楚，則鄖與紀南蓋二城。云：昭王因避吳難，又徙都鄖，在今安陸縣東北三十里。項襄王時，秦兵拔鄖，又徙都陳，在今河南陳州。考烈王時，又去陳徙都壽春，亦命曰鄖。在今南直壽州。若今承天古之安陸州也。在春秋戰國爲楚之郊，鄖地未嘗建都。自劉宋始沿魏盪鄖州隸竟陵，魏後人遂以爲鄖中，在是而不復改正耳。得王弼州此論爲之一快。

宋玉宅考

水經注：襄陽宜城縣南有宋玉宅，按宜城地原屬郢都。今承天荆州俱有宋玉宅，當以荆州爲渚宮。故事云：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杜子美送入歸荆州詩亦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云通白帝城。然則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大抵皆賢士落安知有宅以貽後人？文士棲遲乃託江山而留永慨。李商隱詩云：何事荆臺百萬。

楚寶

卷十五

十三

家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雲夢送。煙花可憐庾信尋荒徑，猶得三朝託後車。其懷抱故可想矣。

景差

景差楚同姓也與宋玉同師事屈原嘗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日足矣屈原死賦大招一篇

朱子楚詞集註曰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然今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幽遠不為詞人累客浮學豔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夫為差作無疑也雖其

楚實

卷十五

十四

所言有未免於神怪之感逸欲之娛者然視小招則已遠矣

王逸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與處士樊英相為師友逸自謂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於是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繫離騷九章之後又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叙曰昔者孔子歆聖明詰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謠詐萌生於是楊墨

楚實

卷十五

十五

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適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肆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繼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

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振○今○臣○復○以○所○識○
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
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畧○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
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
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
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
顏○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遠○巡○以○避○患○
雖○保○黃○考○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
今○若○屈○原○腐○忠○與○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

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
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
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璵○璠○也○夕○攬○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易○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敵○詞○則○尚○書○咎○繇○之○謀○
謨○也○登○蜺○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
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
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述○詞○賦○莫○不○擬○則○
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
楚寶 八 卷十五 十七
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逸所著賦
詩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一百二十三
篇
周子聖楷說離騷章句曰屈子之死為懷王死也
非為己見放而死也何言乎為懷王死也入則哀王
國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君
之於我厚矣一旦以謾口去國忠諫不行而忍視
其君獨死於秦歟然則何為不死於懷王歸葬之
日而必死於放逐江潭之時也原之心或冀項襄

之能報仇。雲恥一叩。秦關而後。徐以身死之。未晚也。故作九歌。天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於項襄怒而遷之而已。之志願不獲申矣。白沈汨羅。豈獨見先王於地下乎。崇同姓之恩。篤君臣之義。庶幾天下後世。猶能見此心耳。諸家章句。攪其篇章之妙。美則芳草美人。徒存嗟怨。思其哀怨之無端。則山鬼湘君。莫明寄託。甚之以為懟君而憤死。加以不情之語。傷其前古之魂。豈不痛哉。余嘗反覆悲之。使屈子不為懷王死。千載而下。尚有君臣乎。

昔人謂詩窮於周。騷窮於楚。余亦謂忠窮於原矣。王逸自歎與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等。其死於伯夷叔齊尊其賢於尚書大易而為之章句。共十六卷。超然諸家之旨。余故錄其叙詞。入本傳。俾原之微言隱志有所著明。而逸亦非後人可得而及矣。

王延壽字文考。侍中王逸之子也。有雋才。少遊學國。作需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叙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却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為夢也。悉觀鬼神之變。怪則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子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膈臆紛紜。曰。吾合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游光斬猛。猜批當殺。斫魁虛捐。魍魎拂諸渠。橫目打三顧。撲蒼莖。扶。魁搏現。睨睨。魍魎。肝爾乃三三四四相隨。踉蹌而歷。僻礧礧。磴磴。精氣充布。鞫鞫。穆穆。鬼驚。魍魎怖武。盤蹕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蔽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唧嘈而外。即忽屈伸。而覺悟。亂曰。

齊桓夢物而亦以霸兮。武丁夜感而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晉文鹽陂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神將兮。轉禍為福永無恙兮。後章溺湘水死時年二十

一。文選注曰。王文考有傳才。父逸欲作露光殿賦。命延壽往圖其狀。廷壽因韻之以獻。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見此賦。遂隱而不出。

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

楚寶

卷十五

三

算到尊賦。露光殿。題渡湘水溺死。王文考名延壽。一字子山也。

溺湘考

水經注。黃水又西流入於湘。謂之黃陵口。替王子山得惡夢。溺死於湘浦。卽斯川矣。按地志。湘陰縣北四十里有黃陵山。卽舜二妃塋處。有黃陵廟。黃水從山下西流三十里入江。子山溺處。應在黃陵廟之下。汨羅江之上。所謂湘浦亦舉其大槩而言也。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開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精究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

楚寶

卷十五

廿二

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聞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觀。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瞽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適值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初非望顯。拜近視。算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安。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罷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瞽瞍。孤邪聖恩。又惟機。

密端。番至。為算。要復。非臣。香所。當父。奉承。詔驚。惶不。
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元。
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蠅。蟻。小。
志誠。腹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
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
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
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遠。等所。連及。且千。人香。料。別。
據奏。全活。其災。每。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安。帝。知。其。

楚寶

卷十五

廿三

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
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罷太守。罷舊。
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
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
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
及。所。得。賞。賜。班。賂。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
官。粟。貸。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
賦。殘。奏。書。令。凡。五。篇。子。璣。自。有。傳。

謝承後漢書曰香代為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又曰

香為。尚書。郎上。以香。父尚。在。賜。以。臥。几。霽。霽。杖。
東觀。漢記。曰。黃。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
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又。曰。香。為。魏。罷。太。守。俗。每。
太。守。將。交。代。添。設。儲。時。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勅。
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卽。徹。去。到。官。之。日。不。祭。
竈。求。福。開。門。絕。客。
聖。楷。曰。黃。文。疆。十。二。歲。以。文。名。天。下。然。范。史。文。苑。
傳。述。所。著。作。僅。五。篇。又。不。盡。見。於。世。可。見。文。章。不。
本。之。忠。孝。卽。珮。繪。滿。眼。皆。飄。塵。影。事。不。足。述。也。文。

楚寶

卷十五

廿三

彊。至。孝。絕。人。觀。其。典。範。多。廉。潔。之。風。宮。室。宣。鞠。痺。
之。節。所。謂。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非。耶。若。夫。東。平。
妖。案。活。近。千。人。罷。縣。疑。獄。罪。必。從。輕。減。俸。祿。賑。饑。
民。皆。盛。德。之。所。為。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矣。其。後。
子。璣。孫。琬。俱。位。三。公。副。時。望。豈。非。天。道。哉。俗。好。言。
文。人。無。行。又。云。名。過。其。實。者。無。後。當。熟。讀。香。傳。以。
鑑。悔。之。

劉珍

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建武已來名臣傳、選侍中趙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十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

聖楷按北海劉熙亦有釋名二十七篇，豈珍所撰。

楚寶

卷十五

而熙據爲已有，邪珍書未見別行，俟更攷之。

周不疑

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同罷義先之甥也。幼有異才，聰明敏達。魏太祖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後至，太祖授紙筆立令復作，大奇之。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蒼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蒼舒卒，太祖心思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

聖楷按零陵先賢傳又以不疑作劉先至之甥，遣

楚寶

卷十五

就劉巴爲學，此必有一誤。不然，不疑既已仕蜀，又仕魏，旣爲義甥，又爲劉甥耶？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栢樹常為盜賊所砍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崇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索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手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

楚寶

卷十五

廿六

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需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辭莅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少不覩千仞之門而

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畧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

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怕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闢實師明匪子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

楚寶

卷十五

廿七

位時成離睥大觀淖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入罔憊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淑世既敦既諄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聘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違彼夷塗而避此險徑狡兔陵閭游魚過川至願深妙大泉幽玄

藥餌取宜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
微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
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
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
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
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
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
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哀又引為恭軍
充以家貧苦求外出哀將許之為縣談問之充曰窮

楚寶

卷十五

廿六

後授林豈服擢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大署
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
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
汪尚書及周易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
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于世子順亦有文義多所述
作罷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
仕至侍中

張懷瓘書斷曰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廷尉展之女
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猶善規

矩鍾公云碎玉壺之水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
若清風右軍少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
充為中書郎亦工書又曰李式字景則江夏鍾武
人官至侍中衛夫人之猶子也甚推其叔母善書
右軍云李式平南之流亦可比度翼咸熙三年卒
年五十四隸草入能
聖楷按衛恒字巨山河東安邑人瓘之子也仕至
黃門郎善草隸書著四體書勢論甚佳衛展字遵
舒恒之族弟夫人固非楚產因附其子以著焉又

楚寶

卷十五

廿九

按新語曰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浩知其家
貧問君能屈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
聞竊猿奔林豈服擢木遂授剡縣此與本傳亦異

羅合

羅合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榮陽太守舍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碑不就合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合州將引合為主簿舍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舍送之到縣新淦人以舍舊宰之子咸致賂遺舍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

楚寶

卷八十五

三

推服焉後為龍功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舍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瑯尋轉州至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將軍溫嘗使舍詣尚有所檢劾合至不問親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舍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舍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擅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牀織業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眾坐曰此何如人或

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將軍

俄遷安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聖楷曰今荊州承天寺云即羅舍舊宅謬傳已久考湖廣總志寺乃晉永和中建是時舍方為溫別

楚寶

卷八十五

四

駕解舍尚不肯居安得有宅且其後官亦累遷不定在荊州也若夫蘭菊叢生皆致仕還家後事本傳甚明無識者因杜少陵庾信羅合俱有宅之句遂附會其說耳今衡州耒陽縣南四十里有羅舍墓又始興記云始興城西百餘步有樓霞樓臨川王營置清暑遊焉羅君章居之因名羅公洲樓下洲上巢竹交蔭長楊傍映高梧前踈雖即城墮趨同丘壑按魏甘露元年分桂陽置始興縣此乃確證也

庾於陵

庾於陵字子介，江陵人，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與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為撫軍，引為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太守，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徵平，遷尚書功論，亦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事東宮官

楚寶

卷五

世三

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高祖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後終於鴻臚卿。文集十卷，第肩否。聖楷按南齊書，庾易傳已自南陽徙居江陵，則於陵肩否與信皆當作江陵人。而梁書黔婁傳仍系之新野者，是時南北三朝人無常世，罷無專屬，故史臣據其祖系亦無由深致耳。如宗氏之徙江陵，自炳始，劉氏之徙江陵，自蚪始，此類今皆正之。

庾肩否

庾肩否字子慎，江陵人，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否常隨府在廣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樞、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攜、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中大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否子信、攜子陵、吳罷、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

楚寶

卷五

世三

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開筆有慙，伐癢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闌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此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拈撫。」

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
潘陸類謝而觀其造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
是則古文爲非若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
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
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
精柏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
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其絕其所長惟
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空慕故胸馳臆
斷之侶好名忘賢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選卻克於耶

楚寶

八卷五

世

卿入鮑。忘與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
齊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鏡。反爲拙目所嗤。
巴人下里。更令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
不尋。竟不精討。錯鉢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
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
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
受其驅。染紙無情。任其摧殘。甚矣哉。父之橫流。一
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
實文章之冠。寃述作之樞機。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
者。非第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
權。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
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竿自恥。警斯袁紹。與
見子將同。彼盜牛遠養。王烈相思。不見我。夢如何太
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簡文卽位。以肩否爲度支。尙
書時上流諸藩。並據州拒景。矯詔遣肩否使江州。
驗當陽公大心。大心降賊。肩否因逃入建昌界。宋子
仙破會稽。購得肩否。欲殺之。仙謂曰。吾聞汝能作詩。

楚寶

八卷十五

世

今可卽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否操筆便成。子仙乃釋
以爲建昌令。仍開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
守。封武康縣侯。卒。
梁元帝中書令庾肩吾墓志曰。荆山萬重。地產卞
和之玉。隨流千仞。水出雲蛇。之珠。故能亂茲。屈景
育斯。唐宋掌庚命族。世濟琳瑯。遂昌開國。蟬聯冠
冕。父易高尙。其適肥遁。貞吉。關吏蚤逢。夙表真人。
之氣。少微。映晚還彰。隱士之星。肩否氣識。淹通風
神。間逸。鐘鼓。辭林。笙簧。文苑。入爲度支。尙書。任同

北斗錫韓稜之劍。朝比南宮。識鄭崇之履。余以其
爲人也。瑚璉之器。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
故贈散騎常侍。蓋旌賢也。
張懷瓘書。斷曰。庾肩吾字叔慎。十舉。旣秀。草隸兼
善。累紀專精。徧探名法。可謂瞻聞之士也。變態殊
妍。多慙質素。雖有奇尙。手不稱情。乏於筋力。文勝
質則史。是之謂乎。嘗作書品。亦有佳致。天寶元年
卒。子信亦工草書。

晉安湘東二王考

楚寶

卷十五

附六

聖楷按。梁簡文帝名綱。字世縝。小字六通。武帝第
三子。昭明太子同母弟也。初封晉安王。昭明薨。立
爲皇太子。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弑。帝幼而敏。處識
悟過人。六歲便能屬文。讀書十行俱下。善言玄理。
雅好題詩。其自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
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元帝名緯。字世誠。小
字七符。亦曰法東。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大寶
三年。討誅侯景。正位江陵。自序六歲解爲詩。因爾
稱學爲文。及長。好學博極羣書。年十二患疥。閉齋。

張葛緯避蠅獨坐。銀瓶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
自寬。痛率意讀史書。一日二十卷。年十四。便患目
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各伺一更。恆致遠曉。
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恆致遠曉。
常眠睡。大軒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必
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聚書四十年。得八萬卷。
江陵旣陷。乃悉焚之。又以寶劍砍柱。令折。歎曰。文
武之道。今夜盡矣。

楚寶

卷十五

附七

劉之遴

劉之遴字思貞其先南陽人父蚪徙居江陵之邊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邊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任水鏡所宜甄擢瞻卽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還平南行恭軍尚書起部郎廷陵

楚寶

卷十五

世九

令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還宣惠記室之遴爲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章稷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出爲南魏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畫榮養之理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魏郡忽夢前太守袁象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邊後果損臂遂臨此魏丁母憂服闋徵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爲鄧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勅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

與忠衰於君卿旣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邊爲有司奏

免久之爲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展古器數十百種有一鼂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鼂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鳴夷棹二枚兩耳有鏤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鏤銘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漂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與本獻之東宮

楚寶

卷十五

世九

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縉到溉陸襄等恭校異同之遴與異狀十事其大畧曰索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卽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索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雅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

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
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
陰穀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
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寄雍義以助雅詒而
今本無此卷之遶奸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
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為交好是時周易尚書
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開之遶乃著
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
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

楚寶

卷八十五

四十一

書辭微旨遶編年之教言開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
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迫瑕丘之說無取繼
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策驚張蒼之傳左
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鑠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
來舊矣苟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
晚冬零促機事罕暇夜分求索未遑搜括須待夏景
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清二年侯景
亂之遶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
文集五十卷行於世第之亭字嘉會少亦有令名代

兄之遶為南郡太守有異績數年卒於官荆土懷之
不忍斥其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云

劉之遶與劉孝標借類苑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
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經絡萬品撮道畧
之英華搜羣言之隱顯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
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
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音於後世文信博覽
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雅之
思安能閑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視

楚寶

卷八十五

四十二

之者遶足下已勞於精力安令吾見異書劉孝標
答書曰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
若夫采蜜憂於緇統閨微言於殘竹嘔飮膏液咀
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與天之為益森測迴塘莫辨
與馬鳥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譜捫管
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
在銜翼故鳩集斯文益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
石播於士大夫哉

南史曰之遶八歲能屬文父虬曰此兒必以文興

否宗常謂諸子曰若此之類氏之遺得否之文由是鄉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此必呼之遶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又曰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之遶父虬隱在百里洲蚤相知聞帝偶置乏遣就舛換穀百斛之遶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舛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懷景初避難還鄉湘東王緯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又曰之遶子三達

楚寶

卷十六

五

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緯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遶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聖楷曰湘東王殺劉之遶隋煬帝殺薛道衡王胄皆始於好勝妬才之念如文士相排陷不足齒也若魏武殺孔融彌衡諸人自是英雄手段故共一殺名士而或以之得人力或以之失人心彼所爭者非一才一技之微耳

楚寶卷十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李駉芳較訂

文苑

庾信

庾信字子山其先南陽新野人祖易徙居江陵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類

楚寶

卷十六

七

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局否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掾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眾先

遷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
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聘於
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孝閔帝踐祚累遷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侯俄拜
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
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
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
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皆周
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欵至

楚賈

卷十六

二

有若布衣之交蒙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
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
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叙曰粵以戊辰
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
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與道消窮於甲戌
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
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
流涕管桓君山之志事杜元顓之生平並有著書成
能自序潘徽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

德信年始二毛卽達喪亂是流離至於落齒
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與南山之雨忽
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殄周粟下亭漂泊泉橋驛旅
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迫惟此賦聊以
記言不憚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至日暮途遠人閒
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
睨柱受連城而兄欺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
君入就南冠之囚李孫行人習守西河之館申包
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

楚賈

卷十六

三

移柳非玉閭之可望華亭嘆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
以天下爲三分炭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
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
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
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鉏耨者因利乘
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平陽之禍嗚呼山嶽
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
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
人事可以棲惶傷心者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

樓可上風。威迫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賦多不載。大象初。以疾去職。卒有文集二十卷。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後周書曰。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白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意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

楚寶 卷十六

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華車電邁。清宮雲撒。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麗用於廟堂者。處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間之士。莫不忌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千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鄭衛。晉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

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俞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楊慎曰。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

楚寶 卷十六

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舞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而綺豔清。新。樂未之有。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宗懷

宗懷字元懷其先南陽涅陽人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安都隄守漢安都縣尋卒官子孫因居江陵懷少聰令好讀書晝夜不倦諱輒引古事鄉里呼為童子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合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選以懷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詔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

人

六

州以懷為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適母憂去職哭輒毀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家有羣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為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懷為別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為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懷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陷與王褒等入關周太祖以懷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

褒等在麟趾殿刊定聖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

後周書曰宗懷幹局才辭見稱于梁元之世建乎俾囚楚旬擣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到纔系戎章登懷道園全優游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聖楷揆懷冠遇梁元功稱佐命一旦江陵陷沒諸君之難遽爾忽然何其厚於親而薄於君也方寸之內忠孝異情荆楚歲時有難乎其為感者矣又按別傳

人

七

懷父高之先為南齊書侍御史犯憲當坐懷顧多釋罪終身蔬食鄉里以此稱之然識者多言其矯也及在尚書日太遲魚肉園子祭酒沛國劉毅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懷莫對嗟乎世豈有不忠而始稱孝者其偽之問正自有辨

柳晉

柳晉字顯官本河東人也晉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懷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晉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繇祿著作佐郎後蕭晉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以無吏幹去職尋轉晉王諮議將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晉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鱣蒲賦命晉為序詞甚典麗

鮑覽

卷十六

初王屬文為度信體及見晉後文體遂變仁壽初王督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尚書其見親重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讓晉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頗諷諫諸由是彌為王所親抑以其好內典令攝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王大悅賞賜優洽僚屬莫比及王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帝恩若友朋帝稍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為偶人

施機

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晉帝每在月下對酒輒命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諡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聖楷曰共一隋煬也于薛道衡王胄則忌之至于死于柳晉則寵異之至為木偶以致之耶然晉非隋煬亦幾不免諸葛穎之手矣吁可畏哉嘗讀顏之推家訓云文章之體標舉典會發引性靈使人

楚寶

卷十六

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于戰諷刺之禍速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嗟乎由此觀之文人習氣固未易除也然惟多讀書厚養氣庶幾免夫

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
建士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蘇味道為天官
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
彼兒，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
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而矜誕，類此。累遷洛陽
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
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
東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

楚寶

卷十六

十

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頌傷并
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
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
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
流崖州。入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
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
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
言？」然吾在父，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云：少與李矯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

杜融之

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曰：「嗚呼！位曰天寶，十曰
天爵，鮮業備而官成，多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於
楚相，楊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逮代而
咸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
俊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衡王也才參卿於
西陝，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臥疾，
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耶？莫以福壽自衛，
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霧。昭昭度越，諸子言，

楚寶

卷十六

十一

必得雋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晴，摧露氣
於春林，其秉豔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眾
轍同遵者，攢落羣心不際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則
亡名兮，可大而不死，君之栖遑自咎，迷方逢時，泰
兮欲達，聞數奇兮自傷，屬文母之不運，應才子之
明歟？援淪秀於蘭晚，待遊仙於栢梁，命以著作，拜
之為郎，始翔駕於清列，旋禦魃於炎荒，遭嫁厲兮
超彭蠡，作編人兮居越棠，殊許靖之新適，憶虞舜
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洗溟渤，審翔雨露。

楚實

卷十六

三

通籍於八舍禁門。握筆於萬年芳樹。仰赤堦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靈愈鍼不及。兮增憂。雖則妙醫。莫識寶冀。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臥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契。密悔文章之淺。命子誠妻。既懇且辨。自予與君。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現窮海兮同窞。復文房兮並入。川流遽闊。隙電初過。符乘運兮如此。今造冥兮若何。懷君時兮念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

之南宅。困之東。栗使君孤之有餘。靈我家之不足。籍籍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困於鏤。金身沒誰恨。其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倬彼韋公。贈殷禮。緝善乎。崔子理感情。屬相識有素。見覽增。弱澄君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侯山之曲。維氏山兮山上雲。秦城郊兮郊外墳。孟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霧兮聞不聞。我咀璫兮君知自夕。坐泣焚芝蓬。哀畫柳關。視祖載爰奠。危酒願歆悲誠。將告良友。

楚實

卷十六

三

唐文藝傳曰。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崔融。鄭愔。盧藏用。李義。劉子玄。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義。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且徐孝伯。劉。允濟。等。薛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并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園。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

獻菊。花。酒。稱。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衣。開。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狻。桃。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章。取。幸。云。

杜易簡

杜易簡者。審言從祖兄也。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學。文本。所。擢。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入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

聖楷曰。嘗見唐科第題名考。高宗咸亨元年。進士五十四人。狀元杜易簡。進士杜審言。杜氏科名亦

楚寶

卷十六

十四

云盛矣。易簡有集二十卷。又有御史臺雜注五卷。今皆不傳。其湘川新曲一首。清婉。實。附錄之云。二八相招。攜采菱。度前溪。弱腕隨。腕。起。纖。腰。向。舸。低。自解看花笑。憎聞樂竹啼。又續通典云。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古栢兩株。杜易簡爲之贊云。爰有貞栢。徒。植。清。臺。蔚。條。霜。勁。蟄。葉。風。開。始。逢。鵲。喜。終。見。烏。來。

劉孝孫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充。第。祀。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農。引。去。獨。孝孫。攀援。號。勸。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諸。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新唐書曰。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冠。龍。稍。平。乃。鄉。儒。官。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士。於是下教。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

楚寶

卷十六

十五

顏相時。許敬宗。陳元敬。裴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擅。署。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閣。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謂之登瀛洲。聖楷按。劉孝孫集三十卷。又有二儀寶錄一卷。隋開皇曆一卷。七曜雜術二卷。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俱載唐藝文志。

歐陽詢 子通附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齊州刺史。以誅反誅，詢嘗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俊，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畫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嘗行兇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夜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

楚寶

卷十六

七

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喪哀，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籍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糗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累遷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勅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諫之神龍。

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隋當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唐紀曰：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

楚寶

卷十六

七

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諱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聖楷按歷代文章，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以乙、丙、丁爲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凡購天下書以千錢購書一卷，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

藏于四庫以宮人掌之又修書局太府月給蜀紙麻紙五千卷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九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縣兔千五百皮爲筆材故其藏書之盛極于一時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一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歐陽詢嘗被命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書至今行之

廣川書跋曰書必托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于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常

藝寶

八卷十六

六

是絕藝蓋其所寄者心耳論者謂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闌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出于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白篆書世不復傳今收其行章草可見知畧無勁敵非虛語也
聖楷曰大小歐陽爲子潭州人然問之潭州人無一知者亦大可歎也湖南書法久絕卽神禹碣北海碑巍然峙于嶽麓尙不辨爲宋以後重刻現其他手嘗改古法帖譜系有虞曆長沙帖爲承相劉

沈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錢希白模刻于觀齋者亦謂之潭帖此外又有長沙別本私第本新刻本俱稱墨妙蜀人秦子明摹之練兵於長沙日乃買石摹刻傳寶月古法帖十卷載題黔江其時刻石者爲潭人湯正臣併二子仙芝霧芝黃山谷跋秦氏所置法帖云湯正臣父子皆善摹刻得于手而應于心近古不用筆意鑒乎當時刻工尙有如此妙手何今荷之不相及至此耶董思白太史云歐陽信本有楚辭諸帖刻于長沙今亦未聞然則

藝寶

八卷十六

十九

今人不及古人且併令古人遺蹟亦與寒煙同滅沒可勝歎哉

帝豫

帝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署詞授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詩，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豫曰：「符、梅、福、上、書、議、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入為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汗詔，道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為樂書令。前

楚寶

卷十六

三

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遂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遜逃名相。甲乙出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祥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理，欽明列科防俗為之改，豫清直，無欲當官。

不為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欽飲已，即薨，勿久留，以贖公私，賞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文詩人之冠冕也。」第晉亦以文名當時。

唐二公主考

聖楷按：安樂公主，中宗幼女，帝起房陵而至生，解衣以祿之名，襄兒妹秀，辯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崇

楚寶

卷十六

三

訓帝復位先，豔動天下，侯王稱臣，多出其門，當自為制，勅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又私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至府官屬先濫，帝請昆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明池，延袤數里，以抗之。崇訓死，至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後，臨淄王誅韋后，至方覽鏡，作篇為亂兵所斬。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崇國夫人死，后巧至為道士，以幸，雲福久之，至衣紫袍，玉

帶折上巾與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
爲武官何遽爾王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
薛紹尚之紹死后殺武攸暨妻以配王至方額廣
順沈敏多權畧武后以爲類已頗得預審謀中宗
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後卒以謀廢太子賜
死于第

楚寶

卷十六

二

李邕

李邕字泰和其先江夏人父善淹黃經籍梁顯慶中
兼沛王侍讀注昭明太子文選邕少知名謁特進李
嶠願讀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
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與篇隱帙了辯如
響邕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
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
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
曰璟所陳社稷六計陛下常聽石色解卽可璟奏邕
楚寶 八 卷十六
出武讓曰子位卑一忤奇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
不傳中宗立鄭善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
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譏今籍籍皆
言善思馮詭說妖祥陛下不知復見驅使孔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善思術可
致氏生則夷楊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
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
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子寶且各獻其至永有天

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解聖者臣親所以行
皆在人事故睦九族不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
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於震東之出為南和
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
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遷戶部員外郎岑義崔湜惡
崔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
水同被禮遇義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為
戶部郎中張廷珪為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乃援邕
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陰譟左遷拾州司馬起為陳
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詞賦帝悅然
矜肆自謂且宰相也素輕張悅與相惡會仇人告邕
贖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
至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
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患聞身不
新生北郭碎首不受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而里不
用嬰兒還晉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
疆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
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誅

溫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
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職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
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當斧
以代邕死邕與邕生不欸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
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忠義也
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
政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會息北郭之迹
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
敢煩有司望天后土實聞臣言苛吳楚反漢得劇孟
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數舍垢之
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岱宗天地
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為知己
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
以成陛下下矜能之慈疏秦豈得戒死貶還化尉流
嶺南邕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
惡如讎不容於衆邪安切齒諸儒側目頻遠觀刑
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息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
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何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

倭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幸無一
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諍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
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
五日氣息奄奄惟史是聽事吏口迫邕手書貸人
蠶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奸賊於時歷朝堂
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開泣血去國投骨榮
永無還期妻顧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帝遂朔
骨糞沙壤成邕風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
計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

楚實 卷十六

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
詔勿劾後歷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
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
名目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
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譏媚不得留出為涪
人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
獄邕當遺勣馬故古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
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
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夷就罷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

時貽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
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謝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
李北海盧藏用密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
傷之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

杜甫八哀詩江夏李公邕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
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
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
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于闕左門

楚實 卷十六

碑版昭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
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狙
豕事故吏去思計聘疎已皆虛跋涉會不泥向來
映當時登獨勳後世豐屋珊瑚鈞麒麟織成罽紫
驕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未濟
衆隨賄給美擬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泉
嗟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
秋晏霽忠貞貧窶恨官闕深旒綴放逐蚤聯翩低

重困炎瘴。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不暇。
 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風標文侯簪。終悲洛陽。
 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噴伊苛臨。
 滯亭酒酣託。未契重敎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
 到後蘇指畫。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懸是。
 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腕爭。名古豈然鑣。提款不閉。
 例及吾家詩。曠懷氣。騷慨。嗣真作。香鑒玉山。
 桂鍾律。儼高懸。鯨鯢。逍遙坡。施青州。血燕沒汶。
 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孺子孫存。如綫舊客。

舟疑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前。詠六公篇。愛。
 來。豁蒙蔽。聖。權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
 李邕。撰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張。
 東之等。各為一章。秋丞相為一章。
 唐志曰。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辨。文章書翰。號翰。
 林六絕。
 書法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
 冰謂之書中仙。手。
 聖楷曰。李北海邕之先。自高陽。係。就。至六世孫式。

仕晉為侍中。皆居江夏。其後孫元哲。乃徙廣陵。元。
 哲生善。善生邕。邕之再居江夏。不可知。然新唐書。
 儒學傳曰。曹憲。揚州江都人。始以梁昭明太子文。
 選授諸生。而同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
 授。於是其學大興。按此則善與邕。仍當係之江夏。
 作江都者。非也。又李白題江夏修靜寺曰。我家北。
 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
 留青草。琴堂。素塵。不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注。
 云。此寺是李北海舊宅。今修靜寺在洪山西麓之。

東。董宗伯其昌曰。長沙嶽麓寺有李北海碑。李。
 江夏人。其為楚書碑。惟此又曰。北海在當時。特以。
 文名後。乃為書所掩。
 聖楷又按。晁氏讀書記云。李善。江夏人。高宗時。為。
 弘文學士。博學經史百家。無不備覽。而無文時。入。
 謂之書。簞當為昭明文選。輯註。博引經史。釋事。而。
 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子。邕。邕無言。善曰。非耶。爾。
 當正之。於是。邕。要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今釋事。
 加義者。兩存焉。

杜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年，獻《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餐廟》及《郊甫》、《泰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追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

變贊

卷十六

三

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自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之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養延闕，宰相張鎰曰：甫若細不妄，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憐，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

而相

而相之，觀其深念至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延蘭託瑄門下，貧疾，皆老依倚，為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數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覲陛下，索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近許激遠，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難窶，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饉，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

變贊

卷十六

世

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侯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躁傲，謔嘗醉，登武牀，履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

十。九。甫。臆。放。不。自。校。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
李。白。齊。名。時。號。李。杜。當。從。白。及。高。適。遇。汴。州。酒。酣。登。
吹。壘。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冠。恥。挺。節。無。所。汗。為。
歌。詩。傷。時。挽。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新。唐。書。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
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搗。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
競。相。襲。公。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特。准。者。質。反。
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
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祇。餘。

楚寶 卷十六

錢。高。利。殺。沽。巧。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
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元。稹。唐。工。部。員。外。郎。杜。君。墓。銘。敘。曰。子。讀。詩。至。杜。
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
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
緝。拾。選。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焉。
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

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淫。民。謳。歌。輒。
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相。
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
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簡。遠。指。事。
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安。作。建。安。之。後。天。下。
文。士。追。羅。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梁。
賦。詩。故。其。道。文。壯。飾。抑。揚。寬。哀。存。離。之。作。尤。極。於。
古。晉。世。風。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
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

楚寶 卷十六

寫。性。需。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
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
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
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
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
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
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機。英。備。至。於。子。美。蓋。
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
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

兼人入之所獨專矣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
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
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次也至若鋪陳終始
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
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
翰况堂與乎予嘗欲什拆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
為之准特病懶未就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
柩襄耐事於偃師次於荆雅知子愛言其大父為
文拜予為誌辭不可絕子因係其官聞而銘其卒

楚實

卷十六

世四

瑩云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藝余
於瑩依藝生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
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
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官屬京師
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
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
部員外參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
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
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

藝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
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
亦足為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
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
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聖楷曰杜子美卒塋時地元積叙之甚詳今楚志
云杜甫墓在耒陽可刪但子美生於楚塋於洛人
多不解其故宋延清祭審言文亦云藏君齒髮於
緱山之曲緱山首陽皆在偃師縣蓋耐祖以塋自

楚實

卷十六

世五

是杜氏家法觀杜征南遺令可見
宛委餘編曰偶閱張伯雨贈紐憐太監詩跋云曾
疏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
皆列祀典又為甫請得賜諡曰文貞虞奎章集紀
其事按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諡
文貞亦出奇聞

襄陽、
得浩然疾、
癰發背、
且愈、
相得、
飲甚、
眠情、
安、
適、
食、

卅六

卅七

鮮疾動終于台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
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
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于選部聚
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浩然凡所屬綴
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爲文不逮意也流落既
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數求四方往往而
獲旣無他事爲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
思覩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
一十八首分爲四卷云

皮曰休野州孟亭記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抱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

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于毫釐也稱是者
泉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
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爲士之道亦已
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曰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
視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喟歎七子思仲尼
則思有若否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
生貌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刺
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請之果以文見責則先
生之貌縱視矣先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

楚寶

卷十六

賈

賢者之名趨厥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
以先生姓曰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
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聚書字曰貴况以
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
祀之獎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
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能微立而爲文咸通四年
四月三日記
符載從樊漢南爲鹿門孟處士求修藝賡夫仁義
揚顯爾德之充也惠慈被幽昧仁之原也竊見故

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霧冲粹仗儒傑立文寶貴重
價吞連城一旦殞落亂替陵蔑吁嗟丘隴頽陷荒
圃形或異斧高不及隱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日
辨覺佛寺峴首亭恭觀明公垂意拳拳將慕文表
隧封起窻空閨境緇紳暫開嘉聲風動興感階至
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尊貴若流今閣下外迫軍
旅程使之劇內勞賓客俯仰之勤索耗星歲未遑
指顧常恐旦夕飛踐廊廟纏綿深旨贊紆不寫則
處士之風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好事者乘而射

楚寶

卷十六

賈

之孤負風志矣伏惟閣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除
惡彰善發於鄉黨割省庶務凝神器刻盼睞官屬
望則首尾實足以副士林之翹翹慰驛魂之冥冥
事闕教化不至名譽伏惟慮之始終幸甚
聖楷曰世稱孟浩然以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之句見擯于明皇故坎壈以終其身予觀浩然習
別王侍御維詩有云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常
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是其胸中原不作富貴想
而獨于友朋之間有似悲似憤者豈得以世情測

量之哉故王維送其歸襄陽云杜門不復出久與
世情疎以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
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劉希夷寄江
滔求孟六遺文云南望襄陽路思君情轉親偏知
漢水廣應與孟家隣在日食為善昨來聞更貧相
如有造草試一問家人嗟手浩然有如此良友亦
可老死鹿門無憾矣况其流風餘韻起人咏思又
有王士源符厚之之輩乎交情雅道誠曠世而一
覩也

楚寶

卷十六

早

鍾退菴曰浩然詩當于清淺中尋其靜遠
可故作清態飾其寒窘為不讀書不深思
若右丞詩雖欲竊其似以自文不可得矣此王孟
之別也

楚寶卷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英沙馬下第較訂

文苑

岑參

岑參江陵人岑文本之曾孫也天寶三載進士釋褐
率府兵曹參軍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甫薦之
轉左補闕累遷侍御史出為嘉州刺史屬中原多故

楚寶

卷十七

乙

卒死于蜀有集八卷行于世

京兆杜確序畧曰南陽岑公蚤歲孤貧能自砥礪
編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志尚切其所
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於常情每篇絕筆則人
人傳寫雖問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吟習焉後之
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
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
殷璠曰參詩語奇體俊意亦造奇至如長風吹白
茅野火燒枯桑可謂逸才又山風吹空林颯颯如

有人室稱幽致也

冕氏讀書記曰岑參文本之喬孫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府為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歸于蜀至德中裴垣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立時輩所仰可以俸獻替之官云
聖楷按岑氏其先為南陽人自祖善方徙襄陽更徙江陵故唐書以岑文本為江陵人不復係之南陽矣其後岑長倩封鄧國岑義封汝南隨相繼誅

寒實

入卷十七

滅子孫里散故參著感舊賦云去鄉離土隳宗破族雲雨流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江潭之竹或投于黑齒之野或竄于文身之俗又自叙云十五隱于嵩陽則不定于南陽益可見彼作南陽者或以其居無定址仍以舊土稱之其其實非也

蔡母潛

蔡母潛字季通荆南人開元十四年進士由安壽縣尉入為集賢待詔遷右拾遺終著作郎集一卷
蔡母潛還安壽尉李頎以詩寄之曰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梗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殷璠曰潛詩屹崿峭嶮善寫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希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歷

寒實

入卷十七

代未有荆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
聖楷曰潛詩如冬夜寓居寄儲太祝自為洛陽客夫子吾知音畫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奈何離君夜果身悲空林愁坐至月上復聞南陸砧深幽古與可謂初盛之音又如春泛若耶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路入谿口際夜轉西窗林月低向後妙語妙境心手俱閒如此等詩真不厭百回讀也

薛據

薛據荆南人仕至太子司議郎
殷璠曰據為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自傷不
達因著古興詩云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
君不舉功成歎何及怨憤頗深至如寒風吹長林
白日原上沒又孟冬時短晷日盡西南天可謂曠
代之佳句

崔驥送薛據之宋州詩云無媒嗟失路有道亦乘
流客處不堪別異鄉應共愁我生蚤孤賤淪落

裴賈

卷十七

此州風上至今憶山河皆寄遊一從文章事兩京
春復秋君去問相識幾人今白頭

張子容

張子容襄陽人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開元元年登
進士為樂城令

孟浩然送張子容進士舉云夕膳山炤滅送客出
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岐路言茂林子偃息喬木
爾飛翻無使谷風請須令友道存按此詩可證

子容為襄陽人又子容送孟六歸襄陽亦有常懷
故園意題與孟家隣之句

升菴詩品曰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

裴賈

卷十七

五

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極相似
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聖楷曰張子容詩不多見如春江花月夜林花發
舉口氣色動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

石潭裏安炤浣紗人清婉簡妙與張若虛之長篇
排宕可稱勁敵又如泛永嘉江日暮迴舟詩無雲

天欲暮輕鷗大江清歸路煙中遠迴舟月上行傍
潭窺竹暗出曉見沙明更值微風起乘流絲管聲

俱雅雋之作

張繼

張繼字懿孫，襄州襄陽人。大曆末檢校祠部員外郎，分掌財賦於洪州集一卷。

聖橋按張繼為襄州人，載唐藝文志，今詩人爵里作兗州者，誤。世傳誦繼詩，止楓橋夜泊一絕，然其五言絕如調輿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七言絕如紫陽宮女捧丹砂，王母令過漢帝家。春風不肯停仙馭，却向蓬萊香杏花。五言排律如送判官往陳留，齊宋分巡地，頻年此用。

地實

卷十七

六

兵女停襄邑，杆農廢汶陽。耕使者乘輅去，諸藩擁節迎。深仁佐君子，薄賦卹黎氓。火燎原猶熱，風搖海未平。應將否泰理，一問魯諸生。皆深於此與，切於事理佳句也。楊太史慎曰：國語室無懸耜，野無輿草，尉繚子兵法耕有春懸耜，織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繼詩：女停襄邑杆，農廢汶陽耕，蓋祖尉繚子之語。

衛象

衛象江陵人。大曆間為長林縣令，與丞司空曙、厚善，官至侍御。

楊太史慎曰：衛象吳官怨云：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開，潮聲夜落千門。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此詩與王子安滕王閣詩相似。少誦之，知為初唐人無疑。而未有明證，偶閱李嶠集，有詠衛象餽絲結，知為巨山同時高棅。

地實

卷十七

七

選唐詩乃收之晚唐，不考之甚矣。聖橋按李嶠、長林令衛象餽絲結歌，小題用七言，歌體甚奇。予友鍾伯敬選入詩歸歌云：至人瑠盤盤，素絲寒女春。春子悲答乃，假使餽為之。八珍重，杳失顏色。手援玉節不敢持，始狀芙蓉新出水。仰折重衣傾萬葉，又如合歡交亂枝。紅葦向暮花參差，吳蠶落繭抽尚絕，細縷纖毫看欲滅。雲髮垂倭鬢，繡囊並茱萸。結我愛此絲，巧妙絕世無。為君作歌陳坐隅。

鮑防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養志於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職方員外郎，節度行軍司馬，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入禁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為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郊、葉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覆診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

楚寶

人卷十七

中獨孤，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歎，防後授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敵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聖楷曰：蘇頌撰鮑防碑，為河南洛陽人，與唐書本傳不合。然于致仕下，又云徙家東周，豈防先世洛陽而後寓于襄州至防而又徙歸于洛耶？且碑銘止稱其蒞官行已一語，不及于詩何也？今從唐書。

朱放

朱放字長通，襄陽人。隱於剡溪，曾王泉鎮江西辟節度參謀。貞元初，召為拾遺，不就。詩一卷，載唐藝文志。聖楷按：朱放文獻通考作朱倣，乃宰相朱朴之後。萬首唐詩選其五言絕十首，惟銅雀妓、亂後經淮陰岸、與別李季蘭三詩可誦。別李季蘭云：「古岸新花開一枝，牽傍花下有分離。莫將羅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腸斷時。」李蘭女伎，見藝文畧。高仲武中興問氣集，甚稱其詩。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

楚寶

人卷十七

五言之嘉境也。有寄朱放詩云：「望水試登山，山高湖又濶。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鬱鬱山木青，綿綿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朱放亦有刻難行却寄新別者詩：「潺湲溪溪上，自此成離別。迴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雲。頻行識草樹，漸老傷年髮。惟有白雲心，為向東山月。二詩皆怨別，而又同一韻，或亦為答季蘭作耶？」按：刻銘在紹興府嵊縣剡山下，秦始皇東遊時，鑿此以泄主氣，漢剡中地。

戎昱

戎昱荆南人唐至德間以文名登進士第京兆尹李
鑾欲以女妻之令改姓昱歸焉衛伯玉鎮荆南辟為
從事德宗建中中歷辰虔二州刺史

雲溪友議曰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
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
聞有一卿能為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
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
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

楚寶

卷十七

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
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
戎昱詩也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
便與郎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其咏
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
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
誰為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
卿遂息和戎之論
唐本事詩曰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罷

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思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

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為歌
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
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
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
令更哀待命帝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
君名士留情罷妓故何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
乃十首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應之其詞曰仍去春
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紫離情黃鶯久住誰相識欲

楚寶

卷十七

別頻啼四五聲又曰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頓遽命召焉戎使君豈
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之什也
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慙勤好
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
立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軀愛為己之嬉娛
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入之地遂多以緡帛贈
行以書遞謝於零陵之守也
晁公武讀書記曰戎昱有集三卷初李義廉察桂

楚寶

卷十七

七

林○月○夜○開○隣○居○吟○咏○之○音○清○暢○遲○明○訪○之○乃○豈○也○
 卽○廷○爲○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發○知○其○意○卽○贈○之○
 吳○感○作○賦○詩○有○恩○合○死○前○酬○之○句○後○歷○辰○虔○二○州○
 刺○史○又○書○錄○解○題○曰○其○侄○孫○爲○序○言○弱○冠○謁○杜○甫○
 于○清○宮○一○見○複○遇○集○中○有○哭○甫○詩○世○所○傳○在○家○貧○
 亦○好○之○句○豈○詩○也○
 聖○楷○曰○戎○昱○亦○中○唐○妙○手○惜○其○氣○格○稍○弱○耳○然○咏○
 史○諸○作○見○賞○于○帝○宮○人○才○子○之○稱○不○足○多○也○且○又○
 有○聞○歌○而○贈○侍○兒○返○愛○妓○者○詩○至○戎○昱○不○可○謂○不○
 得○力○矣○其○在○家○貧○亦○好○乃○長○安○秋○夕○題○姚○鉉○選○入○
 文○粹○全○首○云○八○月○更○漏○長○愁○人○常○起○蚤○閉○門○寂○無○
 事○滿○地○生○秋○草○昨○雷○西○窓○夢○先○入○荆○門○道○遠○客○歸○
 去○來○在○家○貧○亦○好○

楚寶

卷十七

七

柳○識○字○方○明○襄○陽○人○柳○渾○同○母○兄○也○工○文○章○與○蕭○穎○
 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劍○端○往○往○請○極○雖○
 趣○尚○非○博○然○常○時○作○者○伏○共○簡○拔○渾○亦○善○弱○文○但○沈○
 思○不○逮○於○識○云○識○官○歷○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
 聖○楷○按○柳○識○文○雅○琴○會○記○屢○見○選○本○如○贊○皇○公○絃○
 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逆○爲○伯○不○妄○爲○
 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
 風○猶○寒○是○日○覺○暖○又○如○自○撲○散○爲○罷○真○意○在○琴○與○
 衆○樂○同○出○于○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
 名○爲○樂○獨○偶○聖○賢○皆○記○中○妙○語○惜○多○錯○落○不○可○盡○
 讀○

董挺

董挺字燕中武陵人元和中為荆南從事有武陵集一卷載唐藝文志

劉禹錫董氏武陵集序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于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具達于詩者能之工生于才達生于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脩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于心默掃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畫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奇

董實

卷十七

十四

如搏翠屏浮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絲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實得乎生名挺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為鑑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鵲羣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叶為新聲當時以所與遊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韋杜高饒如包李鮑結迭以章句揚于當時末路寥徙值余歎甚因相謂曰間者身以延尉屬于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臥于武陵逮今四載言未信于世道不施于人寓其性懷播為吟咏時復發笥紛

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嘗號知我盡表

而志之為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文章之助義得而言我故微而難能境生干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尸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于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偶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固朝因之繁然復興黜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有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安濟為任不服羈人于文什之

董實

卷十七

十五

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奇以變曲夜諷之職寐寧無紀則董生貧臥于蒿土也其不得于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許渾

許渾字用晦，困師之後，太和六年進士，為當塗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為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睦郢二州刺史，嘗分司於朱方。丁卯間，自編所著，因以為名。一云：丁卯者，其所居之地有丁卯橋故云。

書史曰：許渾以烏絲欄手自抄其詩，一百篇為集。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

楚寶

卷十七

七

聖楷曰：按晁公武讀書記，渾乃許圜師之後，則渾當為楚安陸人。今作丹陽者，或避地寓居其間耳。大抵詩人爵里既不見，算于國史而邑乘之紀載又多承謠舊說，如此之類，未易悉舉。又有籍係楚人而姓氏不甚著，無事實可攷者，吾懼其久而益湮沒也，併附見之。

費昶江夏人，善為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清拔，有足嘉異，可賜絹十疋。黃閔武陵人，博學，善屬辭，嘗撰沅志，精覈可紀。唐

章懷太子為親國志多采其說

毛欽一，荊州長林人，長林今荊門屬縣。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為名。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鬼神趣，隱不仕，有文集行于世。孟瑄，郴州人，唐元和間五年，崔樞知貢舉，試洪鐘待攷賦，舉進士為韓愈所重，贈之以文。瑄所著有嶺南異物志。

楚寶

卷十七

七

章孝標，襄陽人，元和間下第，作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連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雍陶寄襄陽章孝標詩：青油幕下白雲邊，日天空山夜夜泉。聞說小齋多野意，枳花陰裏麝香眠。劉昭禹，桂陽人，為湖南天策府學士，有集一卷。廖匡圖，衡山人，為湖南從事，有集一卷。

李羣玉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詩自適。詩筆妍麗，才力遒健，好吹笙，慕急就章，食鵝親友，強赴舉一上而止。裴休廉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為相，以詩論薦羣玉，乃詣闕進詩三百篇，表曰：草澤臣羣玉言。臣宗緒凋淪，丘壑賤品，幽沉江介，分託漁樵，伏遇皇帝陛下運屬昇平，率土歡泰，沐雨露膏育之化，在薰風長養之間，願同率舞之誠，遠迓越裳之貢，頃以鼓腹動華之代，怡情林泉之隈，涵泳皇風，殆忘

卷十七

七

楚寶
仕進以致年踰不惑，病恙羣侵，但慮寒餓江湖之濱，與枯魚涸鱗為伍，膜目黃壤，虞謝文明，是以徒步負琴遠至，禁下謹捧所業，歌行古體七言今體五言今體等合三百首，謹詣光順門，昧死上進，伏以卿雪在天，草木五色，廣野之氣，燭為祥煙，照照含生，盡躋壽域，白日亭午，物無斜陰，方今風后提衡，庶尹成績，恭言諸侍從之列，皆嚴徐班馬之倫，凡在墨客詩人，詠歌聲明，文物不服，何議諷刺，興於筆端，臣所貢前件歌詩，以居任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握情，情蘊

類之

類之餘，過於諷野，天文不到，徒窺星漢之高，滄海攸鍾，豈阻黃汗之陋，然則樊桐不爆，俄成曲哭之，煙埋劍無光，永作幽泉之鐵，已濮下調，塵觸天聽，螻蟻之微，伏待刑戮，謹拜表陳獻以聞，無任焚灼，傾越屏營之至，延獎口宣勅旨，卿所進歌詩，異常高雅，朕已遍覽，今有少錦彩，賜卿安領，取夏熟卿比平安，安好大學士僕射令狐綯狀曰：羣玉苦心歌篇，屏迹林壑，佳句流傳於眾口，芳聲籍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絕名利，當文明之盛代，安僻搜羅，俾典校於瀛洲，佇光

卷十七

七

志業臣等今日延英已面陳奏狀，伏奉聖旨，令典一文學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弘文館校書郎，未審可否，讀具奏聞，伏聽勅旨，上即允其奏，制詞曰：李羣玉放懷丘壑，吟咏性情，孤雲無心，浮磬有韻，吐妍詞於麗則動清律，於風騷冥鴻不歸，羽翰自逸，霧豹遠跡，文彩益奇，信不試而逾精，能久幽而獨樂，念其求志可，以言詩，用是繫維，俾之刊校，可守弘文館校書郎，未幾解任，歸澤陽，經二圮廟，題詩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

中羣玉疑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
年之兆時潯陽太守段成式志其事二年後果卒於
洪井段以詩哭之云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
男女累誰哭到泉臺又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
世宣宣明時不作禍衡允微畫公卿歸九泉羣玉所
著詩三卷後集五卷載唐藝文志

聖楷曰李羣玉事蹟難見晁公武讀書志尤逸初
詩話中子稍刪補之成傳五代周朴云羣玉十名
冠李唐投詩換得校書郎子歎羣玉詩換校書郎

楚寶

卷十七

三

比之玉○雜以○蠶○輪○袍○奪○解○者○遠○甚○雖○然○使○維○不○遇
峻○王○亦○一○伶○人○耳○羣○玉○不○得○裴○相○國○爲○之○汲○引○安
知○不○與○浩○然○同○放○斥○哉○詩○人○黃○鳥○之○章○所○以○不○恥
夫○後○車○也

崔道融

崔道融荊州人官永嘉令有申唐詩三卷

唐詩紀事曰崔道融荊州人自號東甌散人與司
空圖爲詩友

陳氏書錄解題曰唐荊南崔道融有東浮集三卷

自稱東甌散人乾寧乙卯永嘉山齋編成蓋避地

於此今闕第十卷又撰唐詩三卷皆四言詩述唐

中世以前事實事爲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

篇

楚寶

卷十七

十一

楊升菴太史曰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
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予
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
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
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客易莫催殘

曾松

曾松字夢發，衡陽人。學貫，為詩。昭宗天復初及第。王希禹、劉象、柯崇、鄭希顏同榜。皆年七十餘。時號五老榜。各授校書郎。有第三卷。

據言曰：昭宗天復元年，敕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父在名場者，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棟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曾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

楚寶

卷十七

世

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禹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

聖楷按：陳光問，長沙茶陵人，讀書需巖山中。年近六十，忽有雙鶴鳴舞其友沈彬曰：必登雲兆也。是歲果同曾松登第，為五老榜。然考松之年，在諸老中為最少。其授官亦各異，不得縣以五老稱之。詩入爵里不載，陳光問似欠考。又晁氏讀書記以松為舒州人，亦誤。

劉棗疆

劉棗疆，襄陽人。或傳其名為言。唐時曾辟為東疆令。故以邑呼。善為詩，美麗恢瞻。與李賀齊名。王武俊鎮冀州，敬重之，辟為從事。辭不應。嘗觀武俊射鴨于蒲稗間，一發疊中。武俊曰：俊之伎，先生之詩，可謂文武之會矣。曷賦一詩？言即于馬上賦射鴨歌。武俊喜甚，表授棗疆令。固辭不受。隴西公夷簡節度漢南，復聘為賓，卒于襄陽。觀人劉永高述其事以告。皮日休曰：休為撰墓碑。

楚寶

卷十七

世

聖楷曰：劉棗疆射鴨歌，今皆不傳。然猶幸託日以傳其事。古詩人之泯滅，無聞者，又可勝歎哉！抑王元美先輩有云：世之于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于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乃今有幾知韻語便自命千秋，旁若無人者，欲何為哉！

卷十七

四

卷十七

外反

乎流為樂為土鼓為古樸以泄其和聲乎夷為都邑
以興官廟坎為滂池以澤生植乎祀為壇壝乎寢為
井葛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為否用惟速化
為百工之用慎毋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毋堅為
金鐵以作貨起爭悞毋滿為醴泉以味乎譎口慎毋
禱為城社以狐鼠惡妖悞毋僻為良材以雕斲傷性
慎毋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襲嗚呼介而為石使之服
言舒而為頤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
命亟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凡聞而來歸兮視不汝醜

楚實

卷十七

廿六

在口吻而來趨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
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
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
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文乎文乎有鬼神
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

撫言曰唐荊州衣冠戴漢家歲解送舉人多不成
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為破天
荒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
書畧曰三十年來自是人麻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陳氏書錄解題曰文泉子十卷唐中書舍人長沙
劉蛻復愚撰自為序云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
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奇太中四年進士其為西
掖在咸通時

聖楷曰劉蛻或以為桐廬人或以為射洪人射洪
在蜀桐廬在浙何相懸遠若此攷之文塚在梓州
即今潼川州也射洪為潼川附邑豈蛻生於桐廬
解於荆南而老於射洪耶然文塚自稱長沙劉蛻
則又當為長沙人嘗見別記云蛻蚤以文學進士

楚實

卷十七

廿七

其父戒之曰任汝舉進取窮之與達不望于汝否
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
所適蛻後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
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由此觀之蛻之父
泛宅浮家隨地皆可繫籍固其素願然也

王璘

王璘，長沙人，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魯事廉問湖
南，特表薦之。于朝先是試之，于使院璘請十書吏皆
給筆札，璘珍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策不停綴，首題
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三十
首，時未亭午，忽風雨暴至，數幅為迴風所卷，泥滓露
漬，璘復另構十餘篇，約已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
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
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

楚寶

卷十七

廿八

一介召之，璘意在治激，曰：請候見帝，舉大怒，亟命奏
解萬官科。璘杖策而趨，放曠，孟酒間一日與李羣玉
相遇，戲楚玉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
待之甚淺，因相與聯句。羣玉破題授之，璘畧不佇思，
至芍藥花開，苦蔭而樓欄葉散，夜叉頭羣玉始屈。
聖楷按：日試萬言科，即百篇科也。故崔魯事云：萬
言不在試限。唐吳士孫贊嘗舉百篇科，皮日休贈
以詩云：百篇官體喧金屋，一日官衙下玉除。陸龜
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此

科不知創自何代，宋初亦無定制。崔求應者，即命
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
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雲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
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優成
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
者，約此題為式。

楚寶

卷十七

廿九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乃退。越州之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發篋，策萃繁如薮，海因名其書曰《文戴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戴焉曰：「上第，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亦知耳。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喪，作堯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傷於宏奧，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賦。

楚寶

卷十七

手

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大樂既止，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兩廣庸賦，儒我左氏，作春秋夾疑，其餘碑銘贊頌，論議書序，皆上剔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末，俾親之，竊悅于口也。亦由食魚遇鮪，持肉偶膾，皮子世錄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為十卷。覽者無誚矣。又請孟子為學科書，曰：「聖人之道，不遇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不率乎。」

子者則聖人之盜也

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揚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具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睜睜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與，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歆，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

楚寶

卷十七

世

外其大，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誇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請命有司，去莊列書，專以孟子為至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咸通十年，崔璞守蘇，辟日休為軍事判官，與陸龜蒙為友，著鹿門隱書數十篇。子光業，字文通，為吳越相孫燦官鴻臚寺卿。

晁公武讀書記曰：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

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配東出關為毘陵副使陷巢賊中遽為讖文疑其讖已遂害之有文數十卷

老學菴筆記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齊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元業為吳越丞相父燦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

楚寶

卷十七

世三

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傳史頗詳孫使客在仁廟時休亦通顯乃知小說繆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龔美雲謗于泉下

胡曾

胡曾邵陽人長於少幹後晉天福間應舉不第高駢鎮四川辟置門下時南詔叛乘傳入川辭肯不遜者幕客各撰書答之曾云四方之於中國猶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趨東海天地尚不能違况於人手聯盛釋之凡牋奏皆出其手撰安定集十二卷詠史詩一百首共三卷

陳氏書錄解題曰唐邵陽胡曾詠史詩三卷凡一百五十首曾咸通末為漢南從事

楚寶

卷十七

世三

楊升菴詩品曰胡曾詠史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亭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銷十九年此詩全用杜牧之句慎少侍先師李文正公公曰近日兒童村學教以胡曾詠史詩入門先裝了聲口矣慎曰如蘇蘇武一苗亦好公曰全是偷杜牧之閒胡笳詩退而閱之誠然然曾之詩此外無留良者杜胡曾墓在邵陽永成鄉地名秋田

廖融

廖融字元素衡陽人隱衡山與任鵠凌嶠王正己相
友善皆一時名士也王正己贈之詩曰病起坐當秋
閣迥酒醒迎對夜清寒爐中藥熱分僧飲枕上琴
閑借客彈左司諫某贈之詩曰未向滌園為傲吏
明代作徵君傳家變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
兩小舟橫別浦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為蒼生
休戀耕煙楚水清融不樂進取不苟勢利乃獨耽
山水自為詩有曰雲穿樹蘂壓鰲魚船又夢仙

楚寶

人卷十七

廿四

詩曰琪木扶疎係祥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
搖波影珠閣笙簫吸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
駕五雲車星移猶倚虹橋立擬就張鸞搭漢槎
卒刺史何承矩瑩之趙士鄭鉉誌其墓

荆湖近事曰廖融清居中更唱迭和宋太宗懲五
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曰豈知今日詩一似
大市裏賣平天官並無人問耶又贈僧詩甚多嘗
曰僧是詩家奴一人贈一篇且帶圖行東西南北
耳

廖凝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夙學邁德隱居南嶽時登眺
融峯頂而石膚天柱芙蓉華蓋舉目蠻胸煙雲往
奇葩異卉觸思成韻一時詩人盡屈其下南唐王
景平馬氏之亂遣使聘之凝初不屈後江南交構
亂劇賊蜂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以遺吾名孰如
義而仕以存吾宗之為愈遂出為彭澤令慕陶元
之風或采菊南山或種柳江村陶然自樂委心去
畧無凝滯其詩有曰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潤莎亭
放

楚寶

人卷十七

廿五

史衙其寄興者遠矣視篆未幾浩然長往嗒爾
昔淵明不以五斗米折腰吾何久為人役惻然若
下駒耶即解印綬衡山其詩有曰五斗徒勞自折
三年兩鬢為誰焦今朝官滿重趨去還挈來時舊
縣復聘起為連州刺史與門下侍郎張居詠右僕射
張延翰中書侍郎李建勳為詩友建勳遇雨遣之詩
曰江雪未散東風暖溟濛正在高樓見細雨綠堤
過入平蕪隔水時飛燕我有新詩與誰和憶君狂
愁難破昨夜南窓不得眠閣堦滴更燈坐又訪疑

山居曰野客相尋夜荒寒雲滿簷虛堂看向曙吟坐
共忘勞溪東聲全滅燈寒燭不膏他人莫相笑未易
會否曹凝辭刺史歸復隱衡山

聖楷曰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
黑全論又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擬鑿孤墳破
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刳墳賊耳按唐時衡山法
希最盛琳宮梵刹秀甲匡廬故高隱之士樂于栖
托如廖氏其最著者唐語林云衡山五峯下人多
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賈州幕府夜聞

絕句

卷十七

共

舟中吟曰野鵲灘西棹影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
憎迴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其所作
也或亦安貞敬紫之流歟

懷素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未
能遠觀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邈挹茲杖錫西遊上
國謁見嘗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
然心胸畧無疑滯魚腹素多所廣點士大夫不以
爲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
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
詩故叙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需豁
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

絕句

卷十七

共

侍郎章公陵觀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
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
盈老軸夫草書之作起於漢代杜虔崔瑗始以妙聞
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義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
以至於吳鵞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
楷精法詳特爲真正真卿蚤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
教以筆法資質劣賜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
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
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函挹規模則入室之

實拾子奚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
作不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
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澹
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豈曰寒猿飲水撼枯
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惟看激電流
字成只與盤龍走叙機格則有李御史舟云昔張旭
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
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蘓知名
吳絕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

楚黃

卷十七

廿

瘦離驪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
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惟狀貌合空
入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實
御史與云粉壁長廊數十間來小豁胸中氣忽然
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
列奔駒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動員
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
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諱旨激切理識玄奧固非虛
蕩之所敢當徒增愧與耳時大曆丁巳冬十月廿有

八日

書苑曰懷素與鄔形爲友嘗從形受筆法形曰張
長史私教形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
怪草聖畫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云
吾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又遇折筍之路一自
然真卿曰何如屋溜雨痕素起握真卿手曰得之
矣
陸羽撰懷素傳曰疎放不拘細行酒酣興發遇寺
壁里牆靡不書之貧無紙乃于故里種芭蕉萬餘

楚黃

卷十七

廿

株以供揮灑
國史補曰長沙僧懷素學草書自云得草書三昧
素筆堆積埋于山下號曰筆塚按懷素塔在衡
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于此草書旁有墨池
筆塚
聖楷曰僧詩妙自惠休草法精于智永下迄三唐
可謂盛矣然史家從未收入文苑予故捧其尤異
如懷素齊已始得附于卷末抑昔人謂解吟僧亦
俗愛舞鶴終卑若遇本色道人未免喫棒在

齊已

僧齊已姓胡氏。潭之益陽人。出家大潯寺。與仰山宗
師為同門友。後居西山。與方干鄭谷等善。有白蓮集
十卷。又外編十卷。

黃山谷集曰。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荆
州。延已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渚宮。莫問十五篇。
以自見。蓋已初捨俗入大潯山。然禪猛利。持律清
苦。晚歲索情於詩。遂作荊州僧正。以老
聖楷曰。齊已寓居嶽麓。謝進士沈彬再訪詩。去歲

楚寶

卷十七

早

來尋我。習題在薛痕。又因風。雪夜重宿古松門。五
有疑。休泣詩。無王且言。明朝此相送。被褥入桃源。
可稱。深宜孤。閉然其詩。全首最佳者。頗多如。創客
拔劍。遠戍。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雲何處。報入
思勇。尤尋常。事輕。離不足。論翻嫌。易水上。細碎動
離魂。秋夜聽。葉上人彈琴。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
聲入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湘水瀉和碧。古風吹
太清。往年廬嶽奏。今夕更分明。聽泉落石幾萬仞。
遠聲飄冷空。高秋初雨後。半夜亂山中。只有招聲

楚寶

卷十七

二

月更無吹葉風。幾曾廬嶽聽。到曉與僧同。酬元員
外。清洛碧嵩根。寒流白炤門。園林經難別。奈幾
株存衰老。江南日。淒涼海上村。閉來。臙朱。絨淚。滴
舊朝恩。鍾伯敬謂齊已詩。似有一種高渾。霧妙之
氣。翼其心。手誦此數詩。信非凡流。所可望也。同時
徐東野有云。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
愛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夫已公既
大根。器又得。為之師。資乃卒成就。一詩僧。枉
却此一番夢想矣。

楚寶卷十八

明 梁紹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王位較訂

文苑

朱昂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陂塘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纂唐父徐光與唐舊臣顏義李洙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長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

楚寶

卷十八

乙

號揚殆二十年後濤北寇徐光樂衡山之勝遂家焉後徙江陵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邀度好讀書入號之為朱萬卷昂為小萬卷昂嘗問行經廬陵至四品安用南為遠北遊江淮時劇世宗存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謂兄陳治亂方暑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州縣適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便安綏輯復適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

楚寶

卷十八

二

辭曰維稟氣兮清獨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瑣衣何散兮無裾務與懷于得喪寧動體手肯奮將使同方姬孔抗迹孫逖精篤廣漢心遊太虛傲朝曦兮南榮迴夕颺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繇是含頴懷精疑和習懿耄舒倫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無濫兮泉融珠潛輝兮川增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絲歎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睜煙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咸朝榮而夕落嗟響雷而鳴蜩始藏羆以有待因寄物而長

龍顧在首而為并束玄髮而未衰會名羆之有得與

釋耳兮相玄顧在足而為歸何坎險之罹憂欲効勤於豐亥思追踵於浮丘顧在服而為袂傳縉素而飭躬異化緇之色涅靈拭面而道窮顧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顧在地而為簞當暑溽而冰寒伊序輩之尚或胡寤寐以求安顧在觴而為醴不亂德而溺真體虛受之為羆革

蘭性以歸淳顧在握而為劍每輔衽而保裾殊鉛鉞之效用比劖刃而有餘顧在橐而為矢美答羽之斯

全。嘒。懋。勳。而。錫。晉。射。窮。墨。而。劍。燕。賴。在。體。而。為。襄。託。
鉞。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願。在。軒。
而。為。篋。貫。歲。寒。而。不。改。擬。介。節。以。自。持。廓。虛。心。而。有。
待。人。之。顧。兮。寶。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為。志。兮。璞。藏。發。
為。文。兮。霧。委。既。持。璵。兮。掌。瑜。復。擷。蘭。兮。執。芷。始。無。言。
兮。植。杖。終。倪。首。兮。鑒。振。襟。兮。自。適。觀。物。兮。解。順。雲。
無。心。兮。遐。舉。蘿。倚。翰。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况。玄。黃。
之。易。絲。人。可。汰。而。可。燬。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
人。何。五。罪。而。勿。飭。已。而。權。膝。清。肅。傾。懷。白。寬。樞。系。戶。

樂實

卷十八

三

華。兮。差。樂。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為。伍。仰。踈。籍。
兮。邀。歡。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綠。綺。
清。我。眠。琅。玕。周。旋。兮。有。則。徒。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
得。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
為。贊。昉。深。所。獎。賞。歷。宣。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
蓬。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宸。萬。人。劫。掠。軍。界。
昂。設。策。擒。之。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置。不。問。
蜀。民。遂。安。率。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嘗。
作。隋。河。辭。又。聚。淮。水。流。屍。三。千。為。塚。瘞。之。有。戍。卒。謀。

亂。昂。誅。其。首。惡。餘。黨。誅。誤。者。貴。之。遷。監。察。御。史。江。南。
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為。
峽。州。路。轉。運。副。使。改。庫。部。員。外。郎。端。拱。二。年。宣。秘。閣。
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
復。請。老。召。遠。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即。位。還。司。
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
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除。年。拜。工。部。侍。
郎。致。仕。遣。使。統。第。賜。罷。幣。給。全。俸。詔。本。府。歲。時。存。問。
章。奏。聰。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

樂實

卷十八

四

許。越。江。陵。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兄。命。坐。
恩。禮。甚。厚。令。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兩。
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緡。紳。榮。之。昂。前。後。所。得。
俸。賜。半。購。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閑。居。自。稱。退。叟。著。
責。理。論。三。卷。上。之。詔。付。史。館。第。協。以。純。謹。著。稱。仕。至。
至。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
弟。皆。著。壽。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
東。西。致。政。坊。又。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釋。氏。書。
晚。歲。自。為。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

裕先生

澠水燕談錄曰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候秋京還荆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京初閣筆清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林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第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諸宮二疏聖楷曰濂溪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

樂書

卷十八

五

未忍辭官此乃由委之語有道之言不可及也今之巧宦身說歸田心行增憲不至驅逐病尤不已豈得藉口濂溪哉嗟乎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人歸總為不知止足所誤耳陳亮客以知止二字名其亭可謂真喚醒矣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俊才太平興國中進士仕至著作佐郎嘗使江南撰洞庭賦徐鉉見之曰是木玄虛之流也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俠少終難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幣得錢輦歸家忽一緡

龜書

卷十八

六

自地起立良久而什聞者異之嘉正疾遶篤月餘卒年三十七

野客叢談曰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青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聖楷曰夏侯嘉正未遇時有劉童子者善命術為之推算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唯得清貴自餘俱弱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由此觀之非獨美事不可兼得即能兼得之亦有命在豈食求

躁進者之所能及乎大抵士人一有俗念橫據於胸中則其所為皆犯造物之所忌故不消折其年壽亦必盡喪其生平又何止一夏侯嘉正哉予交游中往往見其人可為深戒

張景

張景字晦之公安人少從河東柳開遊悉出家書與之嗜學益力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巖成紀李庶景與麗益聲華日振真宗詔有司計偕天下士景居前列調館陶簿坐累請全州尋為房襄二州文學參軍陳堯咨知其才薦為寶應簿淮島倉雜馮戾曠至景剪除之後通理真州事天禧二年卒所著有洪範王霸數十篇

張景

晁氏讀書記曰張景字晦之師事柳開學為古文

名震一時卒官至延評年四十九集二十卷有文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編并為之序聖楷按宋史柳開字仲塗大名人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宋開寶進士太平興國中上書願備邊用其後官歷八遷以卒門人張景為行狀集序集凡十五卷歐公嘗推宋朝古文白仲塗始葉水心亦謂柳開後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云

張君房

張君房安陸人宋真宗時爲著作郎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披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鍾華山楊大年爲閑令云世上何人號寂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最松紫微失却張君房晁氏讀書記曰張君房祥符中謫官靈海時聖祖降朝廷畫以秘閣道書付杭州俾成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

史

卷十八

九

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撰其蘊奧總萬餘條成書名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仁宗時上之聖楷曰張君房事無所考今安陸縣東黃店有張君房墓因編修雲笈七籤得著作佐郎其書至今行然不甚佳又撰乘異記三卷敘謂乘者載記之名異者非常之事蓋志鬼神變化之書凡十一門七十五事又撰勝說今皆未見

魏泰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子宣夫人之弟也章惇爲相欲官之不就作東軒筆錄碧霞腴漢南隱書自稱漢南處士有臨漢集二十卷黃山谷與之唱和極重之嘗和其旅懷見寄云歲華其將晚霜葉不可風生理魚乞水題心鳥飛空風塵化衣黑旅宿夢紅人言家無壁自倚筆有鋒轉蓬且半歲交臂各衰翁苟舟去日遠明月與君同露晞百年秋麟符萬事驚懷酒澹澹塞意霧空濛諸公尙無恙不見陳元龍

史

卷十八

上

米襄陽志林曰魏泰爲人無行而有口每稱章子厚泰旣不得志場屋數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性集括異志倦游錄碧雲騷又自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譏前人聖楷曰古今文士如魏泰者不少大抵皆恃才薄福不得於時者之所爲也終身埋壘以死又何怨哉因其多作僞書不得不收之爲後來改據者助耳

未帝

米帝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議
論。斷以已意。其辭發揚。踴厲。世儒所不能屈。為文務
崖絕。魁壘。要必已出。為工。悟竹。簡以竹。隸行。漆故。篆
籍。法。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
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甘。本。甘。露。降。其。上。蓄。王。謝
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
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帝。米。帝。之
印。米。帝。氏。米。帝。印。米。帝。氏。印。米。帝。元。章。印。性。至。潔。置

贊

卷十八

七

水其傍。數盥而不悅。未嘗與人同服。罷客請閱法書。
對設兩案。手為舒卷。觀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
嘗顧死作蠹書。魚游於金題玉璫間。而無害妙解音。
律作五音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
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為太平作樂之具。
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為二。以欺學
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
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
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竅鬼秘。無所逃形云。

贊

卷十八

七

又著天說。博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畫夜六
十圖。與潮汐大小。推援據六經。畫黜古今百家之妄。
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魏劉涓。長安
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
冠衣。名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
為元章也。晚為臨川王公。睂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
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
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
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為帝宸碧

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女
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合光
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
因號中嶽外史。崇寧間。置書學公。時在太常為博
士。因進上所藏書。若書皆不下一品。優禮答之。詔用
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就
除知無為軍。元章性好石。無為公解有奇石。元章驚
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為書畫學
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瘳

生於首即上書謝事不允卒於魏壽年五十有七
觀三年莖於丹陽長山下有白寫海嶽卷淨名齋圖
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子怪
其敘事多脫落故為搜剔舊聞補葺為中嶽外史傳
皆賀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
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子用為米元章傳
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米元章淨名齋記曰帶江萬里十罷百邑繚山為
城臨流為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地

楚賀

八卷十八

三

雲極倪而雲霞出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
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
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
西為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樓霞平林坡陀淮海
之域遠岫隱見滌酒之封洪流東招白沙之雲濤
如線大磧南絕中漆之鼎屬蔚起筆山之隙君裴
雙聳五州之外嶺千疊黃鶴實勢球于豆長
山異氣龍蠹于天晨曉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纖月
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雲饒春羣于西邪而秋

楚寶

八卷十八

古

留于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
南則杭以湖山鄣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嶽
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窮荒迢遞發周
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濬既淵
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馳各羣各
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
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
水天鑑湛而博望邛崃葭葦柳鳴而簪何投餌洪
鐘動而飛仙下疾颺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
効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韻松
梵羅密而霧光生陰霧合而太靈秀魂奇忽恍又
不可得而詳言之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
安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寄云京
塵汨沒興如何歸棹翩翩運祿蘿畫室生涯寄京
口滿床圖籍鐫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
北固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
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冀公之與余同此樂
也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覽吾勝者

得不爲吾賦乎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

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不皆筆金硯匣玉

鎮紙水滴名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

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

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

畫以硯匣鎖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

上與蔡京論書良哉召帝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

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帝書成

御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

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帝舞蹈以謝即抱負趨

出餘墨露清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

名不虛得也京奏曰帝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守漣水地接霽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以

美名人觀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憲使因往廉

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肥邑付公那得終日弄

石都不省錄罷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搢笏於左袖

中取一石嵌空瑤瓏峯巒洞天皆具色極清潤宛

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妹不顧乃

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之袖

最後出一石畫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

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環

得之徑登東去米以楊奪其所振惘然自夫者累

月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皴曰透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走一月

處家事作親朋別書畫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

梅木棺飲食坐臥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策更衣

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親僚舉拂示衆曰

宸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及期徧請親僚舉拂示衆曰

潤州鶴林寺有馬索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

卽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沉秀替以來生

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

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于寺之左

黃憲師是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

章衣積鼻白將硯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圖

二餅亟遣人遺之赴其滌視未畢也我生平有此
事頗自慰云

崇宣間米元章為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
米家書畫船黃山谷贈之詩曰萬里風帆水著天
齋糜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
畫船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云米公遺像刻堅
猶在荒煙野水濱絕歎藝苦逃憐澹細香風骨尚
嶸嶸山中仙塚芝應長海內清詩語新地餘無

楚賣

人卷十八

人打碑賣每懷英一傷神

聖楷曰昔吾友秀水范長庚與米襄陽同癖購奇
石曰舞蛟蓋李唐時物元趙魏公所題也長庚買
宅臨之日夕吟嘯其下并蒐積元章遺事為米襄
陽志林分十三日為十三卷而元章白著名言研
史詩文雜撰各成卷一時名宿咸有序跋今長庚
沒二十餘年矣予藏其書若新不覺為之隕涕因
開採一二事附傳後否友英露庶幾有託

狄遵度

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宋樞密直學士恭之仲子也
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
呼之弗聞也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任
為襄縣至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著春秋雜說多
所發明嘗思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
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讀其集一夕
夢見甫為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
成之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楚賣

人卷十八

聖楷按狄裴字輔之少隨父官徐州以交謁路振
振裴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知廣州代還不以海物
自隨人稱其廉在河中時有中貴過裴言將授裴
于上裴拒之退而語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
侍從可垂老自汙耶王荆公志其墓六子惟遵度
最知名夢中記杜詩云夜臥北斗寒檣枕木落霜
拱鴈連天亦奇句

鄧忠臣

鄧忠臣字慎思，湘陰人。熙寧三年進士，仕至考功郎中。坐元符黨廢，不用言者論其議。范忠宣謚過實，又坐罰銅崇觀間卒。平生著述至多，嘗和杜詩全帙，又嘗獻郊祀慶成賦，屈原廟詩百韻，裕陵喜之，擢爲館職。今皆軼弗得，所存一二而已。有玉池集十二卷，玉池其所居山峯名。

聖楷按：忠臣卒，贈直秘閣，官其弟孝臣亦高士也。杜門力學，宣和間屢辟不就。年七十猶手不釋卷。

楚寶

卷十八

十九

以行，說聞于世。

廖正一

廖正一字明畧，世家安陸之竹林。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時黃秦昇張皆子瞻門下士，號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命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來謝也。紹聖間明畧貶信州玉山監稅，鬱鬱不得志，喪明而發。自號竹林居士，有竹林集三卷。

葉石林序畧曰：明畧嘗言吾深服左氏而樂道范

楚寶

卷十八

二十

曄之秀正溫粹，曄嘗自叙其書以爲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遠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異時有冥吾於曄伯仲之間，吾尚無愧往有評吾文似尹師魯者，吾雖不學師魯然意善其言是時余見明畧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誣也。明畧自爲舉子時即不洽，築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爲學者推重，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懸淵源所從來者遠矣。每出一語輒有區域町畦，未有卒然而作者至于出入經

楚賢

卷十八

廿二

傳驅駕前言左指右摘比次回曲他人咀嚙程杙
終不能安者明畧繩約隱括如以利刀摧朽木尺
筮阿羣羊無不如意故其典與簡潔音節遒峻精
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惜其蚤困不得
盡用所長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
四學士明畧同直三館軒輊諸公間無所貶屈欲
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畧相似云
聖楷按明畧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初授華陰
司理叅軍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出知常州亦不可

謂不遇矣乃至鬱鬱喪明而歿耶文士習氣大都
如此然其著作爲世所重卒亦不傳惜哉

楚賢

卷十八

廿三

潘大臨字邠老黃岡人與第大觀俱以詩知名蘇東
坡在黃州時邠老多從之遊及東坡去以雲堂付之
邠老因以居焉
黃山谷書倦殷軒詩後曰潘邠老密得詩律於東
坡蓋天下奇才也
聖楷按邠老詩學山谷與陳無已謝無逸徐師川
饒得操韓子蒼皆其法嗣謂之江西詩派謝無逸
嘗以書問潘邠老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物件
件是佳致昨日清臥開攪林風雨聲遽起題壁曰
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敗意止此一句奉
寄後潘旣下世無逸念之庸爲三絕句云

林敏功

林敏功字子仁，新奉人。嘗以春秋鄉薦不第，有詩文百卷，號蒙山集。兵火後不存。今存高隱集七卷，弟敏修字子來，亦善詩，撰無思集四卷。

後村劉氏曰：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獨以詩重。

漁隱絕話曰：呂居仁近世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常作宗派圖一百三十七卷，自豫章以降列陳

建

人卷十八

廿

師道潘大臨謝無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明、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顥、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畧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佞效舊聞，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

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咸異，要皆所傳者一子

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切謂山谷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辭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佞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卷傳于世，為時所稱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建

人卷十八

廿

聖楷曰：劉後村續詩派序，又以東萊繼宗派按東萊名祖謙，字伯恭，居仁之孫。後人以其詩入派中，詩以派名已，隋惡道又續派焉，何宋人不韻若此。

高荷

高荷字子勉，江陵人。仕宋，直龍圖閣，有還還集二卷。後村劉氏曰：子勉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夢。城詩押險韻，暑無容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詩派乃以殿諸人，何耶？可升。

聖著曰：山谷跋高子勉作詩云：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也。又跋歐陽元老詩：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

藝實

卷十八

廿五

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讀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其推許如此，惜未得全集讀之。又按詩派中夏倪，字均父，新奉人，仕宋，知江州，有遠遊堂集二卷，如擬陶章五言古作俱佳。

米友仁

米友仁字元暉，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知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諸郎。虎兒岐嶷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嘗置畫學之初，召為博士，賜對便殿，因上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萬扇各二事。友仁宣和中為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肯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充官至丁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

藝實

卷十八

廿六

難親，薄聞無緣得之。年八十，神明不衰，無疾而逝。弟友知亦善楷法，其父帝嘗云：幼兒友知代各書碑及作八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格古要論曰：米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畧變父法，自成一家。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紙不用膠，誓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開一用之。

易元吉

易元吉字慶之，兵沙人。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乃曰：世不乏人，遂游荆湖，搜奇訪古，幾與獼狌鹿不同遊。故口傳目擊之妙，一寫於毫端，又於長沙舍後開圃，鑿池以亂石叢篁，梅菊葳蕤，馴養水禽，山獸伺其動靜，以資畫思。尤善畫獐獬，評者謂徐熙以後一人而已。畫上多自書長沙助教易元吉畫字慶之。

米南宮

書學曰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繼世但以獐獬稱可

歎武云：畫孝嚴殿，薛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獬，竟為人所妬。又云：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鵝鵠活，動晉卿僧去不歸。聖相按長沙，易元吉畫人多不知，故特拔之，文苑使與湘煙澤露點染生香，亦一快事也。

王質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鄭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為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

淮皆辟為屬

入為太學正

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守，守既竭，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竭，

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之理乎
 李牧在鴈門法至於守守乃有戰祖述在河漢漢至
 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至於和和乃有守何
 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
 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
 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
 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
 陛下又塞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
 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其譏
 楚寶
 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
 行一日令章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
 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勅令所刪定官還樞密
 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
 亮不同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
 多與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
 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陳氏書錄曰富川王質景文有雲山集三卷質遊
 太學治詩有聲仕爲樞屬常著詩解三十卷未之

見也
 聖楷按王阮字南卿江州人好學尚氣節登隆興
 元年進士第熙寧中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
 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
 所親曰吾聞公卿捧士亦捧公卿劉歆柳宗元
 失身匪入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
 哉遂對舉拂衣出闕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
 於是隱廬山嘉定元年卒今湖廣總志以阮爲
 德安人蓋誤以江州德安縣爲德安府耳總志如
 此謬誤甚多閱者不可不詳也
 楚寶
 人卷十八

馮子振

馮子振號海粟。攸州人。仕元。為集賢待制宣撫使。元史陳孚傳曰。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畧同。孚極敬與之。自以為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酸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

聖楷曰。馮子振附見元史中。人多不知。然亦正類。

楚寶

人卷十八

其敏捷。故今所傳梅花百詠。華清樂府。皆無足採。攸州即今攸縣。元陞為州。楚紀作寧鄉。誤。又按陳氏書錄。侯延慶字季長。沙人。有退齋詞一卷。其序為天寧節。萬年歡。鍾將之。字仲山。長沙人。嘗為編修官。有岫雲詞一卷。劉過字改之。襄陽人。有詞一卷。今皆不傳。惟劉改之猶見其小詞一二可誦。

楚寶良史論次

古者典籍圖法皆史也。蒼頡沮誦皆史之臣也。自周官設而史之職始重。春秋作而史之權始一。故周室既東。王章紊亂。伯臣強辟。猶時從周太史問祥禳焉。下逮漢武。秦灰既冷。書積丘山。龍門應運而生。三史並時。而著雖云繼美。麟止實則論同。目曉嗣是。國不一錄。代不一手。范穢陳誣。互有得失。揚善貶惡。未見其人。嗚呼。難言之矣。余生長楚。服久淹庠序。未讀中秘之書。頗負汗青之志。日月斯邁。愛玩陳編。十不得一。

楚寶

人良史論次

古人同恨。蓋鷄犬僅蒙穀所負。構机乃後人偽作。汲冢之竹。不出江陵之火。再焚亦何從發。異聞也。惟夫丘明述春秋。內傳而倚相作祖。紫陽定漢晉。正統而鑿黃閣。先此固博達高明。淵源濫大。合輒千古者矣。執簡以往。意在斯乎。述良史第八凡一卷。

良史

左史倚相

鍾椒

習鑿齒

鄧肇

蔡允恭

路振

崔遵度

歐陽玄

廖昇

楚寶卷十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贊春較訂

良史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世爲楚左史故以官稱倚相倚相廷見申
公子慶子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慶怒而出
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

楚寶

卷十九

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
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服得見昔衛武公
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
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
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
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責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
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
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虛聖武公子實不虛聖於

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惠于

小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

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慶

曰老之過也乃願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

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筭之其可乎對

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艾子木有羊

饋而無艾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

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陷於

乾谿列以第二女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

楚寶

卷十九

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遠苦若教之欲以道

而去其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艾以干之其可乎子

期乃止

韓非說林曰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而十日

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

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

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

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

吳軍

史 118-368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表奏深親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歸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夫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

楚寶

卷十九

五

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逮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

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寵遇

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選別駕以坐總舅右展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榮陽太守溫弟秘亦

楚寶

卷十九

六

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懷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城存鄧老之高南春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眺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社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瓊璫常沉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晉承魏此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
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
不足則不可謂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嘗為
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
晉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事總六
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
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
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
者魏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

魏書

卷十九

九

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
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
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
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
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
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超志在
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難形
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而
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

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
故漢高竊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秦秦超二僞以遠
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
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
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
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
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閭閻舉三江以奉命
世命世之君有德之至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先
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德

魏書

卷十九

十

累功靜亂寧民數之所錄褒之所與不資於燕會之
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楚運奇二紀
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藩累禁之所不能
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
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
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
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
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說事而託
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

之數不安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
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
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前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
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
於司馬任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
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
以運高畧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
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
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

楚賁

卷十九

十二

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
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
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
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
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
從事中郎

聖楷曰習彥威著漢晉春秋其書雖不傳其論則
斷不可易且如后稷孫子未始剪商漢有天下不
係于秦皆足破後儒之陋傳也蘇子瞻正統辨論

楚賁

卷十九

十二

謂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
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其意亦
未嘗不至習氏但其文宇縱橫遊戲使人不覺耳
故朱子修綱目卒取彥威之說蓋彥威雖至尊
晉猶不失春秋之大義蘇子意雖併黜魏晉而已
全授奸暴之空名此又不可無辨也聞之本朝有
績溪士子胡廷瑞著宋後宋統一書竟元文宗之
世俱稱德祐恭帝每春正月稱帝在瀛洲國帝在
籍田國而于懿璘質班之死即稱元凶然後書德
祐帝自廢于荒漢其意甚善嘉靖二十三年奏聞
下部格不行先輩張東沙家尙存其書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驥之南綦劉
 尚公同志友善金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
 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驥之尚
 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
 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
 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
 等無以難之然粲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
 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

楚寶 卷十九 十三

粲以父粲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
 注老子並行於世

聖楷按世說注所引鄧粲晉紀與續晉陽秋恒多
 雅致足補舊聞而晉書謂其祖述前史非宇重軒
 之下施林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者或亦
 過情之貶乎然即其論隱亦具名通唐張謂長沙
 土風碑云軾鄧粲之宅足以表儒風吾不能無慨
 然矣

蔡允恭

蔡允恭江陵人父名大業仕後梁為左氏尚書允恭
 美姿容工於詩仕隋為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
 諷誦遣教官人俾入宮改內史舍人允恭恥之由是
 球斥所著有後梁春秋十卷

聖楷曰晉漢以前朝野俱重史學故紀年書事世
 有其人降自六朝唐宋聲律既興時文日盛學士
 家能舉前代之年號者蓋亦寡矣况能探索四十
 一家之義例十四萬卷之藏編乎允恭史學雖不

楚寶 卷十九 十四

炳著然當亂世事淫主獨能深懷宮嬪之恥續造
 先世之書其逸節繳繳視柳晉諸人相去遠矣良
 史風規何多讓焉

路振

路振字子餐，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孫環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危言，日出賦，時就試者凡數百人。

榮實

卷十九

十五

咸聘貽忘其所出，振寒素遊京師，所作賦尤為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寅甲科，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郃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濟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農謂振文吏無戰禦方，各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空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常作祭戰馬文，叙云：「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畧河朔，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才，但能馳射受命，逗遛伺賊渡河。

榮實

卷十九

十六

而後發有剽湍奔者數千騎，尚屯直沽，榮不欲見，遂以其騎畧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絕。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其辭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驎，飲泉呀風，泥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勢獵，丹髦曉霞，的顯秋星，第方著幹，宏乘旋膚，蟻臙臙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縮蹄，堅筋舒脉，張獸惡，噬虬，欲噴沙散沫，千挽一飛雲，固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撓而受縛，牧官効効，歲入券書，蹄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壁，猛馬哮兮虎可咋，何雙惜之無勇，反遷延而避地，冰霜淒淒，介甲而。

馳不飲不秣載渴饑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
 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至恩之無及齊我力而何
 誤生芻致祭獎帷成禮庶而高岡全爾具體焉如有
 神知帝之仁又撰伐棘篇薛曰秋風颺颺棘子丹折
 根破抵堅且頑斷夫愁汗汚顏鋒束芸趨道還
 稊之森森長藩幕冬號風雲暗天漏寒不鳴守大
 眠至人堂上多金錢東陵暴客來窺垣舉手觸鋒身
 隕顯千手萬戰爭後先襟袖結裂不可擅賊破指傷
 流血殷神誰氣沮矣踴躍數尺之牆弗復攀索頭醜
 奴播河濡朔方屯師連七年木波馬嶺沙填填氣脉
 不絕如喉咽官軍虎怒思吼軒強弩一祭山河穿將
 不協謀空即安翫養小醜成兇顯推弩挽果徒喧喧
 邊臣無心靜國艱為余諷此伐棘篇識者聞而壯之
 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
 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至景德中使福建巡
 撫俄判登聞鼓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為編修官大
 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輅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
 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為名董所稱尤

長於詩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
 精厲從祀熙寧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
 給命殿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
 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悞失降秩振與夏竦代
 之嗜酒得疾有集二十卷嘗乘五代末九國君臣行
 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卒錄其子綸為太常奉禮郎
 聖楷曰先達謂修史在於得人其子綸為太常奉禮郎
 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
 不可與若路振心術固無可議即其學問文章史
 杜桃竹諸作祭戰馬文體識亦在六朝以上惜不
 得其乘輅錄讀之何止文獻凋落之感按振沙志
 以振作湘潭人今從宋史

崔遵度

崔遵度字堅白江陵人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川至簿轉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跡陷溺相繼遵度獨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濟上其勳狀召歸對便殿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秘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還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坐夫城

楚寶

卷十九

九

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入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並為編修官太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兩省官絕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為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堦上常退厓楹間慮上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微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然坐其上彈琴獨酌脩然自適嘗著琴殘

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二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

象期之月居之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昉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現琴瑟之絃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謂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太而歲成焉節氣之自然

楚寶

卷十九

三

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有五音而不聞以絃改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作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

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潛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一。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鎮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殷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

琴寶

卷十九

廿

及其節也。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六象。徽其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絃為君。絃以動為君。愚謂琴以中徽為君。畫矣。夫微十三者。蓋可聞者也。苟畫絃而考之。乃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蓋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至於無聲。是作易者。天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

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賤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間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九年。仁宗以壽春親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有學術者。咸謂遵度力學有士行。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金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歷禮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卿。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官其子二人。孫二人。仁宗立。詔贈工部

琴寶

卷十九

廿

侍郎有集二十卷

聖楷按。范仲淹嘗問琴理。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盡。是。矣。

無定河考

輿地廣記。唐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閼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淺深不定。故更今名。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西關越路千餘里。一夜秋風白髮生。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廣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太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為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廟廊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趨至百首見者駭異年十四益從宋故

老實

八卷十九

廿三

老習為詞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而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府同知調太平路兼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為平翻棄右不法管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大清兩洞展展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即日單騎

老實

八卷十九

廿四

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闕未已獠人熟玄各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禁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縣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玄諭以禍福為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為國子博士陸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以至收元天辟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

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
侯史官中有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
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
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論旨丞相超授
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
已而乞致仕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湖
西疾復作乃休歸南山隱居優游山水間復拜翰林
學士承旨玄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
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

楚寶

卷十九

廿五

束帶給俸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
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穎盜起蔓延南
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
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不允時將大赦宣赴
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
寶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年八十五帝賜賻甚
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
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弘縝密處已儉約爲政
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

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
大製作屢至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
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縢上尊之賜
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鑒隨
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
重玄無子以從子達爲後復先玄卒有圭齋文集若
干卷傳于世

楚寶

卷十九

廿六

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
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
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
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
乎人也所憾于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
尙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尙書雖雜出然而紀
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
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
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

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于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

楚寶

卷十九

廿七

司取士每記一事裁一言皆開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受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諷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廖昇

廖昇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皇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翼志爲副總裁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實聞始嘗拳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其存心與叛逆

楚寶

卷十九

廿八

等並安追戮上詔勿問

聖楷曰蜀中城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讀此詩乃歎廖昇之死正爲君王愛青史耳萬曆甲申十二年秀水屠叔方嘗以建文仗節諸臣請謚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遊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緼戍者請一體赦宥已蒙旨特賜允行嗣後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爲請皇上許復年號并綴其事于洪武之

末嗟乎繼志述事 聖德如天使陳瑛輩有知靈不愧死哉

又按永樂十一年翰林庶吉事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嫌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為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乘間以開上欣然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由是黨禁漸解又張太后大漸乃召諸閣臣于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

楚寶

卷十九

廿九

實錄仍用建文之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納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言三事臣等謹受顧命

楚寶命使論次

使臣者奉一人之命結兩國之好歷聘四方之域而周知天下之故者也豈徒侈輪軒巡履聲芳玄步而已哉故周官設九儀以大其典達六節以授其符成六瑞以昭其信合六幣以致其誠於其使事將畢也又錄為五書以盡其職為使臣慮至繁且慎降自春秋此禮漸廢而任責尤重一言之不酬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甚至私輸國情潛啓外寇玉帛化為戈矛皇華疲于奔命又若後世埋輪攬轡擊斷成

楚寶

命使論次

乙

威龍源度作遠探極欲旌節四出辭令鮮聞於以傳美往賢流芳篆素共可得乎昔葉公子高使齊朝受命而夕飲冰吾夫子語之曰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又曰無還令無勅成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收嗟乎為使之道盡此矣述命使第九凡一卷

命使一

蓮章 蓮罷 鍾儀
蓮啓疆 伍舉 王孫圉

馬良 董恢 義先
潘京 柳莊 邵曄

楚寶

命使日

楚寶命使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

明 梁路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璞較訂

命使

蓬章

蓬章羊姓，蚡冒之後，爲楚大夫。楚武王三十五年，侵隨，使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三十七年，王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章讓黃。三十

楚寶

卷二十

八年，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郢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章讓於鄧。聖楷曰：蓬章詞令雖不載史傳，然其成於隨，讓於黃，屢將王命，必有可觀。且其後人若伯羸之將才，叔敖之相，紫子馮之納善息民，而楚日以光大，誰貽之哉？昔鄭國爲命，合四賢之所長，仲尼猶有取焉。則蓬氏之良可知矣。

遠罷

遠罷。靖字子蕩。遠章之後裔也。楚康王十四年，遠罷如晉，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安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楚郊敖元年，王子圍為令尹，二年使遠罷聘于魯。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四年，郊敖有疾，公楚實。

卷二十

子圍縊而殺之，自立為霸王，以遠罷為令尹。

聖楷曰：遠罷使于晉，賦既醉之詩，而叔向許其知政，使于魯不告王子之政，而穆叔知其匿情。古人每于此處用心，看人故不與如此。弟子職謹應對聖門科重言語，豈末務哉！

鍾儀

鍾儀，楚大夫也。共王七年，使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鍾儀時從行焉。既而晉會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後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楚實

卷二十

三

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禮使歸求成。」

史懷曰：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吊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為君子？

哉重爲之札使趨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乎用人矣

聖楷曰鍾儀爲楚鄖縣大夫晉人囚之軍府晉侯見而問其族對曰伶人是述其先世之職官以對非鍾儀身自爲之也故晉侯復問能樂而范文子稱其不背本若鍾儀身自爲樂官則能樂既不必問而先職之稱又何足貴且左氏明言問其族非問其官古今讀書人畫相沿以鍾儀爲伶人何憤至此偶拈出爲之一快

樂

卷二十

四

蓬啓疆

蓬啓疆楚同姓也。霸王卽位殺伯州犂使啓疆爲太宰。霸王四年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爲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管足以辱晉否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蓬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

楚

卷二十

五

有奸貨發有陪鼎人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鄆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冠離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棄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

肝之下。祁午張超。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繇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俞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驢家也。晉人若襄韓起楊肸五卿。入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諫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共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冠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造之會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原為韓子。楚襄王八年卷二十

禮而歸之。需王六年成章華之臺。順與諸侯落之。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昭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寵需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

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詩。先君公成之貺魯侯從之。霸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蓬啓疆聞之見魯侯語之。拜賀魯侯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反之。望指曰蓬啓疆以詞令致辱君又以詐反大屈之。弓皆辨士風氣不足尚也。惟諫需王辱晉卿不言。楚襄王八年卷二十

晉卿不可辱第言辱晉卿不可無傳其語似迂似。謹似勸似諷使需王冷熱自揣驕心頓歇與子章。對求周鼎鄭田同一機軸可見能言之士機智勇。辯濟以忠貞亦可與事君矣。諤諤者何為哉。章華臺考

按吳語云昔楚需王不君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開為石郭陵漢以象帝舜汪云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壘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又賈誼新。書云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諄使者以章華之臺。書云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諄使者以章華之臺。

甚高三休乃至此觀之。臺亦半因山水之勝。非盡人力可爲也。今岳州華容縣山水崎嶇。登眺清鬱。所謂左江而右湖。以臨傍復其樂。忘死殆非虛語。故杜預注云。在華容城內。此無疑也。今楚志云。臺在荊州。有二。一在沙市。卽今章臺寺。此大可笑。寺乃元泰定中始建。元人無識。遊人無學。固不足辨。一在今監利縣。監利雖屬古華容析置。然地多湖泊。亦非翔築之所。此皆妄傳。而秉筆者鮮博識之士。是可歎耳。又按沈括東軒筆錄。亳州城父縣

楚寶

卷二十

陳州商水縣。皆云有章華臺。亦力辨其非。

伍舉

伍舉伍參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國語又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郊教四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繼而絃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旣立。是爲露王。王三年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

楚寶

卷二十

九

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于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禮。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釣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否。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

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侑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陪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

卷二十

十

楚賁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遼，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霸王執徐子於申，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取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在此，其肯從乎？戮手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弑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穀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祖與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還賴于鄢。六年，魯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木土之崇，高形鑊爲美，而以金石之昌大，豈燕爲樂？先君莊王爲乾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

卷二十

十

楚賁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騶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廣，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

美之爲楚其殆矣

左氏傳曰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吾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楚實

卷二十

三

寔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寔多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寔諸戎車之殿以爲謀至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飛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至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楚實

卷二十

三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霧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霧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至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霧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至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否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造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

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
子使椒鳴逆之

聖楷曰楚霸王即位三年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
凡十有三國其各國之臣若宋向戌鄭子產皆國
之良也伍舉獨能勉其君以六王二公之事子產
向戌俱顧獻守禮焉豈不稱賢大夫哉嗟乎露王
固無足數使舉當出奔之時不遇蔡聲子觀其智
畧更在析公巫臣之上用而謀楚可勝言哉其後
子若孫卒以忠孝名或死于國或死于外雖所遭

楚實

卷二十

古

之有幸有不幸抑國運實使之耳乃以此為鑒而
後世猶有輕棄其臣者

王孫國

王孫國楚大夫嘗以君命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國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
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也世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
者曰觀射鵰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
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
少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
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又有
箴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

楚實

卷二十

十五

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
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
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
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
寶焉國開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
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
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碧
夫謙器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雲夢考

按禹貢雲土夢作又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指合析不一惟胡三省辨誤禹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立云雲即今五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漢志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杜預云雲夢跨江南北而蔡沈書傳云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合而言之則一別言之則

楚書

卷二十

十六

二澤也禹貢云雲土夢作又蓋澤勢有高卑故水落難通速人工有蜚晚爾此說得之今德安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以名縣云

馬良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王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王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中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邀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

楚書

卷二十

十七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王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王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王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王拜良子秉爲騎都尉

裴松之曰。良與亮。或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
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聖楷按。松之此論。可見古人稱謂之間。亦自不苟。
長幼卑尊。各有所宜。常見王余州。祇不祇錄。畧載
一二。如投刺之大小。稱名之語。傲已不勝。江河之
感。若至今日。又當何如。詫歎耶。

黃恢

黃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祿。使吳。
孫權嘗大醉。問祿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
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
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
所謂貽厥孫謀乎。祿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曰。儀
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
掃除驕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廢。若捨此不
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
恢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
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聖楷曰。吳蜀敵國也。楊魏私忿也。安知孫權醉後
之言。非挑釁侮隣之意乎。故祿未能卽答。而休緒
侃侃正論。權便折服。吾友鍾伯敬著史懷云。權論
出自至誠。痛癢相關。一時奉使之入。以周旋語了
之。爲可惜。此等鑒議。吾所不取。

義先

義先字始宗，章陵人，博學驪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虞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願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凌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

聖楷

卷二十

廿

使萬邦趨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于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聖楷曰，義先仕表，官至侍中，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荊州，始以為尚書令，然本傳又云，先始為漢尚書，是則先受漢恩，不為不重，又復俛首事魏，豈郊天之對亦有時，而二天乎。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罷辟至簿，太守趙厥甚寵之，嘗問曰，貴罷何以名，武陵京曰，鄙罷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先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荅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辨皆此類，後太廟立，州罷皆遣使賀，京曰，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至，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聖楷按晉書京載良史傳，然觀其應對機辨，見推

聖楷

卷二十

廿

遺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聖楷按晉書京載良史傳，然觀其應對機辨，見推

於樂令勤學不倦遂令戴昌父子俱屈亦可想此
言折獄之風軌矣

義陵考

按常德武陵屬楚黔中地秦伐楚以爲黔中罷漢
高祖初更罷爲武陵先是項羽弑義帝罷人縞素
而哭高帝義之故亦曰義陵非如潘京之所云也
且新莽又嘗更爲建平罷屬荊州至光武始復名
武陵潘蓋一時強辭不足爲據

楚書

卷二十

廿二

柳莊

柳莊字思微霍州刺史霞之子也莊少有遠量博覽
羣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于江左時爲岳
陽王蕭譽咨議見莊便歎曰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
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啓辟爲參軍轉法曹及譽稱
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
卿隋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闕時三方構難高
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嘗聞府從役江陵
深蒙梁主殊眷今至幼時艱穡蒙顧託梁主奕葉委
楚寶
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于
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諸將咸勸梁主與尉迥
等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
歸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
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
要害擁強兵然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
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爲名故也今尉迥雖曰舊
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
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

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為然
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迺及謙相次就戮趙謂莊
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啻矣高祖踐祚莊
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
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
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
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
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

梁書 卷二十 廿四

不過于柳莊高穎亦與莊甚厚十一年以平徐登功
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

聖楷曰蕭譽父子受命強國所謂以小事大苟延
宗社其志義有足悲焉爾柳莊爲之奉書通使結
好隋文深達時務之安卒享數世之利豈非使臣
之極則乎而且以明達見重當時受祿不愧固遠
出樓陵陟瑯諸人上矣按蕭譽字理孫梁昭明
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
昭明卒武帝舍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

亞諸子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等七州諸
軍事雍州刺史營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
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剋
已勵節務修刑政志存綏養於是境內大治侯景
亂後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乃遣使稱藩于
魏及江陵平魏立營爲梁主居江陵稱帝改元大
定在位八載聽譽少有大志不拘小節事其母以
孝聞性不飲酒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
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

梁書 卷二十 廿五

方便以避之子歸嗣位隋文帝開皇二年納歸女
爲晉王廣妃四年歸朝長安文帝甚敬待之詔歸
位在王公之上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
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
江相送旋反耳歸在位二十三載薨其子琮嗣位
二年梁國始廢

邵曄

邵曄字日華桂陽人曄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二人被誣為盜悉寘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

楚寶

卷二十

廿六

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還著作佐郎知忠州歷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第龍全率兵剽掠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皆兵攻戰曄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益設方畧曄胎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至軍事初詔曄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

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一萬市

私親物及為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安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院坐所舉李隨犯賊曄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令停仕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為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司院出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

楚寶

卷二十

廿七

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遊疾卒年六十三聖楷曰邵曄幼恥辟署之末長負四方之譽觀其蒙部冤獄片言立折交南關堵尺書定難可謂遠有光華不愧原隰者矣若夫圖山川而控制有要手束封之請是亦白璧之微瑕也

楚寶典故論次

典故者亦史職也史失其官而後一二博雅之士爲之收錄舊聞考稽竹素言必敦古事不泥俗故使馬上雄辯好說詩書春陵哲后修頌月令豈非亟務哉是以文王與老成之咨仲尼抱文獻之歎誠重之也楚國當春秋時丹陽肇宅流風未遠朝多故老家有耆碩往往得其言如得藏龜焉其後遊談習靡縣星離丘索之儒既盡經術之用不貴如謝文儀之學識李玄胃之家誠嚴孝源之陰德柳德廣之礼法皆楚寶

典故論次

乙

如祥麟威鳳散在數澤未有貴仕可勝歎息咎司馬溫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嗟乎書猶如此人復何堪余故深願明君良相毋輕棄其人也述典故第十凡一卷

典故一

申叔時 逢伯 成公乾
觀射父 蘭且 屈宜臼
莫敖子華 謝該 李乘
嚴植之 柳靖

楚寶卷二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俚永盤較訂

典故

申叔時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賈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

楚寶

卷二十一

乙

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實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聲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

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俊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礼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

楚寶

卷二十一

二

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莊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儆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報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莊王使人謂陳人無動子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環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計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蹊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否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莊王十九年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宋及楚平共王

楚寶

卷二十一

三

十五年將犯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失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報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晉侯伐鄭鄭聞晉師告於楚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

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
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苑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察其民
而外絕其奸潰其盟而食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苑子其勉
之否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克之
聖楷曰吾於楚之申叔時而三見先王之行事焉
何以言之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

聖人所以大改過也若夫其王枚鄭申叔時爲德
刑禮信之論古先王用衆克敵豈復有加哉而卒
不用其言以敗然則老臣憂國而焦其心苦其口
其可忽諸巴浦之犀犀兕象用之則貴爲瑱耳
又按子反鄢陵之敗不獨申叔時知之卽鄭大夫
姚句耳亦知之其言于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失志喪列將何以戰由
此觀之穀陽堅卽不獻飲于子反子反亦必不能
勝晉何也晉以衆整楚師不整晉以暇楚師行速
楚寶 卷二十一 五

而不暇着着皆犯晉對安得而不敗且如圍宋而
使華元得夜入其師登其牀此豈將帥持重之道
哉是又在御將者之責耳

達伯

達伯楚大夫。僖六年秋，楚子圍許，冬，蔣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綽，衛璧大夫襄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達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聖楷曰：按蔡沈微子誥是箕子會勸帝乙立微子，故恐紂之見忌，不得不暫避其沉酌而趣于荒野，非忍遽紀其君也。亦非為存宗祀計而始去也。今

楚寶

卷二十

六

說者乃謂微子先抱其祭器入周，周乃伐紂，此大可笑。且周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管蔡伏誅之後，而微子先時何得遽作此妄想耶？蓋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聖德，其去留遲速皆商周之耳目所係，故其去也不能自決，而其歸也不敢獨後。此一段深心較泰伯荊蠻之逃更苦，而論者不得其解。又謂楚師入許，其臣達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何其冤古人若是哉。

成公乾

成公乾，楚子王之後裔也。楚令尹宛、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黷？」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黷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言其資於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女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賜夷子皮，日使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黷於屈春乎？」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也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楚寶

卷二十

七

聖楷曰：士也尊賢雖異，于王公國之卜相貴先其所與，故周公以大聖而其言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於是朝于窮巷，甕牖者七十人而天下理使楚之君。

臣果以成公乾之言而定國相又安得有王子建
出奔之事乎然考楚國令尹見于春秋者自楚共
王元年子重爲令尹凡二十一年卒子辛爲令尹
凡三年以陳叛見殺子囊爲令尹至楚康王凡十
年卒子庚爲令尹凡六年卒子南爲令尹凡一年
以其寵臣多馬見殺子馮爲令尹卒屈建爲令
尹凡九年至郢敖立公子圍爲令尹凡四年楚郊
敖自立爲楚靈王遠罷爲令尹凡十三年楚平王
立子旗爲令尹凡一年以有德于王而求無厭見

殺子瑕爲令尹凡十年子常爲令尹至楚昭王十
年吳入郢未嘗有所謂屈春也今姑從說苑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問於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
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
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
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
明能光炤之其聰能聽微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至而爲之牲羴
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
高祖之至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安
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潔之服而敬恭明
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離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
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羹醢之量次主之度屏攝
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
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
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
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
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
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

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也。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怠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至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龍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遺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

楚寶

卷二十一

十

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須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鬴粟。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

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饗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

楚寶

卷二十一

十一

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龍。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妨其譏。惡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封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苟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移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

楚寶

卷二十一

七

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聖稽曰嘗讀賈誼傳至宣室夜半鬼神之事以史不載其語爲恨乃今觀射父登天之對生豈復有過焉者大抵古人學問多精於言鬼如鄭子產之

實沈臺駘內史過之房后丹朱皆確然有據有闕係非若後世搜神夷堅之類虛誕可笑何得繫以誣豔病之段成式諾臬記云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孫登掌祀將以著于感通有生盡可遊魂爲變乃聖人定旋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靈下之駒撥莊生言尸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咒而禍移齊桓親委蛇而病愈微祥變化無日無之在手不傷人不乏至而已

楚寶

卷二十一

十三

亦可謂善言者矣

闕且

闕且暗楚大夫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
張馬韙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
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
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焉不害民之財
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
以實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
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闕子文三
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楚寶

卷二十一

十四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
文至於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
而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
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
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
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即為楚良臣是
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
相楚若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
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畜聚

不厭

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忌何
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
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顧食熊蹯不獲而
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為政而
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
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左氏傳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
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裘

楚寶

卷二十一

五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羈馬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
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謂馬以償馬必
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
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
死蔡侯韙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
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焉而請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即位，軋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楚師敗績。聖楷曰：子常弄馬，昭幾不社，句盈求貨，晉失諸侯。唐蔡止楚自貽伊戚，知過尚可沈玉，何其後楚卒圍蔡，報怨相舉，嗟手戒之哉！保利棄義，國遷身死，始於佩裘。

楚實

卷二十一

十六

屈安白

屈安白：楚大夫治息，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安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安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于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屈安白在韓，韓昭侯作高門，屈安白曰：「君必不出。」

楚實

卷二十一

十七

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
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安陽今
年早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諸
舉贏者也故曰不時明年韓高門成昭侯薨卒如屈
安白之言

韓非曰昔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
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偏至而下雪民此貪國弱
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
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

楚實

卷二十一

十八

王行之三年而薨吳起枝解于楚
聖構曰楚國無貴于舉賢非獨為楚國言也非禍
人不能成禍非獨為吳起言也時諸舉贏故曰不
時非獨為韓昭侯言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吾於
空曰始見之矣

莫敖子華

公子華為楚莫敖館楚威王問曰自從先君文王以
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
乎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
所聞之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亦有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
言將何謂也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綢繆之衣以朝

楚實

卷二十一

十九

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
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
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於枉國定
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
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
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
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
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朴一人

若梓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夾
腹一與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教大
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楚晉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
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
山踰深溪躡秦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
晝吟霽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悶旋不
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馮其
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晉勃蘇對曰
臣非異楚使新造鰲楚晉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
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
告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
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策車千乘卒萬
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
大敗之亦聞於遠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
楚晉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
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策穀糗結蘭于宮唐之上舍
關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

難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
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
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
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
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骨故不為爵勅不為
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
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
小腰楚士約食焉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
而致之
夫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
聖楷曰呂覽稱楚威王學書于沈尹華又好制昭
釐惡之乃因中謝佐制者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
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疎沈尹華按此莫
教子華豈即沈尹乎夫威王有一子華而不能免
于纓口又安得彼五臣者而用之此馮唐所以至
臣于文帝也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少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運

楚寶

卷二十

三

三年乃謹今向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安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僊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邇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車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問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難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

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購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卽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章陵考

聖楷曰今棗陽縣南三十里有春陵城春陵本令道縣山名漢元朔五年封長沙王子買于其地爲春陵侯至戴侯仁始請徙南陽之蔡陽白水鄉仍

楚寶

卷二十

三

名春陵望氣者蘇伯阿見春陵城歎曰氣佳哉鬱葱葱卽此地也及建武三年十月帝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六年乃改春陵鄉爲章陵縣章懷太子注云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二里有白水卽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又光武紀云帝避吏新野因賣穀于宛按此則章陵蔡陽正今棗陽縣地而新野亦云光武故里者乃其避亂起兵之所耳人多不悉其由特詳著之

李乘

李乘字玄甫江夏平春人汝南太守通之孫也有雋
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乘嘗得司馬文王問
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
辭出上曰爲官其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
治平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客曰初誠勅正當爾不
待坐展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
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否對曰清慎之道相
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
須而

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
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
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否乃舉故太
尉荀景倩尙書蕭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
曰此諸人者漢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
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達而未
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
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
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

至矣乘子重

聖楷曰顏延之五君詠云阮公雖淪迹識審鑒亦
洞沈醉似埋煢寓辭類託諷長嘯吞懷入越禮自
驚展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此時看嗣宗比晉
文王更深一層蓋文王得其迹起之得神得其
迹者言言玄遠便出世人眼光之外故可以免禍
得共神者事洞密正在世人狎玩之中故可以
用世自古真能用世者方能出世真能傲世者方
能混世李玄甫雖以其善著爲家誠尙未夢見阮

樊寶

嗣宗也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姊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
精解喪服孝經論帝及我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
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過父憂因業
食二十三歲後得風冷疾乃止仕齊爲廣漢王國右
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
送喪墓所爲起冢築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爲康
樂令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
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

楚寶

卷二十一

其

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滯生徒常百
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登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
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
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植之
性慈仁好陰德雖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
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植之載與俱適爲營翳藥六
日而死者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棚塘
行見患人臥塘側下車問其故云姓黃家本荊州爲

人傭賃疾既危爲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心惻然
載還治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
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行義多如此撰凶禮義注四
百七十九卷

聖楷按梁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
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
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
後進於是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
嚴植之補博士各至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廩餼

楚寶

卷二十一

其

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其年之間懷經負笈者
雲會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
還門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
巡州郡立學夫梁武初年崇儒重道若此故其稽
古之風隆于東漢碩學之徒咸至高官奈何耄而
侯佛委事羣倖塗炭黎元遂使三四十年菁莪之
化等干黍離可勝痛哉

柳靖

柳靖字思休，霍州刺史霞之子也。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縣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履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遇者，靖

楚寶

卷二十一

廿八

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摠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

聖楷曰：靖之立身化俗，全從澹于名利中來。故王烈之稱為不愧也，先輩邵二泉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有以哉！」

楚寶真儒論次

周子敦願生于楚之營道，倡明絕學，史稱其太極通書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信矣。然攷其當年行事，以小吏歷江湖，罷縣十五年，未嘗聚徒講學，自謂我得千聖不傳之秘也。惟河南程珦視其氣貌，非常知其有道，因與為友，使二子受業于南安。所謂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是也。其後再與李初平言于桂陽，與侯師聖言于廬山，亦不過對榻夜談而已。若夫趙抃初惑于讒，臨之以威，敦願處之超然。

楚寶

真儒論次

乙

王安石不可一世，獨懷刺侯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益可見其先風霽月，人莫得而親疎者矣。乃論者謂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偽學之禁。若深憾焉者，嗚呼！使宋諸君子盡如元公，又何憾哉！後百餘年有趙復者，以其學傳于北方，稱江漢先生。述真儒第十一凡一卷。

真儒一

周敦頤

周式

周亮卿

朱震

趙復

楚寶卷二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 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璽楷輯纂

俚泉清較訂

真儒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决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楚寶

卷二十二

者薦之謂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趨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罷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獄獄者各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點吏惡少憐憫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干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感於護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處州抃守處熱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楚寶

卷二十二

於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毀譽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露形既生矣。神贊知矣。丑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至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
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
者也。椽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楚寶 卷二十二

三

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願往受業焉。
數願每令尋孔類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
此矣。故願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願未悟。訪敦順敦。
願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
子廟。庭二子壽。盡盡官至寶文閣待制。
黃庭堅。濂溪詩叙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
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
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縣蓋
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崇軍運使。以權利變
其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
之。趙公聞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
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趙公曰。周茂叔
天下士也。薦之于朝。論之于士大夫。終其身其為
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寬。中歲乞身。老於

楚寶 卷二十二

四

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
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
樂。嬉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
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忠於求志。薄
於徵福。而厚於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糞陋於
希世而尚友。千古間。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
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敦實。
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敦順。二子壽。盡皆好學。承家
求余作濂溪詩思。詠先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

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髮
其音塵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
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
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雲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
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鳥兮誰與同樂津有舟
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琴音兮不知何
處散髮醉高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
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珮
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

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朱熹通書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
姓周氏名淳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
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
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顯
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
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
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夫道義文辭利祿之
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
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
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窺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
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周意高遠而已
熹自童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
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發獲遊延平先生
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游玩既
久乃若蘊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
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
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
幾何條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
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
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魏鶴山邵州祠記曰自孔孟以來為五百年者三
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羣而不知一

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雜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而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而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得其傳。道日以彰。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行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爲藻飾詞辨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貴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

生所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釋老。而世莫之悟也。鶴林玉露曰。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挫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

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廬山濂溪考

按廬山稱名其說不一。據豫章舊志。則廬俗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封侯。俗於鄱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真此山。故山以廬名矣。從其姓也。據遠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匡俗先生者。栖止此山。時人呼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廬于此山。後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

也。其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郭之巖。萬仞懷。異苞諸仙迹。故爾山水明淨。風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總歸矣。周茂叔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五里。朱晦菴云。茂叔卒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亦在府城南。又張南軒云。濂溪里名也。先生家世其間。及寓于他。耨而不怠。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在道州城西二十五里。卽先生故宅。

周式

周式湘陰人有行義爲嶽麓山長祥符八年召見拜
國子學主簿詔留講諸王宮式辭賜衣鞍馬使歸
教授鄉里增賜中秘書勅賜嶽麓書院名額
張栻嶽麓書院記曰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
木茂而泉潔爲士子隸業之地始開寶中罷守朱
洞首度其基創字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
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爲州請于朝乞以
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說著祥符八年召見

楚寶

卷二十二

九

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
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
者相繼不絕
聖楷曰周式行事無所考見以其爲書院之初始
故足錄也其後湘潭有鍾震湘鄉有周奭彪虎臣
諸子皆以經行修明不愧正學蓋是時朱晦翁張
南軒唱和于江潭胡文定公父子家南嶽山下而
道州尤爲茂叔故里蘭槐之根漸渾之在人故君
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不可不慎所漸矣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驢記以學行知名
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
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紘
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
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
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
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
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

楚寶

二

十

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
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
酒食肉既盡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
致其於昆季尤篤友愛又爲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
必厚爲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
而後已爲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長於
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之思無邪孟子
之以意逆志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
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

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矣
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
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請莊周孟子之
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
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
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問也昔宰我子
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
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
勉實

入卷二十二

七

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
文集二十卷七子論說謚諡說詰論鼎州司理參
軍詵湖州歸安主簿
聖楷曰周堯卿與元公生同時居同地其經行又
見重于范文正諸人而後儒卒鮮有稱述之者豈
其學固不欲使人知歟抑地僻遠著作未易流通
歟然宋史有傳故里有墓猶可得而考識云墓在
永明縣紫微岡

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門制登宋政和進士第仕州
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
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參知
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
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任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
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言震具以所學對上說
擢為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
言荆襄之間公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

楚寶

入卷二十二

七

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
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
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視慶而動席捲
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
轉起居郎建國公出閣以震為贊讀仍賜五品服遷
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
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天子以為憂
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

則百姓自安雖謗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
官之日條具本親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
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
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
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
惟天地社稷爲越絳而行事春秋書五月乙酉吉禘
于莊公公羊傳曰議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兵
宗若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
祀天地于國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可也

卷二十一

十三

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
史趙煥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
馬祠旋知禮部貢舉會足疾不果震經學深醇有漢
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穆修傳
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沆沆傳許
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事
惇惇願傳程頤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
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
惇願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

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
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玉弼畫
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詳焉其論圖書授受原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聖楷曰宋自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
始召楊時實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
在講席薦尹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
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於是尹焞辭疾不進胡安
國奉祠居衡陽朱震引疾告去不允至紹興八年

卷二十二

二

十四

震疾亟薦尹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慨然曰楊時物
故胡安國與震又曰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
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
職但焞微賸恐教兒費力爾觀此則震之出不苟
就死不忘君有超絕諸儒者矣所著易傳十一卷
卦圖三卷易傳叢說一卷載宋藝文志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崇乙未歲，命太子淵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豐卜士凡儒生皆歸之，樞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復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談樞。恐其自裁，醫帳中，共宿。曉覺，月色皓然，惟復衣在。地。曉馬周號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繫。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馳以徒死，無益。汝。

趙復

取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陳晉而北，必不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遺籍，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請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諱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義義。

朱氏所以繼天立極

朱氏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諡元好。

趙復

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請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子卿月克紹家學云。姚燧序江漢先生先生器曰：「江漢先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建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見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

公不忌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總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就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闢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健

楚寶

二

七

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一日不可居之禍，素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胸中揅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變序所與言者贈之。

歐陽玄趙忠簡祠堂記曰：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

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璠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泊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別，皇元燭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

楚寶

二

六

朱書北度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有司於是天下學術槩然一趨於正。時相素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質翁請卽解之，聞喜縣學爲忠簡祠云。

北學諸儒考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少知讀書，有膽畧。太宗罷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

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魁會伐宋命惟中於軍
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東陽光化等軍光陰鄧復等
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
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
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
濟天下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議其有
王佐畧楊惟中乃與之偕觀太宗歲乙未南伐詔
樞從惟中即東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東陽王

樂實

二

十九

將將盡坑之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
感鼓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
得程頤朱熹之書因棄官去攜家來輝州作家廟
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會學
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
朱所註書以題謂其徒曰窮所授受皆非今始聞
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樞仕至翰林學士
承旨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衡幼有異質

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
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
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
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力辭去如是者凡夏三
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
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題既逃難岷山
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力
踐言動必揆諸義後仕至集賢大學士年七十三
卒謚文正

樂實

二

廿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其父述夢神人馬戴一
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駒字夢騏
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
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
甫弱冠才器超邁日聞方小得如古人者友之
初爲經學究訓詁解釋之說其說曰聖人精義死
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
曰我固謂其有是也卒不仕歐陽玄嘗贊因書
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雪之樂資山之勇正

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時
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鳥不翹麟鳳皇
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
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往也矣亦將從
周公孔子之後為王聖繼絕為永世開太平者
耶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家貧資則賃薪為養
暮則讀書居五年為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為上
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世祖即位以

楚寶

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為
宋所拘留經不為屈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
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傳亦
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書及
數百卷其文豐茂家善書奇崛拘宋十
六年從者皆通於學經還宋中計厲金
池得繫帛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鳥同音
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竄穴臣有言書乃經
題也

楚寶諸子論次

史遷班固叙次諸子不辨陰陽儒墨後世均有譏焉
原其初旨洙泗之間儒分大小微言既絕學益多岐
爾宇崑瓊濤濤猶區晉譬之朱門甲第舍而弗居於市
肆中自占一隅而號於人曰我華胄之子也人亦孰
從而別識之哉是則儒効之不彰不能與縱橫名法
家爭固非一日矣楚自鬻熊子為文王師始有子書
然其語惟賈長沙時時稱述之他亦罕聞其後柱下
之老滕園之莊皆產于楚而子之書始為經然老與

楚寶

諸子論次

孔子同時莊與孟子同時未聞孔孟攻老莊則老莊
之書斷乎其未可廢也若夫鬼谷為儀秦所竊賜冠
祖黃老用世老萊亢倉各有所託以行其書真偽相
半吾誰與語庶幾陸生可起索中之裝猶可值千金
云述諸子第十二凡一卷

諸子一

鬻熊 老子 莊子
鵲冠子 鬼谷子 亢倉子
陸賈

楚寶卷二十三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賡春較訂

諸子

驚熊

驚子名熊，字姓李，連之苗裔也。年九十，始見文王。王曰：「噫，老矣！」驚子曰：「使臣捕獸，遂獲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哀之，遂以為師。驚子二十二篇。

楚寶

卷二十三

乙

篇

晁氏讀書記曰：驚子一卷，按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珪註：永徽中，上於朝，叙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高氏子畧曰：驚子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隆文王者，決矣。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

楚寶

卷二十三

二

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驚鳥將擊，卑飛翮翼，武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太畧，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為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緝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于驚熊，此語亦佳。因錄之。楊用修曰：驚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所疑也。擬賈誼新書，所引驚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則天下不亂。軍兵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民無凍餒。

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
關。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
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今
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
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谷。
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易
取賈誼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賈售
偽也。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
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
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
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
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
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
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
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
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
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
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
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

年而復合。合七十歲。高。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王余州曰。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

楚寶

卷二十三

五

子而儒者宗焉。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之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合遂抑。絀老子以為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詎詎誕者。親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耀一世。遂不服與吾儒辨。而更竊讀其餘。藩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蓋豔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為鬻華子。在祝融。為廣壽子。在神農。為大成子。在軒轅。為廣成子。在少昊。為隨應子。在顓頊。為赤精子。在帝嚳。為錄圖子。在堯。為務成子。在舜。為尹壽子。在禹。為真行子。在湯。為錫則子。在周。

始為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後猶未已也。遠者姑無論已。前是而為廣壽。為大成。後是而為隨應。為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為三子。何遷逝之速也。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為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于商。為周文王守藏吏。曰。鬻邑子。武王時。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為經成子。遂西游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復西遊。云云。蓋又傳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

楚寶

卷二十三

六

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為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惟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而為太上。謂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而指為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廣大而能其跡。精以治躬。蠱以治天下。取之固達。原矣。大道廢。有仁義。仁義出。有太偽。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于世甚無樂
手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
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
復其實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
而妄爲之闢荀卿氏所謂賤儒也
聖哲按玄妙內篇真靈位業諸書載老子事頗多
詭誕且多託西方化跡以尊大老子非道德之意
此俱不取

楚苦縣考

楚實

卷二十三

七

按苦縣卽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也其地尚有苦
縣城舊屬西楚水經注曰過水逕苦縣故城南至
瀕鄉老子廟東中有九井又有李老母廟在老子
廟北廟前有李母塚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
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
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與梁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實事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
剽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
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罷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楚實

卷二十三

八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
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漬之中自快無
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宋子語錄曰莊子與孟子同時却不曾相遇孟子
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
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只於梁而止然當時
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聖哲按今鳳
陽臨淮縣有莊子墓定遠縣有漆園靈璧縣有鐘

山上有南華觀云周嘗隱此其地戰國時屬楚或云蒙卽今蒙城縣然未確

譚元春遇莊序曰童年讀莊未有省也十五年開凡六閱之手皆出沒微殊皆觀其間四閱本文一閱本文兼郭注一閱郭呂注旁及近時焦陸諸注又回旋本文撰遇莊總論三十三篇如其篇數益歎是書那復須注不易之言也注彌明否疑其明注彌贊否疑其實閱莊有法藏去故我化身莊子坐而抱想默而把筆汎然而游昧昧然涉我畫莊

楚寶

卷二十三

九

現循視內外其有不合者聽於其際與其數如咒咒物物利咒止又如物復咒益不嘶咒故因而遇之芒昧何極口弄物外之言手弄世外之事稽厥行藏伊可取也龜牘枯魚心迹超然而遇之情染一洗於物中爲人中人爲男豈如木楔隨水遇流豈如落英隨風近遠不發大寤自同蟲豸何往何來念之悲動因而遇之雞鳴不已洞天棊散雲霞周身寶不可塞關不可局局而塞之魂魄焉宅否瞑目恬氣伺候升降因而遇之廣成面語傷物

者傷箭人者箭鵬飛蝶息不出人間因而遇之其老易之旨乎靈勝勿宣靈誤勿鑿靈斷勿紉紉刺我指如夢古人語半分手因而遇之空牀不寢文理潦倒莊騷同思我愛天問滾滾如訴薄暮雷電卽記其事前絲後絲總不相連玆談羊蟻胡乃及魚見魚書魚想亦如是而已遇之以破否拘至巧者化工人敢推拙仰而思天靈不怪絕瞻彼小草葉葉染采小蟲跋跋其教青黃天地大文亦既工此海入其塘嶽入其牖無小無大愛玩終日因而

楚寶

卷二十三

十

遇之字句我師彼笑且儵此怒而爭侮者又笑我寓言耳父前不拜抱頸以嬉不揖密執跳弄酒歌豈曰可答他人反恭莊不云乎大親則已矣因而遇之詆訛何有昔客有從子問莊者曰已哉止哉誣莊者自誣注莊者自注十夫之濱慨不如細雨之滲流端居絕念可以一遇逐步追迫忽失其處千應之曰是也雖然子旣化身爲莊矣遇莊者夫豈子哉且夫景純有筆入夢求還輔嗣玄理出塚相告精文妙道神鬼所戀如此吾不忘莊莊必繞

否。景。宇。夜。池。剗。剔。否。腐。臆。濕。否。視。往。來。不。絕。豈。但。遇。也。

聖。楷。曰。若。以。文。字。說。莊。未。有。快。如。譚。子。此。篇。者。雖。然。且。置。是。事。試。看。慈。山。道。者。發。明。趣。向。其。言。曰。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否。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其。真。實。實。看。得。身。為。苦。本。智。為。累。根。自。能。藥。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入。情。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二

一。一。觀。透。虛。懷。虛。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實。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為。而。治。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相。求。故。大。不。相。及。要。且。學。跡。狂。之。態。者。有。之。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真。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鵬冠子

鵬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鵬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鵬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譏絕

韓愈讀曰鵬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利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授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其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二

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陸佃解注曰鵬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鵬為冠號曰鵬冠子其道踏駁著書初本黃老而來流馳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

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聞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高氏子畧曰：列仙傳曰：鵬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皆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三

鬼谷子

鬼谷子，西周楚人，受道于老君，居遼安，嘗入雲夢山，採藥服之，顏如童。蘇秦張儀受業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果，輪痛哉！後不知所終。

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

楚寶

卷二十三

十四

御折其枝，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蔭，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蜜之檀栢乎？上棲于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高氏子畧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

師又曰入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家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贗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

聖楷按隋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于鬼谷又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玉誦也得道爲地仙此說詞不足信大抵諸子姓氏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五

多半採入神仙於此益見方士之陋

雲夢山考

按蘇子由寄題清溪寺詩自注云在峽州鬼谷子故居日華瑣碎錄曰峽州玉泉鬼谷洞前有叢竹竹葉有文成符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患今荊州遠安縣西南六十里有雲夢山峯巒聳翠一名清溪山有鬼谷洞是其遺址也遠安原屬峽州又史記索隱云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者非

亢倉子

亢倉子襄陽處士王士源所撰也其自叙云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嶽客求通玄丈人又遇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還太行採藥經玉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祖夏詔書徵謁京邑與眾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廣至晁氏讀書記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

楚寶

卷二十三

十六

尙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爲洞霄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源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誅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燦註

高氏子畧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霄真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越世好道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聖楷按子書之偽不獨一亢倉子也但亢倉子爲楚人所撰其書空屬之楚故詳采諸論與其自叙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七

使讀者有所攷焉又王士源高氏作王褒或者士源以字行耶晁氏又作士元此是聲訛併正之

陸賈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應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

楚寶

卷二十三

十八

起巴蜀鞭笞天下割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安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入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宸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遁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

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
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舉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
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罷王何
乃北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取中國故王此使我居
中國何渠諂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曰問所不問賜陸生索中
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九

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陸生時
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
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
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悻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
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

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
事欲王諸呂衆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
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爲生產
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
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
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呂
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

楚寶

卷二十三

二十

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
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
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遇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財士務附士務附
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
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
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

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通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楚實

卷二十三

廿二

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勅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

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玉臨朝。欲王諸呂。與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賈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卽劉氏之人亦不

楚實

卷二十三

廿三

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誅國名言。身爲侯。鮪不出杯杓筐篚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顯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于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于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

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學之功止可當一妻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此也。

聖楷曰：陸生具大奇智，辨才兩番使越，皆如意旨。交驩平勃，卒誅呂安，劉功伐偉然。且夫漢高當馬上歌風之時，生獨陳說詩書不襲秦故，其視叔孫通輩何啻霄壤。昔詩人有云：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漢之文教，賈實勝之。子友鍾子謂生蓋英雄有道術而始以辨士自晦，知言哉！子故以為諸子中之麟鳳也。

楚寶

卷二十三

廿三

楚寶孝友論次

孝庸德也。人以其庸而忽之，故奇孝著焉。嗟乎孝又何能奇也？吉甫一信其妻，而伯奇放；楚康三泣其臣，而棄疾死。石奮不以父廢法，莊善不以祿私親。其秉志操心，蹈禮中節，千載而下，未有能知其委曲者也。至于肩火伏棺，捕魚泣筭，祗肯嘗糞，負土成墳，往往至情所發，通于神明，又豈有希覲行善之心哉？乃後世殘忍者，動以刳股割肝為苦孝，而疑之是使血誠之子不及羊烏餘偽之兒，等干曾閔天經地義於斯。

楚寶

孝友論次

二

氏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何怪同氣之相戕而友于之義罕有聞也？子傷之痛之述，孝友第十三凡一卷孝友一。

尹伯奇	秦疾	伍尚
石奢	莊善	申鳴
申喜	古初	孟宗
庾黔妻	韓係伯	柳霞
樂願	雙恭貞	孫曾濟
王玄紹	力僧護	尹忤

龐天祐
丁維舉

陳道周
周古象

孫景修
劉琦

楚寶

孝友目次

仁

楚寶孝友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四

明 梁谿高世泰 蕭梅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史象衡較訂

孝友

尹伯奇

尹伯奇周內史吉甫之子也。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却，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色，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安有此也？」妻曰：「試置空屋。」

楚寶

卷二十四

乙

中君登樓察之後，妻乃取毒蜂緣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之於野。伯奇乃集芟荷以爲衣，採梓花以爲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令採芟寒考，不明吾心，今聽讒言，歔息別離，今摧肺肝，何辜？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今思有偏誰能流顧？今知我冤，會吉甫從宣王出遊，伯奇乃歌以動宣王。宣王聞之曰：「此故子鮮也。」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

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

授江中衣。苦帶藻。忽夢見水仙。賜之美藥。思惟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顏氏索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于天性。而後妻問之。伯奇遂放會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戒。其後假繼。慘雲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楚寶

卷二十四

二

棄疾

棄疾者。楚令尹子南之子也。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環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否。與殺也。遂縊而死。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聖楷曰。棄疾者。楚令尹子南之子也。康王欲討子南。而三泣其子。知其子之必死也。棄疾不洩君命。而與殺其父。亦知其父之必死也。父子俱死。君臣始安。楚雖伯國。大義凜然。若此。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一處嫌疑之際。輒多決裂之行。甚至鋒加元首。刃出於腹。可勝道哉。眉山論武庚所以有取于棄疾也。

伍尚

伍尚伍奢之子，為楚崇邑宰。初平王在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請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而使太子建居于城父，既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將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益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求，不然將

楚寶 卷二十四

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否？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隨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而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隨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聖楷按：今應天江浦縣，即楚崇邑地。輿地廣記云：伍尚為崇邑宰，多惠政，民稱崇君。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士也。其為人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庭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庭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不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鉄鎖，刎頸而死。于庭中。

楚寶

卷二十四

五

聖楷曰：石奢身為士，而父殺人于庭，此時惟有一死，可以贖父全法，更無他路可悉。故奢一則曰：以父成政，不孝再則曰：不私其父，非孝。古人看孝字，如此分明，委曲一片苦心，豈徒悻悻而死也哉？說者乃欲引舜之事以相例，固哉。按大史公循吏傳云：石奢為楚昭王相，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云云。今從新序。

莊善

莊善者楚人也。白公之難，善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輕死乎？」遂辭而行。北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懼何？不反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也。吾公也。聞君聖，惜曰：莊善三廢車中，非懼死也。懼其母之不終養也。此刻剛賜何止寸斷，使少一轉念，便不能為。」

楚實

卷二十四

六

殺身成仁之事故曰懼者吾私也壯矣哉

申鳴

申鳴者楚士也。治圃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為辭之？」申鳴曰：「何會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難，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入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切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

楚實

卷二十四

七

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賜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

聖楷曰：莊善申鳴俱以孝稱于楚，然于白公之難，一則不顧其母，一則不顧其父，何哉？蓋既以君之祿養母，即不得以君之身事母。既以父之命事君，

卽不得以父之身背君。古人忠孝兩路十字分明。故不徒奉養孺慕爲孝。而以盡忠死節爲孝也。如以奉養孺慕爲孝。則必以蒲伏還懼爲忠。不幸而逆鱗犯難。又安得有剖心碎首之臣乎。此王遵所以叱馭于九折坂。而周處決一死以死征也。

楚實

卷二十四

八

申喜

申喜者楚人也。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

淮南子曰。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高誘注云。申喜楚人。聖楷按。風俗通引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戚耳拜長跪。

楚實

卷二十四

九

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公親同年。會遇于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此事與申喜畧相類。當其未得則悲。既得則喜。必有一種痛切之情。與之相感。而非旁觀所能喻者。豈得等于道路之人。而遽爲定省乎。應劭以爲愆禮。吾所未解。

古初

古初長沙義士也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時鄧惲遷長沙太守聞其事甄異之以爲首舉

聖楷按鄧惲字君章汝南人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因上書諫王莽莽怒繫獄會赦得出乃與同稅鄭敫南適蒼梧既而辭敫客居江夏教授罷舉孝廉爲上東城門侯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闕不開帝令從者

楚寶

卷二十四

見而干門問惲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從東中門入明日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復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太子不自安惲亦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免歸以病卒事詳後漢書今長沙府志不載

孟宗

孟宗字恭武江夏人也後避皓字改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襦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

楚寶

卷二十四

土

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安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至司空卒

吳王孫權傳嘉禾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

安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
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
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
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
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
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讀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
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
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
有戒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

楚寶

卷二十四

三

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
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
喪紀之礼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
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
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
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
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
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
丞相雍奏徙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

楚寶

卷二十四

三

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
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此因此遂絕
孟宗別傳曰孟宗為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
強者飲之一孟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
聞上乃歎曰至德清純如此
聖楷按孟宗於孫仁永安五年冬始以光祿勳為
御史大夫孫皓寶鼎三年春為司空建衡三年冬
卒又別傳云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
故時人之生以孟為名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父易，自耕野徙居江陵。黔婁少好學，多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蚪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西平令，參軍，出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獸，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為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屏陵令，到縣未旬，易在案進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口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闕，除西臺侍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縣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屬，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為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郫

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其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通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聖楷曰：「庾黔婁高士之子也，性復純孝，故爾。」指心痛，上感北辰，流虹鑄玉，斯其著矣。若夫猛獸表治縣之績，篋書高幕府之風，以視巢許，豈有間乎？即使於陵肩吾徐步庭帷，笙簧文苑，未見其難為兄也。

樂實

卷之十四

韓係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楸於界土。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閭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聖楷曰。韓係伯。謹孝人也。念桑陰之妨地。輒受侵。而不悔。是不獨以界讓其隣。而且以炤臨讓天雨。露讓地矣。大哉孝乎。夫一楸桑之微。而至于動褒俗之慙愧。補天地之有憾。若使居高臨下。永言孝。思其德。教寧有既哉。彼王漸之。請門高誦張融之。凌雲一笑。為多事也。

柳霞

柳霞字子昇。其先河東解人。曾祖阜。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魏徙居襄陽。霞幼而與遠。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大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後。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畫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否。特宜勉厲。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帶霞徐步。袖前會不顧。吟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為僚射引霞與語。深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歷仕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爵開喜縣公。及蕭督陳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於魏。霞乃辭督曰。陛下中興。無運龍飛。舊業臣昔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益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金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蒼瞻。

隨變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矜
鑒亮臣此心管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
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管殂霞舉
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霍州刺
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
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
如此其可欺乎大和中卒時年七十二霞有志行初
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楊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到
哀感行路毀率殆不可識後奉養沂江西隕中流風

楚寶

卷二十四

九

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天求哀俄頃
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
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
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畧無喜愠之容弘獎名
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
葬其子等金奉行之有子子靖莊最知名
周書贊曰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春戀墳
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
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樂願

樂願南史作願之字文德其先南陽涅陽人世居南
隄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臥願
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願便徒跣
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
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
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至薄以同僚非人棄官
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
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

楚寶

卷二十四

九

之曰卿過於茅李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弟預亦孝父臨入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與預悲
感問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
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
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
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
懷其德卒官時有一老姬行擔櫬荻葉將詣市聞預
死棄擔號泣
南齊書曰馬門解仲恭亦僞居南隄家行敦睦得

纖毫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按此事原載本傳後，似不倫，故附記之。又南史作解叔謙，其叙丁公藤亦不同。

楚實

卷二十四

廿

雙泰貞

雙泰貞，徐州人。南宋時，沈攸之攻郢城，招集才力之士。泰貞召不肯來，攸之遣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走入蠻追者至掠其母去。泰貞聞之，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長。

聖楷曰：雙泰貞以才力著稱，而不肯受召，其人必有超于才力之外者。觀其射殺數人，將母不獲而後，以其身來歸，豈一萬錢一隊長可得而動其心哉？嗟乎！英傑處亂世，往往不幸失身於人，如徐庶之依曹而終沉淪于下位，亦足悲矣。

楚實

卷二十四

廿

之。嗟乎英傑處亂世往往不幸失身於人如徐庶之依曹而終沉淪于下位亦足悲矣

孫普濟

孫普濟長沙臨湘人南齊時居喪未葬鄰火將及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將絕累日乃蘇

聖楷曰孝子之事其親也頂踵可捐水火可蹈未有親在焚灼之中而不以身赴之者孫普濟與義士古初同一里巷間風興感致其中痛豈有他念哉乃後世忍人以割股割肝爲孝禁行旌表是使血誠之子不及半烏傍僞之兒等于曾閔天經

楚寶

卷二十四

地義於斯不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王玄紹

王玄紹江陵人與弟孝矣子敏兄弟三人特相友愛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北齊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

楚寶

卷二十四

廿三

不能不少衰也又曰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聖楷曰玄紹事畧見顏氏家訓兄弟篇中故併錄其一二刺骨語俾薄於兄弟者一究圖之

力僧護

力僧護江陵人父力昌死其母欲迫薦之乞背護時五歲謂母曰何不將兒賣以易錢母乃哽咽抱市鬻錢薦之母後憶子目盲僧護隨客之蜀念母痛死者數後還江陵尋母得見齋戒叩禱以永嗽口為母抵其目復明

聖楷曰仲尼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生者不傷則死者亦逸矣力僧護衰經遺孩何知禮教其母或於迫薦之說而忍溺其子故僧護亦動

楚寶

卷二十四

廿四

于愛父之誠而頻捨其軀使死者有知其能不抱恨于泉壤乎厥後母既表明而僧護來歸未必非天道也

尹怵

尹怵字守忠襄陽人父嗣宗居喪踰禮唐貞觀中特蒙旌辟結廬墳側若將終焉怵時年十三竭力訣訟勤苦備養父疾篤怵不解衣歷年形貌頹瘠幾至殞滅父卒廬墓負土成墳朝夕號慟有紫芝產墓側州將楊洪武奏怵誠信著于鄉閭淳孝通于幽顯龍朔中刺史封道洪改其間為南陵里張柬之為記子慕先字冬筠孫仁恕字南金皆有孝行被旌表聖楷曰尹怵四世皆以孝聞紫芝之瑞非偶然也

楚寶

卷二十四

五

至今襄陽城東南有孝義井相傳為尹怵孝子故宅中井庶幾南陵之味想見伊人

龐天祐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泣祈天祐之父年八十有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哀號不絕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餐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為徙里門之右

聖楷曰宋史稱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剗股割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

楚實

卷二十四

廿六

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噫由此論之若龐天祐世豈無其人哉第不得長吏如陳堯咨輩為之上聞則亦民民委巷中耳

陳道周

陳道周湘潭人少孤事母至孝常自進及饋必拜禮饌遺者家貧竭力奉甘旨侍膳未徹不敢退非有他故終日不離母側母旦夕哀毀酸感行路葬縣郭西北廬墓所自陶磚甃墓廕塗滅日成五甕藉以衽號泣進之已拜而退以是為常邑人往觀者日以百數無不隕涕如是歷四年而塚乃成高三尺甕畢道周繼亡附葬母傍鄉人哀之為立碑表曰宋孝子母墓

楚實

卷二十四

廿七

聖楷曰按長沙舊志云孝子墓始為側近豪民攘奪侵毀墓碑零落鞠為荒草元知州王奉議下車之初首敦教化登丘覽古憐傷孝子之心亟命奪故地禁止侵犯捐俸為之封樹孝子華表乃復舊觀至皇明萬曆乙卯歲邑侯秀水包鴻遠重修柘之因請與宋苑難縣丞李長庚金祀學宮一時歎為盛典然其墓近在城西北委巷中易為居民所逼漸有不保之勢可為心惻

孫景修

孫景修長沙人。宋咸平間舉進士。仕至太常少卿。嘗
懷古今家戒一書。類演蘇轍序之曰。老子曰。慈故能
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
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精。慮故其爲
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
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
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
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

範實

卷二十四

其

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
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
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
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
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泂彼行潦。挹
彼注茲。可以饋餽。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
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
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
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

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
致其思。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
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
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
雖有悍子。忿闕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歛手。
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
之。特患無以祭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祭之歟。雖廣
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
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範實

卷二十四

其

聖楷曰。孫景修丁維臯俱長沙人。雖未詳其生平。
然而諄諄父母之感。崇族之慮。有今人所不能及。
者。嘗閱漢通紀。順帝永和三年九月。以光祿勳長
沙劉壽爲司徒。至漢安元年十月。始免夫司徒之
位。可謂尊矣。在位五年。可謂久矣。乃考其人。卒我
我焉。彼所謂高爵厚祿。薰灼一時者。以二公視之。
不猶腐鼠乎。夫二公之書。托其人以傳。猶能自見。
若此。若夫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又何如哉。二
書曰。具載文獻通考。

丁維臯

丁維臯長沙人。宋紹興末，撰皇朝百族譜四卷。周益公爲之序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常梁，則左寒峻。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

楚寶

卷二十四

三十

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鑿杜固義府所以陷不韋而無知如崇輔者所以流滌於尚父之墓而不耻也。長沙丁公維臯宿學耆儒，慨然以譜牒爲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得而不錄也。日哀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疎戚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弟子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姻婭也，不亦博而知要也哉？維臯不鄙謂予使序其首，曰：書不待序也。然維臯之意，不可以不明。蓋世臣

巨室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闕也。方典未受，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端而思大其門閭也。至於四姓小侯，重茵疊衮，則知無兩漢敗亡之禍，勲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之忌。上以彰國家人物之盛，下以爲子孫昭穆之辨。向所謂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者，不在茲乎？他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紳，予亦將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勉也。

楚寶

卷二十四

卅一

陳直齋書錄曰：丁維臯百族譜，僅得百二十有三家。其闕遺尙多，未有能續裒集者。聖楷曰：醴陵丁氏固世族也，其先有丁雋，習春秋，熟于三傳，時人稱之。登第十七人義聚三百口家，無閒言。宋祥符間，詔表其門，有丁公膺紹興初爲高郵尉，拒金兵力戰死。朝廷旌其忠節，官其子倚爲衡山令。有丁公億與兄公萬避難于鄉，賊得公萬縛之，將就炮烙。公億號呼願以身代賊，義而舍之。有丁仁權進士第，累舉淮蜀制幕，知無爲軍。

侯城築壇，魏人感德，名曰丁公堰。歷官湖北漕運使，退居二十年卒。年八十四，維臯，豈卽其苗裔耶？諱牒之撰，或亦感念其家世之忠孝而作歟？然益公序中亦未及之。又按輿地記，醴陵縣有角鯉池。宋天聖中，丁少連侍母於此，觀魚得大鯉，命作脰。庖人驚報，魚頂生角，卽放之。盧載爲作送角鯉文，因名池。夫丁少連又何人耶？文獻不足，姑附見之。俟再攷。

周古象

周古象，斬水人，元兵下淮，被虜至蘄，贊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問曰：「有母在，欲歸省妻，許之。」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時年四十餘，奉養盡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淮西憲俞幹堯莊爲立孝里門。聖楷曰：「古象既歸省，而終養廬墓，易未歸省而思養其母，難。古象之妻，囑古象以歸養，易既歸養而終身不嫁，難。何以言之？當離亂時，胡越亦解，初憐况復兒女情深，惟夫兩地既絕，他念易生，而各不負其初心。此卽風化之流，有未易及者矣。不意於辛之日有此風麟。」

劉琦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身。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遇歷河。考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也。貴池迎以題養。其後十五年。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元史孝友傳曰。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

楚寶

卷二十四

豈非天理民彝之存乎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代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獎勵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

楚寶忠義論次

楚之忠義天性哉。抑其流風使然也。宋李芾潭州之死。人以爲難。不知熊湘一炬毒焰在衡山。廢棄中預辦之矣。豈待見敵而後審已哉。蓋天不可逃。克費不恤子文之無後。奉初以還。奮揚惟知事建如事君。又若包胥痛哭于秦庭。子間潔行于宗國。譙王立義于湘州。皆具疾風勁草。歲寒松栢之操。故爾感激志仁。傷懷閭烈。而青史相望。有繇然矣。嗟乎。今之視簪亦猶後之視今。彼郴陽白兆之墟。豈不悲乎。述忠義第

楚寶

忠義論次

乙

十四凡二卷

忠義一

蘭克黃	申公子培	奮楊
蘭辛	申包胥	王孫由于
易甲	屈廬	王子啓
習珍	廖化	應余
張悌	周該	周崎
易雄	虞悝	桓雄
韓潛	許欽寂	許欽明

李景威

忠義二

陳遵

張順

尹穀

劉畊孫

鄺埜

陳求道

李希

遠居諒

丁魯郎

楊漣

范天順

楊霆

周鏜

姚善

石有恒

楚寶

忠義論次

二

楚寶忠義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五

明 梁路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任寶春較訂

忠義

闕克黃

闕克黃子文之孫楚簾尹也初子文弟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及

楚寶

卷二十五

乙

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餓而子文卒子闕般為令尹越椒為司馬既而與焉譖闕般殺之而居其位遂處於薳野攻王王滅若教氏戰於泉汭伯夢射王汰斬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夢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教氏時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昭文時爲郢公東萊博議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爲害豈淺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寔其餘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安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箴尹獨以君命爲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

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爲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有哉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春秋賞析曰春秋諸侯互爲逋逃竊臣子有罪輒逃死於四方以謀宗國如賁皇在晉州犂在楚曾公山不狃之所羞而揚揚對壘夫安知連尹可以贖知罃乎克黃獨取逃天執說堅正而越命自拘三有禮焉遂令國無逋臣宗無餒鬼寧獨子文之勛德乎哉嗚呼巫臣竊妻共集矢伍員貫弓平報尸屈原沈沙礮客死人者崩非虛語也合觀楚事而莊之伯也固安

申公子培

申公子培者楚申邑宰也。楚莊王獵於雲夢，射料雉，得之。申公子培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培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而死。鄰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料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夫死也。王命發平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楚實

卷二十五

四

聖楷按：呂氏春秋科雉作隨，兕注云：「兕，獸也。」楚莊王作荆哀王，按哀王乃考烈王之子，立二月為負芻所殺，故取劉向說為是。

奮揚

司馬奮揚，楚城父司馬也。費無極譖太子建于平王，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求，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楚實

卷二十五

五

春秋賞折曰：「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夫子豈安于去父哉？誠不遺君以殺子名斯亦小杖受。大杖受之義也。斬祛之事，君命三宿而一宿至，其與未至而先遣太子不霄淵歟？夫咄嗟應機，慷慨召自非知深勇沈者曷克辦此？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真可動天地泣鬼神。其奈平之充耳何？平於無極若轉團然，納黜子明開必殺之機，而獨惜伍奢之不得為奮揚也。藉揚而處奢之地，不知別有機權不耶？抑待死作命耶？夫權難預設，要

不離正若奮揚者正而能權奇之奇矣
史懷曰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
而使遣之奮揚使人執已以至王直其詞而免之
可見處暴主讒臣之間亦有以持正而全者人亦
何必不勉為正哉又曰奢知無忌讒太子于平王
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處人
所難言之地不知當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贅
語塞之安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忠之不可無
術也

樂實

卷二十五

六

闕辛

闕辛楚大夫成然之子孫文之楚滅鄆以辛為鄆大
夫故號曰鄆公辛成然之為政也貪賄無厭故平王
殺之而復用辛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鄆辛之
弟懷謀將弑王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
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
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
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雪上為弑上雪下為討而
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

樂實

卷二十五

七

有乎否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闕伯此以來
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
不能顧矣辛懼不免乃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鄆懷
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
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續字成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
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鄆楚人
皆懼吳之強以為遂滅楚也既而大夫皆爭官辛曰
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將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昭王復國辛

如其言

聖楷曰。闕辛謂君而討臣。何讐之有。自是正論。卽以懷報父讐論之。奢以忠殺成然。以貪賄無厭。殺奢父子。俱死。成然二子皆封。其怨毒之甚。懷固不得同于貪也。徒以昭王由奔投焉。思還是不可戮乎。昭王曰。或禮于君。或禮于父。此蓋懲鞭墓之痛。而廢典刑也。吾亦不取。

楚實

卷二十五

八

申包胥

申包胥。楚大夫。初。包胥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員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包胥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旅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如

楚實

卷二十五

九

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靈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國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裂裳裹膝。立於庭牆而哭。勺飲不入。口。七日七夜。不絕其聲。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旣衣之。詩。包胥九頓首而坐。

秦乃出師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昭王乃復國而賞始於申包胥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

吳語曰越將伐吳楚申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遂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

楚實

卷二十五

十

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

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寶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又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斷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慶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因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

楚實

卷二十五

十二

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旣命孤矣鍾惺史懷曰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此吳楚風世寬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對以智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以救楚不知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讎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寡友如此

王孫由于

王孫由于爲楚大夫昭王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
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
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
由余徐蘇而從王遂奔隨明年昭王復入郢王使由
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
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
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三

子西謝之初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國
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故由于云云
聖楷曰通材古今所少但古人不誣所不知不羞
所不能度德量力審而自許故其所就亦有可觀
卽如人各有能有不能此語今人決不肯道便是
今人不及古人處不必更問其所能矣

易甲

易甲楚人也白公勝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
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
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手立得天下
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
子之君而使從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
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
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部也吾聞士立義不爭
行死不渝拱而待兵顏色不變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三

聖楷曰易甲見義甚晰赴義甚勇故不爲利諂不
爲威屈然而捨生取義名心猶在若市南安僚則
併不爲名動矣不爲名動忠義二字又何足以免
之哉

屈

屈廣楚令尹屈建之後裔也。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令尹司馬皆先拔劍而屬之於屈。屈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屈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我。也可乎？」答曰：「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刳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楚寶

卷二十五

十

聖楷曰：屈廣宗臣也。死難。自與諸人不同。視其言。

曰：子殺叔父而求福于廣。可乎？大義。然。夫白公勝之殺子西。總為欲報父仇。而恨其不伐鄭故。積怨。無所雲。而激為此變也。其心豈嘗一日忘大義哉。故每遇易甲諸人。而輒退有足悲夫。

王子啓

王子啓字子開。楚昭王之弟也。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開。以為王。子開不可。刳之以刀。子開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聞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子開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至不仁也。刳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五

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聖楷曰：昭王病于城父。欲命公子啓為王。五辭而後許。昭王既卒。子啓乃與子西。期謀立越女之子。章是為惠王。豈有白公勝作亂。殺子西。期于朝。而已立為王乎。故子昭之卒也。頗高季札之讓于惠之出也。恥類楚圍之篡。若王子啓者。亦春秋時之佳公子矣。

習珍

習珍襄陽人祖融有隱德融子郁字文通為黃門侍郎封襄陽觀公族子預字文祥隨先主入蜀為雒陽令進廣漢太守預風流善談論名亞龐士元而出馬季常右珍丕振先緒為時名家仕先主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襲殺關羽珍與樊冑等舉兵弗克潘濬招降珍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極盡自裁先主聞之哀悼追贈邵陵太守子溫仕至廣州刺史溫子宇為執法郎裔孫叔仕晉為臨湘令山簡辟為

楚寶

卷二十五

十六

工官

聖楷曰闊壯繆之苑其將士解體俱隨呂蒙術中賴有習珍一舉差為吐氣若夫不受潘濬之招寧為漢鬼豈非義勇之匹休哉嗟乎蜀之亡也惟北地王謹與諸葛瞻數子以死節著殺身成仁故非易事

廖化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至瀘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安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漢侯和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六

楚寶

卷二十五

七

年蜀遂亡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達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聖楷曰姜維欲興軍大舉費禕輒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卒而後維率數萬人出石營出隴西出狄道俱無功而還至景耀五年再出侯和為黃皓所嫉不敢復還成都六年而後主降於魏

然則禕慎其始化慮其終皆內持根本之論誠可
為翫衆驥旅者戒也若夫化之詐死赴蜀視芳仁
輩不啻狗彘果烈之稱又何愧焉又按裴松之
曰於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
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
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沒成都自潰維若
同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
維不能奮節繇竹擁衛蜀土非其理也會欲盡坑
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
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
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
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此○論○姜○維○諸○
會○事○極○快○故○附○見○之○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一

應余

應余字子正荊州人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
三年為魏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
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
送竄得山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
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
狂悖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
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
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
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
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修祭服太祖
聞之嗟歎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為
于禁司馬
魏書曰甘露三年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龍山賊
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
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
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九

張悌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重，內興官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復安。彼之失民，

楚寶

卷二十五

三

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至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我贖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

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

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率眾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眾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流雕殘，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二

求至此，宸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夫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敗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要，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在荆州，常恐不得其

死○賁○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親○再○三○牽○
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
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梯○護○軍○孫○震○丹○陽○太○
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壽○於○楊○徐○
壽○衆○十○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
葛○親○欲○屠○之○梯○曰○殲○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
降○不○祥○親○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
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院○之○可○以○成○
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梯○不○從○撫○之○而○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三

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陳○相○對○沈○
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
堅○陳○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將○
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
番○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梯○震○瑩○等○
聖○楷○曰○按○晉○咸○寧○五○年○冬○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
琅○邪○王○伉○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
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
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

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是○時○吳○事○已○不○可○爲○
矣○卽○使○仲○謀○復○生○大○費○支○撐○况○一○昏○雲○孫○皓○而○可○
與○辨○此○故○爲○吳○計○者○渡○江○亦○不○渡○江○亦○不○殺○降○
亦○敗○不○殺○降○亦○敗○止○求○一○片○乾○淨○死○地○以○報○君○父○
軍○爲○上○策○而○張○梯○獨○能○料○蜀○懷○憂○於○十○年○之○前○從○
容○就○義○於○夫○戰○之○日○豈○非○奇○烈○男○子○哉○嘗○怪○陳○壽○
不○爲○立○傳○抱○慙○良○史○而○吳○錄○復○以○清○論○誣○之○安○得○
是○非○之○正○乎○諸○葛○親○字○思○理○亦○奇○士○也○吳○亡○親○逃○
窟○不○出○武○帝○與○親○有○舊○親○姊○爲○琅○邪○王○妃○帝○知○親○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三

在○姊○間○因○就○見○焉○親○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
謂○今○日○復○得○相○見○親○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而○復○
覩○聖○顏○誠○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
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為安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勲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先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

楚寶

卷二十五

廿四

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圖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

胡身之曰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縣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門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魏宋白曰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魏隋罷魏為石門縣聖楷按充縣今慈利縣是也縣西南百八十里古松梁山狀如香爐有十六峯環列最高者為天門空虛透徹上

賈山頂石門慈利舊俱屬武陵魏故宋白云云非以石門為天門也石門縣自有石門山在縣西十五里兩巖壁立如門高二丈縣名因此

晉紀曰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會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亂杜微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印戎苟未及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五

此雖復其身亦無益也至是敦遣從母弟魏乂帥甲二萬攻長沙相持百餘日甘卓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城遂沒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又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安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任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罷。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赴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楚寶

卷二十五

其

陳身之曰。此非穎川之邵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縣。聖楷按邵陵。即今寶慶邵陽縣。秦曰昭陵。漢曰昭陽。俱屬長沙。東漢始屬零陵。其後沿革不一。至宋理宗入承大統。即位寶慶紀元。乃升為寶慶府。領縣二。治邵陽云。

易雄

易雄字興長。沙澧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罷為至簿。張弔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苦。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後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七

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又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羣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

愧

聖楷按魏志云劉陽縣西三里太湖山下有別墅祠以祀易雄邑人于八月十四日祭之又祀于鄉賢真可以受忠魂矣然長沙虞悝桓雄諸人皆忠之猶勝乞需于木居士也

楚寶

卷二十五

廿八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第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弟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已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督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眾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

楚寶

卷二十五

光

卿兄弟南夏之趙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况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問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羈械可以濟否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步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鄒州荒弊糧罷空竭舟楫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農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悝

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
夫也不願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秣新澹
以狗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惛
復爲父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惛謂曰人生有
死閨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惛襄陽太
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聖楷按王敦初起兵遣參軍桓熊說譙王承請承
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
何以濟然得先忠義夫復何求乃檄長沙虞惛爲

楚寶

卷二十五

三

長史會惛遣母表承往弔之云云乃因桓熊以惛
弟虞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
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
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
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使虞望討
斬之以徇四境又遣至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承
倉猝中舉事用得其人動操勝著亦何忝將帥才
惜乎兵少糧乏救援不至徒使湘中之豪俊共爲
王室之忠魂千載而下令人三歎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魏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
至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又所執佐吏奔散雄與
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殺服爲僮豎隨承向武昌又
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懼之色因
害之

聖楷按朱晦菴知潭州日特立忠節廟祀晉湘州
刺史譙王承宋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將官
劉玠兵官趙聿之凡五人皆死王事者并象其容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一

佐侍左右立位記其官職姓名以風百凡誠曠典
也今其廟久廢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父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乃還。

聖楷按長沙城陷後。魏父檻送承。荊州刺史王虞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是時桓雄韓階武延三人皆毀服為僮。豎而雄獨以姿貌見憚。遂同遇害。嗟乎。

忠實

忠亦有幸不幸哉

卷二十五

世三

許欽寂

許欽寂紹之曾孫也。以恩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為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為虜所擒。方國安東。帝令說屬城未下者。時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呼曰。狂賊朝夕當滅。公但勵兵護守。以全忠節。廖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謚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為海東慰勞使。迎柩還葬。

聖楷曰。按是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

忠實

卷二十五

世三

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唐兵俱不利。而許欽寂兄弟一死於契丹。一死於突厥。可謂夷虜之膏肓。符虎之忠綱。目書欽明。而不書欽寂。豈非疎漏耶。司馬溫公兩書之為是。

許欽明

許欽明欽寂之弟也。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
太都護鹽山程公為京州都督。營輕騎按部會突厥
默噶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營州使說之降。欽明至
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饈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
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得入。欽明欲選將。鍊兵。乘
夜焚賊也。而城中無宿者。遂見害。兄弟俱死。王事世
名其忠。

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京州。都督許欽明為賊所

楚寶

八卷二十五

世四

經按。明年正月。默噶寇露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噶
將襲孫萬榮。經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誤也。
韋述。西京記曰。許欽明與郝虔俊。鄉黨親族。兩家
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為之
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卽姓郝。

李景威

李景威長陽人。仕高季興為水軍都指揮。宋建隆中。
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祖命
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景
威曰。兵尚擁。滿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安嚴兵以待之。
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喚江一民耳。安識成敗。且中
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真
至出耶。因勅繼冲去斥侯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
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

楚寶

八卷二十五

世五

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
繼冲與隨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卽詣延釗納
牌印。太祖優詔答之。
聖楷曰。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景威者可謂
卓烈奇男子矣。孫光憲豈真識成敗者哉。勸其至
以降寶為一身謀。富貴耳。以視景威何啻霄壤。

楚寶卷二十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張 剡校訂

忠義

陳遶

陳遶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知華縣有治績耳知雍丘縣為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啟覺蠻徽遶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之則召亂不測京惡之以他

楚寶

卷二十六

乙

事罷歸張商英柄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遶懼請外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耳使河北徙淮南徽將易置發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澁遶使夫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遶捕繫其入上章自劾乃黜勔進遶徽猷閣待制宣和七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遶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抗時縣官多費遶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後總制使翁彥

楚寶

卷二十六

二

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始有經總制錢名以官賊陵暴恣行殺戮斷截支體探取肺肝熬以鼎油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貧汗嗜利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逆氣結于民心一旦乘勢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採撫官吏竊賊按治以間進於是勅趙州王仲義糾市民造金茶罷城置糧泰而以私錢取之仲義坐黜徙河北都轉運使飲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歷真定守又徙中山金人耳至遶督圍入城堅守詔康王領大元帥命遶為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西河求和遶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遶達語曰王孫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為囚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遶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亦固辭遶固遣之振怒且懼囊刀入府進委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遶于堂及其子錫併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謀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摔裂之身首

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欽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達性孝友寬厚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罷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聖楷曰陳遵為刺史行罷邑以不逢貪濁吏為已願庶幾理輪獨立之風乃坐帝中山卒以殞命豈吏治有餘將才不足者歟雖然時二帝已北邦昌僭命中山孤注誰與守之遵適兄弟獨以名義

相勉之死靡他斯其忠節亦為難能矣

陳求道

陳求道字得之鄂州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眾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齋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運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

樊賣

卷二十六

四

道建炎四年命為相鄧隨鄧鎮撫使以請兵食不給緣有嫉之者遂歸蒲待命會招討劉忠叛劫求道為至數千人擁至若山求道怒罵不從賊遂殺其妻併二子特伶求道罵愈厲賊砍其口拔舌斷之而死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龍堂寺側事聞改葬興陂

聖楷按一統志陳求道墓在蒲圻縣東二十里興陂景泰中黎公弁以早禱而有應事載蒲圻志中

范天順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喪節。重為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不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與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為艱。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為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縊。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

楚賣

卷二十六

五

五百畝

聖楷按樊城被圍五年。天順牛奮力戰。不降。咸淳九年正月。元張弘範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乃陷。二月。呂文煥遂以襄陽叛降于元。制詞中。俄州刺史為降將軍。蓋指文煥也。真當愧死。

張順

張貴附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閻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干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安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圍山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礮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駁之乘風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纜。攢棹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歛葬。立廟祀之。張貴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

楚賣

卷二十六

六

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

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鄧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旣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入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夜不能卽枚隱迹乃舉砲鼓噪祭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舟進辰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火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夕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

楚寶

卷二十六

七

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心皆北兵也蓋鄧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議矮張乎此是也守陣者皆哭城中褒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聖楷曰是時李庭芝爲荆湖制置使功雖不就事則甚奇且二人出入重圍潛行水底如履平地與

順屍逆流而上至今猶有生氣使貴誅不泄龍尾洲之績登讓鵲浦哉又按庭芝受援襄之命范文虎卽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閭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雙浮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卒之文虎敗逃而元兵大合庭芝不得已而爲是亦無及矣宋事至此誰能救之徒使英雄相尋盡耳

楚寶

卷二十六

八

李帝

李帝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家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之升前揖之與其父俱死曾祖椿徙居衡州遂爲衡人帝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齊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齊初以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賑荒卽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廣安撫司幕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帝與參議鄧垌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以歸餘黨悉平攝湘潭

楚書

卷二十六

九

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帝籍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饑帝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至管酒庫德清有妖人煽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帝討之盜聞其來震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頑多盜帝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擊穴文廟中帝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義丘書院以祠尹焯置學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人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

國俞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帝獨無所問福王府

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爲營拯帝以書往復辨論竟寘諸法嘗出閱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賊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罷縣盜擾民多奔竄帝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幟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擄壯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藝湖乃復帝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楚書

卷二十六

十

北州起皆已歸附其友勸帝勿行帝泣曰吾豈昧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時芻糧枵江修壁命劉孝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陳元自成蜀歸帝奏請留之成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元右丞河里海手既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遇諸蠻而以大兵入潭帝遣其將於典帥兵禦之

于湘陰與戰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元
軍已圍城帝慷慨登陣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
皆出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
戰帝親督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帝
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帝取庫中積鹽
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
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
帝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否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帝罵
楚寶入卷二十六
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
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帝命酒醉之因督賓佐
會飲傳令猶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恭議
楊冕赴圍池死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
否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
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以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
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縱
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

乃自刎幕屬茶陵賴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
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縱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
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
殿大學士諡忠節帝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
以奉祀也其孫叔輔亦親迎于溫皆得不死二王悉
詔入闕官之帝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茲得
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卒至
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
禮士卽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倦倦獎薦之平生居
楚寶入卷二十六
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宋本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曰李公以至元十
二年冬爲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
無外放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
否死固分家亦不可辱于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
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
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
義亦自刎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
衡人宅在罷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爲學建祠學東

偏置公素係其中奉之久頗壞天曆二年較官劉
侶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王謂學其
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安祠衛爲公鄉較
鄉較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安祠乞其公故祠塑
公像且安以故宋知衡陽縣穰君侑食穰君諱檣
祖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
台以天兵蹂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
衡守令丞暨民皆走穰君戌石灣聞難還救時所
在盜充斥穰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

卷二十六

見民大去餘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穰君達城中

招散以守閏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

舟欲絕湘夾攻穰君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七
晝夜募死士沈所聚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衛卒以
完公薦諸朝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穰君公故
吏德同義比衡民又嘗賴以活侶謂公安祠穰君
安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適修祠屋塑公像其中
左以穰君配工果侶之父淳安縣尹壽翁奏書京
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已未憲廟親幸蜀世祖皇帝

以皇弟帥兵渡鄆將與兀良合台共會江左宋人
號幹腹之師倚角擣虛勢急雷電穰君以一尉軍
孤壘小敢與之抗克免於厄難哉及淮安王伯顏
受命南伐鄆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耳戰及陽羅
敗劔岸江觀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後其降者
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子弟部曲
未官至或自言某罷某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
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悉見還今
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蓋可惡之狀百出死城

卷二十六

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偉特

公與君合食一祠信安矣然子又有告衛較官者

昔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内觀察使
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德與天兵戰高邑被擒怒
罵不屈以死其子嵩汝招撫使賈貴孫十人長禮
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敗死國事至元六
年怒次子良弼以秘書監使日本將行上奏曰臣
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實以事在

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乞聖慈矜
欄上曰人臣各爲其主父終于所事雖在前朝亦
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爲吾養臣何嫌何疑不以立
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盤撰文刻其贊
皇家廟嗟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神聖文
明動法祖宗而學戴清議所根苟能援慤比言之
朝曰公與慤皆亡國人慤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
家節不下慤乞褒寵如慤萬一開可救詞臣紀其
事則既可爲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

楚寶

卷二十六

五

勅將益廣而祠爲大脩矣試思之公諱希字叔章
號肯齋先生其先洛之永年縣萬頃鄉招農里人
穰君字公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
李西涯公曰嗚呼自古有國莫不亡而顯路因蹙
可悲痛者空莫如宋之亡也使節死義者數十人
或止一身或連一家或及其將佐而能使人感激
之深且衆者宜莫如李忠節宋亡後數十年其遺
民故老尚隱思之忠節死潭人至今道其事猶慄
慨泣下嗚呼是孰使然哉論者固以爲宋三百年

養士之報然當時棄城賣主背位而逃者亦多矣
微忠節潭人未必死死未必能多忠節守潭未半
年而感動人若是及其死舉湖以南皆降天下之
存亡所繫可知已

聖楷按宋本記忠節公之宅廢爲學宮與記其妻
孀十九人焚死事皆國史所不及故備錄之又今
衡州忠節祠弘治間徙于城隍廟左失其故宅爲
學之意還當祠于學傍爲是

楚寶

卷二十六

六

楊震

楊震字震仲，以父大異，蔭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鼎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震未上，廉得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為帥，素慢侮士，嘗試以難事，震倉卒立辨，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司兵罷糧草，某營可備。罷甲矢石口占立授。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

楚寶

卷二十六

七

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吾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震隨民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罷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間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強壯者於農隙訓練之。時付以罷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勸，勸之未幾，能擇甲騎射，遂皆獲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震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

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震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築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震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聖楷曰：李芾潭州之圍，以盡忠厲將士，故元夕城破，潭民感激，多舉室自盡。此從古未有之事。說者謂屈賈之遺澤漸涵于長沙者，先為芾地而芾乃得倡而風之，斯固然矣。然亦是偉人義士生同鄉，死同地，奏合一時，如楊震父子忠孝素著，尹穀師範三學，歸心又如沈忠之義勇，顏陳之協贊，皆

楚寶

卷二十六

八

志烈秋霜，精貫白日，潭之人士何獨無心且潭之人士忠孝故其天性也。晉熊王承一與討逆之師而勇雄，虞悝諸人赴死如歸，豈非丹心注射前後合轍哉？呂溫題陽人城云：忠驅義感，卽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然則潭之人士不獨可與死難，又可與勤王矣。

尹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廩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聞浙賦擅四方，穀與同罷。邢天榮、董景舒、歐逢泰諸人為賦體裁典雅，每出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聞，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餉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雖行市

楚實

卷二十六

五

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恭，謀共畫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大半。芾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設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屈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局戶，朝服望闕拜，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火自

焚隣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閤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酌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故潭人號爲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楚實

卷二十六

廿

聖楷按李忠節公芾長沙先未有專祠，成化五年祀守金壇，錢澍始請于朝立祠，塑芾像，其中以

尹穀配，永著祀典。李文正公東陽撰記，今祠卽熊湘閣故址。

邊居諒

邊居諒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諒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皆有法。大兵至沙守。將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諒。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取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諒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諒曰。吾欲與呂恭政。語文煥。聞之以為居諒降。已馳馬至伏弩。

楚寶

卷二十六

世

亂。發中。文煥者。三併中。其馬。什幾。鈞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越三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迎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諒曰。若欲得新城。耶。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欲縋城出。居諒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諒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侵戰。樓火延。燬民居。居諒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聖楷曰。宋失襄陽已五年矣。至是。元伯顏帥師二。十萬。侵郢。張世傑力戰拒之。遂潛師入漢。屠沙洋。進逼新城。而呂文煥為之前驅。悲哉。新城一孤壘。耳。居諒以疲卒三千敵其二十萬。方張之虜。且守。且戰。至死不屈。豈非烈士哉。購既燼之骨。識猶生之。而伯顏此時視呂文煥為何如人也。

楚寶

卷二十六

世

周鐘

周鐘字以聲，瀏陽州人。元為州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號為難治。鐘狀若兀儒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惠窮民，治行遠為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為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龍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鐘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為相累也。賊至，得鐘欲殺之。

推以爲王鐘惟辟，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煨

聖按楚紀，取鐘大別山賦，進編入昭室外紀。此城屋木技，下何堪雅薦不若從元史忠義傳錄之。爲然鐘以便道還家，無城守之責，又無應敵奇謀，定衛桑梓，徒忿然輕身，夾死亦非正命。孟子謂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其鐘之謂歟。抑歎古知先生猶有不避賊鋒而死，民社者後之棄城而逃，概然符綬又何人哉。

劉畊孫

劉畊孫字存香，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生也，今爲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爲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錠，後增至五十錠。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獻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至正十二年春，新黃賊攻破

史實

卷二十六

七

湖南畊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輒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兵餘瑣南班程逃，謝璽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城陷，畊孫力戰遇害。第璽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嘗宣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璽爲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爲武昌江夏縣，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丁普郎

丁普郎黃州府黃陂人從征友諒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復與友諒戰死於鄱陽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宜立不什贈柱國上將軍封齊陽縣公從祀康山忠臣祠

聖楷曰我

太祖高皇帝癸卯鄱陽之捷血戰凡五晝夜友諒伏殺其神功駿烈具載宋濂平江漢頌中是時將臣効忠死敵者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

楚寶

卷二十六

五

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承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事平立廟康郎山

姚善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後復姓居魚寨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書生時扁讀書所日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為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倡和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蘇州府初上以吳民樂吏俗僻靡達式繩以重法罷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允協時安數造請罷賢考求治道商暑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為

楚寶

卷二十六

五

列。魏。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逐。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數。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

見公然芥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者明公弘下士之
風請侯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置坐上請
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
和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
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
已出北平善於是密結常鎮嘉松四縣守訓練民兵
相約勤王而薦芹為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
書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
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者畧可
楚寶 卷二十六
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猥須急召之
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
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督蘇松嘉善鎮五
龍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
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
四往號召圖興復善戰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
去善為慮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罷
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
後有沈魯者以詩吊之曰倉卒勤王五龍兵南風餐

力北風鳴清忠自托已湖月稯史何會說泉鄉正德
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
遷國臣記曰黃鉞字叔揚嘗熟人以生員薦除安
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
給事中陞戶科左政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
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嘗鎮京師左輔君吳人
朝廷近臣今雖去安有以教我鉞曰三罷惟鎮江
辰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按
得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
楚寶 卷二十六
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亂之良才
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我馬至此而
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
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
殯居陵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
受建文君詔總督蘇松嘗鎮嘉興五龍兵勤王以
書招鉞鉞即日營壘果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鎮江
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數擅
詐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

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有鉞。」即
 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獨
 死，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食。
 是年七月，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
 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
 今與希直同死，國不忍生手。祀畢，詒家人，歸祭
 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
 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
 具棺，哀日夜泣。橋側百方，亦鉞屍不得，更數日，屍
 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
 禮葬之。屏處福父濬，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
 古行。

聖楷按：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之于子弟，惟恐讀
 書見徵者。越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懲之。弗為
 變，乃令督耕。葛澤陂田舍間，鉞託市鹽酪，一二日
 入城借書，親知間沿道披閱。至陂輒盡，每以為限。
 隱者楊濬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簷讀書，就視
 之曰：「監子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我苦無書讀。」

耳過目不忘也。濬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插不下
 萬卷。監子能從否？」遊手鉞喜從之。至濬舍，乃令其子
 福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縣聞之，俱陸賢良。濬怨
 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携兒耕讀遠郊，以全餘
 生念。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耶？」
 鉞乃說尹罷福，及鉞與姚善俱死。建文之難，而福
 獨得免。求之既得，屍復弔以詩曰：「江風夜鼓洪
 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
 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踪滿，夢轉安梁月影多。誰謂
 百年臣子恨，獨同野老淚滂沱。噫，革除之際，又何
 多奇士也！」

鄭瑩

鄭瑩字孟質，宜章人。永樂辛卯鄉貢士，理刑都院事。以廉平名。十一年，為監察御史，時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滯農，謂將起大獄。公往掄市豪一二，慰之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勅公事。即實會官軍勦公，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安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誅誣者，宣德四年，陝右饑，移粟資粥，全活萬人。公最清謹，父又賢。嘗市褐寄父，貽書罵何處得此褐者，以不義污我父。

楚寶

卷二十六

十一

教官公欲見父，聘陝西考鄉試。父又大怒，罵難不至。歸憂服，除陞應天尹，與利去。客市征田稅，皆酌其平。棄得不得為輕重。正統元年，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王驥西征，公任部事有勞。上與除戎籍，四年京師濕雨，壞廬舍，公言此陰陽為沴，兵陰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不許久之，進尚書，時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人各適土性，下羣議。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谷將誰歸卒？不動十四年。上北征，虜力止不允，比出關，又請回鑾。王振惡公，矯旨令。

與戶部王尚書佐隨老營，至懷安，陞馬幾殆。從者請留就醫，藥曰：「天子在前，可託疾求自便。」力疾至雲中，還至宣府，虜大至，再請上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皆不報。後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公曰：「我為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明日次土木，師覆遇害，贈少保，諡忠肅。

楚寶

卷二十六

十三

聖楷按公父名子輔，以明經任本縣訓導。陞安福令，不受復政，句容教授。家教至嚴，公在陝西時，俸易一絨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公又欲見其父，不可得。念父為教職，居閒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又以書責之。公拜書跪讀，泣受其教，而已嗟乎。事父至孝，如此事，君那得不忠世不乏慷慨就死身齊沙漠者，殆未可同日而語也。

楊漣

楊漣字文瑞，德安應山人。為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為狂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膏肓夜兩人行歌，獨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壽縣。其為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為蕪猾，亂吏治，必收案致法。吏人捧手，氣柔府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阡陌，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亦更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盜利訟，衰盜息邑以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

楚寶

卷二十六

世三

口其兄清賣田以資之。五年入覲，毀所束帶以佐辦裝舉清官第一。庚申擢兵科給事中。先是光宗久在東朝，問于鄭氏，儲位危，飢饉然後定。是年秋，神宗寢疾，皇太子希得召見。日肝尚傍復寢門外，公慮之，委告閤臣當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教宋文潞公詞內侍故事傳讀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嘗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同心憂懼者也。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趣封鄭貴妃為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為皇貴妃傳旨旁。

午中外奸邪謂知

上病不能自還，扇動鄭李諸賜兩宮挾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而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文昇侍疾無狀，定下司禮監推舉窮憲宣示中外，同俾賊臣誣汗。起居發病狀，虧損盛德。上暫輟萬幾進皇長子及皇子扶牀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日。上特命錦衣召公入意公且得罪。上對羣臣

楚寶

卷二十六

世四

從容言病狀既而數注視公指皇長子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宣召羣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與公以兵垣特召閣部咸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廷見之意。自是再召與聞。末命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羣閣教選侍閉。皇長子不聽出度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聽臣哭臨，果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羣閣之計格我輩得以事少至矣。初詣乾清宮，闖入持挺，誰何公大罵奴。

才手格却之將及宮門內登傳李娘娘命追呼泣遷
者至再公復手格叱退之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
猶踞乾清不肯去宣旨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
中武氏何語公抗論于朝房于掖門于殿廷者日以
十數叱小豎于麟趾門者一叱閣臣從哲及大閣于
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乾清後先
諄辨謂選侍不得毋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反
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聲呼聲淚遂咽還
侍能于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苑不出矣

楚寶
卷二十六

世五

聲微御座殿陛皆驚上亦語近侍胡子官真忠
臣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句句不知所
爲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緝騎周廬
徹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關入身露坐宮門外五
日夜不交睫頭鬚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
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神廟中年羣小窺覷
枯之勢開離間之際浸淫蘊崇而發作于鼎革之交
公察知與妄替先仗節奪入至于婦寺之手其功最
爲奇偉然移官既峻羣小穴所馮依膏唇拭舌造作

費語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據公公乃
上移官始末疏優詔歎嘉則誣公交關司禮安得
取中旨以憲公公發憤再疏移病繼逆閹魏忠賢
漸用事排安殺之羣小私相幸以爲殺公有其矣明
年卽家起太魯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
副都御史羣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惜未敢卽發使
其私人疏糾左光斗魏大中牽連公客汪文言以嘗
公公家居時嫉忠賢關通阿毋竊弄威福必爲社稷
憂扼腕流涕草疏藏橐篋中至是乃修飾爲二十四

楚寶
卷二十六

三六

大罪上之忠賢驚且恚擲地展轉號哭羣小教之曰
毋恐逐楊某公可安枕矣忠賢喜假會推盡還公等
羣小又嗾之曰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復大
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畧熊廷弼羅織成獄先是考
文言五毒備極迫使引公文言號去呼公仰天笑曰
安有貪賊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顧以文
言爲徵公大呼太祖高皇帝神光兩宗竟坐誣
服以死公死後大率鈞黨轉相連染死徒廢禁逮捕
相望乃爲開定三案刊要六借公爲質的以欺誣天

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
不亢于擊閭而死于移官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閹
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也詔獄後三年今天子卽位
追錄死閹忠臣以公爲首會其子之易等詣闕訟父
冤詔所司上公死狀閹擊猶用事初贈僅平進一
級耳贈削去部街不肯上羣小之忌公而憎其骨餘
至于此極哉公爲人孝友潔廉正直誠篤家貧喪父
躬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
室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清更衣并食

楚費

人卷二十六

卅七

如一人其妻有違育于母兄痛歐之令長跪謝罪而
後已在省垣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間受故人問遺
隨手散盡家無餘財蘊義生風抗論悻俗採纖芥之
善貶毫末之惡是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慰薦
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腹賢易首
領奮迅感慨急人之危甚于己以故知與不知皆傾
心倒身願爲公死無所辭也當其昇輓就徵自卽抵
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
所過市集藝檻車看忠臣泣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

冀達荆吳縣延萬餘里追囑令亟賣菜洗削者爭持
數錢投縣令廳中三年而後止昭雲之後街談巷議
驚而相告芸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激烈波蕩
海內蓋亦從古所未有矣嗚呼公之死在天啓五年
七月二十四日也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
畢命之夕白氣貫北斗災青疊見天地震動冤抑可
勝痛哉崇禎五年其死友陳愚始爲公狀率其二子
跋跡數千里屬錄太史謙益志之茲益傳其畧云
聖楷曰楊大洪先生固社稷臣也抑予讀陳元朴

楚費

人卷二十六

三八

狀知世間尙有忠友讀錢太史志知世間尙有公
道項奉高督學師撤修四朝三楚文獻錄大
洪傳屬之華容孫穀又知世間極大忠孝卽是極
大文章以之作人而訓行善俗流風遐邇以之報
國而樹勛建業彪炳丹青太史亦云千載而下讀
枕中嚙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肅容涕復泗相
與教忠而勸義者也吾師文獻一錄造楚之功
豈有暨哉

楚寶獨行論次

後漢書始立獨行傳其言曰或志剛金石而悍敵于
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于小諒亦有結怨協奸商
明其心附義陵陰虎生等節雖事非圖通其國航
有足懷者予親楚士又何多偏至哉性不偏不獨事
不離不奇荆山痛哭車下律狂昭王失國乃見屠羊
郡士五百市南足當以此掩映方來操行俱絕故爾
葬生竟天天年陸子號泣而不返也述獨行第十五
凡一卷

楚寶

獨行論次

獨行一

卞和 接輿 屠羊說
熊宜僚 兩龔 陳平子
何願 石偉 陸羽
羅友 魚弘
段弘古 吳璩

楚寶獨行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

長沙郭金臺較訂

獨行

卞和

卞和荆人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為謬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
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

為謬而斷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
突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文王聞之
使人問之曰宋下刑之者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
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護此臣之所以
悲也文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
足夫尤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株也乃使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劉向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
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

人與。哀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哀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焉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贊也。安白玉之璞。未獻耳。聖楷曰。玉不可再獻。再獻。即非玉。足不可再別。再別。即非足。然而。事有不然。情有不得已者。卞和特。爲千古傷心人。痛哭。空山。生其光焰。豈爲玉作計。哉。故璞中之寶。有時。人素足下之悲。惟餘哀郢論。

楚書

卷二十七

二

者乃謂和負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嘗此。何異。瘖人說夢。

荆山考

按荆山在襄陽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惟西南一隅。通人行。其上有抱玉巖。仙女洞。荆州記曰。縣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卽荆山。首曰景山。卽卞和抱璞之處。然平者。漢地理志有二荆山。其一。禹貢北條荆山。在潁川懷德縣南。今鳳陽懷遠縣是也。其一。南條荆山。在南隄臨沮縣東南。臨沮。

卽南漳地。近于郢。和氏泣玉。固應在此。若鳳陽在。戰國時。始屬楚。安得有獻玉。荆厲王之。事。廣興諸。記作懷王。此又緣琴操之。晏傳耳。江淹望荆山詩。云。奉詔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栢。西途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生合霜。一聞。若。奏。再使。豔。歌。傷。

楚書

卷二十七

三

接輿

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接輿。遣使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曰。請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於是夫負釜。妻戴篋。變名易姓。遊諸名山。嘗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聖楷曰。接輿不以隱名。而以狂著。蓋有心用世。人

楚書

卷二十七

也。楚自莊共而後。需餓平。輟昭惠。出志憤之士。無不怨心。隕涕。接輿獨何取。潔身哉。然此時非有大聖人。不能爲之挽回。而子西輩又不足與語。故孔子適楚。亦未必無勤勞。文武之思。而接輿直以爲不可也。嗚呼。胸中無一世目中。尙有孔子伊何人哉。風德遺輝。登音絕響。

屠羊說

屠羊說楚之屠羊者也。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冠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楚書

卷二十七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失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聖楷曰。屠羊說不屑以絕人。避世爲高。又不屑以三旌萬鍾爲貴。故反而屠肆。臣之爵祿已復矣。而從王臣之功。罪無關仕隱之外。有此奇人。

熊安僚

熊安僚楚人居于市之南。白公勝將為亂。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三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安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楚實

卷二十七

六

聖楷曰。楚之昭惠宗社幾覆。禍皆起于父子安僚。為楚同姓。不知幾許傷心。而肯從白公之亂乎。此不足異。惟其身足當五百人。而能令君相不知。通國不知。有一白公勝知之。而又不為之動想。其藏身之智。埋名之勇。千古無兩。嗟乎。楚有如此人。而棄之市南。猶幸不資敵國耳。

兩龔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勝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元父。齊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嘗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議大夫。寔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

楚實

卷二十七

七

賦飲泰重。安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還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與廷臣會議丞相王嘉事。不和。博士夏侯常起至勝前。謂曰。安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嘗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患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安復勝曰。當如禮。嘗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嘗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未幾。坐與龔舍相非。恨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會哀帝崩。王莽秉政。勝遂還。老於鄉里。初龔舍以龔勝為

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卽楚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上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旣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旣歸鄉里罷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礼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卒葬旣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

楚實

卷二十七

八

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蠶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魏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抱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還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先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適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否受漢家厚恩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諒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救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

楚實

卷二十七

九

棺周以衣勿隨俗動否冢種楬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年非否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廩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聖楷按彭城古大彭氏國春秋爲宋地戰國屬楚秦置彭城縣項羽自稱西楚霸王都此漢曰徐州隋唐宋及國朝因之城東南有龔勝墓

陳平子

陳平子長沙人少遊太學為諸生時山陽范式亦同在學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後但以屍埋巨卿尸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諡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樞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

楚寶

卷二十七

聖楷曰人知范巨卿為張元伯死安不知陳平子又為范巨卿死友然巨卿之見信於元伯猶在生前平子之見信於巨卿乃在身後嗟乎人愈疎而愈密事愈難而愈奇巨卿固不可及乎平子亦豈易得哉裂素為書當必有高於醢酒設饌者乎故表著之使與烈士並傳

何顗

何顗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今少遊學洛陽顗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顗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顗往僕之偉高泣而訴顗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醢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顗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奔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顗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厄者為求援

楚寶

卷二十七

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免者甚眾及黨錮解顗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顗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顗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與顗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顗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顗川荀或王佐之繩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顗屍而葬之爽家傍

石偉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卽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卽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瘠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僞冒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史記

卷二十七

十三

吳書曰永安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廖立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今縣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二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

史記

卷二十七

十三

嚴等下當懷快快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公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皆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吏未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令弱世

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主連流俗苟作拾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卻號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賊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罷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

史記

卷二十七

古

繼率偏軍經汶山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徙所妻子還蜀

史懷曰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爲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爲不是而表劾之語似屬短甚矣聽言客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已思過之義武侯沒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葛於身後者寔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萊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爲甚

聖楷曰廖立負名使氣不能忍耐目中流俗遂至快快于棄大言犯其所忌誠害于非之善藏者也然當其遠徙汶山耕殖自守聞亮既卒垂涕與思矯然異夫李嚴彭萊之所爲是其能自行其胸臆者豈亮之用法果有以致之乎否故不取于習氏之言

史記

卷二十七

十五

羅友

羅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捧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璉不以爲羞。桓溫嘗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譏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親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

門於中路，達一鬼大見，擲云：「我只見汝送人作罷，何以不見人送汝作罷？」民始怖，終慙，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于益州。

世說新語曰：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紫門，未開，至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開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作客爲人有記功從。

楚寶

卷二十七

七

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與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圖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城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相諮，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至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

聖楷曰：羅友有治民之才，而世不見，知遇桓宣武之至，而不肯趨媚，以干進，安得不乞食人見其乞食也。而鄙之羞之鬼見其送人也。而抑之揄之羅友胸中豈無超然於鄙笑揄揄之外者哉？昔蘇省山謂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至人哀哉哀哉饑寒嘗在身，前功名嘗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魚弘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嘗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畫水中魚驚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畫丈夫生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威栢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鍍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

楚寶

卷二十七

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達勅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車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敬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之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酉陽雜俎曰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荊州橡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聖楷曰魚弘之爲人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然觀弘常爲軍鋒累典大郡卒保其身家以終又豈無識以處此者乎且自謂爲郡有四畫似諷諷而爲說法也至于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與張季鷹同一慨慷而湖海之氣自別李抗學之誠過矣

楚寶

卷二十七

九

陸羽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
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為人才辯篤信禍福多自用意
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
去人或疑之謂生為賤及與人為信雖冰雪千里虎
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苕溪之濱閑對
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譚永日嘗扁舟往山寺隨
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真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
古詩杖屨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之暮至月
黑與畫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
始其家悖露青乎竟陵太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
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
後嗣染衣削髮號為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為孝子
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為孝殊不知西
方之道其名太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
用矯矯無變歷談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污墻具
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
畫牛背為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

其字但於牧所傲青矜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
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來於寺中令其剪榛
斧以門入之然或默記文字惜焉若有所遺灰心木
立過日不作至者以為慵惰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至者以為慵惰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其楚乃釋因倦所投捨至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謹
談三氏以身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
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
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
榮實 卷二十七
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野人酤於滄浪道邑吏召子
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
背親授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于火門
山鄒夫子暨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
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馬幫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
白驢幫寒陽太守李愷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
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空野人乘畜故特以相贈
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為緝
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為善若已有

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于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皇甫曾送陸鴻漸山人採茶廻詩千峯待逋客香茗復龍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磬一聲

張又新水錄曰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其名有傾蓋之歡因之赴龍泊楊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于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楊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利繩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稱不敢給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此南零者矣使驟然大駭伏罪曰禁自南零齋至舉舟蕩覆半懼

其渺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李大驚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自命史占而次第之聖楷曰嘗讀周愿牧守竟陵三感說其畧云愿頻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隴西李公之幕兄事之又云羽字鴻漸竟陵人百氏之典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謬謬坐能諧諠世無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按此則羽在當時屢就徵辟大有文譽不第以前茶著稱也且羽既自撰陸文學傳則他書之傳疑者皆可刪也惜其著作不見于世惟茶經三卷猶存王元

之陸羽茶井詩云楚石封苔百尺深試茶嘗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月留得先生一片心井在景陵縣西北里許一名陸子泉

段弘古

段弘古安鄉人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落不事產
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
索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
先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
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
儉東平呂溫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歡留門
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景儉遂前
右拾遺張宿與然諾南見山中劉禹錫河東柳宗元

樂實

入卷二十七

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
賢微共去又南抵好義客州扶風實黎途過桂桂守
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
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
困於俗笑否安用生為理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
崔公為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
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
聖楷按黃山在安鄉縣北六十里上有宋謝晦廟
一名謝山

吳瑛

吳瑛字德仁，新春人，以父龍圖閣直學士選路任，歷
仕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
即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挽留不聽，相率賦詩飲
餞于都門，遂歸，斷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
酒，家事一付子弟，賓至必飲，必醉，或臥花間，客去
亦不問，有減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行酒，嘗有貴
客過瑛，酒酣而歌，以樂罷，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爲
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

樂實

入卷二十七

儋瑛哀之曰：是人得有憂，憂而焚其券，門生
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禁簿書爲欺者，諒
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養未嘗封也，盜入
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惟所欲，夜至寒，幸
舍吾被，其真率曠達類此，哲宗朝，屢召，皆不起，崇寧
三年卒
聖楷曰：吳瑛胸中故無俗物者，然有焚券一事，始
覺種花釀酒，非偽隱之資，宋史爲之立傳，亦具別
眼耶

楚寶真隱論次

古之所謂隱者不盡放情江海取逸丘樊已也或時有所未際姑秦讎以養角或道有所不屈甘肥遁以幽栖或性有所不可寧孤光而絕俗故朝端振金玉之音而市肆多秀歲之士其迹愈近其心愈遠其隱愈大其道愈光自夫後世慕終南蒿少之風而處士虛聲差側席矣善乎孟少孤之言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執此而循名雲壑採秀山阿洞庭衡嶽之間當必有隱君子焉述真隱第十六

楚寶

真隱論次

凡一卷

真隱一

善卷

桃花源隱者

漢陰丈人

漢陰老父

龐公

伍朝

孟陋

郭翻

龔玄之

被苦野老

宗炳

宗域之

劉凝之

龔祈

郭希林

劉蚪

庾易

宗測

洞庭老父

唐節

令狐揆

楚寶卷二十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黃岡馮雲路較訂

真隱

善卷

善卷者楚人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

楚寶

卷二十八

終

劉禹錫善卷壇下作曰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斯民既以治我得安林藪道為自然貴名是無窮壽瑤臺在此山識者嘗回首

善卷壇考

按常德武陵縣東南十五里枉山今名德山舊名善德山隋刺史樊子蓋以堯時隱者善卷居此故名卽所謂善卷壇也又考楚志卷墓在辰溪西南二里龜山上

桃花源隱者

桃花源隱者秦時人也。避亂隱武陵山中。陶靖節記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楚實

卷二十八

二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

者藏氏配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寂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腰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歎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躋輕風高舉尋吾契

楚實

卷二十八

三

蘇東坡曰：世傳桃花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至百餘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秦之楊父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不知其姓氏子貢南遊于楚過漢陰見一
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揭揭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
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
其名為機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

楚實 卷二十八 四
也否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往矣無乏吾事

聖楷曰按漢陰在今漢中府漢陰縣境周為庸國
地春秋戰國屬楚其源出于西和州徽外徑隋河
與嘉陵水合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于
江俗謂之西漢非嶠冢之水由均襄郢而至漢陽
入江者也又按漢陽亦有二如麗參傳任常為漢
陽郡人乃今鞏昌府所屬秦州其地漢置天水郡
治平襄東漢改漢陽郡治冀非今之漢陽府也今
漢陽府在兩漢時為安陸縣地屬江夏郡自晉及

隋雖沿革不一併無漢陽之名至唐大業初始改
漢津為漢陽先輩廖鳴吾國之史臣也撰楚紀開
幽乃以任常為漢陽府人何由葬之甚

按麗參傳參為漢陽太守祀人任常者有奇節隱
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
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至薄白以為
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
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
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事甚奇特併附錄

楚實 卷二十八 五
之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桓帝延熹中幸章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親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苟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為子羞之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卷二十八

六

聖楷曰此漢陰却是沔水之陰在均襄間者桓帝紀云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于園廟幸雲夢臨沔水幸新野新野屬南陽亦先武進史之地也退時公卿咸車馬萬計徵求費從不可勝極觀老父對張溫數語便知范史依樹流涎之論殆非已甚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憩鵲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卷二十八

七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

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祥河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云

水經注曰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其一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

楚寶

卷二十八

八

鹿門山考

聖楷按鹿門山在襄陽縣東三十里舊名蘇嶺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時從先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後遂相仍云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至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來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糴匱以終身故令敦喪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心游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遁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觀前漢有

楚寶

卷二十八

九

舊安聽光顯以獎風尚妻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聖楷按楚志武陵縣東北九十里有學書池乃晉高士伍朝別墅也其池水色微黑故名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謂之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為將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安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以我不往故取億兆之人無

楚寶

卷二十八

十

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和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誼論語行于世卒以壽終

劉義慶新語曰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辟州郡舉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至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溫俱為康亮所薦公車徵

楚寶

卷二十八

十二

士微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越武昌省噴蓋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短長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陸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帳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

也卒于家

聖楷按翟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蹕履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不赴其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避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飾其甚

楚寶

卷二十八

者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飲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縈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魏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

楚寶

卷二十八

七

尚不仕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不起卒于家

聖楷按戴逵字安道譙國人總角時以鷄卵汁復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鑄之詞麗絕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嘗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孝武帝時與龔玄之同徵魏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

被苦野老

被苦野老野人也。宋衡陽王義季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八州事。嘗春月出獵于野。有老人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曰。般于遊畋。古人所戒。方今陽和布氣。播厥之始。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夫。非勸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辭曰。苟不奪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其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聖楷曰。漢陰老父。裔傲而慧。其殆憤世而逃者歟。

楚寶

卷二十八

十四

此老初。執似是用世人。然皆夷穆而近道。邈世而離名。鴻飛弋慕。故知其倫匹也。

宗炳

宗炳字少文。其先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安都太守。遂家江陵。父繇之。湘鄉令。母同。耆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至。簿舉秀才。不就。宋高祖領荊州。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廬山。就釋慧遠。考譯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

楚寶

卷二十八

十五

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為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饋。並受之。高祖勅南。魏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資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悲情。頃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譙命為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

南登衡嶽因而結字衡山欲懷向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覲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王薄次昭郭州治中大說正員

耶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不就徵辟宗炳自爲畫山水序曰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無是以軒韓堯孔廣成大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紫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跼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言微於言

象之外者可以心取於書策之內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綯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之大曠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迴以數里則可圖於十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綯索以遠睽則崑崙之形可圖於方寸之內豈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累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蒿筆之秀玄牝之霧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

心亦俱會應會感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開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遠天勵之策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堯嶷雲林森渺聖賢睽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宗或之

宗或之字叔繁，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至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饋遺一無所受。宋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壑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

聖楷曰：衡陽王義季嘗欲用宗炳，以重祿，炳曰：「祿

楚寶

卷二十八

十八

如腐草盛衰，幾何？然而不禁子弟之從祿，豈其中猶有未忘者歟？宋書謂或之文義雖不及炳，而真澹過之，此便知門內之情有徑庭之別矣。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隄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作蒲筴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誦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

楚寶

卷二十八

十九

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頌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饑，斂斂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

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九

庾仲雍荊州記曰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于霑溪盛公詣市還着練帽布裙以杖荷展與桓司空語語畢負荷而去

蘇東坡曰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為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即笑而受之此雖小事常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楚寶

卷二十八

三十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為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荊州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一

聖楷曰獨往之人皆負介姓高尙之士多在幕年若所以垂簪而即放情江海取逸丘樊即三世幽貞未有過也兄賦詩不及時事又何其善于處濁世哉乃日月之車遽爾折軸豈碧細清潭亦復為造物所忌耶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為太子庶子。希林為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鄧州刺史蔡興宗辟為主簿。不就。

王弘之傳曰。從兄王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淡丘園。放心居逸。前衛

楚寶

卷二十八

世

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壞聖朝。未蒙表飾。空加旌聘。責于丘園。聖楷按王弘之。曾為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程令。尋以病歸。後累徵不就。郭希林未受一命。而亦以前官稱。何也。此必有誤。

劉蚪

劉蚪字霽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嘗服鹿皮袴。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蚪為別駕。與同親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蚪等。各修賡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親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

楚寶

卷二十八

世

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室。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涖。泗。棹。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執。罽。之。義。蚪。精。信。釋。氏。示。範。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謙。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竟陵王子良與南郡太守劉景繁書去冬因君與
劉居士書今春得其逐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
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仲復客蹇彌用欽想此
子舍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歎林淑養忘
南荆可與下寶爭價賴光梵服固同隨昭共明雖
顏段之栖遲偃仰楊鄭之寂寞恬淡取之若人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
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即之
而方易逝將燭昏靈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露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五

嚶之習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至
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
時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
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爲
敦詩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偶侶玄宗復多朋往
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爲分直關投誠素庶必
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特加資遣也
梁裴子野劉蚪碑曰受川嶽之英靈有清明之淑
性源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

議其高萬頃不足傳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寬
手幽顯廬手墓所而暴默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
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草
蒲密至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倒席
鑿室林泉而流傍隴咫尺荆衡表乘五夢樹蔥滋
幽燕沒庭戶不聯翠微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
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
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五

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
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獨潯
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我義其道
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皇樂考祭郭郭
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
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
成市悠哉荆夢逸矣江濱輻輳結轍燕鴈成羣
觀令範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其與屬時者故老
遵揚寶錄

庾易

庾易字幼簡其先新野人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將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聘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象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几竹題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為

楚寶

卷二十八

廿六

司徒至簿不就卒

聖楷按南史安西長史袁象贈易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云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聞巢許今視高尚故易報之如此蕭子顯高逸傳不載似畧

宗測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綴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七

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書尚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養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寔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子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薛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
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
探微書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傍札
輕以自方耳尚書令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笏席
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
同志庾易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
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
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
書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書永業

楚寶

卷二十八

廿八

寺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
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
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
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
劉蚪同徵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並不
就壽終

唐馮贇記事珠曰宗測奉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
係于帶上題而圖其形狀名張芬圖百花帶人多
效之

黃庭堅書小宗香曰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閒
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
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游不得
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
此香僧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
云

聖清曰嘗疑宗茂深待魚復侯爲已甚及聞武十
七王列傳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闊弓四斛力數
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鎮荊州日

楚寶

卷二十八

廿八

所爲多不法卒以謀叛伏誅乃知高士非好爲絕
人之行交際嫌疑固不可以昧昧也

洞庭老父

洞庭老父不知何許人卓彥恭嘗遇洞庭月下有小
漁舟過其傍因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迺喜曰
願聞一篇可乎老人鼓枻徐去高吟一絕云八十滄
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
月明收釣筒欲邀致之不可得矣

聖楷曰君山父老閑吟云湘中老人請黃老手接
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此猶是遺世高蹈語若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

楚寶

卷二十八

三

明收釣筒便將出世用世人熱心冷眼一齊喚醒
然不讀黃老亦不知此語之妙洞庭之上君山之
阿伊何人哉

唐節

唐節零陵人嘗為龍水令去官家於龍下三十里自
號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
者元次山愛其水石為作宅銘曰龍山未盡龍水猶
峻忽見淵洞丹崖千仞礧礧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
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壻竹幽石磴泉飛戶
中惟石臨淵礧礧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否欲與
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營事阻人心
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一

聖楷按丹崖翁宅在零陵縣南百里其崖石色如
丹唐永泰中元結刺道州路出崖下見節甚重之
因為作銘

楚寶列女論次

喬木孤聲始于江漢蒼梧煙色半是瀟湘是以錯薪
刈楚游女鮮求意帶荷衣美人多怨翠竹何情九點
疑雲長是淚暮花欲落一川柳水不成流望鄧城而
思配誰招荆武之魂念樊塚以求賢莫辨王孫之麟
乃有輕生豔質齒劍如隨薄命紅顏捐生靡顧或永
巷閉而吳兵頻却或漸臺圯而使者不來或赤鳥夾
日而踐附社之心或白璧及門而矢松楸之志或長
沙南畔雙花萎雪或岳陽樓下五字流香豈非粹敵
楚寶

人列女論次

乙

審天借箸難再臨危許死隔代相望乎至若負戴相
隨于泉石縞綦不美夫雲茶解毛遺粒之貞風却鰥
種橘之峻節何止栖隱偕老實有明哲兼勸者矣又
若盛年悔不青樓晚烈偏高形管草迷青冢胡漢何
分烽起黑狼雌雄遂混揮金愧馬誓死殉秦憐才念
舊代有逸女斯亦蛾眉之奇續南國之香荃也君子
痛其遭遇不齊國史表其徽美則一故併採綴焉惟
夫淫如夏姬妬若鄭袖是名妖蠱汗我佳麗姑存牋
注之末以爲好色者戒云撰列女第十七凡一卷

列女一

鄧曼	息媯	樊姬
北郭先生婦	伯蘿	貞姜
越姬	季芊	老萊子妻
接輿妻	白貞姬	子發母
女嬃	王昭君	李衡妻
尹虞二女	丁貴嬪	衛敬瑜妻
木蘭	瑞卿	義娟
韓希孟	徐君寶妻	趙淮妻

楚寶

人列女目次

二

曹氏

趙孝婦

楚寶列女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九

明 鄧賈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莊天柱較訂

列女

鄧曼

鄧曼楚武王夫人也。鄧國之女。曼姓。武王四十二年。命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

楚寶

卷二十九

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誦君。掩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勅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果大敗。經于荒谷。群帥四于冶。父以聽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五十一年。三月。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奔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蒲木之下。令尹鬬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左貴嬪芬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禍機。觀兆數。亾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鍾伯敬史懷曰。鄧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剡剡。說出鬼神體物之理。

楚寶

卷二十九

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卓然高識。聖楷曰。楚武王熊通弑蚡胥子奪其位。又劫周室。以求尊號。憑凌小國。五十年。其無天道甚矣。鄧曼從旁代爲悚懼。若惟恐不終厥位。曰。告諸天之不假易。曰。盈而蕩。天之道也。惘然如鬼神相向。卒之荒谷之縊。構木之薨。君若臣一如所料。此豈僅僅才智婦人所能及哉。且軍旅大事也。武王傑主也。每事輒入告之。必其平昔令德有折服之者矣。

息媯

息媯者楚文王之夫人也。初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文王卒，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

楚實

八卷二十九

三

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忌讐，讐我反忘之。」於是，以車六百乘伐鄭。

史懷曰：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欠息侯一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楊雄之為莽大夫也，息媯哉。聖楷曰：楚文王在位十五年卒，十年以息媯歸，生

楚實

八卷二十九

四

堵敖及成王而堵敖立三年卒，成王立六年，皆幼穉。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此定是息媯無疑也。養息媯入楚前後止得十四年，色尚未衰，故令尹蠱之。左傳又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闕射師諫，則執而梏之，不知此時息夫人在何處。」大抵息媯之不言與泣同一機巧。尤物惑人，喪身亡國，至死不悟，此足戒也。王維《息夫人詩》曰：「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註解唐詩者引列女傳其事，近俚乃後人偽撰，非劉向書也。當從左氏為正。又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曰：「寂寞應千載，桃花想一枝。路人看古木，江月向空祠。雲雨飛何處，山川是舊時。獨憐春草色，猶似憶佳期。」按楚志：桃花夫人，即息夫人也。廟在漢陽縣後，驛山桃花洞前。

樊姬

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一日王罷朝晏姬問其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

楚寶

卷二十九

五

楚寶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力焉張九齡樊姬冢詩序曰郢州西北有太古冢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姬冢因後人為植松柏故行路盡知之詩曰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楚子初逞志樊姬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從禽舊國皆湮滅先生亦莫尋唯傳賢媛龍猶結後人心空落山川意蕭疎松栢陰破墻時

直上荒徑或斜侵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

思窮夷黃鳥復哀音

張說登九里臺是樊姬墓詩曰楚國所以伯樊姬

有力焉不懷沈尹祿誰請叔敖賢萬化落無在孤

墳獨歸然北分陽臺陌南識郢城阡漠漠諸宮樹

蒼蒼雲夢田登高形勝出訪古令名傳自我來符

守因君樹意荃詩書將變俗絺繡忽彌年志闡三

折後愁值二毛前佇立帝京路遙心寄此篇

楚寶

卷二十九

六

北郭先生婦

北郭先生婦者楚莊王使使資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常免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楚賈

卷二十九

七

無道我負子戴北郭先生與其婦蓋謀之久矣借箕箒之言以却楚使不過粧點隱士家風列禦寇之妻拊心辭粟亦是此意疑此皆文人之寓言也然世間失行男子多半為室家不能安貧脚跟不定遭所驅迫故北門之歎猶是賢人東郭之乞狗彘不如矣可勝歎哉

伯廉

伯廉者楚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嘗昭王時楚與吳戰于柏莪吳勝楚遂入至郢吳王閭闔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廉伯廉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同器殊梳柳異巾櫛所以防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

楚賈

卷二十九

八

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具焉夫造亂亡之端諸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妻者為樂也近妾而宛何樂之有如先親妾又何益于君乎吳王慙遂退伯廉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

聖楷曰春秋庚辰吳入郢穀梁傳曰何以謂之吳

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嗟乎。伯贏者。楚太子建所聘之秦女也。當其失身。楚平之日。與衛宣齊。秦同。一隱忍。乃獨能皎皎末路。如此。楚國之復。豈待秦庭七日之哭哉。吳為不道。故終併入于楚耳。

楚實

卷二十九

九

貞姜

貞姜。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忌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乘約。越義而生。不若得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號之曰貞姜。

楚實

卷二十九

十

西涯樂府曰。漸臺水深幾許。使者來。誰遣汝。不見君王符。空傳君王語。漸臺水行宮。不可度。妾死猶守丘。君行在何處。平生委質身。為君此時重信輕妾身。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瀾瀾。

漸臺考

聖楷按。三輔黃圖云。漢漸臺在未央宮。太液池中。高十丈。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漸。又一說。漸臺星名。法星以為臺名。今觀江水大至。則臺崩。當是築臺于江上耳。從漸浸之義為長。

越姬

越姬者楚昭王妃也。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于樂三年而政之以勤，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娶婢子，以死其可得死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死，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嬖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于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死，妾非難于死也，懼苟死成君之過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

楚寶

卷二十九

十二

王讓位于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

聖楷曰：「文獻通考云：『唐天寶七載，祠烈女一十四人。有楚莊樊姬，楚昭王女，按昭王女書傳未載。當是越姬字訛作女耳。』又皆置祠，富水罷，富水今承天府昭王徙都于郡，在今宣城縣，遠不相涉，不知何所據大抵訛傳之事，出自朝廷者更多，蓋奉行虛文故耳。」

季芊

季芊，楚昭王妹也。吳兵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復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吳師退，昭王復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乃以鍾建為樂尹，妻之。

聖楷曰：「權非女子所能用也。況以之全節乎？且權以死節，易權以保身，難若季芊者，其志潔而不可汙，其辭婉而不可奪，真能處亂而行權矣。五代時

楚寶

卷二十九

十二

有王凝妻李氏，其夫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嗟乎李氏之臂可斷，即知季芊之身不可再負矣。」

老萊子妻

老萊子妻者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春而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萊子曰諾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授其春萊而去萊子從之至於江南而止曰烏獸解毛可續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聖楷曰老萊子著書接輿狂歌皆有心用世人也

楚寶

卷二十九

十三

至事不可爲時不可出亦浩然長往耳豈真聽命于婦人哉然非此二婦不足以成其高又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編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今以其年計之隱蒙山時二親已歿老萊夫婦近八九十歲矣猶唱隨依媚若此豈太史公所謂修遊而養壽者然耶

接輿妻

接輿妻者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高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曰曾許之手接輿曰富貴人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

楚寶

卷二十九

十四

以爲衣食飽衣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遂變易姓名而去莫知所之左貴嬪分讚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謹妻亦冰清同味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周子聖楷亦贊之曰接輿夫婦一狂一獨其樂只且何貴何賤楚國雖大禍重福輕笑而不答携手同行

白貞姬

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輶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其箒，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汗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汗之人，王何以為哉？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楚寶

卷二十九

十二

聖楷曰：太史遷云：「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諱亦不可勝道。」為其均復父讐也。若貞姬守義不嫁，而語氣凜然，殆有王孫礪劍之風乎？

子發母

子發母者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併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趙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享酒一罍，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一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之。甘不踰啗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併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梁黍，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得勝非所貴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請罪，良久然後赦之，納以入門。

楚寶

卷二十九

十六

聖楷曰：子發母與趙括之母同一明哲，然括母能料其敗而子發之母勝非所貴，其慮尤遠。戰國時如趙威后、齊君王后皆具有過人膽識，覺妾婦二字未易許儀秦輩也。

女嬃

女嬃屈原姊也。屈原作離騷。述其言曰。女嬃之嬋媛兮。申其詈予。曰。鮀婞宜以亾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娉節。賢萊施以盈室。今判獨離而不服。

袁寤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勸諭。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鄉曰姊。其地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聖楷曰。屈原放逐。本非得已。女嬃戒之以鮀。欲其

楚寶

卷二十九

七

保身事君。自是骨肉至情。豈有他意。且原滿肚不平。乍歌乍泣。入耳皆成拂亂。亦非真怨其姊之。不察而詈予也。說騷者。謂女嬃罵原。以不與展合。不承君意。何異癡人說夢。

王昭君

昭君字嫺。南郡姊。隨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關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辭。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關氏焉。

楚寶

卷二十九

六

前漢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偁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嫺字昭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後單于復株累復妻王昭君。生二女。至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王昭君怨詩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囿。身體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

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
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
呼哀哉憂心惻傷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嘗見乃使畫工
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
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
求美人為關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
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
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

楚寶

卷二十九

九

工皆棄市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
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巢寬並工為狗馬
虎勢人形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同
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益稀

石崇王明君詞叙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
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
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
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
怨之聲故叙之于紙云爾 按今畫昭君作自抱

琵琶者亦非

聖楷曰昭君事前漢書載之甚詳琴操乃云昭
君有子曰世遠立為單于欲妻其母昭君昭君不
從乃吞藥自殺不知琴操從何得此悖妄之說按
漢書昭君子名伊者智牙師為右日逐王未嘗繼
為單于且胡俗妻異母耳安有昭君本生之子復
妻昭君之事琴操原係偽書固不足責獨怪古今
文士大部史書置之不信而承謠小說豈亦坐其
腹中踈漏乎

楚寶

卷二十九

廿

昭君村考

杜甫詠懷古跡詩曰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
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得青塚向黃昏畫圖
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
分明怨恨曲中論 按一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
歸州東北四十里蘇試亦有昭君村詩云昭君本
楚人艷色昭江水是也張泌粧樓記曰明妃姊嬋
人臨水而居恒於溪中盟水溪水多香今名香溪
昭君墓考

歸州圖經曰昭君死葬胡中地多白草惟昭君塚
上獨青故名青塚按一統志昭君墓在大同府
古豐州西六十里其地爲黠虜佳牧之所聖楷嘗
有艷聲古意詞其一王昭君云士求知已女求容
顏影裴徊別漢宮青草自留春作塚紅顏未必盡
能工恨深妾命從來薄感到君恩異域同但使單
于長繫關不煩公至更和我頗得詩人之意

李衡妻

李衡妻字英習襄陽人初衡爲吳丹陽太守時孫休
在起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
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遂欲奔魏妻
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援過重既數作無禮而
復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而見中國人乎衡
曰計無所出妻曰耶耶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
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
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

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禁戰衡每欲治家
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
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
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
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
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
汝父恒稱大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
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
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習咸

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史懷曰李衡以卒家子孫才能為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囚表列前失此間相如所以教終賢也識何滅許允婦平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於自全者矣

橘洲考

按李衡種甘橘處在龍陽縣西五十里其洲長二十里謂之汜洲亦謂之柑洲非長沙橘洲也長沙

楚寶

卷二十九

世

橘洲在長沙縣西四十里上多美橘或曰即今典馬洲也馬殷王長沙時改名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陵戰敗二女為強所獲金有國色強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強金害之

聖楷曰杜陵初為長沙醴陵令因巴蜀流人之亂遂自稱湘州刺史攻破醴陵縣是時始興太守乃嚴佐也亦率眾攻強為強所敗故史稱尹虞前任始興起兵討強者當是與長沙太守崔敷等同倡義被害耳然其事非二女之貞烈亦竟不傳矣嗟乎

楚寶

卷二十九

世

晉末閭帷罕樹風簡虧閑爽操相趨成俗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沒曾微戀舊之情每誦此語為之慚憤安得荅華之王書此二女配食湘靈

丁貴嬪

丁貴嬪諱令先其初譙國人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于劉惠明廢下貴嬪生于樊城初生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先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紵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于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

楚寶

卷二十九

廿五

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春五斛春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祇敬嘗于供養經案側髮髻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監元年有司奏為貴人君顯陽殿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旨歸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薨諡曰穆年四十二簡文即位追崇曰穆太后

聖楷按南史貴嬪所事德后即鄒氏夫人也生有赤光焰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無不開習武帝聘之生三女長玉姚次玉婉次玉環武帝為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性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焰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帝置銀轆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今梁皇懺法傳所載不同然亦不可謂無所本也

楚寶

卷二十九

廿六

文選樓考

襄沔記稱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故襄陽有文選樓按丁貴嬪生三男長昭明太子統次太宗簡文帝綱次廣陵威王續昭明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梁書云武帝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因晉貴嬪與昭明在州城京邑率乃還京師即立為太子何嘗出督襄陽今襄陽文選樓或本其所生之地以為樓則可若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無闕也

衛敬瑜妻

衛敬瑜妻王氏襄陽霸城王整之姊也年十六而敬瑜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手為公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作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類城何足奇所任戶有燕窩常雙飛來去一日雄燕為鷲鳥所傷女感其雌偏栖乃以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否侶也易歲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女復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思

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廿七

既重不忍復雙飛凡六七年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人見王氏與燕同遊漢水之濱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于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于堂

聖楷曰女奇熱更奇始知一切與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非虛語也由此推之蛇蝎豺狼亦是好人第無節烈如玉京以感動之耳玉小字玉京見燕女墳記但又作媚眼女不知何據

木蘭

木蘭姓朱氏楚黃民家女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不知其為女子既歸人為賦詩云促織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耶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娘聲喚女但聞黃河流水聲漣漣旦辭

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廿八

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耀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來而天子天予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謂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驄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娘聞女來出郭扶相將阿妹問娘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窓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

女郎雄兔脚僕走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程泰之演繁露曰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典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卽唐也女子能為詩事其義且武在提縈上或者疑為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惟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會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遂把酒拂雲唯

楚寶

卷二十九

凡

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晉書曰札曰木蘭乃朱氏女子代父從征楚黃陂人今黃州黃安縣卽晴木蘭縣有木蘭山在黃陂縣北七十里上有將軍塚忠烈廟焉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也
聖楷按馮元成大恭有木蘭將軍贊又云蘭西漢時人從征十八年帝聞其事詔納宮中蘭不從乃自經宛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未知孰是

瑞卿

瑞卿者長沙歌夜也衡山歐陽彬好學工詞賦為氏之有湖南也彬見擯于樊知客因而落魄街市瑞卿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無歲武王生辰必款于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龍外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乃作九州歌以授瑞卿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王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所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下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

楚寶

卷二十九

凡

有倦色今以功名棄汝去矣瑞卿曰君子妾不可謂無情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妾誠異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因以瑞卿所贈畫路網求為船僮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
蜀王大喜悅擢居清要領夔州時武穆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舊昔人蜀之由并報瑞卿迎皆老焉

聖楷按歐陽彬字齊美博學能文嘗携所著詣馬殷府求見掌客吏樊氏索賄彬恥之不與樊怒擲

名紙于地彬遐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
 生毛不為通因謀入蜀既至蜀至大悅擢居清要
 承以為嘉州刺史彬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十石
 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誠嘉仕至左丞卒彬
 亦善小詞然不得端卿以憐其才則亦終湮沒焉
 耳故附見焉是時長沙妓女如小東以能詩得幸
 於馬氏後國入為肥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
 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又十國紀事
 曰楚馬希範少愛倡妓徐降真及嗣立號西堂夫

人嗟乎天策府學士食祿擔爵非不貴艷一時若
 以二女子視之寧無愧巾幗耶

義娼

義娼者長沙人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少游坐鉤黨
 南遷道長沙訪焉坐語間顧見几上文目曰秦學士
 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
 士何人若何自得其詞娼具道所以少游曰若嘗遇
 秦學士乎曰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使得見
 雖為之委御苑亦何恨少游察其語因謂曰若欲見
 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來此娼大驚喜入謂
 母娼有頃娼出設位坐少游于堂娼立階下北面拜

且張遮止少游宿酒一行輒歌少游詞一闕以侑之
 少游感其意留數日將別娼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
 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又不欲從行恐以為累
 唯誓潔身以報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州一日晝寢
 驚泣曰吾適夢與秦學士別學士其殆乎亟遣僕覘
 之果然娼聞報遂衰經以赴行數百里遇于旅館拊
 棺一慟而絕後人悲而弔之謚曰義娼
 聖楷曰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云常州教授鍾
 將之得其說于李結次山為作傳按秦將赴杭倅

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
羅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且如國史所書溫益
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廵內若范忠宣輩皆
爲所侵侮柳公南遷過潭幕投宿村寺益卽時遣
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
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曰此或
文人好爲傳奇而姑借是以發其牢騷耶然而義
媚已不朽矣

楚寶

卷二十九

世二

韓希孟

韓氏女字希孟岳州巴陵人韓魏公琦五世孫也嫁
爲襄陽賈尚書子璩妻少明慧知讀書善文章宋開
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
其主帥女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
於練裙帶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乘
開國百戰功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嘗炯炯
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
卽日辭陞行盡敵心欲還陳橋忽兵變不得守其穎

楚寶

卷二十九

世四

禪讓法堯舜民物頗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
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害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
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餐魏丙
失人焉得人垂戒嘗耿耿江南餐謝安塞北有王猛
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竟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舸舫
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玉礦
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衙署紫蘭省
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瘰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
鴛鴦會雙飛比目原嘗金豈其金石堅化作桑榆景

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
一方遭劫虜，六族宛俄頃。退鵲落迅風，孤鸞吊空影。
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綆。一苑空冥冥，憂心長炳炳。
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珊瑚璫，安肯作溺血。
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燭火然，願為死灰冷。
貪生念麴蟻，乞憐羞虎甯。借此清江水，蔡我全首領。
臭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
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死後三十餘年，其英爽不昧。
復能托夢趙魏公孟頫，為書其詩云。

楚寶

卷二十九

世五

兩山墨談曰：韓氏希孟嫁為賈尚書子璵婦。元兵破岳州，韓被虜，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嘗托劉元履者巧趙松雲為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趙為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掩幽憤。松雲聞而異之，乃為之寫一通，題於沈。

聖楷按：華容孫安撰賈烈婦祠碑云：烈婦死宋，距今已三百餘歲，卒無秩祀之者。憲皇帝時，岳州守李公某始請附祀孝烈靈妃廟。廟故並祀孝感。

侯孝感侯者，需妃弟也。類役襄弗稱，至嘉靖戊子，吉水蕭公某來守岳，乃就洞庭之濱，岳武穆廟右建祠，奉祀并石其詩祠中。

附需妃廟考

按泰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死洞庭，其女弟尋父尸不獲，俱投水死。邦人哀而祀之，需響浸著。宋元豐間，封其女為孝烈需妃，弟為孝感侯。廟在巴陵縣南津港。

楚寶

卷二十九

世六

徐君寶妻

徐君寶，番州人。其妻某氏，同韓希孟為元兵所掠。來杭，居韓斷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至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至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其將印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為君婦，未遲也。」君笑怒為王者喜，諾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書畢，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

卷二十九

世七

萬籟。猶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繇。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聖楷曰：徐君寶妻與韓希孟同被元兵，詞章悽婉，從容就死，其志調又同。今岳州有買烈婦祠，而不及于徐，故是闕典。嗟乎蔡琰工詞，厥身淪虜，易安博識，卒二所歸，以視君寶之妻，何如哉！此一瓣香當為拈出。

趙淮妾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宋德祐中，從淮戍銀櫓。填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伴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之江岸，妾張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

卷二十九

世八

水而死。

元全愚將正子山房，隨筆曰：趙靜齋淮被執于漂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公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嘗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即登棹，船發至瓜洲，被刑，誓有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啟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娘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事。焦許之乃作。

楚寶 卷二十九 聖楷曰趙淮妾初錄之元史及讀蔣正子隨筆所
 記又與史大異然其妾之死于兵刃倉卒之中出
 全節殉身之智俱有義夫志士所不能及者潭之
 上 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堇海旁山
 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擊死在
 爪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潯自京
 骨殖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
 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撒之于水亦從之遂以裙盛

曹氏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
 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
 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
 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
 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後蘇曰得從
 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聖楷曰元史稱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
 于朝者多矣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毅以從之
 者若曹氏義不辱身死而不累夫尤為皎皎者哉然
 妾李氏從小君於地下又何其微烈也常死生而
 易節豈樛木之所能仁抑亦琨玉秋霜有並質焉
 耳

趙孝婦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
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菰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
不諱無繇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治
之棺成置於家南隣失火時雨風烈甚火勢及孝婦
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
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吾將奈何言畢
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聖楷曰趙孝婦之能反風滅火者其精誠全在平

楚寶

卷二十九

四

昔傭織奉姑鬻兒治棺絕無求善於婦之外有以
格鬼神而動天地也如必爲善護報責參一時古
有忠孝呼天天若罔聞者矣悠悠之口其何能自
信哉故曰孝者民之行也

楚寶方伎論次

藝之至者陰陽而已矣惟聖人與陰陽通故能造其
至而不泥其教發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惡夫藝成而
下犯陰陽之患而鮮精神之滯者歟今之卜筮醫巫
天官音律相夢諸書後世所傳皆其淺淺者耳然一
遇通人輒多玄妙況復弘道以濟時隱身以利物非
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由此觀之雖藝亦道也
述方伎第十八凡一卷

方伎一

楚寶

方伎次

乙

司馬季主

蔡倫

庾季才

庾質

浮屠泓

俞叟

沙門洪蘊

僧智緣

龐安時

張廉

萬玉山

楚寶方伎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璽楷輯纂

同邑譚景尹較訂

方信

司馬季至

司馬季至者楚人也上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誼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誼曰吾聞古之聖

楚寶

卷三十

2

人不居朝廷必在下堅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至閉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至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至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老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楚寶

卷三十

2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至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謬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否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至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農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蟻趨而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寶正以求尊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

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辟無異
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
執空文以調至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
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
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虐公家此夫爲盜
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執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禦官耗亂不能治四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

楚寶

卷三十

三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
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
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庚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
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基然後言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

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
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
德者也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
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
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
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剗奪之憂居上而敬
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

楚寶

卷三十

四

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重負裝之不
重止而用之無畫索之時持不畫索之物游於無窟
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
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
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乎公貴卜
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
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
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備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
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

欲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士者。尊或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驎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亡乎無色。慨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

楚實 卷三十 五
 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失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隋馬薨。諒不食素。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史懷曰。日者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誼宋忠議論。

往復一段。似史遷未着手之書。然其論實途危險。及士大夫浮詐。亦已刻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賢之中。果竟是高識人。語又曰。今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也。一見季主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若之卑行之污。借此發難耳。弟二子之意。猶以為至人身隱于下。常游于下。策之外。季主以為道在於下。當求于下。策之中。問未達。特為點破。非惟二子遇季主難。季主遇二子亦難。季主於二子猶蘇門之於叔夜。管輅之於何鄧也。

楚實 卷三十 六
 也。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羣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平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楚寶

卷三十

七

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邑三百戶。

聖楷曰：史稱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蔡倫造紙，天下後世始知有牋素之用，功豈獨文苑哉！故特收之方技，使與奚仲、墨翟並傳。湖州記曰：未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舂紙臼。按東漢桂陽郡治耒陽縣，今俱屬衡州。

庾季才

庾季才字叔爽，其先新野人。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隄，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廢陵王績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緯重其術，蔡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

楚寶

卷三十

八

共仰見往，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項大，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旗，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威，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臂，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

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收冀度。晉平建業。旋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鄧都覆沒。君信有罪。經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賄賂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度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微祥。季才對曰。荷恩深

楚齊

卷三十

九

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項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宣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願。而受旦與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自是。漸疎。不復請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滅。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科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慤。甚得人臣之禮。因進封臨賴伯。及隋高祖為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

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用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

楚齊

卷三十

十

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尤襲。必有遷都。且堯之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入顧陛下協天之心。

爲遷徙之計高祖惇然謂賴等曰是何神也遂卒
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疋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
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
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
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父子共
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
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蒲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
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
許會張胃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

楚寶

卷三十

十二

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隨第所有祥
異嘗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
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
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
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講析習之徒雖爲後進亦
申遊款撰露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
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
聖楷曰子長謂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况復變
軌陰陽曲成君欲假託神怪榮惑人心者乎庾季

才歷事三姓屢占興滅雖不同于妖妄之倫然而
定策親兆灼知人情篡逆有心豈無中思故日景
之對身雖倖免而東巡之諫子卒捐軀或亦龜策
能言美好不祥之所致也術可不慎哉

楚寶

卷三十

十二

庚質

庚質字行修，季才之子，少而明敏，實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遼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祥異，必指事而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實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子齊王何向背如此耶？」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

庚質

卷三十

十三

代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魏卿以為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任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遂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任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

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

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未知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榮感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此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安鎮關內，使百姓畢力蠶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

庚質

卷三十

十五

然後巡省於事，為玄感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義寧初，為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聖楷按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又徙林慮山，茶荳峒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煬帝嘗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嶽之冑，與盧同源，於是賜

姓爲盧耿詢字敦信丹楊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于閭室使知玄象者外候天時合如符契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後爲宇文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于世

浮屠泓

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嘗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請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誦之疾殆泓曰公第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深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士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痛補它肉無益也說子後皆汚賊地斥云

盧氏雜說曰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爲玉杯牛僧孺宅爲金杯云玉杯一破無復全金杯或傷重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寶中將作大匠康習宅嘗自辨圖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習必引頸望之宅卒爲僧孺所得吉甫宅至德孺貶其家滅矣按僧一行桑道茂俱有金盃玉盃之記與此說又不同未知孰是

俞叟

俞叟者江陵市門監也。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于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旬餘在逆旅未果還。叟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懇以自存。親府帥王公重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命也。叟曰。我亦困者。無以周。吾子之急。今夕可泊于我舍。少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入其居。摧簷破牖。置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甌脫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適聞王公。公籍意殊怏怏。今夕為吾子設一小術。以致。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帶。竟而拱焉。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魄也。因誡曰。呂乃汝之表姪。家貧不能自給。故遠來仰給。汝而曾不以禮。豈親親之道也。今不罪汝。可厚遺之。紫衣僕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無僕馬。可致一馬。一僕。緣二百疋。以遺之。紫衣者又跪而揖。於是以前金合地上。有頃視之。

楚寶

卷三十

七

已無見矣。明旦叟謂呂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已召子矣。及歸。王果召之。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繁。竟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之驛亭。與燕游。累日贈僕馬及二百緡。呂生益奇之。然不敢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與友人會宿。語及霽。惟始以其事聞於人也。

楚寶

卷三十

七

聖楷按王潛在荊州時多異術。如張仕政善止痛。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速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第與之狎。常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接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遂巡。盡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畫濕。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沙門洪蘊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魏之開福寺沙門智已求出家習方伎之書後游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太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咸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楚寶

卷三十

七

聖楷按宋方伎傳云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今省二志入方伎故僧始以醫著然生人殺人之術壽世君子每慎言之况圖頂方袍而診切閭閻豈領事乎若智緣之經畧遶場而為王詔所嫉其效亦可睹矣

僧智緣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暨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其衆請智緣與俱至邈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畧大師智緣有辨口

楚寶

卷三十

示

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遶事召還以爲右街首座卒

龐安時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贖乃益讀醫經。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後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

楚寶

卷三十

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溢于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安，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至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僻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

也。作本草補遺，為入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開邸舍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還，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否。」

楚寶

卷三十

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陀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却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東坡志林曰：「龐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子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章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

事不可廢也

黃山谷傷寒論後序曰：麗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處其生苑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為氣任，俠鬪雞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病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窮樞甲乙，寫洪所綜，緝百

藥寶

卷三十

世

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使齊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安珍，饕美饌，時節其饑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病在已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忘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循吏，而不害人之戰國四公子，而不利所以能動而待意起人之

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否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

宛丘張氏跋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

楚寶

卷三十

世

具又為之增損進退之法，以告後人。嗟夫，仁人之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能為也。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為論數卷，用心為術，追儼古人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哉。

張康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
蚤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
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
丞崔或祀南嶽就訪隱逸或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
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
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
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嬖松夫人妻之凡召對
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

卷三十

世五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民宮至大將客
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常有盜兵
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
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推算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
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優
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承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萬玉山

萬玉山者名福敦羅田人幼穎異攻舉子業已輒厭
棄童髮投塔山寺為僧法名道璣即冥解禪宗邑令
徐召與語大韙之命寄髮訪道四方是號玉年期數
年後返東吳結方外友玉山自茲徧遊終南崑崙武
夷天台懷玉玉屋五嶽之勝所至留憩過縉流羽客
一語會心即師事之追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短
精悍善踵息鉤鍊不啻株麋醺酪深味丹經旁通風
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于醫繪竹蘭荷逸有韻其

卷三十

世五

它譜琴擊劍蹴踘跳躡雜伎種種入能品詭人禍福
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
遊者輒先奢辱之以嘗其心而後受之不責一錢家
不殖產業僅買黃崖山數十弓營蓮廬焉年六十始
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山約其徒方大旺偕
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曰女好留矣今年某月可結胎
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長久曰雖得長成惜非長命
耳玉山獨荷一襆往明年方生子果悉如其言玉山
瑤霍山日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曰塋地當有窺者吾

弟福厚其殆先矣即奔還其弟果以是日塋山之左
亡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往霍山去之明年庚
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露鶴夜且至倘余假寐
幸亟呼出尹也是夜風聲如驟瓦簷盡鳴至入舉炬
視之則羣鶴集竹稍什壓墻屋呼玉山玉山不磨入
戶窺之方正襟跌坐呼之復不磨乃知即化矣年九
十二初玉山寓蕪水黃岡陶仲文從之授符水能白
晝招鶴謂之曰子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
京師以其術獻之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真人

楚寶

卷三十

七

上詢其師仲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詔贈清微
神霄演法真人遣官焚黃墓隨玉山子樸方以掾史
授膳吏部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以疾辭
省祭禮終其身不仕

聖楷曰仲文受法于玉山而依附邵元節以進其
道不足尊也玉山子獨能辭榮遠蹈終身不仕或
玉山有以授之耶抑恥仲文之所為而然耶要其
志趣有足嘉矣

楚寶異人論次

世豈有異人哉知之則為國士不知則為農人而已
矣辟之麟鳳以時見則為瑞不以時見則為妖非麟
鳳之好異所遇之不同也雖然物之異者其性必殊
士之異者其心難測有人負千古同慨又安所得
絕纓喻射之輩而用之哉述異人第十九凡一卷

異人一

屈 巫

絕纓之臣

伍子胥

范 蠡

陳 音

弱弓微繳之臣

楚寶

異人論次

乙

陸法和

張惟孝

楚寶異人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李友蘭較訂

異人

屈巫

屈巫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爲申公楚莊王十
七年伐蕭師人多寒至臣曰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滅之莊王之討陳夏氏

楚寶

卷三十一

乙

也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
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子蠻
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
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郕不獲其尸其
子黑要養焉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

楚寶

卷三十一

二

子重以是怨巫臣子反亦以夏姬之故怨之於是其
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
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
錮焉初莊王圍宋而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
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
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否先
遂奔晉而因却至以臣子晉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又有桑中之喜安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
跪從其父將適鄆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
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仰位將爲陽橋
其必許之王遣夏姬趙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
中軍而善鄭皇成其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
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郕之役而欲求媚于晉
其必許之王遣夏姬趙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
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仰位將爲陽橋
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
跪從其父將適鄆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
又有桑中之喜安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子重以是怨巫臣子反亦以夏姬之故怨之於是其

綴族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與襄老之子黑
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
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臣自晉
子書曰爾以讒惠貪恤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
藏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景公許之吳王壽夢
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變其子狐
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遂入州來
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

楚實

卷三十一

三

取之景公十七年使屈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
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爲
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
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不
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蕞潰奔莒楚
師圍莒莒城亦潰楚遂入鄆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
都無僭故也子狐庸留于吳吳王壽夢卒使爲相
左氏曰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
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

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以一國兩卿矣可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
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先
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禍后羿滅之
豕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廢皆物也女
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疆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楚實

卷三十一

四

生子容之母禿謁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
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
莫我羊舌氏矣遂弗視
宋文士及桂蠶記曰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三
爲王后七爲夫人凡九爲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
之諍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聖楷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其妖淫固不足異也
獨笑巫臣智識絕人爲一老婦費七年心力得遂
桑中之喜竟忘宗國之覆大不可解且夏姬年踰

七十○槍○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卒○滅○羊○舌○氏○之○族○
豈○天○生○此○尤○物○禍○人○即○巫○臣○亦○隨○其○術○中○而○不○悟○
耶○抑○巫○臣○不○遇○絕○纓○之○至○其○怨○毒○之○氣○得○禍○水○而○
益○熾○耶○人○知○吳○之○入○郢○讐○自○伍○胥○不○知○教○吳○戰○陣○
使○之○叛○楚○寔○自○巫○臣○為○夏○姬○始○也○女○戎○勝○我○謀○臣○
資○敵○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絕纓之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
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
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羣臣百
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
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楚寶 卷三十一 六

聖楷曰騶桑之餓夫岐下之野人皆可以得其死
力然不若此絕纓者踪跡更奇也當酒酣滅燭坐
近美人必在大夫近臣之列何以臨陣却敵莊王
都不識其姓名此可疑也或者楚多異才而不安
于下位者之所為歟楚莊之霸於此決矣

伍子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初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乃因譏太子建。將欲為亂。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亟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將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

楚實

卷三十一

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忍。諍。能成大事。彼見來之拜。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否。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

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

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白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

楚實

卷三十一

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先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先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鬪。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

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閔廬。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

楚實

卷三十一

九

負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諱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公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閔廬立三年，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使伍負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胥與申包胥爲交，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

楚實

卷三十一

十

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至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於長渚，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閔廬弟夫概乃以自立，爲王。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

夫概敗楚，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棠谿，爲棠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起後二歲，聞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閻廬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于檣李，傷閻廬指，軍却。閻廬病，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閻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大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收越于夫湫。越王勾踐乃

楚實

卷三十一

七

以餘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幸，若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太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久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邊益疏。子胥之諫其後

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甚。晝日夜爲言于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食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主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

楚實

卷三十一

七

乃屬其子于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譏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復讐，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輕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諫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

今不見用常執執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假子胥屬錢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掛吾墓上以棒令可以為器而挾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刎死吳王問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賜夾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

集

卷三十一

三

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大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蟻○蟻棄小義靈大恥名垂于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息耶和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左氏傳曰吳闔廬三年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為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政而垂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隸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隸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乃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為兵法人莫能知聖楷按此與薦專諸同一急者史既失載故人亦不知武為子胥

集

卷三十一

古

所薦也○聖楷曰伍胥奔自渡江乞食以至進專諸於公子○子光退耕于野著皆操勝算故其父讐得報既○事夫差恃其功望屢諫伐齊又復屬其子於齊之○鮑氏著者皆錯故其身禍不免豈非天道好還君○父之毒有不容一問者乎太史公為胥作傳凡二○千言多取復讐之事寔以自況云爾如左傳吳子○問于伍員一段與諫伐齊存越皆子胥精神生動○處亦畧而不書何也至白公數語尤非確論○

范蠡

范蠡本楚宛縣人初漢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猶善計筭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勾踐勾踐父允嘗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嘗卒勾踐立闔廬乃與師伐越勾踐擊敗師于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詔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

楚寶

卷三十一

十五

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于人王弗聽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不聽曰吾已決之矣遂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勾踐以餘卒五千保于會稽吳王合兵圍

之益急

勾踐謂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市於吳曰請士女于士大夫女女於大夫種之以同室之重繼吳王不許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勾踐既反國將使范蠡為政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乃令大夫種守國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為質於吳三年吳人遣之歸

楚寶

卷三十一

十六

比至王益親蠡而委國以聽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國之范蠡復言于王以民事委大夫種以兵事自任初勾踐求報於吳也召范蠡而問焉曰上天降禍于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問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悉死公有奪有子有子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將未可知也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

其而治其百姓亂民功遂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違隔
聖人不出忠臣解體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
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
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申胥諫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
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刑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
成雖受其刑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
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

楚實

卷三十一

七

道固然乎忘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
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范蠡對曰王姑
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
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
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聘戈
機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
忘國嘗披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
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于玄月王
復召范蠡而問曰諺有之曰餒飯不及羹餐今歲晚

矣子將奈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行獨
老弱與太子留守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固
將謁之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
惟恐弗及於是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大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
王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蠡以吳尚能與守也乃復言
於王許之成而退後四年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兵
圍之夜棲吳王於會稽之山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
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

楚實

卷三十一

六

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
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
節不違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
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忌會稽之事乎王
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
之范蠡諫曰孰使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
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
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抱以應使者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稱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魚鼃之與處而鼃之與同睹今雖視然而人而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有說哉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人矣子往反辭於王范蠡曰吾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不

策實

卷三十一

九

祥雒請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以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

湖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蠡地曰後世子孫敢有侵蠡之地者使無終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之三戶結童之時一鄉一醒時人畫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文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汎求之焉得蠡而悅蠡乃謂種曰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得以此挾弓矢以干賢

策實

卷三十一

十

王遂要種入吳既而又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越王嘗與言盡入大夫石買諱之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貞賢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儉自衛于晉晉用之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志之士不在遠近取也其後勾踐失哀栖于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聖楷曰今南陽古宛縣也有范蠡鄉卽宛之三戶地是時文種爲宛令范蠡狎狂故曰范蠡吠於狗

實文種見而拜之。又吳楚春秋調楚平王時文種
 爲宛令。狎狂不治事。則二人皆狂矣。豈當時楚人
 皆狂。而以不狂者爲狂乎。抑見楚風不競。而托逃
 之也。嗟夫。覆楚。召吳。無非楚才。而楚不能用。以資
 他國士。生其際。那得不狂。
 王余州曰。伍胥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
 之雄也。重在全身。負勇勝智。蠡智勝勇。

陳音

陳音者楚人也。善射。范蠡進之於越王。越王請音而
 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
 于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
 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
 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
 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
 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
 續竹。飛土。逐肉。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張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張父。張父者。生
 于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
 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達蒙。達蒙傳于楚琴氏。琴
 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
 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
 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
 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
 至靈王。自稱是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脩鄰國也。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

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
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
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
主內裏也，開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至也，
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至重負也，弦爲軍師，
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敵，往不止也，
衡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標爲都尉，
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
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

楚實

卷三十一

廿

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
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
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邪，左膝右足橫
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心咽煙，與氣
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
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
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
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
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妙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

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
于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
千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
王傷之，葬于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聖楷按：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
上虞縣非。

楚實

卷三十一

廿

楚人有以弱弓微繳之臣
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鴈鵠之上者頃襄王問召
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
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
趙者騁厲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魯邳邳者羅
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
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見屬

楚寶

卷三十一

五

之寶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肥壤矣還射
國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奔而大
宋方興二魏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趙矣膺擊鄰國
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
發涓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一顧反爲也午道一級則長城之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
國布祗船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
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
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且而盡也今秦破韓
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
韓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鄢可得而
復有也王出寶弓礮新繳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
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而稱王矣故曰秦
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而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楚寶

卷三十一

六

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
利奮翼鼓翼方三千里則秦未可獨招而夜射也欲
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
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
怨尚有報萬乘自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
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
秦
聖楷曰頃襄忘父之讐好會和親甘爲秦役其不

不。足。與。有。明。矣。此。何。人。哉。獨。以。射。喻。茲。此。人。胸。中。
眼。底。有。萬。分。不。平。實。實。見。得。天。下。形。勢。在。秦。與。楚。
實。實。見。得。懷。王。客。死。不。可。不。報。以。不。共。戴。天。之。恨。
擁。帶。甲。百。萬。之。師。左。榮。右。拂。何。恥。不。雲。而。乃。拱。手。
事。人。至。足。痛。也。故。借。弱。弓。微。繳。掩。所。欲。言。又。復。隱。
其。姓。名。羞。與。策。士。同。稱。嗟。乎。孰。謂。草。野。中。無。奇。士。
哉。

裴實

卷三十一

七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
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
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通達避世。既入荊州。汶陽魏。
高要縣之紫石山。每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
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
謂南朝宋元英曰。貧道共侯景。侯景去。元英曰。侯。
景爲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
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
業實。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安待熟時。不撩自落。槲。但。
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
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
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
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
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
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
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昨。
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

明日當不損客至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勸
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勢即逐約衆
皆見梁兵步于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
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
之法和尚吞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利器橫越等此
雖爲利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
於水中見約抱利仰頭裁出泉遂擒之約言求就師
目前死法和曰極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決
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極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觀守

楚寶

卷三十一

三

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和法和平約往進
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
能爲檀越空即遂取乃徑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
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以鐵
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
錦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感進退不可王
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
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
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

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
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
乎爲授三龜龜乃入草初入蠻山多惡疾入法和爲
採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毒蟲猛
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
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
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雷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
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
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請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

楚寶

卷三十一

三

持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鮮袴褶而不落法和使
憐爲地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請
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
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
置宅園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
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
戒禿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鄧
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
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

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喪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足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櫃。蓋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櫃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爲帶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

樂實

卷三十一

三

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猶夫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至上有香火。因緣見至。上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定業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饅。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鄧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着麻白布衫。布袴。和中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開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凸服着之。哭泣受吊。梁人入魏。果見饅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

日後四十許年。佛當遭雷電。此寺幽。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奉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魏公。宋荏爲郢州刺史。史官薛如故。荏弟遵爲散騎侍郎。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瑒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荏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旋心相見。傳三

樂實

卷三十一

三

公函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帳。油絡綱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荏牛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着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

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稱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歛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尚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天子遜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至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

楚寶

卷三十一

廿四

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公安袁小修曰昔荆山居士陸法和初居江陵之百里洲繼居邑之紫石山後乃卜築鹿苑嘗云吾著脚名山多矣未有秀遠如鹿苑者蓋因峯為墻因水為池因巖為室因隘為門戶不修飾而自極煙雲之美法和擇而居之可為神暇後來開府郢州似未嘗久居此也昔臺城之難為千古學佛者口實然此大士一出而剪其羽翼侯景之首旦暮至江陵矣彼殺學佛者而卽為學佛者所殺可云

佛法無霧險哉萬回孟渡之流圓珪七辛之輩其跡或出野乘而大士呼風役鬼之奇正史揭而書之以為不可信則臺城之事亦不足信矣法和居江夏大張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止之法和以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應有報至故來抹解耳何以致疑夫以空王佛所同學之友沙刼不忘拯其患難至于萬不可抹然後已尤大士中之有俠骨者哉予欲于緇鐵峽上治一室以祠法和而徐議佛宮聞夷陵雷太史亦有此志俟其歸

楚寶

卷三十一

廿四

相與偕之毋使荊州出此一大神聖任其香火寂寥也

張惟孝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闕，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我者，得此舟，庶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別之，傑為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密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農舟大集，不可涉，頃有義

楚寶

卷三十一

五

冠張益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眾船登岸，毋敢亂。大幹官鍾費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費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費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費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途，句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

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跡相繼，希得大書請所說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招兵，不數日，眾至萬人，號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知所終，不就而通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

聖楷曰：姚平仲，其功之不就，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入華山，以為淺，又奔蜀，入青城，山朝廷數物色求之，不得，其藏一身可謂勇矣。

楚寶

卷三十一

五

若張惟孝，布衣耳，藏甲士五千，人不在山，不在市，呼之立至，解之立散，不得其姓氏，不知其往此，又豈平仲所可及乎？天下多事，往往由英傑輩不為我用，如張元昊之類，皆是然不若惟孝之更異也。吁！觀其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語安得不令英傑輩灰心耶？

楚寶宦蹟論次

登高望遠舜陞還過衡陽涉澧渡江禹功半在荒服
是以塗山之會貢九州而稱荆太史陳詩歌二南以
首楚春秋多賢大夫然丹能誦祈招之什兩漢若術
良蹟隆中獨高梁父之吟又若羊祜之淚杜預之碑
武昌之柳南樓之月嶽麓梅花無端急雲西山杯酒
散作湘春每披往牒良懷儀軌倘執筆而隨長吏之
後其更有進于斯者乎述宦蹟第二十凡三卷

宦蹟一

楚寶

宦蹟論次

乙

召公奭	方叔	然丹
伯州犁	吳起	馮援
宋均	衛玠	馮緄
度尚	楊璇	孫堅
宦蹟二		
諸葛亮	關羽	羊祜
杜預	鄧弘	陶侃
庾亮	劉道奎	王僧虔
顧憲之	張瑒	申徽

楊大眼

宦蹟三

李泌	呂諲	元結
韓思復	裴休	李允則
張詠	岳飛	李植
辛秦疾	楊時	劉璘
張栻	朱熹	陸九淵
真德秀		

楚寶

宦蹟論次

二

楚寶宦蹟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石開雲較訂

官蹟

召公奭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初爲西伯之大夫巡行南國以布厥政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君之志也乃徧歷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楚寶

卷三十二

乙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伯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小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朱子傳曰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

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聖楷曰考文王時南國雖不盡屬楚然殷武之詩

曰惟汝剗楚居國南鄉則楚爲南國亦已久矣且

鬻熊子事文王先諸姬受封江漢汝墳尤爲聖教

首善地披服遠而勤勞大與邠土同一忠厚之遺

楚寶

卷三十二

二

孰謂二南之風非卽楚國之風也歟嗟乎楚人不忍忘君卽懷王字元猶思三戶况召伯哉故十五國相隨以盡而燕獨後亡秦甫二世告滅而楚裔之在滇嶠者猶稱王數世否誦甘棠之詩於是乎有感又按孔子則詩寫楚風于二南其意蓋將用楚以觀周召之美化善乎郝京山先生之言曰孔子生平所欲有爲者莫如楚魯定公十二年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與交爭其君臣流

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者楚之屬也其往來頻數意嘗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且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皆不足有爲山東諸國惟楚地廣民衆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世儒謂孔子夷楚眞輕耜之言也

方叔

乃命方叔為將以征之方叔蓋嘗與北伐有功者豈
荆聞其名不戰而皆來畏服故詩人歌采芣以美南
征焉

楚寶

卷三十二

三

京山郝敬曰按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之言變
荆耳夫禹貢九州荆居第六則壤近中原江漢汝
墳二南首善也焉得此諸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
四百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耳三代

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今楚正四字之中銜據
五嶺以外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故稱
荆蠻非謂荆盡蠻也荆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失楚
如面牆江界險阻亂則先叛是以商周中興先服
楚也若蠻夷也者先王荒之而已何以伐為商頌
云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也是詩亦云征伐儼
狁蠻荆來威言儼狁遠而蠻與荆近不得不征也
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為揜楚之說考之詩書按之
地里本無稽何以稱之

楚寶

卷三十二

四

又曰夷夏天地自然之恨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
春秋謹之如我伐周侵齊侵魯伐狄滅衛滅邢
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正所
謂夷狄也至于九州幅輳之內西有秦南有楚東
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
儒一切損為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
盟會不與亦夷狄乎且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
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倘畫窮為夷狄則天不
足九野地不滿九州而禹貢為虞文春秋為殘局

矣仲尼何樂為此乎世儒既謂楚為夷謂據楚為
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謂楚
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為夷狄則楚未服也楚
為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
真入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得知豈其舉東南
半壁盡割棄之乎甚無謂也

然丹

然丹字子華鄭大夫子然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華奔楚楚以為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候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兩雲王冠皮冠衣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華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繇與呂伋子太公王孫牟叔子康變父叔子禽父子周公金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帶以為

楚實

卷三十二

五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繇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派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帶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帶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違我而良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

足畏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剗圭以為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將斬矣王出復諮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遺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手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楚實

卷三十二

六

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主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乾谿之難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撥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惡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遼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

鍾惺曰楚子次于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人以爲在後引新招詩一段不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令王之氣柔而心閒矣至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驚至一味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

楚寶

卷三十二

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靈王暴侈猶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乾谿考

聖楷按乾谿在城父卽今亳州也與章華臺原非一處東軒筆錄辨之甚詳又春秋繁露云乾谿有物女水盡則見水滿則不見靈王樂之舉國以爲三年不能物女事甚奇無人拈出

伯州犁

伯州犁晉伯宗子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爲大率十六年晉楚戰于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張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置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晉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臣苗賁皇在晉厲公

楚寶

卷三十二

八

之側亦以王卒告公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楚康王十三年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護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弼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裒甲伯州犁曰合

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以何以及三子木果死郊敖四年公子圖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展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福小不足以客從者請壘聽命圍使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媿楚實

楚實
卷三十二
九

有而室圖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宜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茂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謂其似君也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

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欲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及圍將行大事忌伯州犂而殺之于郊聖楷曰晉伯宗朝以喜勉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無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氏不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懲虢州犂焉得畢陽

楚實
卷三十二
十

及伯宗將遇害畢陽實送州犂于楚今觀州犂在楚智非不及其父也而卒亦不免殺身之難春秋之際禍福之機危矣哉然而明哲婦人如州犂母者當其時抑又何多也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魏武侯封爲西河守。甚有聲名。公叔爲相。尙魏公。至而以謀去吳起。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國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百平。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

楚實

卷三十二

十一

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旣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茅坤曰。吳起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爲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畧。惜哉。聖楷曰。史稱吳起嘗學于曾子。觀其守西河時。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又云。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此數語。便知學有原本處。不可以其猜忍好色而忽之。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初事光武。封新息侯。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蠻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鐙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

楚實

卷三十二

十二

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謂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邛。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內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道。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屯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侯弁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
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奪今壺頭竟不得
進大軍佛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縣賊無故自致
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余得書奉之帝乃使
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
綬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
素塋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前雲陽令同耗朱勃詣

楚實

卷三十二

十一

關上書曰臣聞王德理政不忌人之功採其一美不
求備于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
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議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
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
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
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按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閭
險難觸荷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塞自知當要七羆之使微封侯
之福邦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

建安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唯獨
秋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
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
遂收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食師進因糧敵入隴
冀略平而獨守空懸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鋸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
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
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

楚實

卷三十二

十四

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
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哀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妄之
讒家屬杜門尋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王釀千用賞
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
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
能自免于讒此邠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督思豎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
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空絕空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嘗伏田里
竊感禁布哭彭越之義骨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
賦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勃
衣方領能規步辭言嫻雅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
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兒速成智盡此耳卒

楚寶

卷三十二

十五

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
城率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
嘗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讎唯勃
能終焉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
郎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
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
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較禁絕滯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
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
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
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抗拒不得前及馬援卒于師

楚寶

卷三十二

六

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
將謀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
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
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
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
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
羣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
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
數訪問焉仕至尚書令以疾乞免卒于家

衛風

衛風字子產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嘗
傭以自給建武初遷桂陽太守施與交州接境頗染
其俗不知禮則風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礼非
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合派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
武帝不之內屬桂陽民若深山窮溪皆習其風土不
出田租去稅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
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徃及數家百姓苦之風乃鑿山
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茲吏

杜絕

卷三十二

古

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
陽縣山鐵石他民庶嘗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
來亡命多致盜賊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
入五百餘萬風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
合於物望視事十年罷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
欲以為少府會風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守贈
家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沈充代風為桂陽亦善
其教風民種殖桑柘麻苧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
利益焉

杜絕

卷三十二

古

聖楷曰繼衛風而治桂陽者又有許荆俱載後漢
循吏傳荆字少張會稽人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
行春至耒陽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
荷國重任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使吏上書陳狀
乞詣廷尉均遂感化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微拜
諫議大夫桂陽人為立廟楹碑按荆治蔣均兄弟
雖是以身率之其實以術馭之小民頑梗有不畏
守令而畏朝廷者為治何可無術也

馮緄

馮緄字鴻鄉巴郡宕渠人官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陽太守李肅竝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掘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縣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受六師前代陳湯馮

楚實

卷三十二

九

傳之徒以寡擊衆到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途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乎臣闕如虺虎敷敦淮濟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遺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上疏曰執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曰文侯

示以謗書願請中嘗侍一人監軍財費尙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効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于官

楚實

卷三十二

三

聖楷按應奉字世叔南頓人少聰警讀書五行俱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舉茂才詔拜武陵太守先是武陵蠻酋詹山等四千餘黨叛執縣令奉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蠻復亂馮緄以奉有恩威請與俱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畧乃破賊故緄推功于奉及黨綱起奉引疾自退追愍屈原著感騷三十篇卒子邵字仲遠第子瑒金以文才稱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紹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棍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縣縣寇益陽殺縣令

卷三十二

世

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遂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乃宜言上陽潘鴻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羆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向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

楚寶

曰上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龍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

卷三十二

世

沙太守抗徐等發諸羆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復以尚為荊州刺史卒于官史懷曰奪其所不可舍而嚼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衆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懼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近于懈而乃以為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聖楷按陳球字伯真淮浦人為零陵太守值賊來

攻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借孫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乃悉老弱死守。弦木爲弓。羽茅爲矢。引。機發之。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水灌城。琰輒。于內因地勢夾水反淦。賊相拒不下。會度尙救至。遂共破平之。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初試守宣城。悉。移深林遠藪。椎髻島語之人。置于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屢破賊。封東鄉侯。遷太山都尉。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于官。今長沙志失載。

楚寶 卷三十二 三

楊璇 楊璇字璣。平會稽烏傷人。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得賊相聚攻。琰邑賊。震。多而琰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發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煥。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踴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安。

楚寶 卷三十二 四

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繇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執。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徵拜尙書僕射。卒于家。史懷曰。兵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爲師。當機而巧。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甚妙。且今車戰制虜。此法安可不講。

范曄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冠攘震橫緣隙而生割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以疊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竝宣力勦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孫堅

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爲縣吏屢以破賊功拜別部司馬遷章韓遂作亂京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賜張大語宜以召不至至陳軍法斬之溫不從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誓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粵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于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粵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刺史與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叡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至

簿再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
出按軍法從事假率于軍門斬之魏中震懼無求不
獲前到魯陽與表術相見術表堅行破防將軍領豫
州刺史遂治兵于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
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于城東門外祖
道送稱官屬金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
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軀得安動後
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
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建書

卷三十二

七

震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
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嘗著赤罽幘乃脫幘令
親近將祖茂著之軍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
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著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
繞數重定近覺是枉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于陽人
大破卓軍卓共都督蔡雄等是時或問堅于術術懷
疑不運軍趨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
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
門之私譽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辭潤

之言還相嫌疑術跋路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
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
刺史魏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
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休目豈將與乃
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
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寒卓所發掘訖
引軍還任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
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
陽單馬夜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建書

卷三十二

七

聖楷曰呂溫題陽入城詩云忠驅義威即風雷誰
道南方毛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
來張謂亦云董卓狠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結若勤
王然使張溫始從破虜之言則誅卓一夫之力耳
何至動天下之兵而使漢祚終移也孫氏據有江
東數世豈非天意哉

楚寶卷三十三

明 梁駱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謝 賁較訂

官蹟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亮蚤孤，從父玄為衮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

楚寶

卷三十三

亮寓襄陽之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

楚寶

卷三十三

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會劉表死，操追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戈火大
難。豫。州。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逃。近。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
甲。北。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
計。事。急。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赴。海。

楚寶

卷三十三

三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
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
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
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
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
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
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
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

將統軍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
必此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
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
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建安十六年益州牧
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
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奔江分定
魏縣與先主共圖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

楚寶

卷三十三

四

左衛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嘗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
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
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建興元
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
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
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明年春亮
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倍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
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
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恐奸臣賊子，乘機以害陛下，是以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使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楚寶

卷三十三

五

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展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邦。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楚寶

卷三十三

六

先帝之遺詔，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平二魏。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率大軍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峙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

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

隆中考

隆中卽今襄陽伏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袁小修曰伏龍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合巽聚氣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巖巖洞突兀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幄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

楚實

卷三十三

七

卷也訊所云草廬處已爲王家幽宮矣大約因山爲牆因水爲池因崖爲屋因夷爲田不出戶而山中所有者皆備極遠極廣極清極腴孔明擇而居之可謂神眼可見隱才後世以躬耕南陽一語遂疑其跡在南陽不知兩漢皆以南陽爲荊州刺史治荆襄皆隸焉南陽其總轄龍名也習鑿齒去孔明不遠其寄桓祕書曰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縷縷皆襄中事何復致疑且考漢初平元年魏已得南陽遣一屯樊城以窺荆襄至十二年先至始

見孔明于隆中其不應涉敵境而訪賢也又明矣若夫殷芸小說謂孔明所居乃南陽之墟非南陽也其說亦似而無據

聖楷又按水經沔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懷情自接泛舟襄陽率爾休暢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手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據此則龐門漢水白沙隆中

楚實

卷三十三

八

諸人擇勝而隱定不相遠何得孔明獨在二三百里之外亦足徵俗說之訛也

關羽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建安五年，從先
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
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
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
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先主收江南諸將，乃封拜
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蓋冠將軍，駐江北。先主西走
益州，拜羽荊州刺史。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
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

楚寶

卷三十三

九

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鰲彭之徒，
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
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二十四年，
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
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
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鄉陸
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
議徒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將濟，以為闔羽得志，
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

權則樊圖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

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聽太守麋芳在江
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
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
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
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
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
于臨沮。追諡羽曰壯繆侯，子興嗣。
聖楷曰：羽歿而其神王于當陽，玉泉山皆子友袁

楚寶

卷三十三

十

田祖嘗作玉泉山記，甚辨子猶憶其一二段云：公
三晉名士，春秋畧皆上口。其言曰：心在人中，日在
天上，本之管子，公又似熟讀管子者。公字雲長，又
字長生，諦想長生二字，似與稽叔夜養生論有同
情。則公乃東漢文人，今以健兒武夫待之，誣矣。又
昭烈還公安，遣羽爭長沙零桂三郡，辱肅在益陽，
與羽相拒，魯肅單刀赴會。今云羽單刀皆誣也。嗟
乎，世間言說如此類甚多，安得我友之筆一盡洗之。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為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武帝代魏，以佐命勳，進中軍將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間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

羊祜

卷三十三

十一

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收漁廢政。嘗夜出軍，司徐胤執檠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關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祜嘗有

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誦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

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鄒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賞之。每會，良江沔遊獵，嘗止晉地。若會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

羊祜

卷三十三

十一

吳人肅然。祜服稱焉。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叔子豈欺人者？時論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日。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曰：顧謂從事中郎鄭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終未見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豈獨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唯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薨乃膏如公言耳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賓車在殯哀痛中詔令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及侍坐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安嘗入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雪恥已甚可不戰而赴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奔竟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今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否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獲諸將祐曰取吳

史記

卷三十三

十三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下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無之泣襄陽百姓於岷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淚碑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文帝嗣立密有滅吳之計朝議多違惟預罕祐張華與帝意合祐病舉預自代假預節領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預欲問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孫皓果召政還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先認上

史記

卷三十三

十四

流動保夏口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土而陛下過聽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天時人事不得如嘗臣恐其更難也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遶至華雅拜飲手曰吳王荒淫驕奢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率兵向江陵遣將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累寇皆如預策又遣牙官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進逼江陵吳都督

孫歆震恐與伍廷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
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玉清大敗而還旨等發
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因進
攻江陵克之斬武延於是沉湘以南接于交廣州稅
皆望風送印綬預伏節綬撫之時震軍會議或曰百
年之寇未可盡尅方春水生難以久駐安俟來冬更
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
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
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楚書

卷三十三

五

謝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封當
陽縣侯封子耽爲亭侯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
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
據要害又修召信臣遺跡激湍清諸水以侵原田萬
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庶庶賴之號曰
杜父舊水道唯汚濁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
巴丘湖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
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
外通零桂之浦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孫杜翁孰識

智名與勇功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蒲谷爲
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立峴山
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五年後爲司隸校尉
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

楊水考

聖楷按水經有夏水無揚水十三州記曰江別入
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爲夏流故
納厥稱然則鄭演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
運郢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水合春夏水盛則南通

楚書

卷三十三

其

大江否則南迄江堤云者正以夏水揚潏爲名如
詩註揚之水云揚悠揚也亦緩流貌非別有所謂
揚水也今華容河卽杜預所開楊口之水入洞庭
者在華容縣北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大安中張昌作亂轉持節南
聲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驥等討昌有功遷鎮
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
都護叅軍劉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
遣據襄陽初范陽王廙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
至奕不受代舉兵拒弘弘討奕斬之張昌竄于下雋
山弘又討昌斬之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
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表皮初

地實

卷三十三

七

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暫更
侯陟爲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安以一國
爲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婚
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
安見謂報詔聽之弘于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
給足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數聲甚苦
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慰之乃謫罰主
者遂給衣袍複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禁
民捕魚弘下令弛之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

別駕李興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其荊州自安之

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

否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又遣

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爲尚後繼于時流民在荊州

者十餘萬戶羈旅資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擢

其賢才隨資叙用流民遂安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

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基人之功

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

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

于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縱橫之事弘

怒斬之光熙元年卒于襄陽士女啜痛若喪所親

地實

卷三十三

六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
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欲豺狼之迹舉賢發
善窮撮孔絜之毛由是吏民畢力攀夷順命一州
清宴恬波于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稔于稽天之
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于
征南見之矣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侃舉孝廉，至洛陽，數請張繡與語。異之，除郎中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于廣曰：「此子終當遠到。」慶後為吏部令史，補侃武昌令。會劉弘為荊州刺史，辟侃為南蠻長史，遣討張昌。破之以軍功，封東鄉侯。陳敏亂，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龍內史。扈環問侃于弘曰：「侃與敏有鄉里舊，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吾知之。」侃遣子洪

楚寶

卷三十三

九

及兄子臻，請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加侃督護，使與諸君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頃之，遷龍驤將軍，領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業之左右。侃即遣兵逼業，令出向賊。侃整陣于釣臺，為後繼。業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時周顗為荊州刺史，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

冷口

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安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武昌。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加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會為前鋒，進軍斬冲。悉降其眾。杜曾復叛，敗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沔中，部將張奕將戡于侃，侃惑之。賊至，鉤侃所乘艦，侃走入小船。朱伺力戰獲免。杜殘將王貢出武陵，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

楚寶

卷三十三

十

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趨已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殘疑張奕殺之，辰情益懼。降者茲多，於是進討長沙。太興初，進平南將軍。王敦平，遷都督荊湘益梁諸州軍事，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鄧士女莫不相慶。侃終日欽勝，危坐，問外多事，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

屈竹頭悉令不棄後正會積雲始脂願事前餘雲猶
渴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
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嶺峻作逆殺侃子
贍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侃妻蔡氏固勸自行於
是戎服登舟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既斬峻庾
亮懼侃致討乃用溫嶠謀請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
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嘆
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侃旋江陵尋以爲侍
中大尉改封長沙桓公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

卷三十三

三十三

三

計五路夷平之又移鎮武昌遣子斌與中郎將桓宣
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
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劬履上殿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侃固辭不受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
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咸和七年六
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
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
刺史印傳檄戰軍資罷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
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加督護

統領文武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
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乙卯薨于樊絡侃在軍四
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
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亮尙書梅陶與親人曹
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
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
外意

卷三十三

三十三

三

聖緒曰陶士行居賤而迎賢小君宸服其義既貴
而酒有定限不忘其親卽小可以觀大蓋全乎忠
孝人也故萬嗣過廣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
去劉和季知其忠能可托與之分陝而治豈有都
督八州宏總上流總存非望之圖哉胡身之謂哥
史所記大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傳致之
信乎不其千百年後不可與論古人也

唐亮

唐亮字元規，晉明穆后之兄也。亮美容，善談論，性好老莊，風格峻整，與司徒王導受遺輔政，陶侃卒，遷亮都督六州，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征西將軍，移鎮武昌。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郢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豎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漢中，又遣偏

楚寶

卷三十三

計四

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嘗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吳二寇，凶害滋甚，內相誅鋤，宸叛親離，蜀其弱而胡尙強，竝田竝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宸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過荷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雲，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淮泗非陽所安進。

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恭讓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會寇陷林城，毛寶赴水死，亮乃憂慨發疾，亮將薨，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楚寶

卷三十三

計四

朝之氣堪悲，卽爾南樓清夜，留諸君少住，至今如對畫秋。

劉道奎

劉道奎彭城人初爲無錫令宋元嘉三年累遷雲巒
較尉加都督雍州刺史善于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
贍繇是民間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山蠻前後不
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諸蠻服衰
經號哭追送至沔口謚曰襄侯
聖楷曰史稱道產卒未幾而羣蠻大動豈誠秦開
漢閉易于反側哉抑後之人不善羈縻而容養之
也嗟乎治民如御奔馬况蠻蠻乎前召後杜之歌

楚寶

可以思矣

卷三十三

共

王僧虔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
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于敬方當罷雅過之
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于中途得病僧虔
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
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寔懷其心誠未異古
兄之亂不宣忽諸若此兒不救便得回舟謝職
復遊宦之興矣屢遷侍中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

楚寶

卷三十三

共

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
部尚書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征南將軍
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
世祖卽位將授以台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
朝行當有八命之礼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
寔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客問僧虔固讓
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否衣食周身
榮位已過所懸庸薄無以報國豈客更受高爵方貽
官謗邪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人宋湘州刺史劉之之孫也仕
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魏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柳
尤貴悉聚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
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
紀營護之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
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地之別事
不相繇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
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魏率然吾將何事

楚寶

卷三十三

廿七

憲之因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
直見知屢遷給事黃門兼尙書吏部郎中祖覲之嘗
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
憲之果爲此職

聖楷按史又稱憲之累經宰魏資無僭石及賻
堵蕭然所著有衡陽魏記繇此觀之世未有真文
士而不善居官者亦未有真廉吏而不善愛民者
嘉樹之陰良足慰何必甘棠

孫瑒

孫瑒字德璉吳郡人初仕梁爲安都太守陳武帝立
授湘州刺史太建四年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爲
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始鎮郢州乃合十餘
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遇良辰賓客並集
汎江置酒又于山齋召致玄儒冬夏資奉及卒江總
銘之後主撰詞曰秋風驚竹煙水驚波幾人無徑何
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露多功
臣未勅此意如何

楚寶

卷三十三

廿八

聖楷按史稱孫瑒有文武幹畧見知時主及行軍
用兵師司馬之法至于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以
好施接物士咸向慕然性不循恒頗以罪免嗟乎
再承後主之詞置其然乎邇洞高風猶勝走狗之
烹也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縣人。凡所居官，素履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故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奸。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餽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于民，慨然懷愧，因賦詩題于清水亭柱，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邇相謂曰：「此是申公手迹，並寫誦之。」歷小司空，少保，復出為荊州刺史，卒。太和六年，上疏乞勉卒。

樊賈

卷三十三

聖楷曰：清白吏之風，人人知慕，但能于飲鴆、夕陽賦詩、清水不作異觀，方許善學古人。

楊大眼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驍捷，跳走如飛。大和初，起家奉朝請，時孝文帝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垂，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今日所謂龍蛇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禁穰鄧九江鍾離之間。

樊賈

卷三十三

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出為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大眼臨陣遊獵之際，潘亦戎裝或奔，鏖戰場，或金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軍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大眼善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疾為之流涕。自為將帥，嘗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焉。前後江南所遣督將皆攝其威，時傳言：「淮泗荆河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

卽止。王肅第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名以爲眼如車輪及兒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願眸奮發足使君日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勇以爲闕張弗之過也。又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嘗縛葉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詔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清肥常有虎害人大眼裨而獲之斬其頭懸于棧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尙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

楚寶

卷三十三

世

學。嘗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旣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聖楷曰：有如此武弁作方鎮何得不至錄之以爲玩。且者倡潘氏雄豔亦不讓李昌夔夫人獨孤氏也。

楚寶卷三十四

明 梁紇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 鈞較訂

宣政

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召至禁中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

楚寶

卷三十四

乙

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視養之泌九齡尤所獎愛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衡山嵩華間慕神仙不先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蜜慧召講老子侍翰林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議消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罷復隱居衡嶽遇異人懶殘授以秘術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也肅

宗即位。露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方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因薛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入則對榻。出同輿。輦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佐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家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

楚寶

卷三十四

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塚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于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慚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上皇還京。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築室于山中。泌嘗取松

樛枝以陰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作書院于蓬萊殿。書閣側上時遇之。欲以爲相。國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疆詔食肉。爲娶朔方故將後李唐甥。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辭。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留之。會澧州闕。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

楚寶

卷三十四

散騎常侍。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東道至三門。以便餼。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四年春。月月餽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常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昔燕國公張說。繇是以公。又可免乎。明年三月。果薨。時中使林遠於函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達劉長安。方聞其死。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後脫屣也。斯言驗矣。泌出入中禁事

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奸縱橫大言時進議能審移人主桺玘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干魯連范蠡云子繁大理少卿兼弘文館學士知隋州有善政為舒元與構害著家傳十篇

聖楷曰鄴侯泌異人也其匡至救時全身遠害惟張子房差可並語善乎西涯公之言曰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倖為元帥泌懼其逼也諫而黜之倖及欲以倖為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倖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倖有惡於良

娣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復上皇也知其不來則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太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至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用已于艱難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排結已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強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皇之至一旦欲去之無疑也夫以宗德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

楚寶

卷三十四

四

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而卒老於相位其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為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為奇噫此數語可為鄴侯寫昭唐史疑神疑鬼固不足以盡之也

楚寶

卷三十四

五

呂諲

呂諲河東人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元初以事罷為太子賓客拜荊州長史禮朗峽忠
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議請荊州置南稅詔可於是
變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承平軍萬人過吳蜀之衝
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沅凡七州隸其道
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
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
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

楚實
卷三十四

六

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
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其黨數十人積尸府門內
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懼諫議大夫
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
出楮中詔書賜示之羣蠻休于賞而財不足愛為
剽掠吏不敢制源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
潭縛付吏劾賊鉅萬得左道議記并奏之輔國矯追
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辭承鼎陷不辜詔諲按罪諲使
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

建州後泰芝終以賊徒死追原承鼎諲為治不急細

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

尹奏取才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年五十一

卒贈吏部尚書諲為荊州號令明賦斂均治尚威信

故軍士用命閭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構祠及歿吏哀錢十

萬徙祠府西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曰忠肅

聖楷曰呂諲擊殺叛酋陳希昂與按治妖人申泰

芝二事皆稱快絕乃近聞廣輿記及楚中諸志猶

楚實
卷三十四

七

傳泰芝為白日神舉然則俗子之訛傳妄附又何
止此辱我山川甚矣

元結

元結後魏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襲封常山公祖亨蚤卒父延祖三歲而孤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姬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安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遭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魁樹名節暫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舉進士肅宗幸河東召結詣京師上時議三篇帝悅擢

楚寶

卷三十四

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議官募義士于唐鄧汝蔡降刺賊五千塋露蒿于泌南名曰哀丘以討史思明功遷監察御史襄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舉山南東道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數千諸使誚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不忍加賦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減租庸外所率室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流亡越者萬餘進

授邕管經畧使身論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

春陵行曰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重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軍國多所需切責在司有司

楚寶

卷三十四

臨罷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微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幕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矣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撻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憂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連緩違

詔令蒙責固其空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
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羸弱者正直常不虧何
入采國風吾欲獻此辭又賊退示官吏曰癸卯歲
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
破魏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與蓋蒙其
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
官吏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
常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
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隄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
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
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
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
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序曰覽道州元使君結春
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
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
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
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此興體制微婉頌

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也道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絲盜賊際狼狽江
漢行歎時藥力竭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
世上名絮絮元道州詩聖良後生親乎春陵作歎
見後替情實寬通篇結七實國楨賈諒皆流勸
匡衡嘗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
月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大庭何時降
璽書用爾爲丹青訟獄承哀息豈惟偃甲兵悽惻
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京
虜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與舍滄溟清
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
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
欽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宗京兆長安人初為襄州刺史入拜給事中累遷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為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僊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子朝宗初歷左拾遺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沒者死

楚寶

卷三十四

行人雖賜固不敢視朝宗移書論神自是飲者必羞人更號韓公井

聖楷曰韓長山以襄陽治行名天下而修史者不傳其事或因孟浩然立石峴山而重之耶其子朝宗即李太白所謂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者其意拔識後進如嚴武崔宗之輩固自可人太白之推舉豈慕君侯富貴者哉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璽盡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令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械債敗吏乘為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黃漕裴能者謫怠者

楚寶

卷三十四

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繒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勅巡院不得輒侵半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治悉通鹽鐵乘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繇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瞰察行所治吏下與信能文章書楷造婚有體法爲人醞藉

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莫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吹以為樂與乾于泉素善至為桑門號以相字常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聖楷曰裴休相國歷四節度使而荆南之遺事載于傳記者獨多蓋是時荆湖以南諸大禪侶提唱宗風寶地珠林雲郵相望故休亦樂得優游其間也然休雖嗜浮屠法而于民生國計軫念尤深如清寧運去橫斂茶法鹽鐵豈非鑿鑿者哉修唐史

裴實

卷三十四

十四

者凡涉玄虛之事一槩抹殺總縣闕佛二字中其帝音耳豈通識哉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收左班殿直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常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纂欽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湖南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

楚實

卷三十四

十五

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縣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除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成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戌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累遷至康州防禦使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貲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

聖楷曰○蠲除賑貸乃救荒第一急著李公允則先賑後奏乃救時第一奇人若朱晦翁所謂感召儲蓄兩說此乃行之平日則可耳當事者豈得藉口哉

張詠

張詠字復之鄧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游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按茶植桑民庇其利遷著作佐郎會蘇易簡李昉寇準建康才以為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通夫太宗間其強幹召還擢為樞密直學士出知益州真宗即位累仕至左丞進禮部尚書卒嘗謂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自以為乖則違衆嶺不利物困號乖嶺有乖嶺集十卷

補筆談曰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唯以植茶為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地何不自種而費菜筭而遺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廣腹為菜知

縣云

鶴林玉露曰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囊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麥將帥胥吏變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聖楷按史稱

楚寶

卷三十四

八

詠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颶爲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于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爲駁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墳典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耶觀此舉動故是習氣難除今崇陽縣有張乖崖祠云即詠自建美美亭遺址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以戰功累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繇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北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

楚寶

卷三十四

九

曰始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賁告成成大營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栢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十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至上保民之

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
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亮宣撫司降時以盛
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病者嶺表平召
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忠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
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
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
飛平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
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再四帝乃曲赦人感其
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樂實

卷三十四

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
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
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
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
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
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
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患李
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
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棄城拒飛飛鼓衆
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
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
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
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
爾以步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
江步卒死者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
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

樂實

卷三十四

女金帛志已驕恃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
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
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
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
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
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
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
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
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

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岳鄂軍爲上流要害乞令飛
屯岳鄂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復安妥乃
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移屯鄂授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
開國子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
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宇旗與精
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稅人戶
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貢州縣官以招集流
亡爲殿軍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

榮實

卷三十四

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
侯又除荆湖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
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
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
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
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
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
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
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恭政席於

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
深機胡可易言益憚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
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
王玠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
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
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小習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
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

榮實

卷三十四

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
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
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
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
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驢
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說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
降何求也欽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
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

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擗水淺處造善駕者挑
之且行且駕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
乘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牛泉擒斬之
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
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凌歎曰
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
是人以其言爲識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
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

楚寶

卷三十四

廿四

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
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
來趨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
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
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
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
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
飛移軍京西攻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
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輓還

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

宋史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
人求其文武全備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
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
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
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
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
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
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嘆曰白壞汝萬

楚寶

卷三十四

廿五

里長城高宗忍自秦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嗚呼冤哉
聖楷曰飛之人品功烈古今論著詳矣子茲特錄
其戰功在湖南北者亦召虎方叔而後一人而已
噫有臣如此而冤死奸檜之手豈復有天道哉

李植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絕。植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廵功郎使。督四艘，總押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彼拱壁，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習之幕府。高

卷三十四

廿六

宗既即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被荆林立縣治，發倉廩振困乏，專以撫摩爲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于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師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諲以戶部尚

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以戶部郎中召。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薨，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後累仕至太府卿，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湖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詳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謚忠襄。

楚寶

卷三十四

廿七

聖祖曰：「李元直以一布衣督百萬運艘，出羣盜猶云才力有可藉也。若湘陰小縣蕩析，兵火而獨能發倉廩振困乏，爲無米之炊，豈非能吏哉？」忠孝人許大經濟，不帝麟鳳之在桑梓矣。停雲之慕其何能已。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慷慨有大畧，乾道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相，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十持論，勁直不爲迎合，合作九議，并美芹十論獻于朝，以方講和，不行久之，加秘閣修撰，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召爲大理少卿，復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盜逮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嘯聚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剪滅，良繇田野之民，稅以重斂，害之縣以科斂，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剽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伏願陛下深思致盜之繇，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又以湖南控帶一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弊，統率不一，則

楚寶

卷三十四

元

軍人利于優閑，棄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司名者不舉，平居則奸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計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別初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專聽帥臣節制，度使夷獠知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廼訪馬殷營壘，故基起蓋，若棚招補軍伍，時樞府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廢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止其役，棄疾受而藏之。

楚寶

卷三十四

元

出責監辦者，斯一月，飛虎營棚成，遠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竊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庸官自官舍、神祠外，居民家取溝甃瓦，不二日，皆具僚屬，歎服。」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修撰，累仕至龍圖閣待制，卒。

聖楷按：辛幼安公帥長沙時，士人或憑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公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易之，啓名，則趙鼎也。公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

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大閱禮記卷曰觀其議論
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其藻鑒之
精如此公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肖其爲人按公
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求仕決以
著懷英遇坎因習事金公得離遂決意南歸值耿
京聚兵公爲掌書記即勅京降于宋如追斬僧義
瑞入金營擒張安國事皆奇偉載宋史

楚實
卷三十四
卅一

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第杜門
不仕者十年久之爲瀏陽縣令有惠政民思之不
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于州縣未嘗
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
曰龜山先生靖康元年爲國子祭酒未幾致仕
張栻瀏陽楊龜山像記畧曰宋興百有餘年四方
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
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假此以濟非狹之術舉世

楚實
卷三十四
卅二

風動雖鉅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其說行而天下
始紛紛多事反理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匿相乘
兆喬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
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
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當時餘黨尤夥公之
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議論一正于今學者知
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其功豈不大哉是宜列之
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向而况公舊所臨流風
善政之所及紀事其可欽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

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澤及邑民也深矣後六十餘年建安張才邵爲政慨然念風烈谷故老茲公舊所爲飛鴻閣繪像于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念而不忘也又六年始貽書韓試記之云

應城謝上蔡祠記畧曰先生名良字頴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初頗以該博自多誹賈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粲然自失而熱汗下乃盡棄其所學而學

焉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沉淪卑冗以沒其身中間嘗幸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闢肆善起發人今讀其書尙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盜尤劇葬爲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縣令劉君炳來訪其遺趾

僅得題詠習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遺烈不逮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就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

朱熹黃陂程明道伊川祠記畧曰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又莫若蕪

公之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足以表於當時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迹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然也蓋天聖中太中大夫程珣仕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顯字伯淳又明年癸酉生子曰順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珣薨南安乃得春陵周公惇願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

劉珙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心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謫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先緊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稅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安出師曰擅與之罪否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急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

楚寶

卷三十四

世四

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尙衆珙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颺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愛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

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未幾以母憂去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關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栻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于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湖北茶盜數千入入境疆吏以告栻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

楚寶

卷三十四

世五

展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栻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卒聖楷曰劉共夫禦盜方畧卽古名將不能過也宋知潭州如辛棄疾向士璧皆異才向獨被譏以死惜哉然德祐時詔立廟長沙故府志有向士璧廟而名宦祠無劉栻豈非缺典哉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孝宗時栻治行詔知靜江
羣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
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
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
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罷頻
遷屯至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歡
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
奮並淮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公奴亦

楚實

卷三十四

三六

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
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公奴趙之北人歎
曰南朝有人未幾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吏
山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
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
聖楷按朱文公撰栻墓銘云淳熙七年己亥春卒
于江陵府墓于衡陽縣極林之鄉龍塘之里今長
沙志載于寧鄉此妄傳當以文公為確且墓衡山
亦魏公之遺命也

朱熹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為泉州
同安丞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屢
召屢辭仕至秘閣修撰紹熙四年以荆湖南路轉運
使知潭州制曰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假甚廣視邦選
使尤難其人爾學術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人師仁
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為時帥楚俗雖安尚有荆瘵
爾其為朕撫之熹上疏再辭不允會猗猗侵屬罷選
拜命熹諫論以禍福除之更建熾麓書院于興壇之

楚實

卷三十四

廿

地別置額員增其廩給錄是學者雲集秦飛虎軍本
州節制從之熹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為百姓害
罷不能禁故有是請又考正太常所下釋奠禮儀錄
前後死節五人為之立廟以厲凡百五年八月召入
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屢疏言事韓侂胄惡之旋除
官觀慶元元年復以為煥章閣待制熹力辭熹時家
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
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置
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龜夬之遇遯之同人熹

默然取秦葉焚之。因更號遜翁。以疾乞致仕卒。

聖楷曰。史稱熹發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諸生自遠方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今按熹知潭州。以年譜考之。紹熙四年十二月。除湖南安撫使。辭。五年正月。再辭。二月。詔疾之任。會猗猗侵擾屬。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五月。至鎮。八月。即召入經筵。是在潭甫兩月耳。政蹟之可觀者。已若此。賢豈無益于人國者哉。又先生未官潭時。聞張敬

楚寶

卷三十四

夫得衡山胡氏學。因以乾道三年八月。如長沙。訪之。論中庸之義。三晝夜不能合。至十一月。偕敬夫登衡嶽。遂道南山以歸。故至今以嶽麓爲朱張講學之地也。先生有嶽麓道中尋梅不獲。遇雪一絕。云。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悞梅花發。急雪無端更滿襟。亦可想見其胸懷之灑落矣。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初仕崇安縣令。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湯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湯于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螢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

楚寶

卷三十四

世九

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尙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某入爲暴。翼自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耗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大。逃而無城。九淵以爲罷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

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鄆○之○裔○西○當○光○化○夷○陵○
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
絲○唐○之○湖○陽○以○越○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
絲○鄆○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越○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
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
焉○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徵○
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于○傳○禦○而○
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
憂○罷○關○市○吏○議○察○而○城○民○稅○商○貢○畢○集○稅○入○日○增○舊○

楚實 卷三十四

用○銅○錢○以○其○近○建○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賄○
九○淵○日○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
軍○伍○射○靶○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
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
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早○禱○即○兩○罷○人○異○之○逾○年○政○
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
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謂○
僚○屬○曰○某○壽○告○終○會○禱○靈○明○日○靈○迺○沐浴○更○衣○端○坐○
而○卒○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蒲○城○人○四○歲○受○書○
過○目○成○誦○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嘉○定○十○五○年○以○寶○謨○
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
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流○勉○其○士○罷○
檣○詔○除○斛○而○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無○食○既○極○力○
賑○贖○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殺○九○萬○
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鄉○落○別○立○慈○幼○倉○
立○義○阡○惠○政○舉○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同○易○之○利○及○官○

楚實 卷三十四

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
朝○廷○欲○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
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及○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成○
討○平○之○理○宗○即○位○召○入○中○書○累○遷○翰林○學○士○二○年○拜○
參○知○政○事○逾○旬○而○卒○
聖○楷○按○真○西○山○知○潭○州○日○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
勉○而○為○民○去○其○十○害○皆○痛○切○時○艱○有○補○在○位○救○時○
之○急○著○也○特○錄○于○後○何○為○耶○事○曰○律○已○以○廉○凡○
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

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莫能自贖哉
 此以為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為政者當體天地
 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
 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傳
 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得理不
 可得也滋事以勤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
 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晏不食坐以待旦况其
 餘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
 酒游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

所以受害也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
 大命豈可少有私曲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聽
 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淹
 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固固之苦度日如歲
 其可淹久乎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
 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
 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闔節用刑殊不思刑
 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紂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

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于破
 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告訐乃敗俗亂化之
 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賈
 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
 為也重疊催稅稅出于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
 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
 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
 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
 其擾矣甚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

驚妻賣子往往縣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科罰
 取財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
 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
 不可不革縱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
 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自非捕
 盜皆不可差出低價買物物同則價同豈有公
 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
 者每官司數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
 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鶴林玉露曰真西山師長沙魏人爲立生祠一夕
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湖入
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
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遐齡不須更作生
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楚寶

卷三十四

四

楚寶遷寓論次

今夫百齡遽廬萬物逆旅皆適然耳乃有懷鄉念重
去國情深一遭遷斥輒怨流離甚則山水名勝之區
慙故下鬼門之淚日星炤臨之地不悛作囚山之賦
者矣樂天知命安有是哉楚地山川悠遠舟車相錯
雲泥鴻爪那堪再舉惟夫學士臨臯之宅乃有奸秦
仙人黃鶴之樓亦生欽若又若董千乘之天女安陸
輪纒岳武穆之二子黃梅改姓吊古之士往往不勝
其感歎焉竊得與馬融絳帳鮑炤荒阡同付之斷煙

楚寶

遷寓論次

乙

衰草中也述遷寓第二十一凡二卷

遷寓一

荀卿	賈誼	彌衡
王粲	褚遂良	張說
張九齡	王昌齡	賈至
李白	甄濟	陽城
韓愈	元稹	劉禹錫
柳宗元	段文昌	

遷寓二

梁震	孫光憲	冠準
歐陽修	王禹偁	蘇軾
黃庭堅	陳慥	范純仁
邵浩	胡安國	張浚
蔡元定	魏了翁	謝枋得
王守仁		

楚寶

楚寶論大

二

楚寶遷寓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華容嚴育昇較訂

遷寓

荀卿

荀卿趙人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楚寶

卷三十五

乙

離龍夷炙穀過髮田駢之屬皆已先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師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公卿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禱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得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聖楷按班志云蘭陵縣屬東海魏正義云今沂州

承縣有蘭陵山按承縣即今兗州嶧縣地有蘭陵城是時楚已滅魯而取其地故嶧縣爲楚縣丹鉛錄曰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于曾中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修造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

賈誼

賈生名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程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至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畫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悅之起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絳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

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
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事先
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
伏竄兮鵲鴉翔翔聞非尊顯兮誰使得志聖賢遊史
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顛兮
鈐刀爲銛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兮身周鼎兮而寶
康軼騰駕罷牛兮騶騶驥垂兩耳兮服隨車章甫
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若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
國其莫我知獨埋壘兮其誰語風漂漂其高遠兮夫

楚實

卷三十五

四

固自宿而遠去藁九淵之神龍兮物深藏以自珍
融燭以隱處兮夫豈從螳與蜉蝣所貴聖人之神德
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大羊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瞻九州而相君
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
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擢增翩逝而去之彼諱嘗之
汙穢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鱣兮固將制
于螻蟻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鵠飛入賈生舍
止于坐隅楚人命鵠曰服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

卑溼自以爲毒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
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
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
今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
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度兮語于其
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
化今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今
化變而賴勿穰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憂喜張門兮吉凶同域彼吳興大兮夫差日

楚實

卷三十五

五

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
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
可說今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謬相紛大專繫物兮塊
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
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
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
極忽然而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
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

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今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擱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恬莫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砥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懸衡兮。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微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奉而

卷實

卷三十五

六

問。見神之。本賈生。因其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李西涯公撰長沙祠記。畧云。漢屈羣策。豪傑並起。高祖所不能致者。商山四皓。魯國兩生。天下無遺賢矣。文帝時。可當大臣者。惟賈大傳一人。觀其論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夏後夷。先要而後歷。論吏治。則先風俗。論大臣。則先廉耻。論世之所以治久長。則先太子。此其言皆治亂大體。戰國而下。無能言者。當時乃以爲少年

紛更後之議者。亦以爲太驟。必有能辨之者。使太傅竟作相。必能刮去秦習。成漢家制。非蕭曹而下可擬也。遷史以其吊湘之賦。與屈原同傳。哀之甚矣。今其宅爲卒伍所居。其井固宛然。存世所傳賈傳井者也。成化元年。我長沙守錢侯。募艮人以財贖其宅地。爲祠塑像。其中請著祀典。予爲之記云。

建實

卷三十五

七

補衡

補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適，至于刺字浸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衡曰：『文若可借而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皆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

楚寶

卷三十五

八

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又數稱述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間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漢陽參，搥躡躍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更衣？」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更衣？」

色不作

曰：「正平大雅，固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白，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跣巾，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于營門，言語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補衡豈子孫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為之祖道，先供設于城南，乃更相戒曰：「補衡勃雲無禮，

楚寶

卷三十五

九

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良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塚，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慢侮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棠陵太守。尤善于術。嘗與術俱遊。共請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術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隨使寫碑。還校如術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于術。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術擅筆而作文。餐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棠陵船上。大會賓客。而術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術更熟視曰。先公云。寧道祖乃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術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

楚實

卷三十五

十

之祖至薄素疾術。即時殺焉。射徒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飲術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章懷太子曰。文士傳云。術擊鼓作漁陽參槌。蹋地來前。蹀足。脚容態不啻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槌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槌。自術始也。按槌及槌。金擊鼓杖也。參槌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又自音參為七紺反。是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槌字連于下句。全不成文。近世多祖用之。非是。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使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

楚實

卷三十五

十二

置酒漢濱。樂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奸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州。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縶其甲兵。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備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典迭制度。粲恒與之初。粲與人共行。

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為覆之基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策作算術略盡其理等屬文舉筆便成輟所改定時人嘗以為宿構然正德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王粲井考

聖楷曰王仲宣在荊州時卜居萬山山枕襄水飛沉注射隔岸白沙如雲綠林封天其中有井即王

楚寶

卷三十五

七

粲井也非有石欄唐初移置于襄州刺史官舍而為文以識之故王粲石井欄記有二一于頓撰胡證書一甄濟撰彭朝議書于頓豪雄且通禪理而甄濟即狂瘡不仕祿山者也夫仲宣之在當時騁族流落不為劉荆州所重其登樓作賦直若怨若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之間者及至異世無論片甲一毛世所共珍雖區區一無用之井欄比之于敦葵鐘鼎相與尊而奉之而為文章以侈大其事則甚矣才士之貴也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太宗時屢仕至中書令高宗即位封河南魏公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祀先帝先帝

楚寶

卷三十五

七

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收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趨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帳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湘潭志曰唐褚公遂良因爭立武氏左遷潭州都督嘗登陶公山過石塔寺顧瞻長安慨然不憐命易石塔為唐興想其時中宗在房州公名寺之意可吊也中宗未還而公流愛州死矣悲哉聖楷按志所云云大謬考高宗永徽六年乙卯遂良貶潭州都督顯慶二年丁巳再貶桂州尋貶愛州刺史三年戊午卒于貶所弘道元年癸未高宗崩嗣聖元年甲申中宗始立武后即廢之為廬陵王二年乙酉遷於房州是時去遂良貶潭州之日已三

十一年矣何得遂良時而云帝在房州耶此志修自吾邑李宗伯湘翁之手不應輕率若此或付託之非其人耳噫著述豈易事哉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題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題其一紀瓌也侯瓌忌日致之題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蹇有勲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齋即軍中論讓說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

所不遺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聖楷曰沈傳師為翰林學士兼史職出為湖南觀察使時方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說全孤頤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傳師於是在長沙修史時論榮之嗟乎唐以後不復有此風矣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累仕至中書令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缺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嘗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寶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

楚寶

八卷三十五

十一

制也遂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繇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

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若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濱州死于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遷展墓病卒

楚寶

八卷三十五

十七

聖楷曰九齡貶荊州帝終愛重之每宰相薦士必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今觀其貶所諸作高問中澹絕無憂生失路之感其風度故可挹也且又得孟浩然王維輩與之唱酬豈復知有他鄉哉張燕公在岳州江山雖勝却無此二良友

王昌齡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
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
史間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
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
養曉然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聖楷曰龍標在今沅州西南五十里沅水有龍標
山故名梁於此置縣隋屬辰州唐曰龍標為叙州
治昌齡左遷縣尉即此又沅州東北有廢廬陽縣

楚寶

卷三十五

六

乃宋析唐叙州潭陽地置此縣為沅州治我朝
併入沅州廣輿記乃以貴州黎平府龍里司為龍
標者誤

賈至

賈至字幼鄰擅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
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帝曰昔
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
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鳴咽流涕歷
中書舍人至德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
故官大曆初累進京兆尹

賈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詩云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

楚寶

卷三十五

七

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又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
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李白詩云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
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又南湖秋水夜
無煙耐可長流直上天且就洞庭除月色將船買
酒白雲邊

李白

李白字太白蜀人也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固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後以汙穢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陝江至巫山以赦得釋越岳陽江夏久之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畧云白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

楚寶

卷三十五

謗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植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向在白雲泣持刀躬申洗削異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手

楚寶

卷三十五

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無至禮以還窆式昭勿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巖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漠太守聞而異之詣巖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志機不屈之跡也又前此裴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同調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駉驛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

白野人也頗工于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裴敬撰白墓碑曰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潯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鄆城縣尉李邵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寔脩酒掃緝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二女且曰妾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酒掃事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

共爲蕭索巨竹拱墓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爲祭文寫授元宥又爲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李白讀書臺考

聖楷按安陸縣西三十里白兆山麓有桃花巖卽李太白讀書臺太白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窵花崑得憩雲窓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逸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

楚寶

卷三十五

世二

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香餐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今巖下有長庚書院元時建有記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人祿山反彊之仕荷之以兵不從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汗賧官羅拜以慰其心更拜太子舍人來填碑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安城楚昭王廟墀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填苑屏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子逢幼而孤及長耕安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于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嘗

楚寶

卷三十五

世三

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臯同科宦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達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于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奉奉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

不同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
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達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
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
第四品赫然驚人達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繇是父子
俱顯名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為諫議大夫八年
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
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
論延齡罪懷慨引諍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
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
開教良久得免救宰相論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
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
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

裴寶

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
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睡侍者斥之
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酣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
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請連
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
郊外與別帝惡城常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大學諸生
何着等三百人守閣下請得城數日不得上既行皆
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安罰罰之安賞
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

米二斛魚一大鶩。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于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時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州。當上考功第。城白。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什門。

寒實

卷三十五

六

閭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連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塋。

聖楷曰。觀察府復遣官來。此官義不欲行。乃載妻子逃去。亦一奇士也。惜史不載其姓氏。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七世祖茂。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遷刑部侍郎。時迎佛骨入禁中。三日。愈上表極論。帝大怒。貶潮州刺史。聖楷按年譜。永貞元年乙酉。春公遇赦。離陽山。埃。

寒實

卷三十五

廿七

命于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乃自郴至衡。登合江亭。謁衡岳廟。至潭。陪杜侍御游湘西寺。自此泛洞庭。歷岳陽。赴江陵。二年丙戌。改元。元和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寒食出游。夜題諸詩。六月始召拜國子博士。還朝。由此觀之。蘇子瞻謂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皆謫陽山時事。若潮州之貶。路雖復出。江湖皆便。道取疾。不服。登覽。且。不。一。年。卽量移袁州。而由江州趨安陸之襄陽。至京師矣。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凡十餘不法事悉論奏會召稹還大數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意臣體貶江陵士宮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詆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

楚實

卷三十五

廿八

皆誦之官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奉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南宮散郎即擢用累遷翰林學士未幾輔政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皆薄云

微之貶江陵途中寄樂天詩云想到江陵無一事酒盃書卷縱新文紫芽嫩笋和枝採朱橘香苞數瓣分暇日上山狂逐鹿凌晨過寺飽看雲笓緇草詔終須解不敢將心遠羨君聖楷曰玩此詩亦可卜稹之晚節不終矣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素善章執諫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為藉其勢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宗喜巫鬼每利歌竹枝鼓

楚實

卷三十五

二九

吹裴回其聲侑律禹錫謂屈原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二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復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因將澤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

有瘴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岐心失恕陰責最

大雖他美莫贖耶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累遷至禮部尚書卒

蘇東坡曰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隨貴臣由是及敗後漢官者傳論云孫

楚寶

卷三十五

卅

程定立順之功曾勝蔡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如小人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囊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攸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耨者進當統親

楚寶

卷三十五

卅二

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張爲仇怨造作紛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修器噉噉漸成怪人歸智求仕者更晉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

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
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
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居醫夷中久慣習炎
毒昏耗重臆意以為嘗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
肌革慄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
恬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
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
門見適州間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

楚寶

卷三十五

世三

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
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
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
然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
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
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
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
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
生植猶足表出也南以為勸物一釋廢網移數縣之

地則世必曰罪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廬為
耕畔朝夕謂謹使成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
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
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
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
惟以忠正信義為志與堯舜孔子道利安元為務
不知愚陋不可以殫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隤飢
事既壅隔狼忤貴近狂疎謬戾蹈不測之幸今其黨
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

楚寶

卷三十五

世三

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
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
求取又何怪也宗元于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
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
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
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
填委溝壑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焚焚
孤立未有子息鄉陌中少士人女無與為婚世亦不
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

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懷懷然欷歔傷感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
息存亡不一至鄉間至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
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開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
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
哇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
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

楚實 卷三十五

已荒穢恐便斬代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十卷尙在
善和里舊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
重嘗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
家破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幸鹹節適洗沐盥漱
動逾歲時一播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悲傷無所告
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
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要孤女云揭婦翁者
然賴當時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
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寔爲

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宋縛于羣終以無死鍾儀南
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
死荆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
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
此皆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洪忍
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

楚實 卷三十五

潤矣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
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乘筆
視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往時讀書自
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
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
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
用之地垂德于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有
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託先人
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要求亂嗣

有可付託即真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宸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卒年四十七

聖楷按何燕泉謂柳宗元挽節叔文富片永州貶書所善蕭俛又貶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皆漠然無應夫蕭俛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為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此其人于宗元之才當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豈誠寡不勝衆或亦有所懲刈

楚寶

卷三十五

卅六

而然耶噫名士高才一敗不可復救若此可不慎哉

段文昌

段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為醜觀小行節度使裴君禮之出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侯劔南節度韋臯臯表為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屢仕至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從帥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檢尉讓即日解而去復

楚寶

卷三十五

卅七

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識其非少爵妻所向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子成式字柯古推為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秘書侍父于蜀以暇獵自放文昌遣吏白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免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復用者宸大驚擢累尚書郎為荊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西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錄異記曰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

創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履濯足白
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問者皆笑其後果鎮
荆南遂買此宅

唐語林曰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連典
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
姑前進士許崇寄詩云十年三領罷領罷管仙山
廬陵時爲人安訴逾年方辯乃退若于襄陽溫博
士庭筠亦謫隋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幕府與
成式尤相善嘗送過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

楚寶

卷三十五

世八

事者凡幾函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
部郎中沂王傳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
聖楷曰別傳段柯古寓襄陽木香村撰楊柳宮詞
我村在今宜城縣西六十里西陽雜俎等作皆應
成於此或爲荊州刺史時也有謂居辰州作者爲
西陽山在辰州故耳此可笑夫西陽取藏書之義
豈必居辰州始命篇耶

楚寶卷三十六

明 梁谿高世恭續梅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邵陽車以遊較訂

遷寓

梁震

梁震蜀人唐進士也天祐四年唐亡梁以高季昌爲
荆南節度使震歸蜀過江陵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
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楚寶

卷三十六

乙

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恭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
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後唐天成三年季昌卒其
子從諱立清泰元年十月震退居土洲時楚王希範
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諱曰楚王可謂大丈夫
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差等彼乳臭子驕侈
僭法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安足慕乎從諱
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
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歛境內以

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否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司馬溫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讀史日記曰梁震舉進士尚未膺爵祿而義不臣梁但以白衣侍樽俎委曲以行其志士君子不幸而遭變若震者亦可以法矣前進士三字千古有

卷

卷三十六

二

餘榮

聖楷曰荆臺隱士尚不如前進士三字有關係然亦足見梁震始終一節矣土洲實在荊州監利縣址猶存

孫光憲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學游荆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為從事歷保融及繼冲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假道荆南繼冲開門納延釗光憲乃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觀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有薦光憲為學士者未及召會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張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警

卷

卷三十六

三

校老而不廢好著譚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華湖編玩三卷筆傭集三卷橋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簞書二卷

晁氏讀書記曰孫光憲蜀人王衍既降光憲避地荆南嘗從楊玘元證遊多聞唐世賢哲言行因纂輯北夢瑣言二十卷且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田于江南之夢自以為高氏從事在荆南之北故命篇云

冠準

冠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召試學士院直史館真宗景德元年恭知政事定演習之議為王欽若所嫉三年出知郊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冠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

華實

卷三十六

四

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冠準莫論其意趣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天禧三年再入相丁謂又嫉之出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準既至晨具朝服如嘗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黜皆非帝意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冠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及帝崩再貶雷州司戶叅軍中使賁勅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為準方與罷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于庭

升階

升階復宴至暮乃罷準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歎曰吾平時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未幾卒歸葬西京道出荊州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臨月枯竹盡生笋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冠公祠東都事畧曰冠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折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也言行錄曰冠忠愍公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于縣

華實

卷三十六

五

庭民以比甘棠謂之棠公栢聖楷按渢水燕談云後巴東大火栢與公祠俱焚明年蒲陽鄭顥來為令惜公手植乃種凌霄花于枯栢之下使附幹而上以慰邦人之思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既成誦及冠巍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洪忽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告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

楚寶

卷三十六

六

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蓋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納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納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後累仕至太子少師致仕卒
宋張芸叟曰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

身政事可以及物吾嘗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

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屈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福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
聖楷曰東軒野錄載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天聖以後文章多尙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

楚寶

卷三十六

七

甚悉內有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闕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傑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按公行狀亦不載試隨州事僅見野錄可補未備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累官至翰林學士。移知揚州。真宗卽位。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今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

卷三十六

八

八

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魏給二十八。小魏城五人。以充嘗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魏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魏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闕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至。開閉城池。頗見鐵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與異嘗出鐵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教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

城雉。魏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

思禦備。何以技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觀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安。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隨地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漢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魏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金匱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集城壁。繕完甲冑。則魏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

卷三十六

九

九

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虎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黜之。詢曰。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魏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書韓魏公黃州詩後曰。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雖間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

公嘗屏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
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
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
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
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
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
也元之爲罷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
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
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

集賢

卷三十六

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資公素黃
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
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雲堂
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
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
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
副使蘇軾記 聖楷按韓魏公在黃事嘗所考故
附見之如二程二宋皆同此例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初直史館新法行軾極論其不
可王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
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徐州又徙湖州上表以
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于國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媒孽所爲詩以爲
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
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
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集賢

卷三十六

聖楷曰東坡人品文章人所共知茲不復錄惟據
年譜畧刪潤其居黃事實使觀者有所考見焉年
譜云先生以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
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先是子由聞先生下獄上
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三年庚申正
月先生赴黃道出陳州子由自南觀來陳相見三
日而別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嘗爲都五日賦詩
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
初到黃州詩是年五月子由復來齊安先生曉至

巴河以詩通之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
定惠顯師爲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
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居臨泉
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有遷居臨泉亭詩又就臨
泉亭立南堂作詩五絕其一云掃地焚香閉閣眠
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窓浪
接天又答秦太虛書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
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
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

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
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買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
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
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
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
生能爲殺鷄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
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棣
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
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驢鹿如土魚蟹不論

錢坡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
州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
吾事豈不旣濟矣乎又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
所用心單思易論語若有所得以此知先生到黃
定居之後卽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皆始于是歲
矣
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泉亭正
月往岐亭訪陳季常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鎮
周尺有二寸是歲先生始有東坡東坡八首叙云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之食爲
于耜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旣久
荒爲萊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懇闕之勞筋力
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慰其勤庶幾來歲之
人以忘其勞焉
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泉亭就
東坡築雲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
州門南至雲堂四百三十步雲堂間云蘇子得廢
圃于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雲堂以大壘中爲之四

結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于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雪堂之前則有細柳有淺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葉元修。葉何氏鼓。橘種杭稔。蔣棗栗有松。期爲可斷。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是年三月先生買田至新水。有春夜行新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同龐安常游清泉寺。寺在新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

冬實

卷三十六

十四

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作詞曰。山下蘭芽短。溪松開。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是日劇飲。越七月游赤壁。十月再游。作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由此觀之。自臨臯遷雪堂。尚在壬戌十月之後。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得年餘。六年癸亥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記承天寺夜游。云。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

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七年甲子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卷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又按東坡圖云。魏人潘邠老及第大觀俱以詩知名。

冬實

卷三十六

十五

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于慈湖。陳季嘗獨至九江。

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治平中兩省鄉薦登進士第元祐元年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第賢校理逾年除秘書省著作佐郎紹聖初議者言神宗實錄多誣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即位召爲吏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罷得知太平州到官九日而罷寓居江夏初自涪歸道出江陵作承天院塔記其畧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資

楚寶

卷三十六

十六

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文成府帥馬城飯諸部使者于塔下環觀先生書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某而已時聞人陳舉自臺出澹先生未嘗與交也舉與李植林虞相顧前請曰某等願托名不朽先生不吝舉繇此憾之知先生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誣以幸災謗國其文初無幸謗之意遂除名羈管安

州携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有毗某氏館之太守聖執政風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遂館于戊樓曰小南門者蓋固而欲饑寒之也居三年上雨旁風人不堪其憂先生終日讀書賦詩舉酒浩歌自言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者乎聞者敬歎崇寧四年九月三十日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人在側初謫安州與零陵蔣緯相友善士大夫畏禍不敢往還獨緯日陪杖履疾革緯往見之大喜握手

楚寶

卷三十六

七

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緯爲棺送歸塋雙井祖塋之西紹興間贈龍圖閣學士加大師謚文節聖楷曰山谷初謫黔再謫安路皆出于江湖今據年譜合豫章集畧附見之按年譜紹聖二年乙亥三月先生赴貶所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是時伯兄元明同行先生書萍鄉縣廳壁云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沔略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子安置于摩圍山之下庵留數月不忍別

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在京我凡六載是年五月復
宣義郎鹽鄂州鹽稅會江漢不能下峽至十二月
始發戎州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四月至荆南除吏部員外郎
先生具辭免乞太平州差遣遂得家荆州待命
以至歲暮

崇寧元年壬午正月二十三日先生發荆州二十
六日至巴陵有手書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詩
跋云至巴陵數日陰雨不可出二月朔旦獨上岳

楚寶

卷三十六

十八

陽樓太守楊罷之監觀黃彥弁來率同游君山行
二十里螺蚌中乃至見住持僧年八十駿曳而出
登其絕頂環望積水數百里實壯觀也有野馬二
十餘羣游平澤中猿猴輩出上下松栢間景氣甚
野二月初六日至通城李彤云先生自巴陵取道
通城入黃龍山為清禪師徧閱南昌集即此時六
月初九日領太平州事九日而罷有武昌松風閣
君子泉寓黃州觀音院鍾樓諸詩皆經途所作也
崇寧二年癸未先生督鄂州記夢中詩云正月已

楚寶

卷三十六

十九

丑夢東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間予誦寄元明勝
字韻詩數篇東坡笑曰公詩更進于曩時因和予
一篇語意清奇予聲節賞歎東坡亦自喜于九曲
嶺道中連誦數過得之十一月末玄州謫命下十
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携酒追
送二十一日過洞庭青草湖過土山寨有晚泊長
沙示泰庵慶范元實諸子詩
崇寧三年甲申先生自潭州起所正月晦日過
衡山三月已卯泊浯溪十四日到永州四月發全
州是夏至玄州元明替別詩云枕椰簟白映玉簪
柳子酒清玄具觴市井衣裘半夷夏陰晴朝暮變
炎涼莫推月色共千里不寄江南書一行無賴笳
聲上雲漢晚來偏繞九回腸

陳慥

陳慥字季嘗蜀人避地黃岡號龍丘子博學能詩與
軾相倡和軾爲作方山子傳

方山子傳曰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
郭解爲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
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遇于光黃間曰岐亭
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
山中入莫識也見其所著幅方笠而高曰此黨古
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

楚寶

八卷三十六

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嘗也何爲
而在此方山子亦瞿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
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
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
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
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
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

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

有田畝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

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

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儼○見○之○與

若○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

戎○裴○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

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

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

楚寶

八卷三十六

爲家誰知巴峽路卻見落城花○回○旋○落○英○飛○玉○蕊○
人○閒○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
鼎○養○丹○砂○龍○丘○子○卽○陳○季○嘗○也○秦○太○虛○寄○之○以○詩○
亦○云○侍○童○雙○擢○玉○鬟○髮○先○可○炤○駿○馬○錦○障○泥○相○隨○
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
巾○對○沉○燎○故○東○坡○作○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嘗○載○侍○女○以○
遠○遊○及○暮○年○甘○于○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
也哉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天仕至尚書右僕射。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奔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安。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

樂實

卷三十六

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微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嘗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月

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不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

樂實

卷三十六

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又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何如。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因乞歸。許養疾。尋卒。聖措曰。范純仁自謂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今觀其謫。永三年一段苦衷。至今猶令泣下。昔人亦云。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人故何可不忠恕也。

鄒浩

鄒浩字志完，嘗州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時章惇獨相，用事威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尙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遵于妃，續而卜于貴族，所以違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

楚黃

卷三十六

廿四

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爲國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妻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繹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后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一族

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

楚黃

卷三十六

廿五

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瑋，瑋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誣皆良士也。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以任爲校書郎，調礪州錄事

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畫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于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

集賢

卷三十六

七

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為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嘗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扶翼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為土神云王同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請松滋令荆泝俗用人祭鬼回補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嘗告同曰事臨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

遷人莫敢顧同飲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請詔獄為之懼同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印徒步出都門行囊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御史數日卒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玉人對客問以譏之識者或以此韓愈諫臣論誕仕亦不顯

集賢

卷三十六

七

道鄉臺考

聖楷曰鄒志完別號道鄉南遷時投宿岳麓寺故今岳麓有道鄉臺按宋史溫益傳云紹興中知潭州鄒浩南遷過潭募投宿村寺益印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風絕江而去據此是浩卒岳麓而溫亦不容必驅迫之使去非遭驅迫而後渡宿岳麓也今長沙志岳麓志俱誤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從居湖南之潭州紹聖四年登進士哲宗親讀其策稱善親擢爲第三初授大學博士提舉湖南學士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雲陵簿稱二人乃范純仁客而流人郭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鞠卒無驗安國竟除名讀書于衡山紫蓋峰下著春秋傳後屢召俱以疾

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辭高宗時除給事中兼侍讀會朱勝非相安國遂歸後再起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安國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至于行已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否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安國所與遊者游酢謝

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有疑訪道禮之其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二子宏寧偃寅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張栻師事之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栻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寅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栻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

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于衡山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蓄龜也胡寅字和仲以蔭仕至祠部郎官安國之傳春秋纂計盡出寅手寅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胡寅字明仲宣和中登進士第靖康初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建炎三年擢起居郎上疏言事不報尋命知永州後累遷禮部侍郎兼侍直學士時秦檜當國乞致仕遂歸衡州所著有讀史管見論語詳說

聖楷曰胡文定公墓在湘潭縣隱山實衡嶽之與區也李宗伯撰湘潭志考之甚詳今承天常陽縣亦有文定之墓此不知何所據乃得立祠表道歲時享奠而湘潭之封樹竟付之冷燼零露未嘗有過而問焉緬想遺風可勝永歎真文忠守潭州日有祭文定致堂茆堂五峰則公墓文安其墓皆在穉境而餘不見于紀載今姑錄其文以俟考故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云自熙寧以還新學孔熾春秋一王之法闢而弗章公問道伊洛慨然以尊君計賊自任著為訓傳大義炳然使涖酒之道復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某自少讀公書考觀行事高山景行仰慕何窮九原不作竊用興歎茲叨上命來鎮三湘惟公生于武夷而老于衡嶽既鄉閭之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墳其丘寔在寓里屬拘印鉞謁拜無從愛造祠官敬陳菲薦乃禁止其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興起士風庶其在是英靈未泯尚鑒其心祭致堂諸公文亦有顧瞻丘塋適在穉境之語文多不錄

張浚字德遠綿州人建炎四年受命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時巨寇揚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為東南都會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為害請因盛夏率師討之至醴陵縣邑因數百俾詔諭諸砦因驢呼而往潭賊眾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紹興七年丁巳為秦檜所憾罷都督府以秘書少監安置永州十五年乙丑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許氏見其形瘠問之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極論秦檜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自心腹之閒不決不止時秦檜謂已太平諱言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連貶連州二十年庚午復徙于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栢知潭州與檜丞汪召錫共伺察之二十五年乙亥檜死召復其官時浚有母喪將歸葬會星變詔求直言浚念天下事為和議所移迨備蕩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

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兩侵。而吾方溺于宴安，莫爲之脩。沈該萬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萬俟卨高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三十一。年辛巳，陳浚卿上疏極言浚忠盡帝悟，乃復召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肩風雲而行。時金兵充斥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焰漲天。慎舟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惟知前求乘輿所在而已。」乃乘小舟徑進。十二月，帝如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

入卷三十六

世三

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孝宗隆興二年，又罷都督府。判福州，浚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杅杅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雲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師，追封魏公。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折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間。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嘗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

入卷三十六

世三

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彌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輿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

屢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而返
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諸
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咲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
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
安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
非閉門塞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
獨寢不愧衾勿以否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
客否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佞青既誅贈
迪功郎賜謚文節學者稱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

楚實

卷三十六

世四

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
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
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嘗以理義自怡
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
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
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
之沉不屑就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寶慶元年以集英殿修
撰知嘗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達劾了翁欺
世盜名勿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
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從未嘗私謁故三
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
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
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
了翁自記畧曰了翁嘉禧間嘗仕王朝會國有大

楚實

卷三十六

世

事議不合輔罷去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
聚書求友朝肄暮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
辭不敢進其後利漚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之可
用卽正歲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戾徙
湖北之靖幽四頗繫不通於中州益得以靜慮凝
神夙念曩愆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峯在其在
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巖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
融結乃屏別苗翳爲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已之
遷也遂卽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云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戈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怠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掀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適似道政事為問曰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街之上其藥於似道坐君卿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

楚寶

卷三十六

廿六

信州宋公遂居閩中至正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督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所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抵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嚳稟無所容急以典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

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至正二十六年四月餓死於燕京

聖楷曰考楚志興國州東有謝靈山祠國朝嘉靖中知州吳希賢始建春秋祀之豈前此未有專祀耶按靈山謫居興國三年不為不久今搜覽其遺跡抑又何寥寥也嗚呼精忠勁節文山獨于前墨山繼于後其所行如出一轍死之遲速復何問哉天蓋生此二人以扶中國之士氣而不知者

楚寶

卷三十六

廿七

以為趙宋之孤臣也噫難言哉

楚寶山水論次

山水不生於天地而生於文士之筆山水之性情位置不生於文士之筆而生於文士之心今夫奇巒異瀑或遠在鱗介或近在戶牖衆人弗知好也即好之弗能名也若使文士遇之鴻辭鐫彩雋氣搖嵐而山水乃另開一生面也天地之積洩何與焉又若岑饒一仞競秀巫盧波無一勺瀾翻海竭悲喜化爲霽陰升降化爲煙樹此皆文士之心之所結彼山水又何知楚固山川形勝地也衡嶽命鎮沿湘千里洞庭江楚寶

山水論次

乙

漢汪洋無涘九疑荒奠武當玄峙其他大山巨壑孕育雨雲以千百計巖泉溪洞星羅電詭仙子迷而不出古帝望而知止向使靈均不放江潭李白不流夜郎元結不守營道宗元不謫泉陵而青青而紅紅其終渾沌乎非此之謂也嘗坐祝融之雲矣寶露壇青岫樓宇赤非不足快也乃一誦大白詩曰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輒骨蛻而凌虛嘗汎君山之月矣秦皇煢冷湘靈瑟怨非不足感也乃一誦九歌之三章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輒魂銷

而欲悟由此觀之大湖以南一水一石得遇次山子厚諸人正復不易且岸谷之氣候屢遷爾我之興會各別與其執山中已往之迹恨翠色之無多不若迎紙上相續之心悅嵐光之乍吐予故取諸遊記之佳者存之或記有不備則間補以詩又以衡嶽領湖南湖北諸山水以玄嶽領荆南荆西武漢諸山水使夫舟之輿之者歷州若縣如身入鏡中雲路與飛鳥爭明一杖偕孤峯以往斯亦具勝情者之最快矣其散見于遺勝諸攷者茲不再出述山水第二十二凡三楚寶

山水論次

卷

山水一

南嶽衡山	石鼓山	九疑山
陽華巖	寒亭	右溪
宸樺	七泉	五如石
石魚湖	洛溪	嵒臺
磨亭	東巖	朝陽巖
黃溪	愚溪	西山
鉅銀潭	鉅銀潭西小丘	

小丘西小石潭

石渠

石澗

袁家湯

小石城山

山水二

澹山巖

宅仙洞

樊率巖

秀巖

嶽麓山

岳陽樓

桃源

玄石山

二酉山

湘江

朱水

澧水

洞庭湖

澧湖

沅水

資水

楚寶

山水目次

山水三

大嶽武當

智家池

黃鶴樓

南樓

退谷

杯湖

鸚鵡洲

大別山

郎官湖

秋興亭

東坡

三峽

仲宣樓

竹樓

漢江

三遊洞

青谿

玉女泉

杯樽

異泉

楚寶山水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桃源關士琦較訂

山水

南嶽衡山

宋張栻

杖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爲歎也輒道丁亥新安朱熹元晦來訪子於湘水之上迺始偕爲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

楚寶

卷三十七

亦與焉越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子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里餘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子獨與元晦夾策明當冒風雲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陽谷矣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目暮抵

方廣氣象深窈入峯羣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
望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僧云用瓦輒爲水雲凍裂
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
寺萬竹森然間爲風雲所折清寒可愛任山僧了信
有詩聲云夜月明應勝間有猿啼清甚山寺卽行古
木寒藤中陰崖積雲厚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下
昭林間水際鑄然有聲雲陰聚起飛霞交集項之乃
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望南臺歷馬祖菴由寺背
以登路亦不甚狹過險輒有磴可步險數十里過大

華實

卷三十七

明寺有飛雲數點白東來望見上封寺復縈紆數里
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攏腫膠枝
下垂水雲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否則
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間侍郎胡公題
勝二丈始息肩望祝融絕頂寒裳徑往頂上有石可
坐數十人時煙霞未盡澄微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
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聖之真奇觀也
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
在焉晚君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焰雲

屋寒光射入泉聲隔牕杳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
峯之上也已卯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樾
出下臨萬仞之壑稟稟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
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入呼酒舉
數酌猶不勝擁毳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復騰湧
如傾壺過南嶺爲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
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雲擊牕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
亦謂石磴冰結卽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
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滄渤瀾漫吞吐林谷真有疊胸

華實

卷三十七

三

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
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白甲戌至庚辰
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已
發于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
以見耳目所歷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
晉桓玄遊衡山詩序曰歲次降婁夾鍾之初理櫟
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林阜相屬清川窟澄映之
流涯渙無纖埃之穢修途逾邁未見其極窮日所
經莫非奇趣姑洗之句始既于衡嶽於是假足輕

輿言載馳軒逾三百山徑微通或垂柯跨谷挾
 嶽交陰或曲溪如塞已絕復開或乘長嶺遙眺遙
 曠或憇輿素石映濯水滄所以欣然奔悅求路忘
 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翠標遙爾天際身凌太清
 獨交霞景周覽既畢頓策崑阿管絃並奏清徵再
 響思古永逝神氣未言
 聖楷曰古今遊南嶽記獨晉桓玄宋張栻二序頗
 多異致近日纂修南嶽志與名山記者俱未採入
 豈未之見耶桓序尤佳惜其人不稱故次之張作
 之後其餘若水經注湘中記置語雖不多皆非後
 人所及

石鼓山

宋范成大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耨未命
 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山名
 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峯起如大石磯浸江
 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
 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
 會大畧如春秋霸至今諸侯勤王蔡湘如兄弟國奔
 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
 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
 楚寶
 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
 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廓外石磯綠山謂之
 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
 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建十
 五日拾舟遵陸登回雁峯觀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
 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鴈聲又謂此峯
 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
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
有九悲之歌因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
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焉
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
鳥獸時聞聲如蟬之類聽之亦無往見大谷長
川平田潏潏杉松百圍栳栳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
崖寒泉飛流異竹維華迴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

楚寶

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
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準直上可二三百里
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
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
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
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逸陸常令以九疑為南嶽以崑
崙為西嶽衡華之叢聽逸者古為山居封君表作苑
囿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
收初也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

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
隨方題記庶幾親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
山焉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
水經注曰九疑山盤蒼梧之野峯秀數觀之間
綴巖九舉各竦一谿峭壑負岨異樹同勢遊者疑
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南均莖其陰山南有
舜廟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里古老相傳言
未有登其峯者

楚寶

聖楷按九疑山在永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九峯各
負一水一曰朱明潏水源二曰石城泡水源三曰
石樓巢水源四曰娥皇淹水源五曰舜源亦曰華
蓋最高瀑水源六曰女英砵水源七曰蕭韶濟水
源八曰桂林湫水源九曰杞林洞水源大抵山峯
半以舜莖得名史記云舜崩蒼梧之野莖於江南
九疑是謂零陵即零陵亦以舜得名也元次山謂
四州各近一隅即今桂林梧州永州道州也桂林
唐名桂州

陽華巖 元結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俛石經刻之巖下銘曰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斷坑其下可家洞開為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顛如關非勝松竹輝映水石尤空逸民亦安退士否欲投節窮老于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

楚寶 卷三十七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寒亭 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俛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增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檻雲端上齊絕顛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壙含映水木欲各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將寒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黃

楚寶 卷三十七

聖楷按次山在春陵有菊圃在武昌有橘亭有廣宴亭皆為作記皆有超然澹遠之如陶淵明詩不煩絕削而自合者此繇胸中無事其細讀柳子厚諸記便知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激湍洑，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安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慨然。乃疏鑿廢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震樽

卷三十七

遁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顚有宸
石可以爲樽乃爲亭樽上刻銘爲志銘曰片石何狀
如獸之踈其背顚宸可以爲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
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漂之下
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攸拭
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勒銘亭下
以告後人

七泉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于淵竇或鑿于嵌臼皆澄

沅清漪旋浚相奏又有巖石欹缺爲之鳥與殊怪相
 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令自古荒之
 乃修其水木爲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
 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
 泉曰漣漣淙淙汙漣欲來者飲漱其漣而有所感發者
 矣賢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漫不厭歡醉者也
 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
 刻銘以記之於戲漣泉清不可濁惠及于物何時竭
 酒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盥而飲之

卷三十七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汙泉方以終老欲令圖者
飲吾汙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曲而爲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願斯曲
以命直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不爲人臣老死山谷臣于人者不就污辱我命忠泉
勸人事君來激泉流願爲忠臣
云云澤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俾助純孝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意旌。更於此漫飲。漫醉。泉在山東。以東爲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映引。

五如石

澤泉名。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是。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實。實中湧泉。泉詭異于七。泉故命爲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爲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爲洞。樽樽可賂酒。石尾有穴。且如礮者。又如礮者。泉可亭。澄石而流入于礮中。出而爲礮於。如礮者。泉可亭。澄石而流入于礮中。出而爲礮於。戲彼能異如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五如之石。何以爲名。請悉狀之。誰爲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棧。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爲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石魚湖

漣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凹處修之。可以賭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洞。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鐫銘于石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又湖上醉歌序云。漫曳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于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于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石魚湖。

楚寶

卷三十七

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爲樽。酒爲招。酒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聖楷按元結又有夜宴石魚湖詩云。醉人疑舫影。呼指遙相驚。何故有雙魚。隨吾酒舫行。醉昏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恨醉與醒。皆妙理。快事曲盡飲中之趣。

涪溪 元結

涪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涪溪。銘曰：湘水一曲，淵洞旁，山開石門，溪流潺湲，山開如何？巉巖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既殊，佐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藝歿已久，命曰涪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塔臺

涪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惟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

楚寶

卷三十七

申至丑寅巖壁陡絕，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洞潭，其勢礧礧，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巖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峯欲竄，其間松竹掩映，軒戶果皆幽奇，於戲古人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塔臺，豈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湘淵清深，塔臺附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以縱心目。陽巖躡珠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唐亭

涪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回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塔臺，北臨大淵，南枕涪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旁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木聲松吹，霜朝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唐亭，慨心自適，與世忘情。亭旁石上篆刻此銘。

楚寶

卷三十七

十五

東巖

塔臺西南支危高迴，在唐亭為東巖，下可行坐人，危人其為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塔臺蒼蒼，西巖雲端，亭午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黃庭堅涪溪題壁曰：余與陶介石遠涪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塔臺銘，石堂銘，皆眾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實深千載尚友之心，最後于唐亭東巖，披翦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

楚寶

卷三十七

十六

聖令問玉筋。篆篆畫深穩。優于嵒臺銘也。故書與
 長老新公。俾刻之巖壁。以遺後人。
 又書磨崖碑。後云春風吹船著。活溪扶藜上。讀中
 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沙石。刻巖成絲明。皇不
 作包桑計。顛倒四海孫。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
 官已作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
 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踰躅還京師。內閣張后
 色可否。外間李父順。指揮南內。寒涼幾苟活。高將
 軍去事尤危。臣結奉陵二三策。臣市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琬詞。同來野僧六
 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薛對立久。東雨爲
 洗前朝悲。聖楷按磨崖碑。在洛溪石壁。乃顏真
 卿書。元結大唐中興頌也。故附見之。

朝陽巖 元結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
 水石之異。泊舟羣之得巖。與洞於摩巖洞。此邦之形
 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束嚮遂以命之焉。前
 攝刺史獨孤。恫爲否翦。關榛莽後。攝刺史實必爲否
 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已而刻銘
 巖下。將示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惟異難狀。蒼蒼半山
 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中。泉垂
 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猶安往焉。况
 魏

楚寶

卷三十七

七

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藝穢刻銘巖下。問
 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唐茂功題名云。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
 有泉石之勝。建炎疆圉協洽。六月有五日。唐茂功
 宋景晉同爲避暑之遊。是日也。雨餘風快。烟盡霞
 鮮。爽氣盈衿。歛澣遁去。閑揮五絃。時寄一枰。神清
 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携下瀛州。方丈欣勝踐之同。
 適咄塵纓之自縛。飛觴舉白。頽然就醉。暮色四合。
 乘槎而歸。

黃溪 唐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而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

楚寶 卷三十七

黛蓄膏淳來者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領斷齟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身赤首身翼大如鵠方東鄉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荈之世也荈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荈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

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越為記以啟後之好遊者

零陵朱袞曰柳子遊山以黃溪為盡天下之勝夫溪勝信然矣而辭獨缺于山山水之本也苟山弗勝能勝于溪乎余嘗坐高山招提望城東黃岡諸峯如開卷盡縹緲天際東曦未白白雲如衣乍疏乍密雲去日出秀色粲爛畧如芙蓉盡開或及初霽望之其勢演迤東奔復如江濤赴海之壯發其

楚寶 卷三十七

勝弗能窮也而畧會于溪右所謂三潭奇麗之狀空固有之而溪神之靈將有以乎夫溪以黃名亦岡之為黃岡也溪岡皆曰黃水石多黃也溪能神者勝使之然也祭法云能興雲雨見惟物皆曰神又曰在其地則祭之若溪之靈早而禱雨者無弗得焉其為神也固以此柳子曰神荈之後也吁王黃異文矣恐未然

愚溪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臯謫，滿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坳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居，不能興雲雨，以利世而適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于理，悖于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

而名焉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莽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寤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宋王林記曰：王建逍遙溪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政餘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遷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拆，零落蕉花雨打開。無至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溪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溪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為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勝，殘陽寂寞出樵車。予觀二詩，深有感焉。逍遙公隆盛之日，大官載酒奉嘗，抱樂變輿翟，律增資泉石，見誇于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纔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于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遊愚溪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

撫軍是何隋廢一至于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
 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
 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勸平泉者非吾子
 孫也以平泉一櫛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
 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
 取去已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聖楷按溪當州城西黃葉渡上十步許附入滿水
 迎流上幾千餘步爲鈇銀潭愚丘等七勝附麗潭
 旁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鈇銀潭

鈇銀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漫擊益暴激其涯故旁廣而中
 深果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千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石者以予之亟遊
 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
 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
 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渾然尤與
 中秋觀月爲宜予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夷而忌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鉅鉅潭西小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鉅潭
西二十五步嘗湍而湊者為漁梁泉之上有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哭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
可數其嶔然相類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銜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坭用創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楚寶

卷三十七

古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易獸之教遊舉熙熙然巧狀
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
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
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
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鐫剏杜則貴遊之士爭
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父
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
喜得之是其果有迥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小丘西小石潭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開水聲如鳴佩環心
樂之伐木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巖為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
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
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楚寶

卷三十七

五

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
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

由冉溪西南行十里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鉤鉅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壅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
幽麗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
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湫合其
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閒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
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林

楚實

八卷三十七

其

多楓栢石楠樗樟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而蔓生轉水石每風自四山下振動大木掩蔭
農草紛紅駭綠藉勃香氣衝溽旋瀨退貯豁谷搖颺
歲終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于世其地世主
袁氏故以名焉
按渴在州城南百家湫上石澗等勝皆附麗其旁
岸張為一勝

石渠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
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臨小潭潭
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
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
床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達予從
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隴而盈

楚實

八卷三十七

其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竊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窮也

石澗

石渠之事既窮上縣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進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嚮若操琴揚跳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和得意之日與石渠同跡湯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繇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

楚寶

卷三十七

廿六

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柳子厚南澗中題曰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袖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現已達憤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祗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聖栢按柳集注云澗與澗同即記中所謂石澗也此詩久爲東坡辰翁諸公所賞故并存之

西山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茅伐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攢累積莫得趣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澗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

楚寶

卷三十七

廿七

知其所以窮引觴滿酌類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鄉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聖栢按山在城西旁出冉溪之上特爲一勝

小石城山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櫓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微越良久乃已環之可望其遠無土壞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否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卷三十七

楚寶
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空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楚寶卷三十八

明 梁銘高世泰纂游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華容孫 毅較訂

山水

澹山巖 宋初應辰

零陵多勝絕之境澹山巖為甲觀卓南二門而入廣袤可容千人寶穴嵌空物象奇惟有不可得而狀者中貯御書歲度僧一人僧徒惟利若處之便而不顧

楚寶 卷三十八

蔽映障迴之弊連甍接榑重基疊架虎贊延蔓殆將充滿甚者糞穢積聚煙爇燻蒸道墜陰黑非秉炬不能入太守丁公倚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憚悉撤羣僧之舍俾居巖外惟書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留者他日公率應辰大理寺丞楊傑河陽節度推官楊巨卿同至遊覽層構一空宸狀在目開築塞為通豁破昏暗為光明實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白之處皆情景所及客有言物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竊思次山子厚雅愛山水在永最為多年獨于茲巖無一

言及是必當年晦塞未為人知惟大中十四年張顥有石室記畧載其事是歲懿宗改元咸通迫今二百一十七年矣後之遊瀟湘者以不到澹山巖爲恨黃山谷題澹山巖詩曰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盡俗子塵春蛙秋蠅不到耳夏涼冬煖總安人巖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樹仙家春惜哉大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鏡翠珉其二澹山洩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不題石門竹徑幾時有瓊瑤室至今疑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閑州城南果

楚寶 八卷三十八

何似永州淡巖天下稀

宅仙洞 宋董若說

零陵縣西二里爲羣玉山巨竹蕭森古木樛曲怪石萬狀地勢清勝一觀之奇觀也予謫寓永營杜門不出適秋晚氣清約領衛鍾子正偕館賓陳叔安丘積夫同訪宅仙洞洞之下舊有羣玉山漫莫省其處山中道士云僻在山之陰崖苔蘚中猶有字刻可辨荒蔽爲甚人跡罕到予至與同來二三客隨其所之極其止而休焉徘徊四顧怪石林立峭拔遂入眼成畫去東南十許步有隙如扉款通乎山之顚而盡

楚寶 八卷三十八

三

筥蔓棘襍錯相拒不可着足未免俯僂攀援而升山路四轉巖實果露爭奇獻巧應接不暇出而舉手相賀凡一山高下妙處了然在吾人胸次矣繼而約副將趙聲遠循前日之所經歷命斤誅穢隨勢取蹊後月餘又得翻經臺之故基盡取當時造化融結之功貫而爲一自是無入而不得或謂此山距肥城甚邇豈無前輩題品而湮沒經歲若無聞焉何也予曰天下事久則廢廢則興如環無端不可終詰者不獨此山也予今日幸而與之相遇苟棄之而不顧則此去

興廢又未可量。宜立遊亭，以昌厥後。越旬日而成。因賦詩于其上。復此一段奇觀。然人之好惡不同。物之隱見有數。更數十年之後。又安能保其興廢何如哉。煙霞痼疾。不能自己。度不滿識者一笑。

聖楷按零陵志：宅仙洞一名火星巖，在羣玉山下。宋盧臧永州三巖記所謂火星巖，巖亂石怪桀于傍，曲紫斜通後，瞰山腹是也。

樊率巖 宋謝巖

曹成既陷安仁，柳桂雲擾，予從嚴君命，徒家于貲興。暇日，接士人黃世工，始知所舍不遠，有樊率巖者，神工鬼迹，莫之與金，乃拉三弟為世外遊，但江天久陰，阻于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間，款延慶寺，因割松膏，數百瓣為炬火，用蓋間，巖中晝晦，故也是晚，重霄開，爽氣侯，可人遂，戒僕史暨鷄聲，欲窮林色，將瑩各榜九節，吸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絕溪，輕波已遠，平地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巖穴，不隔尋丈，由山

脚百步抵僧德明所居，庵舍雖小，具合法界，背疊林莽，面列溪澗，幽禽巧轉，入聲，巖絕迤邐，登山磴道盤折，雲根鳥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人為窟，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巖局恍然，天降地湧，驚異茲至，挺身入巖，已覺溫鬱，宸議，禪去，層綿衣袂，然炬以進，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頃，回視金剛力士形，若錐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容履，鳥薄而視之，咸乳石也。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巖東屈累之上有岓塔，坡直抵巖頂，望不可極，西造觀，帳幄高百丈，如猛風所吹，張

破成墨。其中一墨叩之清鳴。非鼓可比。傍則玉池。瑩微甘。令倍嘗。路盡始出。問道尋之。數柱矗立。端正可愛。地廣石平。過于甃砌。云法蓮四間。甃有福隆。回而北。趨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葡萄者。若餅餌者。若搭架衣服者。若飛簷冰雪者。凡此類物。象千品。心目俱疑。自北而東。樓臺參錯。人鬼髣髴。帷中之菩薩。雲際之如來。金壁爛熳。龍蛇蜿蜒。瑤盆孟百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其處。從東際復欲東遊。同遊告以峭險。須露頂裸袒。乃可深入。時筋

楚寶

卷三十八

六

力已乏。乃益明燭幽之具。匍匐偃僕。至于扶携出俟。日晷已轉午矣。大抵自巖口以至深遠。羣石縱橫。曲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瀝。凝結而成。不啻織隙玲瓏。穿虛左右。逢源洞口。輝映入之。迷入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飛甍生植。屋宇雲霧。羅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比倣人工。加以奇麗。乳新體潤。則畫臺堆蠟。含光散射。則火出微鑽。珠幃含利。種種莊嚴。與觀兜率綿界等。甃有一巖。覽夫載籍。石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竭于咨嗟。未

見者。發于夢想。彼一端之善尚爾。是巖兼善而有餘。室如之九華。為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未見資興之巖耳。予兄弟。歸索懷神。得小石之佳者。以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怪石。供之萬一云。聖楷按。資興今郴州所屬興寧縣是也。其地有瑤岡石岡諸勝。熱水溫泉諸異。僻在荒閭。顧遊展鮮有至者。楚率巖在縣西二十五里。

楚寶

卷三十八

七

秀巖

宋王淮記

臨武縣南十有五里有巖焉在官道之右石巖嵒然峭拔巖居其高之半崖下左右兩穴水出于左穴為溪廣十尋經巖前流二百步有奇復入于右穴巖之高八九仞廣亦如之其中若大反然中高而平豁然明曠可坐數百人其與則轉而有遠達而無燭之以入字卑而稍下焉于湍流揭水以往不可窮也巖之東北隅攀援而上漸高漸黑已而大明有穴通于天其餘嵌空如便房側室者甚衆巖之石溫潤如璞其形如鐘磬如鳥之企欲之踦其流石如美黛之側垂雲氣之屯展下屬于地者如柱如几如格奇怪變態殆不可狀夫黃山谷謂澹巖天下希茲巖之奇怪甚以異也而與壇過之至于大溪出于穴而復入于穴非特澹巖無之天下之所無也澹巖在昔嘗聞即元道州柳司馬皆弗知自李西臺尚濂溪為倅遊焉而始知名至山谷以詩形容之乃傳播于天下武溪雖僻陋而通路于嶺南韓昌黎劉連州來往經其前而不一至何耶豈非勝境之彰顯自有時也予為幸因

楚寶

卷三十八

八

楚寶

卷三十八

九

勸農至此地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為斯巖重且名是巖者出于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觀者難言之予家有米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乃摹而鏡諸石以為之名庶藉名書得顯名云爾

聖楷按韓愈謫令陽山時御史張署亦謫令臨武韓北還會宿于此宋紹興間食判范安為排韓張亭故記中云云

耒水

水經注

耒水出桂陽郴縣東烏龍白騎山西北流逕其縣北
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各數百步湍流奔急竹節
相次亦為行旅涉之艱難也又北過其縣之西縣
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謂之
程鄉溪罷置酒官醢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鄧也耒
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
五嶺之第二嶺也黃水東北流按盛弘之云衆山水
出注于大溪號曰橫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

楚寶

卷三十八

十

謂之貪泉飲者輒昏於財賄同于廣州石門貪流矣
廉介為三千石則不飲之昔吳隱之挹而不辭貪豈
謂能汗其真乎養亦惡其名也又側千秋水注之水
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
壽木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
合黃水黃水又東北逕其縣東右合其泉水水出縣
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闊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
令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見底暖處水白且濁玄
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

黃水又北流注于耒水謂之榔口耒水又西逕華石
之陰亦曰華石山孤峯特傑枕帶雙流東則黃溪耒
水之交會兩岸連山石泉懸溜行者輒徘徊得念情
不極已又西北逕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
池倫漢黃門郎順帝之世持故魚網為紙用代簡素
自其始也又北過鄧縣東縣有鄧湖湖中有洲上
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鄧酒歲嘗貢之
湖邊尚有鄧縣故治耒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
水謂之木口也

楚寶

卷三十八

十一

聖楷按耒水又西黃水注之至耒水又逕華石山
之陰皆郴江水秦少游所謂郴江只是遠郴山為
誰流下瀟湘去也華石山當作詒石山湘中記云
嘗聞山間如人共語聲故名

湘江 湘水經注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陽朔山也湘中記曰
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
於其中也又東北過泉陵縣西與營水合營水卽滿
水出營陽令道縣南留山西流逕九疑山下湘水又
東北過鄱縣西蒸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逕衡山縣
東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
里有飛泉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

地實

卷三十八

十一

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今俱屬又東
北過陰山縣西今放洙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醒
陵縣西澧水從東注之又北逕建寧縣西今湘縣北
有空船峽驚浪雷奔漚同三峽又北逕昭山山下
有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湘州潭湘
水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橋洲北會瓦官水口湘浦
也又北過臨湘縣西今五劉水從縣東北流注之又
北瀉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
土紫色內含雲母亦謂之雲母山又北過羅縣西今

湘水從東來流注之又逕黃陵水口二地廟南世

謂之黃陵廟也大舜陟方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
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
湘川清炤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
沙如霜雲赤岸若朝霞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
豫章艾縣桓山西逕羅縣北謂之羅水汨水又西爲
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爲
名屈潭之左有玉筍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湘水又
北逕壘石山東入于洞庭至巴丘會于江

楚實

卷三十八

十三

張九齡自湘水南行曰落日催行舫逕湘洲者開
雖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閑曠色生前浦清暉發近
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又初入湘中有喜征
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鳥惟食疾聞猿亦罷愁
雨邊楓作岸數處橋爲洲却記從來意翻疑夢裏
遊
孟浩然夜渡湘水曰客舟貪利涉聞裏渡湘川露
氣聞芳杜歌聲識采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
行旅時相問洛陽河處邊

李白春滿沅湘有懷山中曰沅湘春色還風暖煙
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膠斷續余非懷沙客但美
采菱曲所願歸東山寸心于此足
杜甫祠南夕望曰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
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
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楚寶

卷三十八

十四

嶽麓

嶽麓山在長沙西岸蓋衡山之足又名霧麓峯為七
十二峯之一也湘西古渡登岸夾徑松泉澗盤繞
洞壑幽深自晉迄唐麓山道林二寺踞山之勝唐李
邕碑詞所謂幽谷左豁崇山右峙瞰鄣萬家帶江千
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際月窺窓裏猶可追
尋其遺咏矣至宋咸平中始以嶽麓書院稱于天下
其山椒有大禹治水碑亦宋人模刻
杜甫嶽麓山道林二寺行曰玉泉之南麓山殊道

楚寶

卷三十八

十五

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
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鑪地霧步步
雲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剗官牆壯麗敵香厨
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勝雙迴三足鳥
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
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此煙
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潭
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時皆勝
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

焉足圖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顓免典孤。一重
一掩否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停題壁。
物色分留與老夫。

沈傅師道林嶽麓二寺詩曰。道林嶽麓仲與昆。卓
華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
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齋數畫高帆掀。卽今異鳥
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容一袖分若有。蕭瑟
兩鬢否能免。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
稍揖英皇額。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

楚寶

八卷三十八

十六

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
懸千尺幡。至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職運
迴難得上白舫。羈繼不敢言綠樽。兩祠物色採拾
畫。瑩間杜甫原少恩。晚來光彩更騰射。筆筆正健
如可吞。

禹碑考

張世南遊宦紀聞曰。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
申遊南嶽至祝融峯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岵嶺山。
詢樵者謂採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

禹碑。碑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
葛至。碑所爲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字。俱
難識。韓昌黎所謂科蚪拳身。薤葉披翳。飄風泊擊
蛟螭。而其形模果爲奇特。字高潤約五寸許。取隨

行市。質曆碎而模之字。每模二雖。墨濃淡不勻。體
畫却不甚。篆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適長沙。以一
獻。曾十連。齊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舩舟和尚第
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爲寶。玩曾甚喜。歷衡山令搜
訪。令報云。柳碑在上封寺。僧法圓中以去冬雲多

楚寶

八卷三十八

七

東裂。禹碑自荷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
曾何遂刻之。嶽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而
之。麗庠而已。

資水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謂之大谿水東北逕邵陵
 龍武岡縣南縣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
 重嶂齊秀間可二里舊傳後漢伐五谿蠻蠻保此岡
 故曰武岡都梁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清且淺
 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
 蘭爲都梁故縣受名焉東北過夫夷縣又過邵陵縣
 之北謂之邵陵水又東得高平水口水出武陵龍沅
 陵縣首望山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

楚寶

卷三十八

十八

桃源

桃源山在縣南二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隙
 山東帶鈔羅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王維桃源行曰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
 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谿不見人山口潛行
 始隱隩山開瞻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人
 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往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
 櫓靜日出雲中鷄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

楚寶

卷三十八

十九

家問都邑平明閣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
 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
 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霧境難聞見塵心未盡
 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
 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
 青谿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
 處尋

二酉山

二酉山者大酉小酉也。以酉水得名。在辰州沅陵縣西北兩山相去十里。上蓄龍湫。中多巖洞。玉華玉田大酉獨著。小酉洞中舊有藏書千卷。相傳秦人避地。智此梁湘東王賦所謂訪酉陽之逸典也。

譚元春玉華洞詩曰。黑雲埋地底。煙霧不得結。潛與炬同入。以此為日月。陰濕沁空冥。初火炤難徹。偃僂尋石隙。容光隨曲折。石筍亂棕櫚。拂音皆清越。目縣高下乳。彬彬相錯列。疊成八襪紋。龜影窮

楚寶

卷三十八

三

古雲萬象不可窮。閑坐石上閱玉田。洞曰數日穿壁屋。潛行元氣間。輕舟愛新水。近洞生餘寒。一泉鳴深黑。終古音可觀。以石為起止。與沙相更端。微明露崖末。過此亦知寬。

沅水 水經注

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疎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達沅沅。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為明月池。自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簫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楫嬉遊。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非足均踣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山類巖臨水。懸蘿釣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鐘。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栖

楚寶

卷三十八

世

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被溪映渚。長川逕引。達注于沅。

聖楷按沅南臨沅俱屬桃源縣。地唐乾德中始置桃源縣。以其地有桃花源。故以名之。夷望山即今所謂穿石山也。在桃源縣西一百五十里。

澧水 水經注

澧水出武陵充縣。即今澧州慈利縣地。澧水又東。茹水注之。水出龍茹山。水色清微。滌石分沙。蘇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夏沸湧常若湯焉。在今石門縣。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又東。會婁水。滌水又左。合黃水。東逕澧陽縣。天門。龍治也。武陵龍有嵩梁山。高峯孤竦。素壁千尋。望之洞明。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孫休以為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龍即今

美實

卷三十八

廿二

澧州也。嵩梁山。今名天門山。在慈利縣。澧水又東。過作唐縣左。合涪水。又東。澧水注之。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孫文始詩曰。悠悠澧澧。即此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入于洞庭。

李白望天門山詩曰。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洞庭湖 水經注

湘水又北。逕壘石山。西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為青草山也。湘水又北。得九口。並湘浦也。湘水又東北。為青草湖。口右。會荷逕北口。與勞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湘浦右。逕者也。湘水左。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左。逕鹿角山。東右。逕謹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浦。咸湘浦也。湘浦北。有萬石戍。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湖。口也。水又北。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澁也。湘水

美實

卷三十八

廿三

左。則澧水注之。世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湘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遣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于是山東北對編山。山多

麓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視相望。孤影若浮湖之
 右岸。有山世謂之笛島頭。石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
 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
 聖楷曰。洞庭詩如宋之問。地盡天水合。朝及洞庭
 湖。初日當中湧。莫辨東西隅。品耀日何在。澄熒心
 欲無。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
 澤。波撼岳陽城。又如杜少陵之吳楚東南坼。乾坤
 日夜浮。皆自然佳句。後人無復措手矣。

楚寶

卷三十八

廿五

澧湖

澧湖在巴陵縣東南五里。一名翁湖。左傳吳人敗楚
 于雍澨。卽此爾雅曰水。迤入爲澧。唐張說集曰。澧湖
 者沅湘澧汨之餘波。夏潦奔注。則溢爲此湖。冬霜既
 零。則涸爲平野。

張說和尹懋秋夜遊澧湖曰。澧湖佳可遊。旣近復
 能幽。林裏棲精舍。山間轉去舟。鴈飛江月冷。猿嘯
 野風秋。不是迷鄉客。尋奇處處留。
 王珣遊澧湖上寺曰。春山臨遠壑。水木自幽清。風

楚寶

卷三十八

廿五

昔懷微尚茲焉一放情。雲間聽弄鳥。煙上摘初英。
 地僻方無悶。途知道思精。
 李白與賈至舍人于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澧湖
 曰。剪落青梧枝。澧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光澹
 碧茲水閑。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千古。風流事名賢
 共此時。

岳陽樓 宋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子作文以記之子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御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楚實 卷三十八 廿六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鬱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聖楷按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政成增修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為記蘇子美書石邵餘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又按岳陽樓既成實僚請大令樂落之子京曰有何落成直須凭欄大哭一番乃快嗟乎夫定州之役子京增募籍兵慰死傷生還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後朝廷用人如此誠不能無慨于心

楚實 卷三十八 廿七

第以東髮登朝入為名諫議出為名將帥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為知己不久報政去矣有何可哭而卒以死耶范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語或亦有為而發歟可為永歎

玄石山 唐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
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
發源如乳湏末派如淳漿烹茶漸蒸瀉園漱濯皆用
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去
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牆階道路燦燦如列星
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癰病亦播之疾
華深樂之類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
道合忽于權利方挂冠授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

楚寶 卷三十八

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
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詔
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見
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下敢違朝命
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
况支離多病年齒始衰願藥餌扶壽以究養生之學
事乖志負火焚子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寒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
山門開古寺石寶舍純精洞徹淨金界黃綠泥玉英

澤滋藥畦茂氣染茶甌曄飲液盡眉壽冷和皆體平
瓊葉駐容髮甘露瑩心靈借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
願言排蓬華荷插引泠泠訪道出入世招賢依福庭
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否兄會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
東西同放逐她家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
恩光起樵梓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
猿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繇會友生
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張說詩曰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觀天下

楚寶 卷三十八

絕境齒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嘗涉巴丘首天晴
遙可見佳遊屢前諸芳月愆幽眷及此符牟移權
言臨道便既携賞心客復有送行椽竹徑入陰宵
松崖上空荷草共林一色雲與峰萬變探窺石門
斷緣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峯巘相顧吟藥妙靈
仙寶境華巖壑選清都西淵絕金地東敞宴池果
接因畦風煙邇臺殿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徧千
山粉滿目百川豁對面騎來雲氣迎人去鳥聲戀
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寶卷三十九

明 梁谿高世泰戴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公安毛壽登較訂

山水

太嶽武當

水經注

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崇上又曰仙室荊州圖副
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嶽峯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
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邑宰

楚寶

卷三十九

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
東北流注于河

名山記曰武當山區城周迴四五百里中央有一
峯名曰崇嶺高二十餘里望之秀絕出于雲表清
朗之日然後見峯一月之間不見四五輕霄蓋其
上白雲帶其前且必西行夕而東返俗謂之朝山
蓋以衆山朝揖之所生也

聖楷按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初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御製碑文紀其事甚詳

楚寶

卷三十九

於戲山之靈跡顯晦如此古人題詠既不可見而
近日作遊記者又輒多庸淺豈文士筆墨亦爲金
銀官闕之氣所奪耶東橋伯玉元美三先生記文
雖不甚佳然而眺聽老成欣慨交至瞻懷宣室猶
有足感者特錄元美一歌于後云黑帝不臥玄冥
宮再佐真人燕薊中乾坤道盡出壬午日月重朗
開屯蒙入間大小七十戰一勝業已越神功久從
北極受尊號却向西方稱寓公武當萬古鬱未吐
得吐居然壓華嵩是時豈獨疲荆襄兼豫梁益皆
爲忙少府如流下白撰蜀江截雲排豫章太和絕
頂化城似玉虛彷彿秦阿房南巖宏奇麗麗計
泉九成差可當十年二百萬人力一捨置空山
傍鳴呼英雄御世故多術十鬼揮符皆恍惚不聞
成祖帝王鬚曾借玄天師相娶漢武空懸王母過高
宗不顯朱宣和功名雖盛母乃晚混沌時來當奈
何

習家池

水經注

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污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芙蓉水是游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北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楚寶

卷三十九

聖楷按晉永嘉三年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夫以簡之任重憂大如此而酣飲廢時坐待傾覆事雖韻舌所不取

漢江

漢水源出隴西嶓冢山由漢中流經鄖縣均州光化至襄陽城北又東南經宜城縣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江

宋之問漢江宴別曰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秋虹映晚日江鷗弄晴煙積水浮冠蓋遙風逐管絃嬉遊不可極留恨此山川
王維漢江臨汎曰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絕邑浮前浦波濤動遠空襄

楚寶

卷三十九

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聖楷曰習恨留醉俱妙覺鹿門峴山諸人去人不遠

三峽 水經注

江水又東逕廣谿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
巖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湖北有白鹽
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
天早燦木岸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則降雨此峽
多猿不生北岸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
東之峽夏后疏鑿者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又東
逕巫峽此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里
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罷縣居治無

楚寶

卷三十九

五

恒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
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
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策或方似屋若此
者甚衆皆崩崖所陷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類
懸所餘比之諸嶺尚爲殊絕其下十餘里有太巫山
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羣
山金縢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涂所處山
海經曰夏后啟之臣血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血
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又帝女居焉天帝之季女

名曰瑤姬未行而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爲

靈芝宋玉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爲行雲暮爲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

號曰朝雲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

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開處重巖

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

襄陵沿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

素湍淪淪迴清倒影絕巖多生檉栢懸泉瀑布飛漱

楚寶

卷三十九

六

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
常有高猿長嘯屢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
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江水又
東逕石門灘又東過姊歸縣之南又東過夷陵縣南
江水自建平縣至東界峽盛弘之謂空冷峽峽甚
高峻即安都建平二縣界也其間遠望交嶺表有五
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傳
兩龍督郵爭界于此安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
爲不如也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補冠下絕岸壁

立數百丈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燼也又東流頭灘其水並浚激奔暴魚鼈所不能遊行者嘗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嶽峯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巖外

楚寶

卷三十九

七

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又東逕西陵峽安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畧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嘗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會

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壘嶸秀峰奇曄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聯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于千古矣

聖楷曰世稱瞿唐峽巫峽勉峽為三峽者誤也水經注明以廣谿峽為三峽之首以西陵峽為三峽之一則三峽當從廣谿巫峽西陵為確人又皆以

楚寶

卷三十九

八

三峽為蜀地之險不知此乃入蜀之險非蜀地也其地皆在楚境廬州巴東縣原屬巫縣地今巴東縣西九十里仰巫山縣界故巫峽半在巴東惟廣谿峽與瞿唐相連然在春秋時亦屬楚也

三遊洞 白集天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
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罷與
知退偕行三月十日暮會於夷陵翼日微之返棹送
予至下牢戍又翼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
酣開石間泉聲因捨棹造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
如削其惟者如引臂如坐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
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艾蕪
刈翳梯危繩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

楚寶

卷三十九

九

入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
未訖戊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
吐互相明滅品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
狀既而通夕不寐迫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
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繇
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惜此喻彼可為長太
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
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
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子序而紀之又以吾三

入始遊故因為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
兩崖相厥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俾書其事

歐陽修三遊洞詩曰漾檝沂晴川捨舟緣翠嶺探
奇霄層嶮因以窮人境弄舟終日愛春山徒見青
蒼杳靄間誰知一室煙霞裏乳竇雲腴凝石髓蒼
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尋常戶起昔人心賞為誰
留人云山阿跡更幽青蘿綠桂何岑寂山鳥嚶嚶
不驚客松鳴澗底自生風日出林間來照席仙境
難尋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惟應洞口春花落

楚寶

卷三十九

十

流出窠前百丈谿

青谿 水經注

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
之東有濫泉。即青谿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
泉甚靈。潔至于炎陽。有穴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
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出青山。故以青谿為名。
尋源浮谿。奇為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
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後流
聲于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實是以
林徒棲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

華實

卷三十九

聖楷按臨沮縣。即今南漳縣是也。青谿在縣西南
五十里。其山高峻。東有泉。今地志作清谿山。

玉女泉

玉女泉在應城縣西南六十里。一名溫泉。流分三池。
李白安州應城玉女湯作曰。神女歿幽境。湯池流
大川。陰陽結炭。造化開靈泉。地廣燦朱火。沙傍
鼓素煙。沸珠躍明月。皎鏡涵空天。氣清蘭芳滿。色
濕桃花然。精覽萬殊入。潛行七澤連。愈疾功莫尚。
變盈道乃全。濯濯氣清泚。晞髮弄潺湲。散下楚王
國。分澆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窮偏。獨隨朝
宗水。赴海輪微涓。

華實

卷三十九

十二

聖楷曰。凡溫泉所在。其下必有硫黃。或丹砂。白礬
為之根。乃蒸為暖流。按漁隱叢話云。惟新安黃山
是硃砂泉。春時水即微紅色。可煮茗。長安驪山是
碧石泉。不甚作氣。今太白詩云。氣浮蘭茝滿。色深
桃花然。則玉女湯定是丹砂耳。又按天寶六載。更
驪山溫泉。為華清宮。故有遠隔窮偏之歎。

仲宣樓

仲宣樓在荊州城東南隅，舊名望江樓。宋陳亮咨始
易今名，以王仲宣嘗後劉表于荊州，作登樓賦故也。
或云在襄陽，又云在當陽。

王象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
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陽之沃
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囷。雖信
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迢紛濁而遷逝兮，

楚寶

卷三十九

十三

漫賡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賦兮孰憂思而可任。
憑軒極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
兮蔽荆山之高峰。路遙遙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
深。悲舊鄉之東隔兮，涕橫墜而弗禁。肯尼父之在
陳兮，有通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
越吟。人情同而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
遡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吳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衡
而助力。懼匏瓜之徒懸兮，與井渫之莫食。步接迥
以待倚兮，白日忽其將置。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

慘而無色。賦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
閒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
切怛而憐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
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楚寶

卷三十九

十四

黃鶴樓

唐開伯理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祿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龍從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舒四閣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頻鄉九柱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荆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記絕皆理發號而庶政其疑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安楚寶

必於是極長沙之浩浩見衆山之繁累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歎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記

聖楷按黃鶴山一名黃鶴山自南朝已著樓故因山得名矣記語嘉叔偉之芳塵引用梁任昉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祿非文祿也費祿字文祿

南樓

宋陸游

罷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閣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盡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為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傍有水閣極佳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蚤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楚寶

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于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為軍太白詩云誰謂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面可見形容最妙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祿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颺故名樓號為天下絕景以崔顥詩策傳而

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
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有可
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篆石刻獨存李白登此樓送孟
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
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
漢陽門游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
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黃金
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
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

楚寶

卷三十九

七

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
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
南即石鏡山麓廬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
可謂浪得名者

鸚鵡洲

鸚鵡洲在江夏城西大江中福衡嘗爲太守黃祖作
鸚鵡賦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乘其麗後祖殺之葬
于此洲故名或云卽殺于洲上
李白望鸚鵡洲懷福衡曰魏帝營八極蟻視一禍
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
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鸚鵡啄孤鳳千春
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
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楚寶

卷三十九

八

大別山

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半里許乃江漢合流處山若巨鰲浮水上晴川閣踞其首方亭踞其背登眺之美各極其致禹貢內方至大別左傳吳伐郢楚子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即此處也相傳山上舊有城乃三國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漢口市即古却月城也蘇東坡大別方丈銘曰閉目而視日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操其中就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焉客

楚寶

卷三十九

九

就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堂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睇如長虹問何為然咲而不答寄之言聲但見麗然秀斜月面純漆點瞳我作客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郎官湖

唐李白

白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寢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官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詩曰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

楚寶

卷三十九

十

時秋月好不裁武昌都四坐醉清光為歌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秋興亭 唐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恭
情之變也親揖讓而退親交戰而競日之威也聞韶
謦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惻
慄則止恭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
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其所處謹視聽焉
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替月而政和
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
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沒閱吳蜀樓船之殷鑒荆衡藪

楚寶

卷三十九

世

澤之大亦有古哉性得情適耳虞目開且處動則倦
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窳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今沔州需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視其前
戶後膳順開闢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
也簡起于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
發生之晨則攢秀木于高砌見翼其鳴矣處蜜柑之
月則納清風于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
翫氣于軒檻見火之流矣風嚴凝之節則栢同雲于
局閣見雲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

嘗在嘗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微
赴宣室歇鞍崇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
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聖楷按秋興亭在鳳栖山巔其東有雙松亭又有
清光亭在郎官湖有楚波亭在吳王磯大禹廟側
又有湧月亭有煙波亭皆登臨勝地今遊人止知
有晴川樓亦陋矣哉

楚寶

卷三十九

世

東坡 宋 葉游記

自州門而東，崗壑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正而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雲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雲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夜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

楚寶

卷三十九

三

望亭正與雲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絕之冠。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跡，惟遠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絕集于樓霞樓，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去，臥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也。下臨大江，煙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罷有慶瑞堂，謂亦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師

之外無過者，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繞

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常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東，即赤壁磯，亦茅岡爾，畧無草木，故韓子蒼侍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鴉。」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

楚寶

卷三十九

四

子蒼云：「此地能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蒼泉，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灣可泊，或云舊有灣，罷罷官厭客故塞之。聖楷曰：「赤壁在今嘉魚縣西石頭口是也。」詳具子赤壁考中，故不再見。

竹樓 宋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
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于城西北隅雉
堞圯毀募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
吞山光平挹江潮幽閑遶簷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
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
詩詩讀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安投壺矢聲鏗鏘
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

楚寶

卷三十九

廿五

帆沙島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奔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吾問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
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
移廣陵下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
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開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
草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人月十五日記

杯樽

耶亭西乳有巖石石臨大水浸叟構石顛以爲亭石
有家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杯樽乃爲
士源作杯樽銘銘曰宸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巖
實有殊狀如寶而底似傾幾欲非曲非方不準不規
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常欲何言時俗僥倖
日益僞薄謹能杯飲共守淳樸

杯湖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耶亭有菱

楚寶

卷三十九

其

有荷有蓼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亭遊
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曰杯湖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杯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
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尤雖千歲其行
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爲害尤雖萬尤獨堪污穢或問
作銘意畫此歟否欲爲人厭者勿泛杯湖

退谷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寶爲淵滿
谷生毒木又多毒藤紫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

源以浸更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
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
意漫更知焉公與漫更心進跡退公懼漫更辭小受
大於戲退谷獨為否規干進之客不能遊之何人作
銘銘之谷口荒渢者歟退谷漫更

聖楷按元次山又有招孟武昌詩云漫更作退谷
銘指曰干進之客不能遊之作杯湖銘指曰為人
厭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惜干進在武昌
不為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湖故作詩招之風霜

樂實

卷三十九

七

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竄冬涸江海杯湖澄清漪湖
盡到谷口單船近塔輝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
軟石為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壁流寒
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遠武昌不干進武昌人
不厭退谷正可遊杯湖任來汎湖上有水鳥見人
不飛鳴谷口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
我鳥獸驚

異泉 元結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
迴山山顛是秋崩拆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
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與以至柔破至堅事異
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
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
當不可闕拆石出焉何用作銘銘于異泉為其常不
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
也歟

樂實

卷三十九

六

聖楷按西塞山在武昌大冶縣東九十里舊志云
高百六十尺周三十七里江夏風俗記云延連江
側東望偏高謂之西塞西塞指西為回山上有飛
雲三洞上洞出雲中洞出水下洞出風一名晴干
洞元結避難于此稱晴干子云
陶峴西塞山下迴舟詩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
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
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
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楚寶名祀論次

秋仁傑爲江南巡撫使。吳楚淫祠千七百。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予微其意。于楚山川之神。存其六于古帝王。存其四于古大臣。忠于社稷者。存其五于仁傑所留者。止夏禹一人。仁傑所未及。而予獨存之者。申包胥一人。蓋亦存乎時與地。爾述名祀第二十三凡一卷。

名祀一

南嶽衡山神 大嶽武當山神

楚寶

名祀論次

太昊帝伏羲 炎帝神農

虞帝舜

黃陵湘妃

大禹

黃牛神

楚申大夫

三閭大夫

洞庭神

諸葛武侯

關帝

岳武穆王

青溪龍女

楚寶名祀論次終

楚寶卷四十

明 梁谿高世泰 梁谿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夏 楷校訂

名祀

南嶽衡山神

南嶽衡山者五嶽之一也。其來尚矣。至於軒轅乃以。潛霍之山爲其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愛遠道隔江。於是徙南嶽之祭於。

楚寶

名祀論次

廬江潛山此亦承軒轅副義也。湘中記云上承冥宿。

銓德均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故號南嶽。

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威神堂堂陰映峩峩是以。

宅藪神靈室宇仙羅而南方之山衡獨爲宗也。

洪武三年

太祖高皇帝命祀南嶽文曰衡之爲嶽磅礴中國之。南崇穹靈秀形勢巍然古帝王若天時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於敬則誠於禮則安自唐始加封。號歷代相因曩者元君失取海內鼎沸生民塗炭。

余起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陽剖平暴亂正位稱尊奉

天地享鬼神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

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

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

以靈人莫能測必受命于焉余懼不敢加號特以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余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依時祀神惟神鑒之百王歆吸領

杜市望嶽詩曰兩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歆吸領

地靈瀕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

何寂寥有虞今則亾泊吾隘世網行邁越滿湘湯

日絕壁出漾舟清光傍祝融五峯尊峯次低昂

紫蓋獨不朝爭長養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翔

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翮霜牽迫恨修途求暇杖

崇岡冠來觀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君曷以

贊我皇性璧忍衰俗神共思降祥

雄噴雲泄霧藏半庭雖有絕頂誰能窺我來正逢

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

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廬騰擲堆祝融森然覲動下

馬拜松栢一逕越靈宮粉牆丹桂動光彩鬼物圖

畫瑣青紅升階僊僕薦脯酒欲以菲薄叩其靈廟

令老人識神意雖肝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琖導我

櫛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巒荒幸不死衣食纔足

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

佛寺上高閣星月掄映雲牕牖鳴鼓動不知曙

杲杲寒日生于東

方瑤鎮嶺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事其

太嶽武當山神

太嶽武當山者在均州南一百二十里山初不以岳名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始特賜名曰太岳太和之山又卽天柱峰頂治銅爲殿飭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併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永樂十六年

成祖文皇帝御製太岳太和山碑文曰蓋開大而無

樂實

卷四十一

四

迹之謂聖妙不可測之謂神是故行乎天地統乎陰陽出有入無恍惚翕張瞬息取月鼓風駕霆倏而爲雨忽而爲雲禦災捍患驅沴致祥調運四時橐籥萬變陶鑄羣品以成化工者若北極之神是已神本天一之化生而神靈聰以知達明以察微潛心會道忘契太虛茲山舊名太和謂非玄武不足以前之故名曰武當蟠踞八百餘里列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遠案之最高曰天柱境之最勝曰紫霄南巖上出遊氛下臨絕

壑跨洞天清虛陸福地之深宵紫霄南巖皆有宮又自南巖北下三十里有五龍宮又四十里抵山趾有真慶宮元末悉燬于兵燹荆榛瓦礫廢而不舉天啟我國家

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陰翊顯佑靈明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風行霆擊共蹟其著暨卽位之初茂錫景貺益加炫耀嘉生駢臻灼有異徵朕夙夜祇念罔以報神之休肅命臣工卽五龍之東數十里建玉虛宮天柱之嶺治

樂實

卷四十一

五

銅爲殿飾以金泥範神之像享祀無極上以殷薦皇考妣在天之靈下以爲海內臣庶遷休祉也已公安袁小修遊太和記曰遊侶問玄帝所自出余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君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壑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爲寶鼎以獻于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共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者夫

淨樂園王之說。但其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寇。冲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雲。騰手。碧落。似別有家學。脉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勝骨。望神山。以淫胎。飲浩露。安乎。疎天。親地。究。冠玄。墟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隱于育。說。悠悠。無知者。余故。脩。為。拈。出。

太昊帝伏羲

伏羲廟在景陵縣東北七十里。五華山上。晉習鑿齒云。昔伏羲鑒于南。觀此。固其冠劍佩。鳥之鄉也。志云。縣本古風國。其後裔封此。因而祀之者。非。

胡寅伏羲廟記曰。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知。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于五帝。而庖義為首。蓋三千餘歲于茲矣。景陵祀未詳肇始。考聖德之所建。萬世衣被。則有民者。亦何可不祀耶。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

子所告。宰子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時見于他說。善乎人之論曰。判古者之昏。當折衷于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義農黃帝堯舜氏。蓋以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烏得與義農比哉。豈遷有見于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于易之首稱庖義歟。故凡人論道議事。一折衷于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史籍所載。及他說為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則論義為

帝者蓋祖諸仲尼耳謹按庖羲風姓生于成紀母
 曰華胥推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于宛丘河
 中龍馬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
 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為卜著為
 筮時當洪荒人民睢于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
 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易明視默
 紀通仲起陽侯以為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
 建官分職以龍紀昭布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
 穡用僦皮為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養馬牛羊豕
 狗鷄充庖廚薦神祇在位百有十年羣生和洽各
 安其性民到于今蒙賴日用之實非虛語也可謂
 盛德矣哉是安載之祀典昭其報于岡極矣嗚呼
 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昧于鬼
 神之情狀凡狀敗倫理耗教斯人下俚淫祠巫祝
 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徽冀福利至
 于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道民
 不可忘也則湮沒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莫致其享
 輿邑長吏政教不善咸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

災禍汲汲然旅縉旅縉繫踞拜跪謁諸僞僚適會
 災變自止因卽以為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日
 迷正理大壞復州焦侯惟正秉心純樸民惠在羣
 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合宮敕令詔長史
 修繕境內祠廟侯曰莫先于庖羲氏矣鳩工闢事
 肅給告虔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誦意庶幾於
 知古道憫俗失反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
 號之正經史之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炎帝神農

炎帝陵在衡州鄧縣康樂鄉宋乾德中建廟以祝融配享置守陵戶國朝洪武四年洪熙元年俱遣官奠祀修陵荆州記又稱神農生于隨州厲鄉今隨州亦有炎帝廟

魯鵠齡神農陵記曰神農氏始教民稼穡交易蜡祭醫藥開萬世衣食相生和養之原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卽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上卽位遣臣齎香幣祝詞求其陵行祝告之禮而

楚寶

卷四十

十

陵在衡州之鄧縣鄧縣故深僻若獠洞然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岬涉深壑五宿始至又三宿始將事畢事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慢忽遂躅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三尋許廣半之正而直立咸指爲塚門又上少許有古杉二株一枯其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伐杉下有墳壇下有蠟蓋舊有之後漸更葺或能言更置之繇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

退就館取縣志觀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鄧諸生有

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言宋太祖求帝王之應

祀者獨神農氏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載一笠持

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問羣臣皆曰玆非炎帝乎火

位南方安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衡山之境

求不獲將歸遇二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炎帝塚

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卽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

近于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爲良祀孔

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繇是以觀則宋

楚寶

卷四十

上

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德澤萬世亦被其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循其故典務盡誠以享焉有不洋洋昭格者乎余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第宜盡誠焉爾陵之是否置弗辨可也

虞帝舜

帝舜陵在道州寧遠縣九疑山秦皇漢武皆望祀焉
宋時禁樵採置守陵五戶國朝重建廟于簫韶峰
下

蔡邕九疑山碑文曰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磨
合輿播建雲時風嘉雨浸潤于民佔於南土實賴
厥助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
錫帝世堯而授微受終文祖璇璣是承太階以平
人以有終遂堯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

秦寶

八卷四十

主

仙

唐呂溫贈潘舜廟狀曰右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
嶷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太陽溪
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代較遠祠宇不
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醑荒野莽命而已豈
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沒投荒裔陵廟皆無臣謹
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望天恩許蠲免
近廟三五家令歲時掃灑以爲恒式豈獨表聖德
及于萬代寔欲彰陛下玄澤被于無窮謹錄奏聞

黃陵湘妃

黃陵廟在長沙湘陰縣北四十里古昔所創以祀虞
舜二妃國朝因之每歲六月十四日致祭墓在君
山

史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
南祀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
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間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株藉其
山上自南祀鄒武闕闕

楚寶

八卷四十

主

韓愈黃陵廟碑曰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
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
文剝缺攷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
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
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
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
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
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
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攷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安降曰夫人也故九謂薛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

楚寶

八卷四十

五

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空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空嘗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于莫實南海之揭陽厲妻所聚

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又祭湘君湘夫人文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

楚寶

八卷四十

五

冀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隕其命舟次祠下是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潮卽袁今又獲位于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竇發夢寐凡三年於今乃舍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頽憑附之質丹青之餘暗昧不圭不稱靈明外無四垣堂陞頽落半余入室居民行廟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舊碑斷折

其半作他文字缺殘幾不可讀謹修而櫛之廟處
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附銘其陰以大振顯君
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
其鑒之
聖楷曰湘君湘夫人始見于屈原九歌再見于秦
博士之對其神可謂昭明不爽矣韓退之身蒙
其福爲之詳辨稱謂亦似有據然蒼梧淚竹之蹟
傳之沅湘甚久既有其神不可謂無其事也諸家
載記自不必泥

楚寶

卷四十一

十六

大禹

大禹廟在漢陽大別山麓宋紹興中司農少卿張體
仁以江漢朝宗皆禹功建廟祀之以益稷配元大德
八年重建林元有記

杜甫禹廟詩曰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
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
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楚志曰漢陽縣北柏泉寺有大禹時植柏故名又
云大別寺元虞伯生有詩則元時柏尚存也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聖楷按禹貢云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云道嶠冢至
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又如所云滄浪三澨東陵皆楚地
據此則大禹疏鑿之功舟車楫楫之迹半在于楚
明矣乃無識者猶謂玄夷蒼水之使爲不足徵詢
嶠山尖之碑爲無從索是何異痴人說夢也廟食
于楚固宜百世盛古昔登高作賦未有興言及此
者惟杜少陵蜀中禹廟一詩可誦故附見之

黃牛神

黃陵廟一名黃牛廟在夷陵州西九十里黃牛峽相傳神佐禹治水廟食于此

諸葛亮黃陵廟記曰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趙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飲巨石于江中崔嵬巖列作三峯平治澤水順道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

楚寶

卷四十一

熱視于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翳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堅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駒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楚申大夫

申大夫包胥廟堂建于江陵考楚志惟承天京山縣有之近亦廢按唐天寶中詔祀申包胥于富水稊卽今承天府而京山又富水縣地所皆入其廟祀亦非無自矣

唐劉蛻論江陵耆老書曰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空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譽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否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悍世

楚寶

卷四十一

能復其讐仇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商荒禱疾而得死生者乎如厚其餽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而獲康強有其餽而羣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譽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

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寔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享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警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楚實

卷四十

子

三閭大夫

三閭大夫屈原。廟在湘陰縣北六十里汨羅江上。唐封昭靈侯。宋封忠潔侯。國朝復號楚三閭大夫。屈平氏之神。命有司以五月五日祭。

王子年拾遺記曰。楚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屈平以忠見斥。隱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蘋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玉過。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袁小修

楚實

卷四十

廿

曰。當時銷金鑠骨之夫。化爲輕塵。爲冷風。其且爲攝山之怪。蝶而屈子佗僚。一時沒而賓于帝所。嬉遊湘浦。作羽化仙。則忠臣之利亦大矣。今當于君山之上。追兩漢故事。祠屈子而題曰水仙。歲取馨中之田。爲之蒸嘗。用宋玉景差等配。享以奠忠魂。而奉千古詞人之祖。亦楚中一大典也。當事者何不以聞之。且屈子傲骨。冷才。遠性。逸情。具見騷中。當必饒煙雲山水之趣。者非此千頃雲濤及九疑諸山秀色。不堪爲之供養。不然。神不欲也。王子年

之言足爲忠魂吐氣政不當幻視之矣

宋顏延年祭屈原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相州刺

史吳龍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

拘佩之浦彌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

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續則折

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晨之缺溫風息

時飛霜急節羸辛邊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簾

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

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林芳實類實發望汨心秋

楚寶

卷四十

廿

贈羅思趙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洞庭神

洞庭廟一名中廟在洞庭湖中浮浪際天有沙聚起

十餘丈名曰龍堆其神不詳所自累封昭祐靈濟順

利忠惠王或云卽郴州柳秀才毅今郴州三十里魚

峰山有柳毅祠甚靈應每歲一魴輒大風雨州人以

其期侯之不爽事詳唐人龍女傳

杜甫過洞庭湖詩曰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

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橋畏日斜

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楚寶

卷四十

廿

聖楷曰江漢沮漳楚之望而皆匯于洞庭雖東漢

逕大別與江合而實洞庭之奔注也故楚之水神

安流順濟其有功于人者多苟必以洞庭爲宗亦

繇諸山之首南嶽矣

諸葛武侯

諸葛武侯廟在襄陽縣西南二十里伏龍山與隆中草廬相望一方咸祀焉然蜀漢間往往有祠杜少陵所謂久游巴子國屢入武侯祠也

襄陽記曰亮初公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趙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

楚寶

卷四十一

廿四

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燕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凝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聖楷按沔陽在今漢中府沔縣

關帝

關帝祠廟遍天下皆然惟楚當陽縣西北五里古漳鄉公墓在焉宋開寶中建祠黃祭置守冢三戶國朝景泰四年復建廟塚前成化三年知縣黃恕奏請歲時祀享著為令典

吳罷王世貞曰公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紫賊良泉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燈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關萬死跡故至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爐于一綫未盡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五

之息其孤忠亮飾夫人而能言之公之沒威靈若于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膺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公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至俠烈也吳興憤王至伉猛也伏臘封醮之所趣現巫之所揚羽世史之所載記何班班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漸以銷淪無遺響者激生于一念之發而氣用于一時之不盡也非精誠為之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傳厚而高明以交城之役公

穆然而就寢。若無間者垂五百年。而始為開皇一
顯于玉泉之刹。而尚我民也。又垂五百年。而為崇
靈再顯于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
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
為一心。而經公其卹捍之靈。與供養之虔。畧相當。
蓋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
雕結侏儻之鄉。公能不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
大則誠也。公論其雄武。即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為
之也。誠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

楚寶

卷四十

其

焉。又曰。世稱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元所封也。
有曰。西臺朗陵醜魔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今
定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曰將軍侯者。何昭
烈所命也。我

高皇帝所著令甲也。係之漢何公志也。

聖楷按萬曆四十二年

神廟特旨封公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闕
聖帝君。身內使捧衣冕至廟中事甚顯赫。以未經
禮曹故不可詳。至天啓四年七月始奏定。今號

詔海內遵行。於是塑像皆易冕旒。而公既儼然而
帝儼然而天矣。王司冠又五百年。而卹捍益靈供
奉益虔之說。不有徵乎。黃梅瞿九思幽贊錄云。公
在前朝襲特祀至我朝。洪武二十七年方始建
廟。又云。公乃大帝降生。故宜顯于昭代。嗟乎。此
書著在萬曆初年。何相贈合若此。信乎公之靈威
不可測也。題曰闕帝者。亦以遵
神皇帝之令甲。非敢為佞云。

楚寶

卷四十

其

岳武穆王

岳武穆廟在江夏縣東五里。楚志云：宋岳飛保護上
游有功，乾道中建廟，千鄂賜廟額，忠烈嘉定中又追
封鄂王。今承天岳州諸祀皆有廟祀。

王自中岳武穆王廟記曰：予浮九江，逾大別，循漢
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
岳公，吾屬久為虜矣。當是時，偽齊方張，安陸以北，
盡為齊守。公引兵而來也，實始破郢，虜兵破郢，駕
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九

楚實

八卷四十

廿八

百積其尸，與大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余過郢
鄧，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
太守張侯侯于郢，日夜條理葺弊營，新不翅如治
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鳩木矣。余至鄧，未
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余。岳公事世所
稱說者多，不悉而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
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橫酒，士皆欽歎而聽
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
所至，座嘗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遺。作三

楚實

八卷四十

廿九

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
晨起去，草輦無亂者。四曰：棄一錢不入私藏。五曰
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
曰：定卒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爲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七曰：選能背鬼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
率，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一有而公兼之。舉
入郢之師，以臨襄陽，定南陽，無敢觸其鋒者。其後
一出而平統畧，下商遂，再出取許昌，以瞰陳，辟夷
人畏避。北道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
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
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者，賜廟號曰精忠。而
江湖之民至私繪其像，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率
民之志，使奠食于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
歷叙其所以爲將者，入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
也。

青溪龍女

龍女祠在遠安縣西七十里宋賜額愛貺封贈通惠順濟夫人

朱震崇封記曰政和四年荆門夏旱穉苗不立者三之一隄守汶上李公遍禱羣祠不應乃遣僚屬請雨于昭靈龍女祠下迎像汲水設壇望祝于蒙泉之上雨隨像至屬縣沾足公狀其事詔易廟號曰靈貺是歲冬迄于明年三月不雨公再命當陽請雨于靈貺如初禮祝以旱告雲霧勃興像及邑

楚寶

卷四十一

三十

域暴雨如注公復請加神秩是秋又旱公再命禱于靈貺如三月而雨聲不絕者二日公兼舉前奏至于再三部使從之有詔封通惠順濟夫人公謂震曰清溪龍女祠舊矣曩倅峽州行縣至遠安屢謁其祠見田旱者予默禱之輒應因遣吏迎水膏澤沛然乃欲抗章請封是時神像服絳袍高冠劍佩如玉者一日僧清暉自言兩夢女子靚裝麗服跪于丈室前既覺猶記其目光如日清暉持戒嚴不妄語于遂以龍女請焉比昭靈廟之初褒也詔

既下寺以綵爲詔樓且鐃鼓率引寓棲于州之東

山寺僧元皎復夢女子徘徊于樓下俄而風雷至

有物飛去鱗鬣可指數於是州人以清暉之夢爲

誠然而畫易舊像矣子其爲辭以記之震拱手起

唯踰月而未及書他日公又謂震曰荆門自是或

雨賜愆期禱祠莫聽彼神龍之宅不可以不祠于

所以供獻盛制幣者蓋將起來者祈禱之聽也

震始廓然而悟曰李侯愛民之心至矣故越疆而

祝折躬而請雖得于傳聞夢寐之際苟可以從民

楚寶

卷四十一

世

之欲者養不爲也養不爲也是以事和而民悅氣

和而雨降可不書之使吾侯之心昭然白于後世

乎聖楷按內典天及龍皆能降雨翼兩龍雨應龍

兩隨意所念故又言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

所起今之祈甘澤者不之龍王而之他神性璧雖

虔是爲乞鄰之請其可必乎龍神祠凡靚邑皆有

于特舉靈貺之顯應以勸夫高冠而劍佩者毋然

粹斯民也

楚寶列傳論次

司馬遷作老子傳首述老子之言既曰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又曰老子二百餘歲修道而養壽又曰孔子死之後百二十年周太史儋即老子也既曰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曰其子若孫累世顯仕因家於齊何其語支離而意茫洋也蓋子長親見秦漢以來方士神僊之言俱祖老子而不能自決於衷故其封禪志雖譏武帝而蓬萊宮闕之幻神君室帷之秘每一端盡不勝褰裳濡足之思焉若夫班固劉

楚寶

列傳論次

乙

歆叙道家爲諸子又列神僊於方伎其意皆不能無溺且其叙房中即西鄰素女之術也叙經方即玉液雲英之法也由此而張道陵上躡鬼之章陶弘景憩松風之夢冠謙之遇玉女於雲中杜光庭接飛僊於海上又孰得而端倪之哉大抵崑崙瑤臺多爲假設之境藥物火候豈有彼我之云秦漢之君不登凡骨喬松之壽未免遺形是在就虛味道者神而明之則庶幾耳撰列仙第二十四凡

列仙一

王子

蘇耽

成武丁

王妙想

魯妙典

范儋

鄧郁

瞿童

軒轅彌明

緱仙姑

田良逸

羅公遠

何仙姑

率子廉

楚寶

列仙目次

二

楚寶列仙論次終

楚寶卷四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吳 林校訂

列仙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微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

楚寶

卷四十一

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至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弟子行合九泥爲馬與之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得千里又能吐氣

五色起數百丈見飛鳥過指之即降臨淵投符召魚鱉即皆上岸又能使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菹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尸解而去

東溪日錄曰道經之初立老子道德五千言而已安有齊醮科儀符籙召神服氣辟穀調食玉屑燒煉金丹之術哉其法起于漢張道陵魏寇謙之及陶弘景竊稚川杜光庭宋徽宗王欽若又撰爲諸

楚寶

卷四十一

家經咒以倡之也

蘇耽 蘇耽桂陽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日與羣兒牧牛耽所牧者徘徊馴擾不驅而歸眾因號為牛師嘗乘一白鹿涉險如馳人莫能測侍母食母忽思得魚鮓耽即去有頃持鮓歸母問所從來曰適自便縣市至便縣去家一百二十里母疑其誑數日後舅氏入耽乃云前在邑見甥市鮓母始駭異一日涕泗跪白母曰耽已成道被命將昇不得終養母歎欷久之曰吾老何以卒歲耽乃留一櫃絨綸其罔曰凡有缺扣櫃呼

楚寶 卷四十一 三

之可立得然慎勿發也又云耽人當大疫可取庭前井水橋葉食之即愈庶幾所資亦助甘旨語畢有幢節森列羣鶴隨之遂昇雲漢而去明年羣果大疫母如言所活無筭農疑櫃鑰請欲視母初不肯固請發之乃有鶴自櫃飛去後扣無復應矣母年百餘歲終鄉人共葬之其日人望牛脾山若有白馬繫林間遙聞哭聲知是耽來羣守張邈乃率僚屬往吊因求見耽頃之出半面光彩耀人又垂一大手綠毛長尺餘謂守曰山谷幽遠日暮難歸乃手擲杖成橋令眾閉

目而渡少焉即抵城有羣僚失吟人馬俱隨但見赤龍亘空覓路經日乃還三歲哭聲漸止白馬亦不見後有鶴降耽東樓少年競彈之鶴以爪櫻樓板若漆書云其辭曰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為羣人立祠祀之名集賢觀宋元符三年詔封冲素真人

楚寶 卷四十一 四

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人謂之癡嘗與良兒共牧牛更直為帥錄牛無散每至耽為帥牛輒徘徊左右不逐自還眾兒曰汝直牛何道不逐耶耽曰非汝曹所知即面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泗又曰年將大疫死者畧半穿二井飲水可得無恙果如所言母年百餘歲終鄉人共葬之時聞山上有哭聲甚哀服除乃止後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為立壇祠民安歲登因名為馬嶺山

聖楷曰蘇耽少以至孝著稱卽其仙去猶周詳子舍之事似不欲仙者故其綰裳白馬號哭來奔風木之恨此人世更傷懷矣予嘗謂忠孝之外別無仙佛豈非然哉按稚川仙傳又載蘇仙名林字子立周武王時入家山東濮陽曲水所稱牧牛取鮮及化鶴事皆同然山東樞邑古今無地名便縣者此皆饗識羽流託名妄撰不足爲據便縣卽今郴州永興縣地古桂陽郡治今郴州故耽爲郴人

成武丁

成武丁桂陽臨武縣人生有異姿長身玉立年十三不授于師自知經學少年大度不附人後漢時爲縣小吏嘗被使京還過長沙罷投郵舍不及遂宿于野楸下忽聞楸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丁異之遂往市見二人單白傘相從而行丁呼之因爲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又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語曰子有何求而相隨不止丁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

出玉函書閱之果有武丁姓名于是與藥二丸令吞服之曰君當得地仙還家未幾聞獸聲鳥鳴悉能通解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所有知人之鑒見武丁異之乃留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遺視之信然也時魏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素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丁居閣直至年初元會日客三百餘人丁至行酒酒巡徧訖忽以盃酒嚙向東南衆客愕然

丁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宸客皆笑。數日後。縣令張
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
北起。時天氣清。漫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
上。徑止縣大兩火。即滅。而中皆有酒氣。宸始服。丁蓋
非凡人也。後府君為丁于觀城西立宅。居止二年卒。
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有人自臨武來。于武昌岡上
逢丁。乘白驪。西行。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
迷溪。斯須却返。我來時。忘大刀在。于側。暇在鷄栖上。
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因具述。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其語家人云。刀履金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
啟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
竹杖。長七尺許。方知丁託形僂去。
何燕泉曰。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
犧。皆用之矣。博物志。種樹叔夜以為無此。乃先儒
妄說。則是茂先亦不信也。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
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
之人。傳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聲音。而訓之言
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與茂先辨矣。史記秦仲知。

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偉。
高皇帝時。為大史。曉鳥語。遼史。太宗時。宗室人名
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
足。豈皆妄語耶。成武丁。吾鄉人。神仙傳載。其在長
沙。異人授之一書。遂通天下鳥語。獸音。然則古人
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輩假之
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賄略和苑。有鳥鳴書一
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蓋有著之書者矣。
不當全不信也。

楚寶

卷四十一

八

聖楷按。翰府名談云。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
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又不止此。如伯
益陽翁。偉楊宣管轄李南張子信。孫守榮。皆通鳥
語。又論語疏。載弓冶長辨鳥雀語云。喈喈噴噴。白
蓮水邊有車覆。聚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
相呼共啄。據此。則鳥類中大有能為韻語者。茂先
輩不哀其弄舌嘲人耶。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傍朝謁
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嘗有光景雲物
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于人如是
歲餘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
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
燭壇殿如十月並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煇燭亂眼不
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騏驎九風龍
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

楚寶

卷四十一

九

旛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
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
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
曰吾乃帝舜地司奏汝住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
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玄戒汝天骨清稟復何疑
乎吾以歷難既往歸理此山嘗以久視懸爲之道分
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仙慈劫歷不
嘗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人及陽
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

道也

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
勤久者天真憫俗嘗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
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
有餘多是初勤中隋前功併棄耳道豈至于人哉汝
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
駐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庭觀
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
州營道縣

楚寶

卷四十一

十

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卽敏慧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卽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往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嘗悵悵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沒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味萬遍者。得爲神仙。但在勞心不倦耳。居山獨處。咏之一遍。如與十八爲

楚寶

卷四十一

十二

侶。輒無怖畏。何者。此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而不能修。修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巖棲靜。默。累有魔試。而貞介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處麓床。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

月既久。旋皆朽敗。今爲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牛年真仙下降。授以靈藥。白日昇天。初妙典居山峯上。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嘗自然有水。用之不盡。又有太鐵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盆在上仙壇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又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盆。妙典昇天所得之物。今在無爲觀。

楚寶

卷四十一

十二

聖楷按雲笈七籤云。妙典鉄臼。重二百五十斤。延唐令王翺嘗令人驗取藥臼。行未及縣。翺舉家皆病。藥臼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范儋

范儋道士自言巴東人少遊荆土多盤桓枝江縣界惡衣施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欽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逕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後東遊廣陵卒于彼土初儋在枝江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無定止處宿憇一小菴而已弟子慕之於其昔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洞仙傳曰儋任百里洲臨日噉漱頃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恒溫時頭已斑白至宋元嘉中入

楚寶

卷四十一

主

見之如舊宋文帝嘗召見儋荅詔稱我或稱吾元克初為太子儋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勅儋自盡埋于新亭赤岸岡既而發視惟空棺越明年弟子陳忠夜起忽見光如畫頁之儋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儋起迎之忠問是誰儋笑曰吾已俱出門顧語忠曰此復還東卿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按傳儋作射今從水經注又七籤云劉凝之為射作傳錄置道書部不傳于世

鄧郁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巖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金著絳紫羅繡袿襦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常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

楚寶

卷四十一

主

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舍為鄧玄傳具序其事聖楷按衡山嶽志與長沙府志又載鄧郁之與徐靈期為友云即鄧郁子梁武帝詔郁之于岳麓山置上中下三觀為修煉所此蓋羽流訛傳而修志者又無學力以訂正之耳豈有父名郁而子名郁之者其道書可笑如此類甚多

瞿童

瞿童字伯庭年十四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曆四年庚寅歲自辰溪來稽首桃花觀黃洞元仙師宇下願蔭道域厠役隸賤末位仙師許之雜處童孺給侍甚謹在醜不弄率性恭默每旦慕仙師焚修朝拜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或往往獨行入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讓之輒云偶造佳地遭遇神聖觀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因求願偕往仙師曰靈仙之府

楚寶

卷四十一

五

必在左右然尚幼小謂所至之地不即爾也無何有丹砂之役後領至襄陽市閭闔之下齊人浩擾則瞿目不視神氣醉泥返至逆旅通宵而後醒問其故捧手對曰太僕散埃者久矣今之人圓冠方屨以詐相尚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其說不敢以嘗僕役之其後數以前事詣仙師亦有意暗逃屬暑雨壞道不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服拜訣于戶外自言靈期逼近難可留止請自是往至日月合于鵲首復近于茲地焉庭際有大栗樹遠人不過數

勿遂背行冉冉從樹旁滅沒化去有聲達然如風飄

雷震云貞元元年八月符載乃為作記

聖楷曰按瞿伯庭自幼慧異故稱瞿童大曆間奉

母避寇入武陵師事黃洞源得其術或云幼時因

戲跳入井中後自大酉華妙洞中出依善卷壇修

真功成遷桃川宮久之世傳仙去刺史溫造刻石

紀其事與符載所記又不同大抵黃洞元之有瞿

童縣陶貞白之有桓先生也神仙信不可測如此

哉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軒輅彌明

軒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
善捕逐鬼物能因拘蛟虺虎豺人莫知其毒進士劉
師服嘗于湖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
自衡山遊太白過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
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據墟夜坐與劉說詩彌明
在其側貌極醜白髮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
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墟中石鼎謂喜
日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顧貌敬之不知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
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刻中事煎烹次傳與喜踊
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薛文中有暗浪驚題訖吟之
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殊肩倚北
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吾書之因高吟曰
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譏於
喜二子相顧慙然欲以多窮之即賦兩句以授喜
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
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灰未落蒂

凍芋疆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

說又授喜思亦苦務欲壓彌明每營度欲出口吻吟
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
耳穿上為孤髻捧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寂微作
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語皆侵二子夜將闌
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嘗人也其等伏矣願為弟子不
敢更論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
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耶又連唱曰何當出灰地
無計離餅罌謬居鼎鼐問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遇升合盛衰候暖熱
不與寒涼并忽罹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
狹衷愧提挈豈能羹仙藥但未汗余羹區區徒自效
瑣瑣安足呈難逢俎豆用不為手所投願君勿嘲諷
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即使讀之畢謂二子曰子皆
不足與語此靈為文耶否就子所能而作且非否之
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問也豈
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求下拜曰不
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不解人間書敢問

解何書也。請問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擊。擊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子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便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資因携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間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于世焉。

通考曰。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謂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

堯

卷四十一

十九

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衛嶽道士彌明詩。刻卽知其來舊矣。

桂林風土記曰。堯山在府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相傳爲秦時建有唐軒轅彌明謁堯帝廟詩。

聖楷曰。仙傳拾遺有彌明傳。全用韓退之語。今姑存之。侯喜雖見絕于彌明。然攷其人。猶有可取。退之與陸祠部書云。有侯喜者。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

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作文。以干于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由此觀之。喜雖新有詩名。固非浮薄自處。純盜虛聲也。猶不免豕腹彭亨。蒼蠅微聲之訕。所謂侯白侯赤又何如哉。真可付之一概。廣西堯山刻軒轅彌明謁堯帝廟詩。其句淺俚。當是後人僞作。故不錄。

堯

卷四十一

二十

緹仙姑

緹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子魏夫人僂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頃側多虎遊者須結隊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鵲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緹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安勉于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緹氏乃

樂實

卷四十一

廿

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魏夫人僂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震是夕羣僧持火挺刀將害僂姑入其室姑在床而上僧不見僧既出門即摧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隕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明有達村至者云十僧中九僧爲虎所食其一不其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還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鄭

吸自承青學士左遷梧州師事于姑姑謂吸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嶷矣一旦遂去

聖楷曰南嶽魏夫人任城人名華存字賢安晉司徒魏舒之女也幼而好道常欲別居閑處父安不許年二十四方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宇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霧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屋宇齊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感太極諸仙真下降授以丹經其後幼彥物故天下荒亂夫人攜二子渡江仕宦凡在世

樂實

卷四十一

廿

八十三年始託劍化形去入陽條山昇天授夫人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據此則夫人未嘗修道于衡山所謂仙壇者或因夫人治南嶽而特表示其靈異耳今璽在黃庭觀前亦無他異

南嶽道士田良逸唐元和中與蔣含弘皆道業絕高
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虔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
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悵盡去待郎呂渭楊晃
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
請邀致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
先生遂首弊服欣然就車到罷亦終無言即日雨降
所居岳觀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弟子
請祈晴田亦無言崖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三

冠履扶升壇天即開霧嘗有村姥持碧綃襦以奉對
衆便服之坐者竊笑不以介意楊嘗迎至潭州田方
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即
坐階砌著襪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時喜飲酒
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僕田
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日報汝阿郎
勿深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人至亦不
迎性不多記人官姓名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
溫刺衡州因來謁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

及溫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泣然降
階田亦不止其貞朴如此母爲喜王寺尼衆皆呼
先生小師嘗曰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
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因
以告媪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
元之罷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向亦相類兄事于田號
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入莫之知後居九真
觀會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
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

楚寶

卷四十一

廿四

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即以符置所見處明日獸
跡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
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
復留意

羅公遠

羅公遠本鄂州人善隱形散景之術玄宗欲從而學焉對曰陛下玉書金格已簡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却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爲戲視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于魚服矣玄宗強之終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帝餘衣帶及公遠共試則驗京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褻以幘壓殺之故日有中使者

楚寶

卷四十一

共

自蜀還逢公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害也仍以蜀當贈爲寄天寶末玄宗幸蜀還京始悟其意云

聖楷曰仙傳載公遠與玄宗遊月宮傳霓裳羽衣之曲乃妄說耳按唐書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速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此非從月宮中來也故不錄且唐書方伎傳公遠作思遠雲笈七籤又以公遠方遠爲二人相傳錯繆若此神仙果足信乎

何仙姑

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年十四五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後遇呂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東軒筆錄曰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指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于舟中將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

楚寶

卷四十一

共

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

又曰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于興化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聖楷按仙傳云呂鼎字洞賓世爲河中府人舉進士不第初遇火龍真人後遇鍾離雲房六十四歲始得道及宋時化迹始著多遊鄂岳湖湘間共度何仙姑事傳說亦多不一王元美云攷之野史謂

仙姑晚而枯瘦其言休咎亦不甚驗又趙道一仙
鑑則謂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
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未知孰是今姑從
苗善時傳楷聞國朝嘉隆間潯州觀國山有女
真荀瑞仙者修道山之赤霞洞初田間婦耳遇一
媼啖以異草遂絕火食其後冰心朗徹洞明教典
發言奇中不可枚舉嘉靖末遣使者下尺一敦請
之不至微示以攀轡之兆次年龍馭上賓卒如其
言後年近百歲尸解而去此亦仙姑之類也不可

楚寶
謂世遂無其人

卷四十一

七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辰謂之率牛晚隸南
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紫虛閣放魏夫人壇也
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
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
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
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
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嘗得輒徑醉官人
怒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
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
板置閣上晨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
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
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晨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
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
農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也葬之嶽下未幾有
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
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

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履而已
 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輟出也況至
 人手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
 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
 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
 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輩
 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張三丰

張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
 修煉半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
 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邈邈有問
 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
 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談斗升輒盡或
 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雲中躬
 軒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
 勝洪武十四年辛酉道士丘玄清從爲弟子三丰使
 居五龍自結草庵於展旗峯北洪武二十三年庚午
 忽拂袖長往不知所在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
 了不可覓乃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
 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陳建按雙槐歲抄記云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
 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爐霞歷
 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
 去擬從博望借霓樓此詩三丰邈老詠揚州瓊花
 以自况也永樂初文廟復使致書求之書函云

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見雙槐歲抄
仍命給事中胡漢徧往物色之不能得粵演迺史
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
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歷歷皆
實有不可盡以爲誣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
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爲也
聖楷按今武當山有遇真宮爲三丰道人名也其
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初築淨室于茲地曰是不久
當顯俄而棄去至文皇帝時遣使奉書招之凡

楚寶

卷四十一

十餘年不得乃爲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
及誥猶存宮中

冷謙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乘忠
從沙門海雲游博學精于易尤深邵學及百家術
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繻從儒居雪川
交趙孟頫嘗於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因
契之遂善繪後隸淮揚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
契真古迨至正間年百餘歲貌渥如童避亂金陵坐
肆市藥國初仕爲太常博士考定樂律會京邸至人
貧數求賑于謙謙一日即邸壁書爲門一鶴守之語

楚寶

卷四十一

館人曰第入可得富然毋多取毋有所遺館人叩門
入見金寶珍貝充牣如山恣意揀取因而遺謙所泉
引文句日內帑守者告失物特引爲證上命逮館
人及謙謙就逮語逮者曰我能逃能飛桁楊桎梏不
能制我須以大寶貯我乃得赴上前逮者如共
言取一寶置庭中謙以脚插入良久身盡入寶端坐
其間明日視之寶空矣逮者懼甚從冀口呼謙謙輒
應比昇寢至上前白其事上親呼謙謙應上
曰朕赦汝汝宜出見固不出上怒命左右碎寶凡

百餘片片而呼之而無不應也竟遇不復可得
 聖楷曰謙初與三丰道人相厚善嘗于至元六年
 六月六日作仙奕圖以遺三丰遜老其圖作奇巒
 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為仙奕沼中荷花
 正豔發羣仙妹游採其傍迨永樂二年四月三丰
 手題此圖題于太師淇國丘公中有云天朝維新
 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又云方將訪君于十洲
 三喜恐後人不識奇仙與筆混之凡流故識此按
 畫鶴事三丰以為誣豈內帑守者因謙多異蹟而
 取御帑之事高識自能辨之

楚寶

卷四十一

三

楚寶出世間品叙

五濁間浮三塗禪處本是苦集衆生造業受報之地
 每日醉夢之餘幾人為君父著念幾人向心性回頭
 寢者求田問舍數米稱鹽豪者鮮衣怒馬呼盧博塞
 曠者談基染翰雅歌投壺困者尋行數畧字拂句比
 韻者嘲風弄月綺語淫辭黠者設策舞文占星說劍
 甚至朝思暮營皆成禍事揚眉舉步悉是殺機滿世
 界內無非業海以故貧賤殊公酬之而不盡水火疫
 厲收之而不盡饑饉刀兵交之而不盡雖然江河日
 下所不徧化為異物不頓壞諸劫灰者則賴有菩提
 種子隱現出沒於塵氛垢穢之間故佛法興揚之時
 人薰習而性多善佛法衰微之際人迷溺而性多頑
 蓋孔氏生于東土而知西方有聖人焉其出現之時
 同也孔氏沒而大道無傳于是儒教所不盡攝者而
 別懸佛教以廣攝之又梵語所不能通者而復借文
 字以旁通之分身顯化事同一家謂以孔翼釋也可
 謂以釋翼孔也亦可究竟儒之教寬其入人也淺佛
 之教嚴其入人也深學儒者假天爵以要人爵學佛

楚寶

八

乙

者舍人爵而修天爵其功行固自殊矣。儒者尊堯舜伊周爲人之至而不審堯舜伊周何所自來是猶承矩矱而昧太陽食稻粱而忘稼穡烏得爲通儒乎。子友伯孔楚書一集既括世間之寶而更搜出世間之寶分爲名釋祖燈二部上以開揚正法下以引導羣生厥功不小予見而首肯之竊意能推食與人者常饑者也子素號開提得此味深恨其晚故敢正告夫聰明之士文章勳業之雄若不從這裏過棄自家珍數他人寶食一粒米失萬年糧與醉夢中人何異語

楚寶

云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篇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子謂見是編而置之高閣不能把玩流連者其人之菩提種子埋沒深厚吾甚危之吾甚危之西峇道人黃棠吉謹識

楚寶出世間品論次

蓋自七佛授偈而迦文獨以其教傳於中國故爾紫金瑞像殿陛飛行白馬精藍山雲割秀蓮花貝葉之藏旁行半滿之字頓踞六經而上也然而終漢之代皆賴天竺沙門蕭修羅鉢中國之人尙未有披削者洎乎魏晉始依佛戒剃髮爲僧而龍象蹴踏遍區宇矣太和中常山釋道安以梵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悉正其乖舛於是分遣弟子各詣諸方宣佛微妙而安獨與慧遠等四百餘

楚寶

一出世間品

乙

人之襄陽檀溪寺住焉嗣是東方聖往南國衣傳思大振錫於衡嶺忍祖授鉢於黃梅楚之宗風在唐宋時爲最著也予向者欲揮觀音石頭二大師法嗣爲南嶽燈今則稍異規裁專繫之楚凡生於楚而出世於楚者若干人生於楚而出世於他方者若干人生於他方而出世於楚者若干人其或遊方於楚得法於楚雖附於篇姑存梗畧原夫置身雲漢坐斷三界混迹市廛心超萬有非同土著之民可循吟而得也述出世間品第二十五首叙教律二門與應化聖賢

為名釋大叙直指一宗為祖燈凡四卷

名釋一

釋道安

釋法遇

釋慧安

南嶽思

天台智

釋法聰

釋淨業

千歲寶掌

懶殘

彌陀達

東林怡

中院操

大明問

雲峯證

湘潭儼

般舟悟

龍安海

無姓和尚

龍興顯

衡嶽雲

湖南二居士

楚寶

出世間品

二

祖燈一

四祖信

五祖忍

玉泉秀

嵩嶽安

五臺方

荷澤會

南嶽讓

石頭遷

大梅嘗

湖南會

西園藏

華林覺

龍山和尚

龐居士

長沙岑

祖燈二

馮山祐

藥山儼

長鬚曠

慧朗

天皇悟

雲巖晟

道吾智

高沙彌

龍潭信

石室道

德山鑒

石霜諸

清平達

夾山會

巖頭燾

祖燈三

洛浦安

晉王通

寶聞勁

藏嶽化

石門龜

神鼎譔

楚同明

芭蕉泉

雲峯悅

龍牙遁

欽山達

南臺安

雲蓋清

太陽玄

玉泉皓

楚寶

出世間品

三

蔣山慧

雲蓋智

白雲端

五祖演

上封心

文殊道

九峯學

楚寶出世間品終

楚寶出世間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名釋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形雖不逮而聰儻罕儔年
至十三出家日誦萬言不差一字師敬異之為受具
戒恣其遊學至鄴乃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

楚寶

卷四十二

異與語終日因事澄為師澄講安覆疑難鋒起安挫
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安後避
地南投襄陽與弟子釋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江夜行
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入一家見門內有二馬
枋中間懸一馬楚可容一斛安呼林伯升至人驚出
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奉接既而弟子問何
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楚客百升也既至襄陽
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眾不甚恭重安曰像形
相致佳但髮形未稍令弟子鎔冶其髮既而光焰煥

楚寶

卷四十二

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
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
北即見雲閣觀楚率妙勝之報爾夕大眾數十人
浴法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
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因具示
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
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牕隙出入遽以白
立誓願生楚率後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處
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
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
條為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日常日
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
乃知和上所夢寶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處成則
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還公
長舒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任
曰若所說不甚達理願見瑞相遂夢見胡道人白頭
既驚異不煩復治乃止安嘗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

名宸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年七十二安未終之前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謀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安既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寶印手菩薩

續高僧傳曰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靈康中釋道安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門初在萬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

楚寶

卷四十二

三

鎮副長孫哲志性兇麓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子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與廢悉符合焉聖楷按達法師鴈門樓煩人年十二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拙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

楚寶

卷四十二

四

之寶誦盛淹遠高悟冥贖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廬山年八十三而終王弼州題道社圖云按中土釋教自承平而後雖日以滋盛而識限因果關性心圖澄神異志存弘護道林卓犖乃闡老莊遠公獨能思紹先緒取證羅什刪繁絀邪以淨信念佛爲宗誠開士之要軌也弟劉遺民雷仲倫宗少文張萊民張秀碩周道祖諸公雖復神情朗潔而塵跡猶存發願之後往來室家恐亦未穩至乃汰蕩運挽靖節固

徵裁鑒之精嚴第必置醜酒以待徵君似亦爲名使非如來本戒又西來本土以法性言之尚不爲實而况雁門乃寄生之鄉何足多戀至煩諸弟子別創西林以俟新豐毋乃贅乎

僧稱釋考

按高僧傳曰出家從師命氏晉道安受業佛圖澄澄姓帛氏安以師莫過佛遂以釋爲姓僧之稱釋自道安始也聖楷又按法苑珠林云舊日僧悉稱俗姓秦代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

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安悉稱釋及翻四舍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服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商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土皂隸

法遇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實爲師解悟非嘗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晝香遇但罰而不造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卽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愛賜卽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燈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白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

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否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
聖楷曰安師首徇僧尼軌範故立法不得不嚴遇捧荆杖涕淚受責亦賢矣哉其後百丈立清規而風末衰夷奉行無幾遐想古德爲法爲人一片苦心何止浩歎

慧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嘗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露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綰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華布滿空中濟惟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

楚實

卷四十二

七

答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至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羈木氣絕之後即施蟲身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賊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吧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

南嶽惠思

南嶽惠思大師武津人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於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嘗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聞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往受法於惠文禪師晝夜攝心坐夏經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諱病四肢緩弱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未至間豁爾悟法華

楚實

卷四十二

八

三昧最上乘門由此名行遠聞學侶日至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張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遊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陳光大元年六月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至一處林泉勝異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張乃建塔今號三生塔師又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

得得亦不真。偶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嘗。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嘗又曰：天不能養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曾師，徑衡山絕頂化道。彌盛陳王，屢致慰勞。供養目為思大禪師。誌公嘗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眾生。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

樂實

卷四十二

九

何處更有眾生可化。時有慧集禪師，問法悟解。每謂人我思大師彌勒應身耳。師恐惑眾，輒呵之。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否自供給。如無此人，否即遠去矣。時眾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衆，泯然而逝。有小師雲辨號，叫師開目曰：否。將行矣，何驚動妨。訖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異香滿室，顏色如常。即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師凡著述文字，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

二字門兩卷。無許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黃山谷禮思大禪師題名曰：修水黃庭堅、弟仲堪、子枋、梓、椿、相、悅、成、都、范、溫、道、人、文、演、同、來、禮、思、大、師、閱、三、生、藏、閱、貝、多、梵、字、經、二、錫、杖、象、刻、佛、供、僧、俗、書、經、夾、有、纖、靡、如、蟻、映、光、不、可、讀、者、及、佛、牙、舍利、蚌、中、觀、音、相、寶、玩、溢、目、為、書、觀、寶、軒、三、大、字、坐、獨、松、軒、觀、老、松、突、兀、於、衆、杉、間、本、無、超、羣、之、意、崇、寧、三、年、正、月、甲、辰、按、山、谷、南、行、錄、福、嚴、在、南、嶽、

樂實

卷四十二

十

依巖架空為之。蓋思公道場有三生塔。聖楷按思大師初在大蘇，以法付智顗。後嘗代講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嘗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否。既身證不必有疑。顗問師所證是十地耶。曰：否。一生望入銅輪，以領徒太蚤。損已益他，但居鐵輪耳。師所居處，瑞重否。不可勝紀。又如岳神石鼓，九仙觀道士鐵券事，此俱不錄。

天台智顗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字德安荊州華容陳氏子眼有重瞳俊朗通悟初謁思大師於大蘇山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從所悟處定慧圓融宿通潛發唯自明了舉以問思思曰非汝弗證非予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適侍南嶽二載陳大建元年

楚寶

卷四十二

十一

始禮辭往金陵瓦官寺創弘禪法時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孝吳會世稱義虎辨號懸流問師講法特來設問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忽隨地師應對事理渾然清顯乃誌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沙門法歲因拊榮背曰從來義虎今成伏鹿扇旣隨地何以遮羞師由此爲羣賢所宗尋感異夢任天台佛隴峯號天台智者師說法三十餘年嘗披一壞衲初居臨海民以混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混溪梁六十餘所即以福緣所得金帛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表

開陳宣勅禁採捕時還佛隴如嘗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翔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師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詔宸曰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春秋六十有七

聖楷按天台智大師撰法華玄義止觀等部凡百餘卷門入灌頂日記前言而編結之總目爲天台教別其教大畧卽身心而指定慧卽言說而詮解脫大一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

楚寶

卷四十二

十三

同之煥然水釋示佛知見較之空有諸宗可坐而行也故昔人以爲救世明道之書又按師在南嶽旣解法華六法清淨義沉吟久之有西域僧謂曰唯首楞嚴經著所六根功德足與相證師於是渴慕每昕夕望西遙拜如是者積十六歲南嶽天台寺左畔有拜經臺遺址云師入滅後楞嚴始至東土猶然師所感也

法聰

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因至襄陽
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棲心之宅梁晉安王
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後再
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
側但觀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
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
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
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虎

楚寶

卷四十二

災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
受三齋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
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
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
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霧泉有
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
事大施而旋聰住山慈救為先見屠者驅猪百餘頭
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
加手並乞然不動乃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

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亦復歸心後卒於江
陵天宮寺即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聖楷按襄陽繖蓋山今名白馬山在襄陽縣東南
十里上有白馬泉南雍州記每年刺史三月三日
禳飲於此

又按中峯謂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
佛燈初傳將昭明世間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
道故多化佛化菩薩應身為祖以傳命燈如中土
問亦有之皆是聖賢偶出敗揚宗教以警勸愚頑

楚寶

卷四十二

不可執為奇特自失正因也

淨業

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隋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於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方寺置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於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局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卽乘船入水爲魚授戒魚皆迴頭遶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

楚寶

卷四十二

五

有素菩薩一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業以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本寺

聖楷曰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佛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三是肉舍利其色赤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其諸靈異備載菩薩處胎經阿育王經流傳東土則自漢明帝始至隋文

帝而盛按王劭舍利感應記曰皇帝仁壽元年六

月十三日御仁壽殿親以七寶箱捧舍利三十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熏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送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各感靈瑞傳載記中今姑述其在楚者衡州衡嶽寺立塔四週逆風四乞願水峯上白雲濶二丈直至基所三

楚寶

卷四十二

六

市而去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雲合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遠龜有符文又隨州官人王威送流入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養放之爲期其四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者隨州入於湏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既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茲惡餘州亦効矣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五十三州建立露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營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利施錢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

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有四十州潭州舍利至江神鳥千迎荆州雲蓋塔上雨花不下安州感香一夕放光雲蓋兼集此中土建舍利塔之始也

楚寶

卷四十二

十七

寶掌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臂安手握拳七歲視髮乃髡名寶掌觀音開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嘗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一日謂衆曰否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大遊五臺徙居祝融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禁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背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築師衆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愛楚寶掌山水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師所經處皆成寶坊唐顯慶二年示寂蓋已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偈曰本來無生先今亦示生先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聖楷曰黃梅縣五祖山有老寺即寶掌所住之巖峯也子嘗有詩云寶掌初茲山山亦如其掌人來指縫間安作蓮花想不知此山阿已是百峯長下有萬仞流一泓從此往失足隨層雲始驚飛瀑響

棚贊

南嶽懶贊和尚一名懶殘唐至德間隱居衡山石窟中踪跡語言人多不測嘗作歌曰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處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屨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謂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心而是娘生面切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

楚寶

卷四十二

九

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忌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釣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嘗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李泌隱衡山時見師驚曰非凡人也聽其終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

辨休

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師命生發火出芋以嚼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甘澤謚曰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一日刺史將祭嶽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峯隕下巨石當磴橫臥修磴者以十牛力挽又以數百人助推之石屹不動師見笑曰無煩多力遂自履

楚寶

卷四十二

三

石石盤旋而動聲若震雷疾下路輒開人始奇之寺門外虎豹忽成羣師謂衆僧曰授我筆爲爾等畫驅之衆競以筆授師纔出寺門一虎遽叩師去虎豹自此亦絕踪跡蓋師欲去故示此異林間錄曰唐高僧號懶贊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嘗作歌其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石枕頭其言宏妙皆發佛祖之奧德宗聞其名遣使馳詔召之使者即其窟宣言天子有詔尊者幸起謝恩贊方撥牛糞火耕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

嘗答使者笑之且勸瓚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欽歎之予嘗見其像垂願瞋目氣韻超然若不可犯干者爲題其上曰龔大但知黃獨美銀鈎那識紫泥新尙無心緒收寒涕豈有功夫問俗人

彌陀承遠

南嶽彌陀寺承遠大師漢州綿竹謝氏子初事蜀觀唐公學於資州詵公詵公得法于東山忍公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歲開元二十三年至荊州玉泉寺依蘭若真公盡領玄旨真公始南指衡山俾分法派師既抵衡息於天柱之陽聞京師有慈敏三藏出在廣州乃往謁之敏公曰如來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依無量受經而修念佛三昧懋功德切以濟羣生由是頓息諸緣學隨一念天寶初還

于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號彌陀室雜草編茅僅蔽經像居無童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草而過敝衲莫完而歲寒自若奉持贊歎苦劇精至永泰中有高僧法紹居廬山結西方道場入觀積句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啓問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願生否土勝緣既結具影來現紹公退而驚慕竟陟衡峯禮師宛如定中所見悲喜流涕遂執侍左右大曆末紹公辭謁五臺承詔入覲既爲國師領袖京邑乃奏陳師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名其居曰般

舟道場以寵異之洎于貞元申詔褒立始建彌陀寺
額度生二十七會供千人中貴巡香守臣視饌瑤圖花
捧寶字煙開寵降九天輝映三界法門之榮觀備極
于一時矣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額命弟子申明
教戒掃室趺坐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
有五塔于寺之南岡呂溫柳宗元各撰碑記時稱蓮
社三祖云

洪覺範南嶽彌陀和尚贊曰與之食則食與之衣
則衣無衣衣木葉無食食土泥爲人沒樵牧僅存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三

骨與皮其道不可致天子南向師出家有如子我
亦著伽梨

東林熙怡

廬山東林寺熙怡大師姓曹氏桂陽人也體識深靜
風度端敏受具戒于南嶽修律儀于東林臨壇持法
垂五十年初隸東林居耶舍塔院常苦背痛鍼石不
及中夜累歎忽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
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嚴靜受持勤至感
通之應固難盡書至于山鹿歸仁林禽效社大師之
室不足異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
携凌雲精室爲經行之地旁引泉竇近躡松壑丹崖

楚寶

卷四十二

廿四

雲岫勢若屏囀然越風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
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
一室與故太師韓國顏公真卿丞相天水趙公憬節
度使范陽盧公羣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爲恭禪
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十
二年丙子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
吏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塔于香谷原

中院希操

衡山○中院希操大律師○魯氏子○去儒為釋者○三十一
祀○掌律度眾者○二十六會○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
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師之遺事○願銘塔石○柳宗元曰
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
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
觀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康公○贊公言
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
雷大風○示其兆滅迹之際○則隕星黑祿○告其期斯為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五

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
他莫能備也○凡所受教若華嚴昭公蘭若真公荊州
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愛道鄆霽幹惟正
惠常誠盈皆聞人

聖楷按○誠盈與韓退之為○方外交退之別盈上人
詩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
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觀此詩退之胸中似
非諷佛骨表時伎倆也

大明慧聞

衡山○大明寺慧聞律師○潭州○歐陽氏子○唐開元二十
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
壇為大律師○先是廣德二年始立大明于衡山○詔選
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師凡至戒事二十三年
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匳奉
杖屨為侍者數百○剪毛髮披教戒為學者數萬○宰相
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泉裴公胄侍郎令
狐公恒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師始為

楚寶

卷四十二

廿六

童時夢大人綰冠素鳥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
爾也已○而信然○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將終
夜有光明笙磬之音○宸咸見聞○元和九年正月其弟
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始乞柳宗元為碑銘○其塔在
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

聖楷按○柳子厚大明和尚碑云○儒以禮立仁義無
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于仁
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
是道者惟大明師又曰○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

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
故近世碑多律凡堊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至碑
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
師他德尤偉故書之碑陰無染章氏女世顯貴今
至衡山戒法

又按漢明帝聽洛陽婦女阿濤等出家此中國為
尼之始受戒初本僧尼同壇至宋太祖始不許尼
往僧壇乃別立尼受戒壇于本寺若尼至戒法亦
始自師子國尼鐵索羅等惟至大禪師碑事則自

楚寶

卷四十二

無染而外未有聞也

雲峯法證

南嶽雲峯法證大師郭氏子執行峻特魁宇宏大
來受律者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有來求道
者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無不隨機引接師
居山之北峯凡蒞事五十餘年度學者五萬人為第
子者三千人入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
事師好作有為功德每歲披山伐木崇構法宇捐衣
去食廣閭萃經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將沒告門人
曰吾白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貞元十七年九月

楚寶

卷四十二

共

十七日卒十月二十七日入塔龕石峻整植木蕭茂
凡衡山無與為比者

聖楷按雲峯寺在雲密峯下其遺址石竈石井欄
尚存

唐興知儼

湘潭唐興寺知儼大師曹氏子為潭之右姓兆形在
孕母不嗜葷生九年自樂為僧父不能奪其志乃抱
經笥入岫嘯山凡進品受具間經傳印皆當時大長
老曹王泉鎮湖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蒞事三十有
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持寶衣解嬰珞為禮
師色受之謂門徒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之
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極其功力應物故也元和
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即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二塔

楚寶

入卷四十二

九

于寺東北隅劉禹錫銘之曰祝融霽山禹所治非夫
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律視儼猶孫子登
壇人師四十紀南方學徒宗奧幼無童心至覲齒
識滅形全異凡先長沙潭西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
寺門前一帶湘江木吁墜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
已

聖楷按劉禹錫碑云南嶽律門以律公為上首律
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
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蓋是時禪

楚寶

入卷四十二

十

學方盛于衡山而其徒或不能如南嶽石頭之解
脫故子厚夢得諸公多重律而輕禪亦其積漸之
故使然也中峯亦云自百丈建叢林以來廣田大
宅指顧如意其奈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繁
禮義日削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山雲門
真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淫女兵奴視之蓋責
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誑者也嗟乎佛法
自宋元至于今日衰云極矣禪不禪律不律生死
苦海業識茫茫誰可與明大事者子故於茲錄以

淨土毗尼與教外別傳分部各列俾知如法證修
譬將蹈海舟楫帆檣具而後指南有所用之矣
西岑齋曰覆按禪律二家一重在見地一重在修
持各有一門深入然至脚跟穩實處行解相應無
不明心性之淨戒亦無毀犯儀律之宗乘也末法
流弊互相攻訐持律者駁禪而病在執慕禪者破
律而病在狂皆由因地不真倚借門戶欺世惑人
以致律不成律禪不成禪深為法門之患凡大心
男子欲求出世正果不可徒聽岐說妄起是非須

於各門身自體試先審頤力淺深次觀根器大小
隨俟因緣會遇上根猛志者即參究以勵修持業
重心粗者藉毗尼以銷染習蓋論究竟一著律固
不可較禪而爲進道之階禪亦不可廢律其餘淨
土諸門但以廣攝中下機教任從不必多費揀別
矣

般舟日悟

南嶽般舟日悟大師零陵蔣氏子師心大而行密體
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
業於東林思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
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
而道不愚以爲去凡入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
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潤
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邊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
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觀

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
擇居首師乃即崇嶺作精室闢林莽創巖巒殿舍宏
大廊廡修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顯
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貞元二十年
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

聖楷按山谷南行錄勝業寺在南嶽廟東有楞子
厚般舟和尚第二碑所謂第二者因前有般舟道
場之承遠此復有般舟臺之日悟也非指一人

龍安如海

長沙龍安如海禪師周氏子師始為釋其父強之仕至成都至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嶠山其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闕恨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微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思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手中乖離而愈同空洞

楚寶

卷四十二

世三

而益寶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豁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嘗晚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礬密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元和三年二月九日沒凡年八十一僧臘五十三塔于寺之原其弟子浩初等狀師之行謁柳子厚為撰碑銘

無姓和尚

岳州聖安寺法劍和尚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間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曾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寶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塘慧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間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

楚寶

卷四十二

世四

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累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至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趣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堃岳州自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

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
榜宗元碑陰記無姓和尚既居是山弘農楊公炎
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安居京師強以行不
可將以聞曰願問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
海上終如其志趙魏李萼辨博人也爲岳州盛氣
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
教京兆尹弘農楊公基以其隱地爲道場秦和州
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
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

樂寶

卷四十二

十五

西岑齋按子厚之於佛法未聞實切奉行卽入理
深談猶較子瞻百步而一時名衲碑紀多出其手
豈乞文者惟尊時譽不重作家手蓋當日宗風寥
落學士中未有如宋之楊李張黃輩爲禪流所欽
附者雖昌黎之達始亦指墨者之道以誣佛而嘗
量失宜獨子厚云佛法陰翊王化切當之言惟其
深信不疑故願以文章作護法而誘迪諸人可謂
宸醉中之獨醒矣噫才如子厚亦復津津向往若
此後之黔淺不及子厚者可安議哉

龍興法顯

廬州龍興寺法顯禪師弋陽宣氏子初母在孕不喜
董辛及誕之後每以沙土戲爲佛塔志學之歲遠方
訪道年十九始就剝落住福田寺其後更隸龍興寺
一日捧盃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
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
寺事差往鄱陽所憇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
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閤門盡里爾時鄱陽
大旱師爲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雲雲其夜雨雲

楚寶

卷四十二

十六

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如此不可具述永淳歲有
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鉢簣而歸西域其
後有賊劫房惟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至乃東來各
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已募寺前南嶺地
爲吉祥掘得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
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
師穿墓觀其用狀殆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
其智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傳土每夕有猛
獸踴跡如杵經一十八年母始卒師廬於墳所三載

形體。腰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眾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碗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碗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橘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而。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唇。經。二。十。年。竟。不。敢。遷。閉。近。日。薄。加。香。齋。四。衆。供。養。如。生。

楚實

卷四十二

七

聖楷按李適之撰師碑不著師授法何人與入道機緣但云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則是師與虛能神秀為同參何以不傳心印屢示異跡雖師之慈善根力有以感之然而佛祖未免呵置在不入傳燈宣哉
西岑齋曰覆按傳燈一集乃佛祖心印遞代相傳唯親承付屬者始稱嫡派其或見地已到而未經宗匠印許不得入傳即後人推揚道德而叙為某代法嗣亦屬旁出不為正宗猶世間之絕學高才

未發榜錄祇號逸士也。霧山會上百萬唯迦葉傳。有一箇半箇珍重匪輕。所以龍天推送神力護持。非同小可。蓋此微妙法門。不在語言上。不在文字。上。并不在行。事。上。必其候到功深。徹骨見髓。當機。觀。而。輒。斧。投。鍼。一。時。師。資。千。古。密。印。豈。若。吾。儒。之。孔。孟。程。朱。但。憑。學。問。語。言。先。後。接。合。已。哉。愚。初。未。明。此。事。每。閱。古。德。機。緣。輒。心。訝。之。既。得。入。頭。始。悟。孔。顏。相。視。而。笑。莫。逆。于。心。正。是。這。箇。曾。思。而。下。尚。

楚實

卷四十二

六

未夢見。况其他乎。但大乘正法。祇在本分承當。些子伎倆。不得任他。百千三昧。無量神通。劫勤。修。河。沙。妙。德。到。此。實。際。理。地。都。如。烈。焰。銷。水。故。雖。以。應。真。顯。蹟。之。聖。種。種。奇。特。而。與。大。道。無。闕。者。不。登。祖。位。我。世。尊。在。口。蜜。知。末。季。重。神。通。不。重。正。法。深。囑。護。持。毋。令。斷。絕。亘。古。窮。今。賴。此。懸。絲。續。佛。慧。命。禪。宗。之。所。以。最。尊。最。貴。而。不。可。以。思。惟。測。度。也。歟。

衡嶽楚雲

衡嶽楚雲上人生唐末有至行客刺血寫妙法蓮花
經一部長七十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旃檀匣藏於福
嚴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
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
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煙雲入屋相捉不相
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嗟乎願力所持乃
爾興也政和四年春覺範禪師還自海外過衡嶽往
而然之細看血綫依然貫休有詩贈之曰剔皮刺血

楚寶

卷四十二

九

誠何苦為寫霧山九會文十指歷乾終七軸後來求
法更無君

溫庭筠贈楚雲上人詩曰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
關有伴年年月餐家處處山煙波五湖遠瓶履一
身閑嶽寺蔥蘭晚幾時幽鳥還

湖南二居士

居士槐庭蔡公諱承植長沙之攸邑人也負性孤迥
澹于聲利弱冠登鄉薦年二十四成進士遂發願長
齋乘戒篤修行頭陀行嘗念三千佛名不能成誦乃
日記一名閱三載而卒業信口無脫誤其事勤類若
此作書最拙不欲求工對人寡言笑衣冠懸簪座隅
鼠蝕塵封逢人便著食必取其粗糲嘉賓至止爐中
黃一莖菜以手撮菜葉共啖之每夜危坐匡床遠離
女事者三十年歷任嘉興太守大作佛事挺有楞嚴

楚寶

卷四十二

早

古刹勢家侵削公力為修建莊嚴有加今作刻印藏
經之場流通佛法寔公之功官晉太常卿乞休林下
知交欲薦公出為巡撫公掩袖笑曰若見一巡撫太
尊責生我法超出三界金輪王尚不屑意况區區耶
或勸公當教兒公曰生死事大吾自救不暇遑恤我
後諸子有美厥輪與者公不能禁以扇障面過之晚
年專修淨土晝夜持名結庵為念佛會與諸菜傭唱
導平等接人邑士某病入冥府見樓閣翼然上供牌
位云此念佛往生蔡公也公有偈謝客云安養思歸

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斗○室○隨○緣○
任○稀○養○信○口○餬○胸○中○絕○愛○憎○一○任○焉○牛○呼○休○把○閑○言○
語○頻○頻○告○老○夫○年○來○性○暴○惡○開○口○便○糊○塗○業○重○期○心○
懺○人○親○以○病○疎○張○三○與○李○四○好○醜○不○關○否○苦○海○百○般○
俱○是○夢○戲○場○何○事○苦○關○心○三○十○年○前○如○此○說○隔○靴○撥○
癢○到○如○今○浮○生○易○度○迎○風○燭○業○習○難○除○黏○石○鍼○不○把○
蓮○華○栽○淨○域○三○塗○難○保○不○相○侵○將○逝○之○年○自○號○不○久○
人○及○病○革○呼○人○昇○至○庵○請○僧○祝○髮○易○形○賦○而○易○簪○果○
見○銀○臺○接○引○口○稱○觀○世○音○不○輟○刻○有○因○果○書○及○淨○土○

楚寶 卷四十二 四

詩○勸○世○攸○邑○化○之○迄○今○多○善○信○云○
衡○陽○金○簡○曾○公○諱○鳳○儀○蔡○之○同○榜○進○士○也○官○儀○部○郎○
中○以○拜○禮○白○足○不○知○者○嫌○其○傷○體○因○被○物○議○遂○欣○然○
挂○冠○歸○請○受○具○戒○殫○精○教○典○恭○透○祖○機○著○有○楞○嚴○楞○
伽○金○剛○諸○經○宗○通○皆○引○公○案○法○語○貫○穿○經○意○水○乳○和○
合○義○學○益○鮮○窺○焉○拘○賁○利○農○建○造○湖○東○叢○林○纂○賢○書○
院○各○設○僧○田○千○百○畝○結○狀○若○緣○行○檀○度○事○舍○身○護○法○
蓋○真○乘○願○力○而○來○者○也○衡○魏○老○龐○而○後○再○見○此○公○
西○岑○齋○按○蔡○公○以○淨○兼○律○其○行○過○人○曾○公○以○教○合○

原缺

楚寶出世間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祖燈

四祖道信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于○新○州○
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究○如○宿○習○既○
紹○祖○風○攝○心○無○寐○存○不○至○席○者○近○六○十○年○隋○大○業○十○

楚寶 卷四十三 乙

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
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降○賊○衆○望○雉○堞○問○若○有○
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
唐○武○德○甲○申○歲○祖○却○返○斬○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
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嘗○童○祖○問○
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當○姓○祖○曰○是○何○姓○答○曰○
是○佛○姓○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然○識○其○
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山○家○母○以○宿○緣○故○殊○
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

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
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
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
默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
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
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
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
然使異之同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綸以遂其
志迨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

楚實

卷四十三

二

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證
大覺禪師慈雲之塔

聖楷按祖年十四時禮三祖僧璨大師曰願和尙
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大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
曰何更求解脫乎祖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師屢
試以云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
四祖旁出法嗣第一世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

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
若曉達真空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
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授師落髮後入牛頭山
幽栖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
四祖望氣躬自尋訪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
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
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栖何所祖曰貧
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
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

楚實

卷四十三

三

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
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而曰別有小庵遂引祖
至庵所連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
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
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親之竦然祖曰
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
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
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
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

出無苦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
 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關少與佛何殊
 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
 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
 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
 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
 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
 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
 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後何起妄情既不
 起真心任偏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嘗
 任法身無有變異吾受樂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
 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任此山向後常有五人達者
 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

五祖弘忍

五祖弘忍大師者新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
 松道者嘗請于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
 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送汝趣去行
 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口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
 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
 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備
 紡里中夕止於農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
 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

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
 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
 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
 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
 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
 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若槽廠去盧
 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
 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
 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去一偈若語意案符

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
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曷敢當之神秀竊
聆宸恩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
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候此修行亦
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
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確坊忽聆誦偈乃
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
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

聖賢

卷四十三

六

傳云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
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予
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吝相視而笑盧至夜
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
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
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確坊問曰
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飾祖於確以杖三擊之盧即
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

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
以無上微妙秘密圖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
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
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
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否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
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
啟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
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
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

聖賢

卷四十三

七

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達懷卽止遇會且藏
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遊大衆莫知五祖自後
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
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晨議盧行者名
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卽其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
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
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
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聖楷按張商英東禪寺記云五祖演化于黃梅之

東禪院蓋其便于將母也。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卽散衆入東山。山在縣東北三十里。東禪寺在縣西一里。旁有佛母塔。卽周氏之墓。寺內有傳衣閣。費杖楓有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志。

玉泉神秀

五祖秀出家嗣

荊州玉泉大通神秀者。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焚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旣示滅。秀遂任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塲供養。特加欽禮。命于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卽位。尤禮重之。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于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

聖楷按玉泉在當陽縣西三十里。溪山勝絕。初爲智者道塲。唐儀鳳中。秀復基此。詔置度門寺。傳燈錄載秀葬龍門。其實寂于龍門。葬于當陽張熱公說所撰碑文可考。今塔址僅存。元禪宿度門寺詩。其警句云。門臨溪一帶。橋映竹千里。諸巖分院宇。雙嶺抱垣墉。猶可想度門之勝。

慧安

五祖旁出法嗣

嵩嶽慧安國師。荊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曰。本誓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餓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展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坦。然懷讓二僧。

來參問曰

八卷四十三

十

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曰。目開合。示之。然于言下。知歸讓。乃即謂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先之身。其若循環。無起盡焉。用記爲現。此心泥洹。中問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開稽顙。信受。神龍三年。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展。

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關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于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來參問曰

八卷四十三

十

五臺巨方神秀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臻至上黨寒嶺岩焉數歲之間泉盈千數後于五臺山關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聖楷按舊唐書云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玉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帝寂始于

楚寶卷四十三

都城傳教二十年人皆仰之然則巨方者亦辰角之一麟而北宗之翹楚矣可易得哉

神會六祖弟出法嗣第一世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六艱辛將本來否若本則合識至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至祖曰道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以此給付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

楚寶卷四十三

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溪祖滅後二十年間曹溪頓肯沈廢于荆吳嵩嶽漸門盛行于秦洛師入京宋寶四年方定兩宗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也

懷讓 六祖正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于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占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崇，世榮帝初金州大守韓階親往存慰其家。家有子唯師，環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見而奇之，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

楚寶 卷四十三

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毘尼，裁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啟發之，乃直指請曹溪禮六祖。祖問其來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其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源染即不得。祖曰：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始任衡嶽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山嘗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曰：圖作佛。師乃取一鞭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鞭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非坐臥若學坐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

楚寶 卷四十三

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師曰：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日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奔其一。一人得吾肩，善威儀。

吾心善古今一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
 餐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空慎辭哉有
 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
 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爲甚
 麼不鑑炤師曰雖然不鑑炤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
 師闡化於江西師問宸曰道一爲衆說法否宸曰已
 爲衆說法師曰揔未見人持箇消息來宸無對因遣

卷四十三

六

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會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于衡嶽謚大悲禪師最勝輪之塔

聖楷按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生而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密受讓禪師心印之後住江西闍化四方學者雲集虔下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

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着了此意。乃可隨時。

十七

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祖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祖曰。非心非佛。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祖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祖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說者謂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南至大寂。湖南至石頭。往往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

知矣。

洪覺範題讓和尚傳曰：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為學道淺深之候。余親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即不契，污染即不可。」祖歎曰：「即此不染污，是諸佛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碍影迹也。然讓公猶侍六祖十有五年，乃去菴於三生石之上。時

楚寶

卷四十三

大

天下尚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忘其名為總，辰事二十年為縣官，勘其出納，先是寺未嘗籍其資，僧方四，自念久已忘之，仰祝讓公求助，于是一夕通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以讓公為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菴中，未嘗知之。予遊福嚴，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予曰：「涅槃經云：外道妬世尊入其國，驅五百醉象來奔，世尊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子，于是怖伏，遺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寶無師子。」

而是護財狂象，自然見之，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根力，要不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無

隱藏事證。如月在天空，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清濁，而水之澄澈，必有月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見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令其僧獲聰明之辨，要不足怪也。聖楷按：唐張正甫觀音大師碑銘云：「師自曹谿授法，乃陟武當窮棲十霜，竭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樂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為號據，此則讓之稱觀音。」

楚寶

卷四十三

大

大師又以其道場得名。

石頭希遷 青原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初懷師輒不葷茹。師幼而徇齊。既冠。然諾自許。鄉民多殺牛祀鬼神。師數毀祠。奪牛。屢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示寂。稟遺命。往謁青原。青原問汝什麼處來。師曰。曹溪。原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師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原曰。子莫曾到西天否。師曰。若到。即有也。原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原曰。不辭。向汝道。恐已。

楚寶

卷四十三

廿

後餐人承當。師乃問云。和尚出嶺多少時。原曰。我却不知。汝蚤晚離曹溪。師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原曰。我亦知。汝去處也。師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原後令師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否有鈍斧。子與汝住。山師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暮。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師曰。靈可。永劫沉淪。不暮。諸聖解脫。便你師。同原問。子去未久。書還達否。師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原曰。作麼。生師舉前話了。却曰。發足時。藥和尚許。芥子便請取。原。

楚寶

卷四十三

廿

垂一足。師禮拜於唐天寶初。至衡嶽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和尚。焉。師因看壁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惟聖人乎。師乃拈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忽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否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同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侯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燒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候一一法。依根繫。分本末。須臾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觀。明暗各有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及用處。事存西蓋。合理應箭鋒。枉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

隔山河固謹白。紫玄人先陰莫虛度上堂。否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體離斷。嘗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偶一日。見負米登山。師問。知爲送供者。愍之。明日。即移庵下。于梁端。廣開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諡。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楚贊

卷四十三

三

聖楷曰。按青原思禪師傳。六祖將示滅。沙彌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于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見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愈直詣靜居。參禮。乃得悟。可見古人授法。因緣各有所在。因緣不值。即佛亦不能強。况師弟子哉。如丹霞之于馬祖。臨濟之于黃檗。惠明之于黃梅。皆然也。

法嘗 馬祖法嗣

明州大梅山法嘗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于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荈。燕處。唐真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隨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

楚贊

卷四十三

三

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罷。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云。相訪。纔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

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孩子
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夾山與定山同
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
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
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
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
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
抑○往○莫○可○追○從○客○問○問○處○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
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否○今○逝○矣○言○訖○示○滅○

楚寶

卷四十三

廿五

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
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微○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

如會

馬祖法嗣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初謁徑山後參大
寂學徒既展僧堂床榻爲之陷折時稱折床會也自
大寂去世師嘗患門徒以印心印佛之譚誦憶不已
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印心心如畫師而云印佛遂示
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
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
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議曰既云
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

楚寶

卷四十三

廿五

之公見鳥雀于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
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
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長慶娶卯歲臘寂證傳明大
師

聖楷按長沙古有東寺西寺兩刹今皆失其故
址志亦不載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排傾頽
謀欲建立其日有帝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
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處此亦可想其靈異
也東寺僅見此

曇藏 馬祖法嗣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于大寂後謁石頭
瑩然明徹出任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
問何不使沙彌師檀堂三下師養一犬嘗夜經行時
其犬銜師衣師即起方丈又嘗于門側伏守忽一夜
頻吠不已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
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
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荷無絲毫親一搭言訖
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

楚寶

卷四十三

其

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
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聖楷曰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每誦此語如甘露之
灌頂也何冤親世不可與遊

善覺 馬祖法嗣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嘗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
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
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
出頭騎甚麼山誓對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
者否師曰有一兩箇抵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
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
師語三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曰師作何
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

楚寶

卷四十三

其

嘗念觀世音
聖楷按華林山在長沙善化縣南六十里上有華
林寺今基址猶存

龍山 古俗下二世

潭州龍山和尚者洞山與密師伯經踪見溪流菜葉
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住否乃共
議云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龐形異貌放下行李
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關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
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
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
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
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

楚寶

卷四十三

六

闌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
如何是至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至
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至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
波曰賓至相見有何言說師曰青風拂白月洞山辭
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開
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
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聖楷按龍山俗名龍王山在湘潭縣西南百十里
頂有龍湫後人因茅庵和尚隱此故名隱山

龐蘊 馬祖法嗣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
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
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
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
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未
紫誑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
然之曰子以緇邪索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

楚寶

卷四十三

九

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卽汝向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
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
圓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辨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
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雲曰好雲
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
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聞羅老子未放
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
瘡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庭

至既無我無人誰講誰聽至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響至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塵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摠是假名陳至問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昭常帶竹漉簍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

楚寶

人卷四十三

三

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昭曰古人道明明白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昭曰老老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昭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簍下橋喚撲靈昭見亦去爺遊倒士曰你作甚麼昭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昭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昭速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昭即登父座合掌坐士笑

曰我女機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頗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任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慘悼謂禪門麗居士即尼耶淨明矣有詩仍三百餘篇傳于世

聖楷曰居士本襄陽人因父任衡州遂家焉今城南能仁寺即其故居妻麗婆亦解禪居士一日巷中獨坐募地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麗婆接聲云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昭云也不難也不易

楚寶

人卷四十三

世

饑來喫飯困來睡又麗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詩疏意回向婆拈梳子挿向髻後曰回向予也便出去

長沙景岑 泉法訓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任鹿苑爲第一世其後
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
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
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
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
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
嘗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先
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先未發時向無

楚寶

卷四十三

三

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師遊山翹首座
問和尚其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
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
秋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
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
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
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期
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變化裏坐尚書

某謂師師召尚書某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
可離却卽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
尊得麼曰恁麼揔不抵對時莫是弟子至人否師曰
非但抵對與不抵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
得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
生死本寂人喚作本來人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
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
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踏山曰因直下似箇大蟲自
此諸方稱爲岑大蟲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

楚寶

卷四十三

三

磑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
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
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
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
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
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
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
古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師久候南泉有投機偈曰

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過乾坤法法分明皆祖
父回頭慙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授機事莫論南泉
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洪覺範長沙岑大蟲真贊余游長沙至鹿苑見岑
禪師書像想見其為人昔如來世曾語阿難曰汝
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龍樹菩薩曰諸法
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
佛祖之辯談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無

華寶

卷四十三

可疑者而末世眾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妄之極
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以所習之境譬
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花亦應是生若身是生
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
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
趙州之兄開法于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備強如
仰山者猶下之而呼為岑大蟲為之贊曰長沙大
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戲見不
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你如

惟與覺可掠其尾嗟今衲子眼如夢見其處
安識虎真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麼勃
勃

聖楷曰楊升菴集云有僧問蚯蚓截為兩段首尾
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清舉似余余
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梓停鼓歌音響猶聒按此
義在岑師錄中皓月供奉間蚯蚓截為兩段兩段
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段岑云動與不動是何境
界月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抵如和尚言動與

楚寶

卷四十三

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岑云大德豈不見首楞
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
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他日
僧又舉此為問岑云晏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岑
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今據升菴所解雖有暗合
總是心機意識拈弄得來且升菴號博雅而傳燈
錄亦未經目彼坐食嘉穀消費白日者又何知

楚寶出世問品三

明 撰 盤高世恭業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學仁齋黃棠吉參訂

祖燈

鴻山禪祐 百丈法嗣

潭州鴻山禪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
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
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

楚寶

卷四十四

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
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個聲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
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
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
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所爾善
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
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
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



楚寶

卷四十四

二

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灣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
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
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
否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
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磬欬一
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
見乃曰此正是鴻山至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獨曰
否化緣在此鴻山勝境汝常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
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
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
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椶
也丈乃問師師踴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輪
却山子也師還往焉是山峭絕無人煙猿猴爲伍
橡栗充食經於七載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
爲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即捨筵而欲他往
行至山口見地虎狼豹交橫在路師問汝等諸獸不
用攔吾行路吾果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如無
緣即任汝等所爲言訖皆散去師乃曰卷未及一載

賴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眾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抵說渴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為湛淨無礙與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

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臍刻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問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藏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

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奉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師睡大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澆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鶻子師數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聖楷按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初參百丈問學入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安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安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安自茲領肯更不馳求同參神禪師創居德山安躬耕助道三十餘年及祐通靈巖請接踵在持滿山嘗問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曰牧牛山曰汝作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暮歸拽將回

山曰子真牧牛也

仰山慧寂禪師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鴻山遂

升堂與前後執侍十五載嘗臥次夢入彌勒內院

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二位空位遂就座有一尊

者白梃曰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梃曰摩訶衍

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

鴻鴻曰子已入聖位仰便禮拜又一日有梵僧從

空而至仰曰近離甚處曰西天仰曰幾時離彼曰

今當仰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玩水仰曰神通遊戲

則不無開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

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仰作禮乘

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後住東平稱鴻仰宗

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性識聰敏衆禪不得百丈

運化後到鴻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

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

根本父母未生時試爲我道一句看香嚴被鴻山

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

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

充饑屢上堂頭乞鴻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

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嚴遂

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焚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

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鴻山直過

南陽親忠國師遺跡遂憩止卓菴一日芟除草木

因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遂歸沐浴焚香遙禮

鴻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

何有今日之事乃有一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

修持動客揚古路不隨怕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

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鴻山問得曰此

子澈也仰山侍立次云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

待慧寂親自勘過仰山後見香嚴曰和尚贊歎師

云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嚴乃舉前頌仰山此是夙

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發明別更說看嚴又成頌

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

錫之地今年貧無錫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祖

師禪未夢見在嚴復有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

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山乃報鴻山云且喜會

七

卷四十四

史 118—786

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室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
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
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
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
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
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名後石頭垂語曰言語
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
裏鐵剗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若
澧州藥山海衆雲會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上枯
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
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
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
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師久不陞堂院至
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
下座踵方丈院至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衆說法
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
老僧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

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
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
見月大嘴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
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
講潮州刺史李翱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
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鬢一聲太和
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創法堂創衆皆
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東
隅唐文宗證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聖楷按藥山在澧州南九十里山特殊秀以其上
多芍藥故名李翱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
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褻
急乃曰見而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
責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
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
懽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
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又問
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李莫

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閑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又按儼師初住藥山時披榛結菴僅庇跌座鄉人知者因齋攜飲僕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于人吾何以勞人哉並辭不受鄉人因跪請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如是者殆三十年嗟乎今人美食安居求經不誦自命高禪何不知慚愧也

長髭曠 石頭法嗣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一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城上一點雲

慧朗 石頭法嗣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恭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青谿心要汝速聽彼不安他往師歸石頭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泰勸令露又作麼生頭曰泰勸令露却無佛性曰慧朗為甚麼却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楚寶

卷四十四

十三

聖楷按時長沙興國寺有振朗禪師謂之小朗皆同時出石頭座下

天皇道悟 石頭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滅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尋夜安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候止二夏乃謁石頭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裡無奴婢誰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擬得麼空麼曰慈

楚寶

卷四十四

十四

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蚤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實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汚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盤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觀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至僧露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至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昇而至時江陵尹右僕

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勸至師素不迎送客至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版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師暮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抛于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魏東聖構按唐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濟宮人姓崔氏初依長沙寺曇翼律師出家後慕馬祖得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肯已便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為節度使某所怒擒師拋置水中旌旗纓歸徧衛火發內外烘發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度使乃重伸懺悔爐燄頓息宛然如初遂迎師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嘗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問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于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嘗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蚤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曰問汝解弄師子否師曰是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潯山潯山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量時師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師

師 楚寶

卷四十四

七

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住後上堂示衆曰有個
 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裡
 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
 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
 後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服師曰如人夜間
 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
 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
 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
 日示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塔謚無住大
 聖楷按洞山初參潯山舉南陽忠國師無情說法
 話不契潯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
 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洞曰未審此人
 如何潯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
 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
 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裡洞遂辭潯
 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
 得聞巖曰無情得聞洞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

楚寶

卷四十四

六

汝卽不聞吾說法也洞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
 起拂子曰還聞麼洞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
 聞元無情說法乎洞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故巖曰
 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佛法於
 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
 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洞辭雲巖
 巖曰甚麼處去洞曰雖離和尚未上所知止曰莫湖
 南去洞曰無曰莫歸鄉去洞曰無曰蚤晚却回洞
 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洞
 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
 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洞沈吟巖
 曰介閣黎承當個大事須審細洞猶涉疑後因過
 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
 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
 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他日因供養雲巖
 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洞曰是曰意
 旨如何洞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
 知有也無洞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

肯恁麼道唐大中末洞於新豐山接誘後學厥後
 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又得
 曹山深明的肯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
 風播于天下諸方宗匠咸共尊之曰曹洞
 聖楷曰按曹洞五位之說有正位有正中偏有正
 中來有兼中至有兼中到偏正上下回互而不得
 犯中中即正位也得其肯趣者謂之挾妙亦謂之
 不後句此等虛玄提唱真是毒水禍人不小得大
 慧一番呵斥甚快人心

楚寶

卷四十四

十九

道吾宗智

華山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
 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有施至施
 視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
 他一腰視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
 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視瀉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
 看病來瀉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瀉曰
 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
 速道速道瀉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唐太和九年九

楚寶

卷四十四

三

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憤予知之
 手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遊理無東
 移言訖告寂聞維得露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于
 石霜山

聖楷按道吾山在長沙瀏陽縣北十五里山列七
 十二峯東連寶蓋西接洞庭又名蓮花峯崖溜高
 百餘仞徑路四十四曲內有龍湫元歐陽玄詩道
 吾山頭白龍臥雲障層岡深紫遷視人夜望北斗
 魁上有突兀青蓮座

高沙彌 藥山法嗣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鞋屑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螢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眾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闊。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

楚贊 卷四十四

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個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後要與子相見。師候菴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箇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

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聖楷曰。香嚴擊竹悟道。爲仰爲之助。春妙喜拈曰。馮山晚年好則劇。教得這一棚肉傀儡。宜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話話。在他。人今觀高沙彌在藥山。不避風雨。翻出一會鼓笛。便成千年絕調。不知馮山肉傀儡亦傳得此譜否。試請定中迦葉登場演看。

楚贊

卷四十四

廿二

龍潭崇信

天皇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需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嘗日以十餅償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嘗得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各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汝擎茶來否為

楚儼

人卷四十四

世

汝接汝行食來否為汝受汝和南時否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栖止僧問馨中珠誰人得師曰不實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

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聖楷按龍潭寺在澧州城北一里前有焚經臺卽周金剛焚青龍疏抄處寺面大溪水道甚遠壹公安曰昔德山參訪龍潭一滅燭而大事了畢後來一棒蓋天蓋地皆從此中流出觀古人授受之際妙處如石女兒如石羊駒豈得草草匆匆有露骨者不妨見鞭影而行其或未然請學一生之力怠食怠寢微細研求或可通其一線久參者未可直指為格外消息恬然不復問也

楚儼

人卷四十四

世

石室善道 長髮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髮禪師作沙彌時
長髮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起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
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
斫卻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
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
師即大悟便題疎直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
僧便豎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個對者少得案
契長沙問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個道

靈寶 卷四十四 五

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
山間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
往確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枕
盛將來無縫合盤托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
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
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
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
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
難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

靈寶 卷四十四 六

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聖楷按鴻山語洞山此去醴陵攸縣石室相連有
雲巖道人今其地俱無所考

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
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
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
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
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
贊歎嬰兒何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
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個月尖時圓相什麼處
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圓時尖
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否云尖時

德山宣鑒

龍潭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年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音趣。嘗誦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學。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成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放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常棲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捨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

楚寶

卷四十四

七

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

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窟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澧山。挾瘦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大殊。不顧盼。師曰。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楚寶

卷四十四

八

澧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奇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矣。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衡山。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河東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迎師。居之。相國裴公休。書額名古德禪院。師自茲大闢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譬爾情生。舊劫羈鎖。聖

名凡號盡是虔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
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龍牙問學人
仗銀鐲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延前曰因牙曰
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
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
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
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教得有甚麼
用處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
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

楚責

卷四十四

三十九

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問之曰德山老人一
條春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
較些子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
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
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往
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颺方丈浦回舉似臨濟
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
擬議濟便打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那阿那師復告衆曰捫空

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
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則州德山塔銘曰沼萍之根泡電之存虛空之捫
岸水之痕木人可言吾道可論去鷲之蹤太極邊
中香入其風電入其空幻化之功吾道可宗非作
之作龜毛兔角天邊月落池中水凋青猿不提吾
道之學登陸之檣乘舟之同瞑目之觀晴天之雨
石牛之乳吾道之祖陸地之蓮水底青天鑊水出
煙掘火出泉虛無之遙吾道可傳鑿山之峽層煙

楚責

卷四十四

三十九

之塔水石訣磻法雲四閣萬古千秋松風蕭颯
按此塔銘乃唐大順元年沙門元會撰

石霜山廣請 道否法嗣

潭州石霜山廣請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變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為漸宗、回抵嵩山、為米頭、一日、飾米次、嵩曰、施、至物莫拋、散師曰、不拋、撒、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嵩又曰、莫輕這一粒、曰、百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嵩呵、呵、大笑、隨方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然道否、問如何是觸目

集實

八卷四十四

世

善提、吾喚沙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裴

錫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後裴相公來、師拈起、裴勞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得下、笏、若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吃若株、杭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衣、師堅辭不受、光啓四年、示疾告寂、葬于院之西北隅、謚普會大師、聖楷按、石霜山在潭州瀏陽縣西北八十里、又名霜華山、南接醴陵、北抵洞陽山、峻水激觸石、噴霜

集實

八卷四十四

世

故名、嗟乎、法道勝時、石霜道吾俱為、襄佛之場、曹溪一滴雲、郵相望、乃今則荒榛風冷、五葉飄零、誰復有問西歸者哉

清平令道

翠微無學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道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夫徹生，允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來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

楚

老四十四

三

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苑，請嗣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

楚

老四十四

四

聰慧多辯，張徒一千二百，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聲只成個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麴作三個饅餠，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類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簾簾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如何是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廉徇。時情逆順，卷舒，超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寢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勅諡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聖楷按：清平山在江夏縣東南五里。楚志云：其山清秀平坦，故名。

夾山善會

船子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任潤州鶴林因道否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替恭稟遺命近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寰上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頌云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為甚麼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餓人曰既是無餓人某甲為甚麼不悟師曰祇為悟

卷四十四

世五

迷却閣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師再闢玄樞追于一紀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至事曰吾與眾僧誥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傳明

大師

聖楷按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邁度量不羣自印心于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泊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子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霧利座至指一人來或堪離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道吾後到京口遇

卷四十四

世六

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否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否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否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眾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

師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麼
 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
 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
 子何又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槌打落水中山纔上
 船師又曰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槌打落水中山纔上
 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
 殊山擬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深水浮
 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
 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

是遂囑曰汝向去宜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
 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
 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邊覓取一個
 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
 闍黎山乃回首師監起棹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
 船入水而逃
 黃太史其昌曰澄鑒寺在中泖唐船子和尚載月
 釣魚處也近仲醇修葺之余為題其門曰蒹葭蒼
 蒼白露為霜其幽勝可知矣

巖頭全齋 德山法嗣

鄂州巖頭全齋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設公落
 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雲
 峯欽山為友自杭州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濟驍
 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
 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
 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
 公案乃下器堂山曰這個阿師相似個行脚人至來
 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

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
 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
 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
 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
 手擡一手擲雲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
 鉢下法堂舉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
 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舉舉似師師曰大
 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間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
 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擎常

不同師至僧堂前拈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果山
示滅三年後一日師與雲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
曰髮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忌曰
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
與師齊戒師半德曰如是如是常善護持二士禮拜
而退師任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
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
邊去師乃舞棹迎之師後菴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

楚寶

卷四十四

四

幸師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
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裡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
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
在洞山而不肯洞山麼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
山又不肯德山麼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
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
禮拜週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嗟聲
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
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

以無供饋遂傳刀焉師神色自若大呼一聲而終聲
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
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謚清嚴禪師

聖楷按雲峯初與巖頭至澧州麓山鎮阻雲頭每
日祇是打睡峯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
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個漢
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
曰噯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裡土地他時後
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自點胸曰我這裡未穩

楚寶

卷四十四

四

在不敢自設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
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個語話峯曰我實未穩
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攜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
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峯曰我初到鹽官見上
堂舉色空義得個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
徹在峯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
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

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人者不是家珍峯曰
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
自已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
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
道峯住後法席之盛常不減千五衆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
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
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雲
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楚問意其不解乃問何

楚寶出世間品
卷四十四
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楚釋氏耳荆公
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楚寶出世間品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祖燈

洛浦元安 大山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初爲臨濟侍者
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
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恭濟濟問有一人於

楚寶

卷四十五

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
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至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
別師曰這裡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顓師曰汝又
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至回問師汝豈不是喝老僧
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問其處去師曰南
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箇便去師乃喝濟
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陸坐曰臨濟門下有箇赤
稍鯉魚擡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鑿麴裏淹
沒師遊歷罷魚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

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
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
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
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
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日前無
關。黎此。問。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任。住。且。莫。草。草。匆。匆。
雲。月。是。同。路。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開。黎。
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山。將。示。
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

楚寶

卷四十五

二

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荷。如是。即。吾。宗。不。墜。
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洛。陽。尋。之。禮。陽。洛。浦。山。卜。築。
冥。處。後。遷。止。朔。州。蘇。溪。四。方。玄。侶。憧。憧。奔。奏。師。兩。山。
開。法。語。接。諸。方。光。化。元。年。十。二。月。師。乃。告。寂。
聖。楷。按。洛。浦。山。在。澧。州。石。門。縣。東。三。十。里。今。有。洛。
浦。寺。其。地。與。夾。山。相。望。亦。猶。石。霜。之。于。道。吾。也。當。
時。法。席。之。盛。如。此。蘇。溪。在。常。德。桃。源。縣。北。四。十。里。

育王弘通 曹山法嗣

衡州寧遠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時如何。
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
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
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
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
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
師曰。紅。鱸。飯。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
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

楚寶

卷四十五

三

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
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大。德。貧。寒。生。
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聖。楷。按。衡。州。寧。遠。縣。有。塔。山。山。腰。有。白。石。七。級。相。
傳。昔。阿。育。王。疊。石。造。塔。處。後。人。建。寺。于。此。謂。之。育。
王。山。

般舟惟勁 聖孝法嗣

南嶽般舟道場寶閣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綸續惟壞衲以度寒暑時推頭陀行焉初參靈峯深入淵與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即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註楞嚴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註曰請師鑒師乃揭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魯大師之所製也師觀之頓喻廣大法界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

楚齋

卷四十五

四

苟非真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劍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車相融後終于南嶽師于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自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

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泥障于此

報慈匡化 龍牙法嗣

潭州報慈藏與匡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柳連道承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華開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口師在帳內坐僧

楚齋

卷四十五

五

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與某甲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石門獻繡 青林法嗣

襄州石門獻繡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
得齊於諸聖林仰而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
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圓頭一
日趨侍立次林曰予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
曰徧界是佛身子亦甚麼種師曰金鉏不動地靈苗
在處生林欣然求曰入園喚繡開黎師應喏林曰剩
栽無影樹畧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
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

奉實

卷四十五

六

曰既不會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爲不曾見所以不
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
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雲滿金檀樹靈枝萬古
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
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
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延入天冊府供養
數日師後復避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
風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聖楷按石門寺在襄陽南漳縣北四十里

神鼎洪譚 首山法嗣

潭州神鼎洪譚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
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問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
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
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
聲色擬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筋夾菜置
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
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恭須

奉實

卷四十五

七

實恭悟須實悟聞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
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卽師
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
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
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卽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
席一朽床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
諸方尊之如古趙州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大無知
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拋分付心玉仔細推
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

鼎則不熱。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一任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振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老僧。

聖楷按。神鼎山在湘陰縣東六十里。上有古井。乃晉陶淡煉藥處。故名。又云。山頂有石似鼎。

楚贊

卷四十五

八

石霜慈明 汾陽法嗣

潭州石霜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開汾陽道。望遠往謁焉。陽顧而默。繼之經二年。未許入室。無見必爲話。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嘗情服役七

楚贊

卷四十五

九

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自是師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師後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宸于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宣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

牛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護令偶欲之耳守大賢
之住三年棄去遷南嶽福嚴寺講神非譚禪師非首
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
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敝衣楚
音通謂釋法侄一衆大笑謂遺童子問長老誰之嗣
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掛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
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
子迺去鼎回顧相嬰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
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

楚贊

卷四十五

十

不如問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
兒耶師後又赴道吾之請遂住石霜會都尉李公將
捐館請師至京話別師問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
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
來無墨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
曰無佛處作佛公于是泊然而逝師哭之慟臨壙而
別有旨賜官舟南歸師于後年亦示寂壽五十四
塔于石霜
洪覺範慈明真贊序曰鍾山僧逮菴居五十年而

二十年掬澗而飲長安窺基三車隨行而一車酒
載迤遙羅什口析妙義而畜靡嫗之倩曰否有欲
障清涼澄觀已任大教而畏五色糞且以十願律
身是四比丘者舉人類精奇風流相映何其制行
乃爾相契耶蓋知其所同者道所不同者迹故其
所履正權異救時存道皆非苟然使其無權時之
智則教之延遠要未可必也傳曰神而明之存乎
人非特為教者為然則傳大士其悲智所施亦然
也故吾慈明禪師汾陽昭之嗣黃龍南之師南之

楚贊

卷四十五

士

玉立有清涼之風昭之將嚴挺鍾山之操而公獨
平等逆順嬉戲垢汗甚于基什而其道能支臨濟
與日月爭光真不經凡聖超然不測人也自公化
去六十年而余始至其廬拜其塔瞻其像稽首為
之贊曰緣住諸法名體絕如空字身水魚迹是無
相門緣寂宗一切智智差別海公於是中如法航
汎然出沒無所畏使諸遊者心大定種種驚怖成
虛空平生神兵雙不借玄機不動萬象驚而公安
坐不言中諸有求心如古井鏡根阿師終聽堂法

味迷醉如惺惺。瞿然奮迅爲一戲句。秉明人揆出。摸紫金鎖骨。眠空山。吁嗟音容不可覩。當知其身如雷震。稽首慈明。嘗出現。

聖楷按黃龍南公。夜間悅師之言。往詣慈明。室曰。惠南。望道未見。北間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師笑曰。公已領衆遊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畧。呼侍者進榻。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師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肯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於時應打。

不應打。公曰。應打。師色莊曰。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至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已哉。公瞠而却。師曰。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師曰。則如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勸破。試指其可助處。公無語。便趨出。明日復詣室中。師詬罵公曰。正以未解求夫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師笑曰。是罵耶。公於言下契悟。其肯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看破沒來繇。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師以手

點沒字。頌公。公即易有字。心服其妙。密。月餘辭去。公後開法嗣。師羅湖野錄曰。石霜清素。侍者晚過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堯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客惠生荔枝。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密款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禪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咨扣素曰。

吾福鮮緣。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悅卽具陳。素云。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調。末後一句。始到半闔。悅擬對。又遽問。以無爲如何。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故嘗以語。無盡居士張公云。由此觀之。寂音所謂道支。臨濟與日月爭光。豈虛語哉。

芭蕉谷泉 汾陽法嗣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受法汾陽昭禪
師放蕩湖湘間同參慈明住道否因徃省之明問白
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
燒出古人墳明曰未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
滅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
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初登南嶽住懶
殘巖未久移居芭蕉庵

林間錄曰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隋葉觸波

楚寶

卷四十五

五

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遊泉
牽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
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意泉死
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因又嘗夜坐
祝融峯頂有大蟒繞腰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
不見黎明策杖徧山尋之帶纏枯松之上蓋松妖
也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
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
傳至今號飛來羅漢後遭橫民具報役柳城軍賊

盛暑負土壅城經通衢弛担而坐觀者如堵說傷
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
地獄言訖微笑而寂異香郁然邨人至今供事之
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南山清涼道人謂予曰我
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嘗
喟然歎曰我平生不得谷泉文悅又爭識得慈明

楚寶

卷四十五

五

雲峯文悅 大惠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問示衆曰：「大家相與喫，坐坐若喚作一箇，墮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咳，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赴色力健，何不爲震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手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雲寒，空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再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

健實

卷四十五

十六

去心地坐，後架桶，忽散自架，落師忽然開悟。頻見巖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吐，一辭復服，勤八年，後遊南昌西山，會黃龍南公。南公先受三角澄禪，師印可。師夜與語，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南公問所以，異師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徒可玩入銀印，流去南公怒，以枕投之。師復曰：「雲門氣宇如王，甘苑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苑語也。苑語其能活人哉？師背去，南公挽師曰：「審如是誰可汝意者？」師

曰：「福嚴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立後也。」南公卽日往請，師初出世，南昌翠巖次遷衡嶽，嶼峰之法輪未久，又遷至雲峯寺。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指歸，鼻孔大頭，向下歸方丈，趺坐而化。塔于禹溪之北。

健實

卷四十五

十七

黃山谷悅禪師語錄序曰：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間，遮自在，碧潭明日，撈漉方知，鐵石崩崖，霜弓劈箭，不受然燈記，萌自提三印，正宗假令古佛出頭也。下一椎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出，沙潭死水而印，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撥大愚寒灰而見黃蘗看，儂兩着須，天下基客受先破此一塵，與四海禪宗，點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老人擬欲全提，且教取無爲居士。

龍牙岩遁 洞山法嗣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初參翠微問如
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
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
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
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住後有僧問
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
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師至洞山復舉德山
頭落底語因自省道遂止于洞山隨農叅請一日問

楚寶

卷四十五

六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
始悟厥肯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叅
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
冤家始有恭學分若透不得印被祖佛謾去師將順
寂有大星隕于方丈前

聖楷按龍牙山在益陽縣今志不載

欽山文遠 洞山法嗣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福州人少依杭州大慈山窰中
禪師受業時巖頭雲峰在農觀師吐論知是法器相
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
疑滯後于洞山言下發解乃為之嗣年二十七止于
欽山對大農前自省過舉叅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
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
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大叢
不盡師意師與巖頭雲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

楚寶

卷四十五

七

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
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話頭也
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裡老鴉雖活如死頭
退後曰看看師曰養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書
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
不得茶喫者多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粗言及細
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粗生師
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聖楷按欽山在澧州西二十里

南臺守安

桂琛法嗣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任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卽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禪師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消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楚賢

卷四十五

十

雲蓋用清

廬山法嗣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州出家酷志求法遠叅長安潛契宗杲先住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第六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卽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雲蓋鑽井訣擬議皆觸裂拍手趁玄空雲露西山月

楚賢

卷四十五

廿

聖楷按雲蓋山在長沙善化縣西三十里峯巒秀麗望之如蓋上有虎溪蛇井白雲閣諸勝雲蓋寺猶存遺址

大陽警玄

梁山法嗣

鄧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出秦時鏡照見父

鮑貴

卷四十五

廿三

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雲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至之師嘗釋曹山三種陪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陪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陪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卽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陪師曰已不明聲色故隨處隣須向聲色裡有出身之路作麼生定聲色外一

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抵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歎無可繼者乃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爲求法罷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煥異苗翻茂處深密回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蹤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磐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日陞座辭宸塔于本山

鮑貴

卷四十五

廿三

聖楷按舒州投子義青禪師初遊宗席時遠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青青色騰爲吉徵屈旦師來遠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了然開悟復經三載遠出洞上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乃付以大陽頂相皮履布直裰囑曰代答續其宗風無久帶此遂書偈送之令候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床

呵曰我這裡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
教某何為通曰何不恭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
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
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
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山是道聲藉甚初
住白雲次遷投子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
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閑維獲五色含
利與諸靈異云

楚賣

卷四十五

廿四

玉泉承皓

上北塔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陵人早參北塔發明
心要得大自在三昧元豐間首衆于襄陽谷隱望聳
諸方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
得法何人皓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
得聞乎皓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致開
法于郢州大陽是時谷隱至者私爲之喜謂我首座
出世盛集緇素以爲歡艷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隱十
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

楚賣

卷四十五

廿五

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迂玉泉皓
爲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嘗製贊鼻棍書歷代祖師
名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曾賢較些子且書于帶上
故叢林目爲皓布衲有侍僧效之皓見而誦曰汝具
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僧尋于鹿門如
所言而逝

釋曉瑩曰世所同者道所異者迹而已浩之唱道
開豁正見至于示跡殊嘗則爲不測入求于往昔
殆鄧隱峯會化之流亞歟

蔣山佛慧 雲居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晚奉詔。任大相。國智海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設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楚寶

卷四十五

七

羅湖野錄曰。蔣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蕩。卷

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許既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遽對以偈曰。拈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鷄子。穿雲過。從來這般希奇。解問燈人。能幾個。東坡于是欣然。以詩記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鐘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應。却有老泉來喚入。電掣虎齒霹靂舌。爲子吹散千峯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盡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

泉復說偈送行曰。脚下曹谿去路通。堂無復問樵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噫。東坡平生夷險一致。非與憂患爭者。不然。正當放浪巖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泉奮霹靂舌。爲吹散千峯之雲。在東坡不爲無得也。

楚寶

卷四十五

七

雲蓋守智 黃龍法嗣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靈。時法昌遇禪師。輯藏西山。師聞其飽參造焉。昌使謁。翠巖真禪師。久之。無省及謁。黃龍于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否徙雲蓋。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胞。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

建寶

卷四十五

六

個。遂作禮。賓主相得。款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音。即陞座曰。法門不幸。法幢摧五繖。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回。

聖楷按智嗣黃龍慧南禪師。所謂黃龍三關是也。死心嗣黃龍祖心禪師。一號晦堂。與智同。嗣慧南。故死心云。師叔也。後侍僧編次法語。易入爲出。智見而大詬之。是時智年九十。宗門大老之風。今絕響矣。

白雲守端 楊岐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從茶陵郁禪師。披剃。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道懶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闕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儼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太悟。巾侍久之。辭遊盧阜。圓通請。

建寶

卷四十五

七

禪師舉任。承天師後。屢居名刹。緇衆集。嘗有頌云。他人在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聖楷按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臨。忽然大悟。乃作偈云。白雲端有贊曰。百尺竿頭。會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州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五祖法演 白雲法嗣

蕪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此。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

焚賣 卷四十五 三

扣傳佛心。宗者師。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谷決所疑。終不破次。謁浮山遠禪師。久之。遠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祇有來山舉。

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于。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未。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千。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還。白。雲。晚。居。東。山。三。佛。侍。師。于。一。亭。上。夜。話。及。題。燈。已。滅。師。于。聲。

焚賣 卷四十五 四

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地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禎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墮。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關維舍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聖楷按演公三佛。其一為太平慧勤。佛鑑。一為龍門清遠。佛眼。一為圓悟克勤。佛果。佛果初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剎臂出血。拈示師曰。此漚溪一。

滴也。師髮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
謂玉泉浩次，依金鑾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僉
指爲法，罷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宗屬子矣。最後
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
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看一頓熱病打時方
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因極以平日見處試
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替曰：「我病稍間，
卽歸五祖病痊，尋隨祖一見而喜。今卽參堂，便入
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請祖問道。祖

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曰：「提刑少年曾讀小斲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
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祖曰：「
且仔細。師適隨侍立，大問曰：『聞和尚舉小斲詩，提
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
他既認得聲爲甚麼？』祖曰：『如何？』祖曰：『西
來意。庭前柏樹子。』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
杆，跛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
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緯，笙歌叢裏醉扶
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

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所汝吾祖徧謂山
中耆舊曰：「我侍者恭得禪也。」繇此所至，推爲上首。
後還里省親，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
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
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譚華嚴旨要曰：「
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
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
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
風。巾之波公干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

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祖師西來意是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
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
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
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
乃首肯。翼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事理無礙法
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
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
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
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畢無礙如憲

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越出雄坊。未還酒債。十
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問。乎。於
是以師禮。得。若。碧巖。久之。遷至漳州。獄。麓。道。林。
佛眼。遺。禪。師。初。至。海。會。候。演。和。尚。以。已。事。咨。決。者。
屢。矣。演。只。語。之。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
不。會。我。不。如。你。遠。莫。涯。其。意。久。而。復。扣。曰。今。會。中。
誰。可。親。近。演。曰。有。元。禮。首。座。來。時。只。向。伊。道。衲。僧。
須。具。緇。素。眼。始。得。及。問。我。上。堂。道。同。時。出。入。宿。世。
冤。家。之。語。遂。有。省。子。若。乞。教。于。禮。必。須。獲。益。及。請。

建康

八

卷四十五

世

問。禮。乃。以。手。引。遠。之。耳。繞。團。爐。數。匝。且。行。且。語。你。
自。會。得。好。遠。曰。有。冀。開。發。却。爾。相。戲。豈。法。施。之。式。
哉。禮。曰。汝。他。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
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探。撥。有。些。子。
平。生。事。只。如。此。遽。起。問。几。上。傳。燈。錄。遠。當。破。竈。隣。
因。緣。洞。符。所。證。開。悟。因。請。其。寮。舉。青。林。檄。土。話。驗。
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遠。曰。有。甚。麼。難。出。圓。悟。曰。
只。如。你。道。鐵。輪。天。子。聚。中。肯。又。作。麼。生。出。遠。曰。我。
道。帝。釋。宮。中。放。教。書。圓。悟。而。語。乃。書。曰。喜。遠。見。

便有活人句也。其後遠之嗣子。烏巨。行。公。有。頌。發。
揮。海。會。之。語。曰。我。不。會。今。不。如。你。遠。磨。當。門。缺。兩。
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
會。今。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確。背。善。財。設。說。百。城。遊。
何。曾。踏。着。自。來。底。

建康

卷四十五

世

上封佛心

黃龍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初依海印隆禪
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
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
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
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訊掃大印適夜參至則遇結
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
豁然有省及出關造豫章黃龍與死心機不契乃參
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

老實

卷四十五

六

祗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
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
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
腰下刀曰鳴劍刺是個甚麼山拔刀作砍勢師忽欣
然捫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街口說偈曰微微大海
乾枯虚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洩
後分于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利

聖楷曰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每謂人曰今之學者
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

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
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
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錘
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炎景不動聲氣而景
之心已枯竭無餘矣今觀上封才禪師之微悟固
由揮淚中來拆靈源有以涵養之也如潯山之于
香嚴慈明之于楊岐俱用此法

老實

十五

七

文殊心道

太平法嗣

朗州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誥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前萬象。機然心識。安在師。然不知對。遂出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大不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栴檀子話。覺鐵背云。先師無此話。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獨破窓紙。鑑叩門。揭住曰。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吟。而出呈偈曰。趙州有個栴樹話。禪客相逢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與惡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室未幾擢大別。文殊建炎三年春。示農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暗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也。何避爲。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

汝心賊。卽舉絮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弭席覆之而去。

聖楷按。道禪師法嗣。其一爲思業。禪師嘗德府人。世爲屠宰。一日。戮猪。犬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夜叉心。今朝菩薩面。善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道禪師。道曰。你正殺猪時。見個甚麼。便乃剃頭行脚。業遂作鼓刀勢。道喝曰。這屠兒。參堂去。業便下參堂。後嗣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其一爲楚安慧。方禪師潭州許氏子。初參

道禪師

太平法嗣

太平法嗣

道禪師于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卽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觀此二公悟境。迥出尋常。昔苑心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參之與悟。相去幾何。但信自心立地成佛。非虛語耳。

九峰懷念

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陳氏子。九歲投本觀。寶林寺。無極緣公為師。初不識字。執苦經年。自覺大。事。不。了。往。叅。荊。州。無。聞。和。尚。問。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頭。開。示。師。頻。發。大。疑。日。夕。叅。究。復。歸。寶。林。二。十。二。歲。詣。宣。州。登。壇。受。具。後。入。嵩。山。任。靜。影。履。不。出。營。穿。一。衲。脇。不。沾。席。精。勤。過。掇。一。夕。見。月。有。省。偈。云。數。載。東。山。昏。霧。深。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睹。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是。時。緣。公。奉。詔。住。開。元。寺。師。遂。出。山。往。見。緣。公。復。東。抵。姑。蘇。叅。萬。峯。蔚。和。尚。峰。見。師。入。門。便。喝。豎。拳。云。擊。碎。虛。空。只。一。拳。血。星。迸。出。遍。三。千。回。頭。轉。腦。知。端。的。放。去。收。來。摠。一。般。師。隨。聲。答。云。一。拳。擊。破。虛。空。迸。出。一。輪。明。月。堂。堂。獨。露。真。常。到。此。本。無。言。說。峰。又。拈。起。古。鏡。云。連。道。師。答。云。威。音。那。畔。時。鐘。出。非。銅。鐵。一。點。其。分。明。大。千。俱。照。微。峰。肯。之。辭。題。寶。林。峯。親。書。法。語。贈。之。以。偈。併。布。製。二。十。五。條。法。衣。一。領。師。由。此。至。洪。山。道。風。昭。著。緇。俗。景。慕。洪。武。十。六。年。萬。壽。寺。西。結。菴。為。方。丈。因。名。西。菴。師。一。日。東。去。四。

十里許。九峯山口。有老翁引師直至師子巖下。翁忽不見。是時山徑未開。諸虎謀處。師跌坐數日。近山居民見師端坐。驚喜稱歎。於是楚昭王聞之。遂為開山。建寺二十七年。以通靈侯奏。欽奉。太祖高皇帝遣中官召師至京。迎見便殿。命坐賜茶。對談般若。若機語相契。命送至天禧寺。次日復召賜齋。師謝恩就辭。上遣中官賁果饌伴送。兼賜宮中所製縹絲衲衣二件。金鉢一瓶。匙筯各一。并御製居山圖序詩文一軸。題曰。諭僧無念二十八冬復遣中官賜金紵絲製袈裟一領。并銀瓶。瓶血。等件。松實松花二器。特賜松實詩并序。永樂三年乙酉十一月二十九日。師將示寂。請楚王殿下到寺。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邊打破華藏海。依薄水連天。師復囑曰。殿下珍重。保半護持。佛法語畢。也逝。壽七十八。臘五十七。全身入塔。塔在師子巖下。謚清福廣慧無念學公禪師。

楚寶四十五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明周聖楷撰聖楷字伯孔湘潭人是書編錄楚中
人物名勝分二十五門曰大臣曰大臣曰大將曰
智謀曰諫諍曰文苑曰良吏曰命使曰典故曰真
儒曰諸子曰孝友曰忠義曰獨行曰真隱曰列女
曰方伎曰異人曰宦績曰遷寓曰山水曰名祀曰
列仙曰名釋曰祖燈悉錄史志原文亦間有考證
前有總論四條一曰定區域以尊王二曰別人物
以徵傳三曰約論註以歸雅四曰考遺賸以缺疑
高世泰序稱其人物十九名勝十一古文十九今
文十一大致以人物為主而稍以山水古蹟附之
既非傳記又非輿圖在地志之中別爲一例始從
其多者爲主附之傳記類焉



ZW 21101000514207